
武俠世界
第38年
28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七友傳奇故事之「智取黃金谷」巨型小說。糊塗公子本名胡圖，與程玉琪乃一對神仙俠侶，夫妻倆俠名滿天下。程玉琪代其師兄「半白書生」黃乃今尋找「天星玉環」主人，故而尋到「永春山莊」，竟發現了黃金谷……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文章引人入勝，着墨於「智」字，言來合情合理，令人難於反駁，有別於一般武俠小說窠臼，是值得一閱的好文章。欲知程玉琪如何機 智 勇 鬥 黃 金 谷 的 谷主？請細心欣賞。

*　　*　　*

本期續刊「勾魂姹女」之下闕，三女如何保護石心磊，結局却令人意料之外，不可錯過。

魏力先生所著的「血戰黑龍黨」在今期續刊完，欲知女黑俠木蘭花如何勇鬥惡勢力救出女孩，千萬莫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登「枯葉赤手邪」「江湖一煞」「火海生死鬥」，篇篇精彩，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8期
（總號19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智取黃金谷

七友風雲傳奇故事之一／石中奇・文　可飛・圖

臨別依依　慇慇叮囑

一舉成名天下知。

糊塗公子喪失了一條手臂，却成了江湖道上少年俠士的典範。

冷清已久的程家堡頓時門庭如市，慕名來訪者，但求一睹糊塗公子的眞面目，差不多把程家堡的大門都要擠破了。

可是，沒有人再見到糊塗公子，因爲他已離開了程家堡，不知何處去了。

明月高掛，清風徐來，水波微蕩，這時已有一葉扁舟泛遊於太湖西洞庭山附近。

舟上一男一女，男的一襲青衫，獨臂，臉上是一片歡欣；女的貌美如花，笑臉生輝，秀絕人寰。

好一對神仙眷屬，人間仙侶。

扁舟在西洞庭山附近的湖面上盪漾着，他們兩人都沒有把槳，只任由扁舟自由自在的在湖面上蕩漾。

他們正是糊塗公子和程玉琪，寵辱皆忘的沉醉於這碧波千里的湖光水色裡。

忽然，一聲輕微的嘆息之聲叩動了糊塗公子的心弦，糊塗公子低聲呼道：「琪妹，妳有甚麼煩心之事？」

程玉琪幽幽的淡笑，道：「小妹那有甚麼心事，甚麼煩惱。」

糊塗公子笑笑道：「那是甚麼感觸？」

程玉琪揚起秀臉，亮着明澈的雙眸輕輕一笑，說道：「我們能這樣過一輩子麼？」

糊塗公子微微一愕，道：「妳……妳是說……」

程玉琪笑笑，發出清脆的聲音道：「你不能，小妹是說，像這樣物我兩忘與天地溶於一體的生活……」



糊塗公子喟然一嘆，搖搖頭道：「不能。」

程玉琪說道：「小妹早就知道，你不能。」

糊塗公子急急道：「琪妹，妳聽我說吧！」

程玉琪道：「你不要說，其實，小妹也不能。」

糊塗公子眞被程玉琪東一句，西一句的弄糊塗了，訕訕的又叫了一聲：「琪妹……」

程玉琪似乎有心不讓他說話，截口又道：「小妹知道你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

糊塗公子哈哈一笑道：「琪妹，妳眞太抬舉我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又道：「因此，小妹和你相處在一起時，總有自愧不如的感覺……」

糊塗公子忙道：「琪妹，妳千萬不能這樣的想。」

程玉琪道：「你不知道我的感覺，你也不用想說服我，你聽小妹說。」

糊塗公子見她語氣如此堅決，定然是早有成算，不是三言兩語能夠影响她的決定的，只有苦笑一聲，道：「小兄洗耳恭聽了。」

程玉琪道：「小妹的任督兩脈已經在昨晚打通了。」

糊塗公子欣然道：「啊，妳爲甚麼不早說，恭喜，恭喜。」

程玉琪嫣然一笑，看着手上玉指環，道：「是這玉指環之功，也是你和大師兄的成全。」

糊塗公子嘻嘻地笑道：「小兄預計，妳至少還要半年才能打通任督兩脈，想不到妳只用了一年時間就達到了目的。」

程玉琪道：「現在該小妹履行諾言，找尋這玉環原主人的時候了。」

糊塗公子點頭道：「對，我們這就開始進行。」

程玉琪微微一笑，說道：「不是『我們』！」

「爲甚麼？」

程玉琪揚起頭道：「我，小妹獨自一人，沒有你的份。」

糊塗公子大聲相爭，道：「不，大師兄已經答應過，有我一份的。」

程玉琪道：「但小妹沒有答應。」

糊塗公子一愕道：「妳……」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當時小妹糊糊塗塗甚麼都由你作主，現在可想通了。」

糊塗公子臉上升起了一道無可奈何的神色，但却沒有說話。

程玉琪望了糊塗公子一眼，接着又道：「你爲了解除大師兄尋人之苦，早就有心承接大師兄這副擔子，同時，你又爲了成全我，於是用小妹出面，向大師兄討了這指環，其實，你是想自己去辦這件事。」

糊塗公子笑笑，說道：「是我們兩個人。」

程玉琪道：「小妹現在是這玉指環的臨時主人，我認爲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你無關，所以，小妹要獨自一人完成這項使命。」

糊塗公子憂形於色的大叫一聲道：「琪妹，妳萬萬不能如此。」

程玉琪道：「難道小妹沒有這份能力？」

糊塗公子訕訕的道：「這……妳當然有這份能力。」

程玉琪一笑道：「小妹既然有這份能力，不就行了麼？」

糊塗公子道：「不！」

程玉琪道：「小妹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辦的事情，否則憑大師兄之能，也不會找不到這玉指環的原

主人了，可是小妹決心已下，希望你成全我。」

糊塗公子長嘆一聲道：「妳我夫妻，還爭甚麼長短。」

程玉琪道：「小妹並不是與你爭甚麼長短，小妹是求自己的心安，與自己的人格完整。」

糊塗公子怔了一怔，對程玉琪的話很難不同意，當下肅然道：「好，小兄尊重妳的決定。」

程玉琪堅毅的臉色忽然化作一朵春花，嚶嚀一聲，人已倒在糊塗公子懷中，感極而泣道：「蘭哥哥，你……你太好了……」

糊塗公子原名胡圖，這個名字實在與他有點不相稱，程玉琪叫慣了他蘭哥哥，既然不容易改口，也不願意改了，所以，她一直呼叫他為蘭哥哥。

同時，「蘭飛」這兩個字對糊塗公子意義也非常之重大，因為，他若不是用「蘭飛」的身份，五年的心願又那能如此順利完成，而金谷園也不會改變作風，成為武林中一支正義雄師。

因此，糊塗公子也正式承受了「蘭飛」兩字，為自己今後行走江湖的名字，從今以後糊塗公子改稱為胡蘭飛了。

胡蘭飛輕輕的撫摸着程玉琪的秀髮，讓時間停止在溫馨的繾綣裡。

良久之後，胡蘭飛輕柔的嘆道：「琪妹，我能要求妳一件事麼？」

程玉琪仰起頭，道：「祇要不干預我的行動。」

胡蘭飛道：「絕不干預妳的行動，小兄要妳把苗子帶在身邊，比妳一個人在外行走，要方便多。」

程玉琪沉思了片刻，點點頭道：「小妹領受你的深情，謝謝你。」

胡蘭飛微微一笑道：「我還有幾句話不知妳愛不愛聽。」

程玉琪道：「你的好意，小妹要不接受，那就眞成了鬥氣了。」

胡蘭飛道：「妳可知道這玉指環在大師兄手中已有多久了？」

程玉琪精神一振，從胡蘭飛懷中掙脫了出來，明眸凝注着胡蘭飛說道：「蘭哥哥，你快說呀！」

「二十年了，足足二十年了。」

程玉琪深心之內暗暗掠過一道陰影，頗為沮喪的嘆了一口氣，可是，她立刻又把這口氣嚥了回去，暗自誓道：「我一定要做到。」接着淡淡的道：「二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日子。」

胡蘭飛忽然把話題一轉，又問道：「你道大師兄那來的這指環？」

程玉琪搖了一搖道：「蘭哥哥，你就直說了吧！」

* * *

原來，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有一個八十老翁找上了半白書生黃乃今，將玉指環交給半白書生黃乃今，只說了一句話：「請替老夫將這『天星玉環』還給原主人……」一言未了，就氣絕身亡，死在半白書生眼前。

那老翁死後一雙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大有言未盡意，死不瞑目。

當時，半白書生黃乃今想「天星玉環」乃是武林中七大奇寶之一，代有傳人，應該不難找到它的原主人，為不負那白髮老翁的重托，與寬慰他的陰靈起見，當即向那白髮老翁默禱作了承諾。

說也奇怪，那白髮老翁聽聞之下居然閉了雙眼。

於是，半白書生黃乃今的二十年光陰就在那金言一諾之下，用在找尋這玉指環的原主人身上了。

這是常人難以相信而不能理解之事，世間竟有這樣的傻人，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一件不相干的事，一個信口的承諾，就把自己的半生投了進去，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

可是，半白書生黃乃今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人，一諾千金，生死不渝。

程玉琪聽完胡蘭飛的叙述，也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態度，但微皺雙眉地道：「查出來龍去脈了沒有？」

胡蘭飛點一點頭道：「這玉指環最後的一任主人就是三耳先生，三耳先生之後是誰？就無着落了。」

程玉琪秀眉一挑道：「你們可是曾將希望寄托在三耳先生寶庫之內麼？」

胡蘭飛道：「三耳寶藏，小兄原已略知，當然，也不無那種冀望，希望能從中找到線索。」

那種冀望已經落空了。

程玉琪道：「大師兄可曾查出那白髮老翁的身世來歷麼？」

胡蘭飛道：「那白髮老翁就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四海遊龍施全，一個六親不靠，獨來獨往的奇人。」

程玉琪道：「他不會連半個朋友都沒有吧？」

胡蘭飛道：「甚麼人都有自己的朋友。」

程玉琪一笑道：「這就是了。」

胡蘭飛取出一張紙片交給程玉琪，正容道：「這是大師兄二十年來的血汗成績，他要小兄在適當時候交給妳，希望妳不要辜負他的一片誠意。」

程玉琪意志雖然十分堅强，可是，她並不是一個只知有己，不知別人，極端自負的人，對於大師兄留給她的那張紙片，她是又感激又欣然的接受了。

那張紙片記載不多，要言不繁，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和綫

索。

程玉琪看過一遍之後，又輕輕的偎入胡蘭飛的懷中了。

* * *

金谷園收斂了一向飛揚跋扈的氣焰，江湖上立時顯得一片和諧平靜。

程玉琪帶着苗子翻山涉水在江湖行走已經半年多了。

半白書生黃乃今給她留下十三條線索，她已追查了十條線索，那十條線索只給了她無盡的疲憊和黯然的沮喪。

現在，她手中祇剩下三條綫索了。

落日餘暉裏，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一座山莊走去。

這座山莊並不是她心目中的目標。只因為這座山莊正出現在她想休息的地方。

山莊不太大，也不太小，普普通通，樸樸實實，男主人王老爹，六十多歲，女主人王大媽五十多歲，下面拖着一大羣親生骨肉，男男女女總數是一十八個。他們年紀最大的是三十多歲，最小的也有十六七歲了。

男女主人天生好客，一聽程玉琪請求借宿休息，不但滿口的答應了，而且，像接待貴賓一樣的接待他們。給了他們每人一間清清爽爽的房子，又送茶又遞水的忙個不了。

程玉琪半年來就沒有過過這樣的舒服日子了，心理上的疲憊使她用過晚飯後就關上房門睡了。

苗子就住在程玉琪鄰室，他是老江湖，又身負保護程玉琪的重任。他不能像程玉琪那樣倒頭就睡，有備無患，他不能沒有戒心。

「越是安全舒適的地方，越是要有防範之心。」這是糊塗公子再三叮囑他的話，他從沒有忘記這句話，他從沒疏忽過他的職責。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苗子就是這樣一個人，想當年他身為殺人王的時候，做夢也想不到他會變成今天這樣的人。

他默運神功，內靜生明，高張着警惕之心。

忽然，一陣極輕微的步履聲傳到了程玉琪房外，苗子暗暗提了一口眞氣……

步履聲停止了。隨之，自己房門外却响起了輕叩之聲。

苗子沉住氣，不作理會。

房外來人呼道：「潘大叔，潘大叔，請開開房門。」潘大叔是苗子信口開河自道的假姓。

苗子不能再裝聾作啞了，打開房門，蓮步珊珊走進來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姑娘。

這大姑娘是王老爹的兒女之一。苗子見過她，却不知道她的芳名，苗子怔了一怔，說道：「姑娘，妳是……」

苗子原想問她有甚麼事，却口不應心，教人聽了全不是那回事，那姑娘笑臉綻開，嬌羞的道：「潘大叔，你不記得了，我叫王九妹呀！」

苗子紅着臉道：「你們兄妹太多了，實在不容易弄清。」

王九妹借着說話之便，已自動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滿臉笑容道：「我們兄妹雖多，其實很好記認……」

根本不讓苗子接口，她一口氣又說了下去道：「我娘生我們是先開花後結果。然後又是隔胎花，所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都是女孩子。大姊頭胎花，叫大姐、三姐……」

苗子忍不住搖手道：「妳說了我也記不清，不敢有勞了，還是姑娘說明妳自己的來意吧？」

王九妹一怔道：「來意？甚麼來意？」她好像聽不懂似的。

苗子道：「來意就是妳來的目的。」

「甚麼目的？」她還是一副莫名其妙樣子。

苗子搖了搖頭，無可奈何的道：「妳來找我有甚麼事？」

王九妹道：「沒有事！」

苗子道：「九姑娘既然沒有甚麼事……那麼……」

這時王九妹忽然聰明了起來，截口道：「就算有事吧！」

苗子苦笑道：「在下長途跋涉，很想早點休息。」

王九妹嘆了口氣，道：「一年難得見到一二位過路客，想知道外面的新奇事物，潘大叔，你就這樣令人掃興麼？」

率直的表示她的感情，話雖說得不太禮貌，却是有叫人無以再拒絕的力量。

接受了人家如此親切的招待，人家就這點的要求，誰又再能拒絕，當然不能。

苗子「啊」了一聲，擠出一臉勉强的笑容道：「九姑娘說得是，在下失禮得很，請姑娘不要見怪。」

王九妹笑臉綻開，道：「那你願意和我談一談了？」

苗子道：「願意，願意。」

王九妹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好，我去弄點吃的東西。我們要好好的談談。」

話聲未了，人已飛也似的跑了出去，苗子就是想說「不」字都來不及。

隔壁程玉琪一點動靜都沒有，苗子就是盡量抓自己的頭皮，也想不出再拒絕王九妹的辦法。

辦法還沒有想出來，王九妹已提了一盤酒菜走進來。

苗子平生原就喜歡喝酒，倒在杯中的美酒，那顏色，那醇厚的氣味，已引起了苗子的口水來了。

王九妹玉手拿着一杯美酒送到苗子嘴邊，嬌笑道：「潘大叔，先潤潤喉嚨，小妹再聽聽你說一說外面的花花世界。」王九妹很自然的自稱「小妹」起來了。

苗子的腦子在酒香刺激之下，警戒之心似乎完全失去了，舔一舔嘴唇，笑着把那杯美酒一口喝完了。

王九妹敬過苗子一杯酒後，便左一句，右一句和苗子談起來。

當然，苗子的酒喝得更多了。

王九妹有意無意之間說道：「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我們這裡就有一種與別處不同的風俗，不知潘大叔知不知道？」

苗子隨口道：「在下倒未曾留意到貴鄉的風俗習慣。」

王九妹道：「你想不想知道？」

苗子說道：「看起來妳倒很想告訴我是嗎？」

王九妹笑哈哈的道：「我們這裡凡是單身男客，都有接受特別招待的禮數。」

「甚麼禮數？」

王九妹道：「接受大姑娘的侍候。」

苗子嚇出一身冷汗，道：「妳……」

王九妹道：「這是禮貌，你要不接受，你就是看不起我們，侮辱我們。」

苗子慌張地道：「這怎樣可以呢？妳們不講究貞節麼？」

王九妹茫然道：「甚麼叫做貞節？」

苗子皺着眉頭道：「妳們連貞節都不知道？」

王九妹道：「你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苗子撫着自己的腦袋，想了半天，道：「貞節就是不能隨便和男人睡覺。」

王九妹一笑道：「你說的是這個，在我們這裡，那要有了家，才不能隨便和別人睡覺。小妹現在還是大姑娘，有甚麼不可以，這倒奇了？」

苗子愕住了，訥訥的道：「眞是奇怪……奇怪，我……我……」說了半天，未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王九妹一本正經地道：「你沒有和女人睡過覺麼？」

苗子當然不會沒有，他只好點了一點頭。

王九妹又道：「她是你的老婆？」

苗子搖頭道：「我沒有老婆！」

王九妹道：「這不就結了麼？」

苗子吞吞吐吐地道：「那是，那是從前事……」從前他是殺人王，殺人像切菜一樣，和女人睡覺自是比殺人更容易，可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王九妹不可能懂得這種道理，苗子自己也說不出一篇使她懂得的道理來。

王九妹笑得倒在苗子懷中，道：「你現在不會不是男人了吧！」

苗子羞得瞪目道：「我怎會不是男人？」

王九妹輕言細語，嬌聲嗲氣地道：「你要不喜歡我，我也沒臉回去見人了，我就那樣醜得叫你噁心麼？」

王九妹總有二十四歲了，年紀雖稍大一點，但絕不是醜人，她不但不醜，而且是長得該紅的紅，該白的白，該大的大，該小的小，實在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美人兒。

苗子的呼吸突然急促了起來，他該推拒的雙手，此刻反而向內把王九妹抱得緊了。

不是他意志不堅，最要命的是腹內的美酒也同時化成一團烈火，燒得只想她……

良久之後，王九妹索得之餘，輕輕咬着苗子的耳朵道：「隔壁那位姑娘是你的甚麼人？」

苗子腹中的那團烈火已被王九妹的柔情蜜意退盡了，這時心中不知有多煩惱，多悔恨，王九妹這一問，等於在他胸口上重重的打了他一拳，使他溫馨的好夢一驚而醒。雙手一推，推得王九妹滾落床下，他同時翻身坐起來，怒喝一聲：「住口……」

喝聲出口，粗暴的聲音把自己的心弦都震動了，猛然想起這種炸雷似的呼聲，程玉琪又豈有聽不見之理。當下心中一悸，聲音立時一軟，軟得近乎哀求地道：「妳不要問好不好？」

王九妹的臉色原已罩上了一片嚴霜，但見苗子的話聲軟了下來，從地上緩緩的爬起來，幽幽怨怨的道：「問問有甚麼關係，就算問錯了，你也不用發這樣大的脾氣呀！」軟蛇一樣的身子已纏上了苗子。

苗子嘆了一口氣，王九妹又悄悄的道：「我是關心她呀，要不……哼！」

苗子聽得心頭一震，目光陡地暴射，不能自制的大喝一聲，道：「要不……怎樣？」

王九妹懶懶的道：「我才不敢管別人的閑事啦！」

苗子心中一急，雙手一緊，抓着王九妹道：「她到底怎麼樣了？」

他已經大喊大叫了半天，程玉琪居然沒有半點反應。任誰也看得出來，程玉琪定然出了甚麼事故，苗子如何能夠沉得住氣。

他問過王九妹之後，心念一轉，立時忖道：「廢話，過去看一看不就行了。」此念一生，身子一彈，人就下了床，拉着王九妹，肩頭一低衝開了自己的房門。

他眞急了，連開房門的舉手之便也顧不得了，更沒有想到自己和王九妹是光着身子，赤條條的身上沒有半根絲。

「彭」！的一聲，程玉琪的房門也被苗子衝開了！

這時，王九妹才緩過氣來，大叫道：「你不看看自己，衣服都不穿……」

苗子「啊」了一聲，猛衝的身子立時一剎，沒了主意。

程玉琪是甚麼人，再天大的事故，他也不能光着身子去見程玉琪。

苗子急得把王九妹一扔，道：「快去替我把衣服拿來。」

王九妹「哎呀」了一聲，揉着自己的肩頭道：「死鬼，你跌傷了我啦！」

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王九妹不但一點不着急，還故意搔首弄姿氣他。

苗子恨恨的頓脚道：「快去把我的衣服拿來！」

程玉琪又不是死人，那會聽不到苗子的大吼大叫，她定然出了事故了。

苗子此念一生，可也顧不得自己一絲不掛了。光着身子衝進了程玉琪的房中。

他原以爲程玉琪早已不在房中，那知道衝入房中後，程玉琪還好好的躺在床上，而且，眼睛骨碌碌的正望着他。

苗子大叫一聲，又轉身退了出來，大叫道：「快把我的衣服拿來。」

王九妹應道：「來了，來了！你也得讓我自己先把衣服穿好呀！」

眞不知王九妹怎麼樣想的，祇顧自己不顧人家，氣得苗子差點當場吐血。

其實，王九妹根本沒有錯，女孩子那有不比男孩子更害羞。苗子不能光着身體去見人，她又怎能光着身子去見人？

王九妹終穿好了衣服，把苗子的衣服也送了過來。

苗子經王九妹這一拖延時間，他的氣也漸漸平息了下來，穿好衣服，進入程玉琪房內，程玉琪還是老樣子的躺在床上，未見絲毫改變。

苗子直覺的想：「她定是被人制住了穴道。」身子一前，伸手便要解程玉琪的穴道。

苗子回手扣住了王九妹的腕脈，喝道：「她怎樣了？」

王九妹道：「放開手！」甩了一下，當然甩不開。

苗子再問道：「她怎樣了？」

王九妹一閉雙目，道：「你不放手，我不說！」

苗子祇好放開手，道：「快說，她怎樣了？」

王九妹這才慢吞吞的道：「我也不知道。」

苗子氣得臉色一青，喝道：「你這婊子……」

王九妹嫣然一笑，道：「先別生氣，有話慢慢的說，你看，你大叫大嚷了半天，可曾得到甚麼好處？」

苗子氣呼呼的道：「妳要耍甚麼花樣，小心我一掌劈了妳。」

王九妹笑道：「你眞忍心劈了我麼？」

苗子道：「老子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還在乎妳麼？」

王九妹「嘖嘖」了兩聲，伸了一伸舌頭道：「看小妹眞是倒霉透頂了，碰到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

苗子道：「老子就是無情無義的人，妳知道就好了。」

王九妹一笑道：「我不相信你眞是無情無義的人，你要是無情無義的人，也就不會爲了這姑娘急得皂白不分了。」

苗子問道：「我怎麼皂白不分？」

王九妹道：「你要知道半分好壞，就不該這樣兇霸霸的對待我了，我對你還不好？你這沒良心的……」

苗子那能說得過王九妹，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祇道了一個「你們」兩字，就沒有下文。

王九妹笑道：「別急，事情總會解決的，咱們慢慢的想辦法可好？」

苗子長長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到底安的是甚麼心？」

王九妹道：「這就是了，能知道用頭腦就好了。」

嫣然一笑，王九妹接着又道：「最後，佔便宜的總是你們男人……」

苗子冷笑一聲，道：「有話妳就直說吧！」

王九妹依然帶着笑容道：「我們還是話從頭說吧，她到底是你的甚麼人？」

苗子道：「問這有關係嗎？」

王九妹道：「有很大的關係！」

苗子道：「她是我潘某人的主母。」

王九妹一皺雙眉道：「你的主母，甚麼主母？」

苗子說道：「主母，就是我主人的妻子。」

王九妹道：「你原來是她的奴僕，那好極了。」

苗子道：「我不是她的奴僕。」

王九妹道：「是不是奴僕都一樣，反正你怕她就是。」

苗子道：「我不怕她。」

王九妹訝然道：「你敢不怕她。」

苗子道：「我尊敬她。」

王九妹一愕，道：「甚麼叫尊敬？」

苗子一怔道：「這……尊敬就是叫尊敬！」苗子讀書不多，當然說不出大道理來，反正尊敬就是尊敬。

王九妹也懶得追問，含笑道：「好吧！尊敬就是尊敬，你想不想她好起來？」

苗子道：「廢話，我當然要她好起來。」

王九妹道：「要她好起來不難。」

苗子道：「那就快說吧，有甚麼法子可以使她好起來。」

王九妹道：「法子很簡單……」望着苗子祇笑，却不把下面的話說完。

苗子道：「甚麼法子？快說呀！」

王九妹笑嘻嘻的回答道：「太便宜你了！」

「說呀！」

王九妹酸溜溜的道：「你剛才是怎麼和我好的，現在你再和她好一好，她就好了。」

苗子伸手一個耳光，打得王九妹跌了出去，大吼道：「妳在胡說甚麼呀？」

王九妹一點也不發怒，祇撫着自己的臉孔，悻悻的道：「我告訴了你，你又不相信，那就讓她心火自焚而死好了。」

苗子恍然而悟道：「你們在她身上下了毒。」

王九妹道：「你也一樣，可是我救了你。」

苗子道：「妳為甚麼要救我？」

王九妹道：「我喜歡你呀，你現在救不救她，可是你的事了。」

苗子僵住了。他讀書不多，江湖上的事可知道不少，程玉琪的遭遇他可明白了，可也沒法了。

王九妹輕笑一聲，說道：「我大哥，也很喜歡幫人家的，要不要把我大哥請過來？」

苗子忽然一把扣住王九妹的腕脈，道：「一定有解藥，快把解藥交出，饒妳不死。」

王九妹搖一搖頭道：「沒有解藥，你要我死，你就下手吧。」

苗子咬牙道：「沒有解藥，老子不相信，快把解藥拿來。」

王九妹緊鎖着眉頭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講理，我說沒有解藥，難道還騙你不成。」

苗子道：「我不相信沒有解藥！」

王九妹一笑，道：「為甚麼要解藥呢？這種好事還須解藥，眞是太笑話。」

苗子冷哼一聲，道：「妳大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那就莫怪我下手無情了。」

王九妹道：「你這樣不講理，我也沒有辦法了。」

苗子道：「我就不相信妳沒有辦法……」忽然手起指落，點了王九妹的七處穴道。

王九妹臉上還露着笑容，道：「你眞狠得下心……唉喲，你……你……眞……唉喲……」話聲未了，她已發現苗子不是虛言恐嚇她，他眞下了毒手。

苗子道：「你不把解藥交出來，妳就等着死吧！」

王九妹痛得哼聲不止，上氣不接下氣的尖聲叫道：「眞，眞的……沒有解藥……唉喲……我受不了啊！」

苗子視若無睹，理也不理王九妹了。

他眞鐵起了心腸，非要解藥不可。

突然，程玉琪叫出聲音道：「潘大哥，解了她的穴道。」

程玉琪不但能夠說話了，而且，一挺腰坐了起來。

苗子大喜過望，叫道：「姑娘，你沒事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點頭道：「沒有事了，你去解開她的穴道。」

苗子道：「姑娘……她……她可惡極了！」

程玉琪道：「解了她的穴道，我要和她談一談。」

苗子先瞪了王九妹一眼，然後，重重的一掌拍在她的穴道。

王九妹在地上喘息了半天，才畏畏縮縮的站了起來，她可打心底產生了害怕。

程玉琪指着一張椅子道：「九姑娘，請坐下好說話。」

王九妹原來非常會說話，這時她那會說話的本事忽然使不出來，祇說了一聲「謝謝」兩個字，就不知怎樣開口了。

程玉琪搖一搖頭嘆道：「九姑娘，妳我素昧平生，更談不上甚麼恩怨，你們為甚麼要害我們？」

王九妹道：「誰叫你們自己送上門來。」

程玉琪和和氣氣的態度給了王九妹一份勇氣，口舌之能又漸漸的恢復了。

程玉琪一笑道：「你們這店叫甚麼？」

王九妹道：「我們這裡叫『永春山莊』，到了我們這裡的人，都永遠青春快樂。」

程玉琪雙眉微皺，口中輕輕的

唸着：「永春山莊，永春山莊。」腦中不住的搜索這永春山莊的來歷。

程玉琪博覽羣書，胸中有着不少奇聞博學，對江湖事也知不少，可是想了半天，對永春山莊從無印象。

王九妹見程玉琪不說話，接着又道：「我們這裡從不向外招搖，但是一入山莊門，便永世是我們莊中之人了。」

苗子聽得大氣一冒，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也不怕大風閃了舌頭了。」

王九妹嫣然一笑：「潘大哥，你呀，別神氣，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苗子大吼一聲，道：「妳在放屁！」他實在氣她不過，不知不覺把粗話也罵出口了。

王九妹笑了一笑道：「你心中一定很不是味，我也不會和你一般見識。」

苗子氣得眼睛發了黑，口一張，又有更粗的要罵了……這時，程玉琪怪怪的叫一聲：「潘大哥，不要白生氣了。」

苗子忍氣將要奪口而出的話嚥了回去。

程玉琪仍是一片和氣的對王九妹道：「九姑娘，妳把話說明白一點，是妳不准我們走呢？還是我們不願走？」

王九妹道：「怎樣說都可以，我們當然不願意你們走，你們知道了內情之後，同時也會不想走了。」

程玉琪道：「還有甚麼內情？」

王九妹笑了一笑，沒有立時回答程玉琪的話，祇朝苗子望了一眼，道：「潘大哥，你把左臂露出來，讓姑娘看看。」

苗子氣得又大罵，說道：「妳找死！」

程玉琪道：「潘大哥，你就把左臂露出來看看。」

苗子訕訕的道：「這……」

程玉琪道：「不要緊，我們現在是研究事理。」

苗子左臂後側出現了許多鮮紅色的斑點，一堆一堆的，像貓脚印似的。

苗子先愣住了，道：「這是甚麼？我從來沒見過。」

程玉琪嘆了一口氣道：「這叫桃花斑。」

王九妹一笑，道：「姑娘倒是見多識廣。」

苗子恨恨的道：「這桃花斑是怎麼一回事？」

王九妹道：「這就是說，你我已是一家人。」

苗子又待反唇相稽，程玉琪搖手示意，止住他說道：「你聽說過大痳瘋這種病了？」

苗子嚇得跳了起來，道：「甚麼？我得了大痳瘋病！」接着便像洩了氣的皮球頹然的倒在椅子上。

程玉琪轉向王九妹，說道：「姑娘，妳們為甚麼要這樣害人呢？」

王九妹沉吟一會道：「我們也是自救啊！」

程玉琪一笑，問道：「妳們能自救得了麼？」

王九妹道：「能，祇要過九次，就可以把自己身上的病毒完全過到別人身上去了。」

程玉琪問道：「妳會見過這樣的人麼？」

王九妹道：「沒見過，他們都離開這裡了。」

程玉琪一笑道：「你們上當了，這種病是醫不好的，所謂離開這裡，不過是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罷了。」

王九妹道：「妳才是騙人哩，妳怎麼會知道的？」

苗子道：「我家姑娘是有名的才女，甚麼會不知道呢。」

程玉琪道：「這樣看來，你們祇怕也不是王老爹的親生子女了。」

王九妹點了一點頭，承認了。

程玉琪道：「你們這裡上上下下，加上王老爹夫婦，祇有二十八個人，看來也不是甚麼大場面，想必另外還有去處，那是甚麼地方？」

王九妹搖一搖頭，說道：「我不知道，我一直就住在這裡，沒有到過別的地方。」

程玉琪道：「妳是怎麼樣來的？」

王九妹道：「還不是上了他們的當留下來的了。」

苗子一皺眉頭道：「我們這裡鬧得天翻地覆，為甚麼沒有人來幫妳的忙？」

王九妹道：「他們這時不會出面的，除非你們眞要出莊去，他們才會出手阻止你們。」

苗子道：「妳這樣實話實說，不怕他們為難妳了。」

王九妹一笑道：「我們以後還要在一起，這些你們遲早都會知道，又何必騙你們？」

苗子道：「誰會和你們在一起，姑娘，我們走吧！」

程玉琪忽然擺了一擺手，道：「我們不能走了。」

苗子冷笑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他們能擋得住我們。」

程玉琪道：「可是我們不能走。」

苗子愕然道：「為甚麼？」

程玉琪道：「因為大痳瘋是傳染病，離開了這裡，會傷害別人的。」

苗子道：「我要也不找那……」話到口邊，那「女人」兩字，終於出不了口來。

程玉琪道：「這病傳染的方式很多，祇有遠離人羣，才是最好的辦法。」

苗子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妳總可以離開這裡吧！」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想離開這裡。」

苗子急急道：「姑娘妳……」

程玉琪截口道：「我自有主張，九姑娘，妳去告訴王老爹他們吧，我們決定留下來。」

王九妹應聲走出去。

苗子眞不知程玉琪心中在想些甚麼，幾次要開口說話，口還沒有開，先就被她用目光止住了。

最後，苗子不顧程玉琪的意願，以非說不可的決心道：「姑娘，苗子知道逃出這裡之後，也許將來會害更多的人，所以祇有認命留在這裡了，但姑娘妳沒有中他們的暗算，總可以離開這裡了吧，你就不要顧我苗子，請快離開吧！」

程玉琪苦笑道：「我也許已受了傳染了。」

苗子大驚道：「姑娘妳……」，妳甚麼，他實在不能當着程玉琪的面再問下去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我是說，我們吃過他們的東西，他們要害人，在食物之內也一樣可以做手脚害人。」

苗子吁了一口氣，說道：「那妳祇是多慮，妳是不會有問題的，你還是快走吧！」

程玉琪又是搖了一搖頭道：「我已經打定主意，你也不要多說話，倒是你，你千萬不要灰心，也許我們還可以平安離開這裡。」

苗子精神一振，道：「可能麼？」

程玉琪道：「可能性非常之大，不過你要緊記一件事，千萬不能再和王九妹她們親近。」

苗子臉色一紅道：「苗子原是一時之失，如果不是中了暗算，苗子那會不知自愛。」

程玉琪道：「我現在傳給你一種練功法訣，看看能不能抑止你體內病毒。」

苗子大喜道：「多謝姑娘。」

程玉琪將練功心訣向苗子解釋明白後，門外已傳來了脚步聲。

王老爹王大媽都來了，祇是他們臉上那和藹可親的笑容消失了，代而起之的是冰樣的冷峻。

他們先沒說話，祇打量了苗子一陣之後，才冷冷的說道：「你們打定主意要留了下來？」

苗子道：「是的。」

王老爹冷冷的道：「你們要留下來，一切都要聽老夫的。」

這原該是苗子他們提出的條件，現在，王老爹反而提出條件來了，眞是吃定了他們了。

苗子當時就火氣一冒，冷冷的笑了一聲。

程玉琪祇是淡淡一笑，道：「你們這裡還有很多規矩了。」

王老爹說道：「沒有規矩那能成方圓？」

程玉琪道：「好，你說說看，我們也再考慮考慮。」

王老爹道：「第一，我們這裡不能白讓你們吃的，你們要自己賺錢，以養活你們自己。」

程玉琪問道：「你們這裡還有生財之道麼？」

王老爹道：「當然有，你身體强健，可以做工賺錢。」說話之際，他指指苗子一下。

程玉琪道：「那麼我呢？我可做不了苦工。」

王大媽尖聲叫道：「妳陪男人睡覺總可以了吧，妳就留在老娘這裡接客。」

苗子一聽這話，氣得眼睛都直了，大喝一聲叱道：「老婆子，妳敢侮辱我們的姑娘，老子宰了妳。」

王大媽陰沉的笑道：「小子，你想造反！」

苗子冷眼一掃程玉琪，不見程玉琪有制止他的意思，當下膽氣一壯，哈哈大笑道：「老婆子，宰了妳又怎麼樣？」他一肚子烏氣，抓了這機會，話聲才落，右手立掌如刀，一遞而出。

苗子原有殺人王之稱，出手之準之狠，自是不在話下，他已經瞭然程玉琪心意，雖然打算留在這裡，可要顯顯顏色，不然，可要被人家看得半文不值，所以，他一出手就是殺手。

王大媽沒想到苗子膽大包天，說打就打，而且，出手之快，來勢之猛，眞是前所未見。

她方待相架，苗子的掌一閃而到，實實在在的擊在她胸口上，但聽「蓬」的一聲響，王大媽已被打得倒跌了出去，張口一吐吐了一口鮮血，便動也不動了。

她不能動了，因爲她此刻已經沒有氣了。

苗子兇目圓睜，形象可怕之極，大喝一聲：「你們要是惹惱了老子，老子就豁了出去，先殺你們一個雞犬不留。」

惡人就怕惡人磨，苗子這一發威，王老爹的臉色也變了，變回了原來那和藹可親的笑臉，呵呵的說道：「潘大俠，請別生氣，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王大媽死了，他却不當一回事，因爲她本來就不是他的老婆。

苗子悻悻的說道：「老子現在問你，你準備怎麼樣安排我們姑娘？」

王老爹順着苗子道：「悉隨尊便！悉隨尊便！」

程玉琪忽然指着苗子道：「王老爹，你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王老爹道：「小老兒有眼不識泰山，請姑娘指教。」

程玉琪道：「你聽說過殺人王了沒有？」

苗子可不願再提殺人王的事，急急的叫了一聲：「姑娘……」

程玉琪道：「丁大哥，告訴他們不要緊。」

王老爹悚然一驚道：「他……就是殺人王丁……」

程玉琪笑口道：「你這小廟，祇怕養不起這尊大神哩。」

王老爹連聲道：「是是是！」

程玉琪道：「去！把你們能作主的找來。」

王老爹一怔道：「姑娘妳怎知道小老兒作不得主？」

程玉琪道：「一定要向你交代麼？」

王老爹一震道：「不，不，不！」

程玉琪一揮手道：「快去，快回。」

王老爹那敢再說半個「不」字，裝着笑臉，轉身跑了出去。

剩下王九妹一人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程玉琪向王九妹招了一招手，道：「坐下吧，不要怕，這不關妳的事。」

王九妹不安的挨着椅子邊坐下，祇坐了半邊椅子，心中却是一片混亂。

程玉琪笑了一下道：「妳來這裏有多少時候了？」

王九妹低着頭道：「二年多了。」

程玉琪又問道：「妳一直在這裏的麼？」

王九妹猶豫不決地道：「我……我……」

程玉琪微現不悅之色，道：「九妹，說實話吧。」

王九妹道：「我……我是從裏面派出來的。」

程玉琪說道：「是派妳出來專門害人？」

王九妹苦着臉道：「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程玉琪語氣一緩道：「我不是說妳，我是說你們這樣害人，是爲了甚麼？」

王九妹道：「替裏面的人增添人手。」

程玉琪秀眉微微一皺，道：「你們這裏一個月能夠弄多少人進去？」

王九妹道：「有時七八個，有時三四個，沒有一定的數量。」

程玉琪道：「一年下來，有沒有二百多人？」

王九妹答道：「差不多這個數目。」

程玉琪道：「每年增添二百多人，那裏面一定很大了。」

王九妹道：「我們在裏面不能亂走，到底有多大，我們說不上來。」

程玉琪問道：「他們在裏面做甚麼工呢？」

王九妹道：「挖礦。」

程玉琪眼睛一亮，道：「挖甚麼礦？」

王九妹輕輕道：「金礦。」

苗子情不自禁的大叫一聲，道：「好小子。」

程玉琪道：「那裏一定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

王九妹搖頭道：「不，一點也不好。」

程玉琪道：「你們挖了金子，自己不吃不用幹甚麼？」

王九妹道：「聽主人說，病重的人不能工作了，要吃喝要請醫生看病，在在都要錢，簡直不夠用，那能吃好的住好的。」

程玉琪道：「那些做工的人還有藥吃麼？」

王九妹道：「當然有藥吃，要不都病倒了，誰去工作？」

程玉琪道：「天天吃藥，確也眞花不少的錢。」

王九妹道：「那也不要天天吃藥，每月每人祇要吃一次藥，就可以把病情壓住了。」

程玉琪忽然問道：「你們有沒有藥吃？」

王九妹點頭道：「有。」

程玉琪道：「甚麼藥？可否給我看一看。」

王九妹道：「發藥是一件大事，隨發隨吃，誰也不能帶走……」

程玉琪忽然一揮手，打斷了王九妹的話，接着外面便有一陣脚步聲傳來。

王老爹領來一位四十歲的中年漢子，他叫柯乘風，是個外事總管。

外事總管柯乘風胖胖的，和和氣氣的，顯然是一個很會交朋友的人。

他抱了一抱拳，道：「王老爹有眼無珠，冒犯了丁大俠，罪該萬死，在下特此向丁大俠賠禮賠罪。」

丁一丁冷笑一聲，道：「事已至此，不必假仁假義了，你說，準備怎樣安排老丁和老丁的恩人程姑娘？」程姑娘的身份不能說出來，心中一動，稱呼她恩人也最好不過，連其他解釋都不必費唇舌了。

柯乘風躬身道：「丁大俠名震四海，將來借重之處甚多，自是此間最高貴賓，享受極高的禮遇了。」

丁一丁道：「在下的恩人呢？」

柯乘風道：「當然與丁大俠受同一樣的待遇！」

丁一丁點頭道：「這還差不多。」

柯乘風道：「禮當如此，不成敬意。」

丁一丁忽然若有所思地輕「啊」了一聲，道：「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醫生，可以醫好這種麻瘋病的，此話可是當眞？」

柯乘風道：「我們請了很多名醫替大家醫病，祇是眞正能夠醫好的人數並不太多，普通的祇能壓制病情暫不發作出來。」

丁一丁道：「你們醫好過多少人？」

柯乘風道：「到目前爲止，祇有三十七人。」

丁一丁雙目一鼓，道：「爲甚麼別的人會醫不好。」

柯乘風道：「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各人的天賦也有差別，其結果自然有幸亦有不幸。」

丁一丁道：「你看我有沒有醫好的希望。」

柯乘風道：「丁大俠體質高人一等，當然能夠醫好。」

丁一丁高興的哈哈一笑，道：「你看要多少時間可以醫得好？」

柯乘風道：「在下不是醫生，這就說不出來了。」

丁一丁道：「不要緊，你一定看得多了，照你的看法說了。」

柯乘風猶豫再三地道：「大約有三四年，也就差不多了。」

丁一丁雙眉一橫道：「三四年，那要這麼多的時間。」

柯乘風道：「這是大病，一般人總在五年以上才見藥效，在下說大俠三四年，那是因爲大俠體格異乎常人之故。」

丁一丁「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的，對了！還有一件事情，我先要問個明白。」

柯乘風道：「在下知無不言。」

丁一丁道：「我們病好之後，是不是可以隨時離去？」

柯乘風道：「當然可以，尤其是大俠你，不但可以隨時離去，我們還要送大俠一份重重的厚禮，以謝冒犯之罪。」

丁一丁笑道：「你們倒是很有人情味。」

柯乘風道：「咱們是風雨同舟，有飯大家一起吃。」

丁一丁道：「好，我們就在你們這裏打擾了。」

柯乘風道：「歡迎，歡迎！」

程玉琪問道：「我們甚麼時候離開這兒？」

柯乘風回答道：「但請吩咐，隨時都行。」

程玉琪把丁一丁抬出來了，當然要給丁一丁十足面子，自是先問了一下丁一丁道：「丁大哥，咱們就走，好不好？」

丁一丁轉向柯乘風一揮手道：「我們現在就走了。」

天星玉環　可避香毒

柯乘風眞會做事，準備得有馬有轎，任憑乘坐，程玉琪棄轎坐馬。

最初路上有山有水，有花有樹。可是走了約有二十多里路之後，山上光禿禿沒有樹木，再前進二十多里地，連地上長的蔓草也沒有了，眼前所見盡是一片不毛之地，再前行四五里，便是石多於土，泥土非常稀少。

忽然山石後面走出七八個衣不蔽體的畸形怪人，有的爛了耳朵和眼睛，有的傷殘爛去了手足，他們人還沒有走近，就有一股腥臭氣味撲來，程玉琪被那股腥臭的空氣嗆得幾乎倒在馬上。

那些人一窩蜂的湧了上來。

柯乘風大叫一聲道：「大家快走！」

大家打馬飛馳而奔，程玉琪在馬上一面回頭望去，祇見同行的兩個漢子各自解開一個土布包，取出一團團的黑石頭似的東西向那些人拋去。

那些人見了拋來的東西便不追趕他們，而爭去搶奪那些黑東西。

大家跑出相當距離之後，程玉琪首先勒馬停了下來，問道：「那些是甚麼人？」

柯乘風長嘆了一聲，不勝悲悽的道：「那就是麻瘋病最厲害的人，他們本來也有人照管他們的食用，可是他們却不安份，專愛在外面惹事生非。」

程玉琪又問道：「剛才你們拋出去的是甚麼東西？」

一個漢子接口道：「那叫黑石頭。」

程玉琪一楞道：「黑石頭，我剛才看見他們有一個人在吃啦！」

柯乘風笑道：「黑石頭，並不是眞石頭，那是一種特制的乾糧，他們最愛吃這種乾糧。」

程玉琪「啊」了一聲，沒有再問下去。

裏面有着很多的問題，足夠她思索了。

柯乘風也一面喃喃地道：「可憐呵！我們最好不要淪落到這個地步。」

同情的口吻隱隱中却又有警告的威脅。

丁一丁冷笑一聲道：「老子的病醫不好，老子就給他來一次血染惡山紅，痛痛快快的殺夠本。」

柯乘風笑道：「丁大俠，你絕不會有那一天。」

丁一丁橫眉怒目大聲道：「怎麼？你可是說我殺人王沒有那份本事，哼！我丁某要是不想活的話，我就不相信有誰眞能擋得住我的『修羅七煞』刀法。」

柯乘風連連搖手道：「丁大俠，你會錯了在下的意思了，在下是說，你的病一定可以醫好，絕不會落到那悲慘的下場。」

他們兩人各逞機鋒，倒消除了路途上的苦寂不少，不知不覺，山石之間又漸漸有了幾棵樹木，樹木雖然不多，却有如沙漠出現綠洲般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前面是一座石山，柯乘風道：「到了。」便先自下了乘騎。

程玉琪與殺人王丁一丁下了馬，隨着柯乘風轉入石山之內，最後領他們走進一座大山洞。

洞內有些粗製的桌子板櫈，柯乘風請他們在中間上首一張桌子旁坐下後道：「兩位請稍坐片刻，在下這就請本谷谷主前來與兩位相見。」

柯乘風轉身欲行之際，程玉琪忽然又叫住他道：「請問貴谷主上下如何稱呼，請先予惠告，以免失禮。」

柯乘風道：「本谷只有一位谷主，兩位稱他谷主就是。」他不願多說甚麼，急急的轉身走了。

全洞也沒有其他的人，就只有程玉琪與殺人王丁一丁二人，殺人王丁一丁很想在這個時候先和程玉琪商量一下對策，才叫得一聲：「姑娘……」

程玉琪用眼色止住他，道：「丁大哥，我看這裡陳設簡單，想來谷主也一定是個平易近人的人，這樣的谷主對人一定不會壞，等會兒見了他，你不可隨便出口傷人。」

丁一丁心領神會的一笑道：「姑娘，妳放心，我丁一丁雖然殺人不眨眼，可也知道在人家屋簷下的處境，只要人家不過份，我當然不會不講道理，誰不想醫好病，再出去笑傲江湖……」

「哈哈！哈哈！丁大俠放心，你的病在下一定盡全力替你醫好，包你二年之後，就可以復出江湖，笑傲羣雄。」

一個年約五十歲左右，身穿破舊的長衫的清癯老者，快步的走了進來，柯乘風就隨在他身後。

他當然就是谷主。

程玉琪與丁一丁離座而起，表示了應有的禮貌。

谷主走近前，又是雙拳一抱道：「失迎，失迎，兩位請坐。」

柯乘風前行一步，道：「他老人家就是我們的谷主。」

程玉琪與丁一丁也行了一禮，然後坐下。

谷主沒有一點架子，隨隨便便的向板櫈一坐，說道：「丁大俠，有你參加我們行列，眞是太好了，老夫要特別借重你。」

丁一丁道：「在下沒有別的本事，只會殺人，做事情的話，可能要令谷主失望了。」

谷主道：「好說，好說，丁大俠太謙虛了。」

話聲微微一頓之後，接着伸頭向前，帶希冀的神色道：「目前本谷主已有了十五位護法，正少了一位總護法，不知丁大俠可願意屈就？」

丁一丁搖搖頭道：「咱不幹甚麼護法不護法的，只要谷主把咱們的病醫好了，那就行了。」

程玉琪道：「丁大哥，這個總護法你該幹的。」

丁一丁反問道：「我爲甚麼要該幹？」

程玉琪道：「你總不能要他們替我們白醫病吧？」

丁一丁道：「甚麼不能，這病……」

程玉琪截口道：「這也不能怪他們，誰叫你自己不老實。」

谷主哈哈一笑道：「不，不，不，應該說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丁大俠！」

程玉琪說道：「丁大哥，你閑得下來麼？」

丁一丁怔了一怔道：「這……」

程玉琪笑道：「你閑又閑不慣，谷主看得起你，請你當總護法，這不正好消遣麼？」

丁一丁訕訕的笑着道：「姑娘說得也是。」

谷主接口道：「丁大俠答應屈就總護法了。」

丁一丁道：「程姑娘的話，谷主的美意，在下敢不遵命？」

他故意把程姑娘說在前面，是特別强調程玉琪的份量，當然，他不能把程玉琪的眞正身份道出，祇有用這種方法這種說話襯托出來。

殺人王丁一丁原就是粗中有細的人，再經糊塗公子的感召，他已不復是當年的殺人王了。

谷主先向程玉琪秀臉上一看，道：「這位程姑娘……」

殺人王丁一丁接口道：「程姑娘救過在下一命，是在下的大恩人，說起她的身世，可就更叫人起敬了，你們聽說過，鎭西將軍程萬里其人沒有？程姑娘就是他的孫女兒。」

鎭西將軍程萬里戰功赫赫，後來被奸臣所害，解除軍職，削爲庶民，這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替程將

軍叫屈的當朝大事。

谷主連忙抱拳連聲道：「失敬，失敬！」

程玉琪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谷主，但不知小女子能否替谷主幹些甚麼事情？」

谷主道：「姑娘貴人，老夫不敢冒瀆，您是敝谷的貴賓，在敝谷好好地養病就是了。」

程玉琪道：「白吃白用，那叫小女子如何敢當？」

谷主忙道：「那裏，那裏，應該的，應該的。」

谷主站起身來，道：「老夫事忙，不能多陪兩位，兩位且先去看看住處，改天老夫再請丁總護法正式就職。」

程玉琪與丁一丁分配得一座山洞，洞分內外二進，倒也頗爲適用。

沒有男女侍童，飲食之事都應自理，雖說痲煩一點，却可以減少過多的顧慮。

第二天，丁一丁出外走了一天，回來時已酩酊大醉，由一位三十歲的漢子送回來的。

那漢子長得一表人材，能言善道，他自稱杜重生，是丁一丁屬下的護法之一，他幫程玉琪安置好了丁一丁之後，才有禮貌的告辭回去。

丁一丁確然喝了不少酒，可是當杜重生離去之後，他已翻身坐了起來，笑道：「姑娘，一丁還醉不了。」

程玉琪笑道：「我知道你不會醉得這樣糟糕的，今天看到了一些甚麼？」

丁一丁道：「谷主顯然很重視在下，他帶在下到處看了一下。」

程玉琪道：「有無不尋常的發現？」

丁一丁道：「我到過鑛場，也到過鑛工居住的地方，也到過女子住的地方，他們各有專責，有條不紊，處處都很好，在下看不出不尋常的地方。」

程玉琪雙眉一皺道：「這叫人難以相信。」

丁一丁道：「事實如此，不相信也不行。」

程玉琪道：「明天你帶我去親自看一看。」

丁一丁道：「好，反正谷主沒有特別交代，我們去看看再說。」

第二天，丁一丁正要帶領程玉琪出去時，杜重生在洞口迎住他們，道：「總護法，谷主有要事與總座相商，請你去一會。」

殺人王丁一丁雙目一瞪，道：「現在我沒空，我要陪程姑娘到外面走走。」

一副桀傲不馴的態度，看得杜重生只有苦笑一聲，說道：「谷主在等總座去啦！」

殺人王丁一丁冷然道：「他要等，就讓他等吧！」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這不太好吧？」

程玉琪隨便一句話在殺人王丁一丁身上顯然有着無與比擬的影响力，殺人王丁一丁語氣一軟道：「有甚麼不好？」

程玉琪道：「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理，長幼有序，便是做人道理之一，如今在這裡，谷主便是衆人之長，你雖然身爲總護法，却是谷主的下屬。谷主的話你必需遵從，這才是做人的道理。」

杜重生擊掌道：「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姑娘說得對極了！」

殺人王丁一丁大喝道：「此地那有你說話的地方！」

程玉琪帶笑道：「他爲甚麼不能說話？」

殺人王丁一丁道：「有本座在此，他怎可以隨便插嘴。」

程玉琪清脆的一笑道：「他的職務小，在你面前便不能隨便說話，你比谷主的職務小，却可以愛理不理，這算是甚麼道理？」

殺人王丁一丁先是訕訕的道：「這……這……」最後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姑娘，妳的話怎麼總是叫人答不上話來？」

程玉琪笑哈哈的道：「去吧，谷主的話是不能不聽的。」

殺人王丁一丁猶豫一下道：「可是，我答應給妳……」

程玉琪道：「你這不叫說話不算數，因爲你是有事呀，何況有杜護法在此，痲煩杜護法也一樣呀！」

杜重生欠身道：「姑娘有何差遣，屬下但憑吩咐。」

殺人王丁一丁道：「程姑娘指這裡的安全，你能不能負起保護之責？」

杜重生道：「屬下願負全責，保護程姑娘的安全，如有……」

殺人王丁一丁不耐煩的道：「那來這麼多廢話，人交給你了，我去也！」邁着步子，頭也不回的走了。

程玉琪望着殺人王丁一丁那沉實有力的步伐，笑了一笑，道：「丁大哥人雖然烈性暴躁，却是一個直性子的人，祇要知道他的個性倒是極易相處。」

杜重生附和道：「谷主也說，丁總座乃是性情中人，是可以成爲一個交心的朋友。」

程玉琪「啊」了一聲，道：「谷主這樣說過麼？」

杜重生道：「谷主最是能辨人，所以一來就請他當總護法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立刻道：「谷主也說到姑娘妳……」

程玉琪興冲冲的截口道：「谷主說我甚麼？沒有駡我吧！」

杜重生笑道：「谷主可把妳看得比丁總座更重啦！」

程玉琪心切切的道：「谷主怎麼樣說？快說。」

杜重生道：「谷主說了姑娘不知多少好話，不過，在下可以告訴姑娘一個秘密，將來姑娘在這裏一定會大紅大紫。」

程玉琪一笑道：「既然是秘密，你怎麼會知道？說職位你祇不過是一個護法而已。」

杜重生已微微含笑道：「姑娘將來就會知道在下小小護法的神通。」

程玉琪是何等聰明人，杜重生這份氣概，這副長相，他一出現，她立生反應，心中有數了，現在隨隨便便拿話一激，他果然露出了自負的語氣。

聰明人對聰明人，話不在多，片言隻字就足夠了，程玉琪忽然在一塊山石上坐下，話題一轉，道：「杜兄，我們怎樣一個參觀法，先計劃一下，好不好？」

杜重生雙目生輝的一欠身道：「啊！啊！姑娘，妳叫在下甚麼？」

程玉琪道：「你年紀不會比小妹小吧！」她別有用心的謙稱起「小妹」來了。

杜重生掩不住臉上的喜色道：「在下虛渡三十春秋了。」

程玉琪道：「小妹今年祇有二十二歲，不叫你杜兄，難道叫你杜老弟？」

杜重生忘記了收斂，縱聲哈哈大笑道：「怪道殺人不眨眼的殺人王在姑娘面前祇有俯首貼耳，任憑指使，就在下在姑娘面前也不敢不臣服聽命了。」

程玉琪明眸微張，打量了杜重生一眼，輕輕說道：「你好像看不起我丁大哥似的。」

杜重生道：「在下那敢看不起丁大俠，在下的脖子再粗，也擋不住他大力一揮，祇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在下不敢妄自菲薄而已。」

程玉琪秀目凝注，定在杜重生的臉上，久久之後，一嘆而收，道：「可惜……」未盡的語言代替無盡的情懷。

杜重生神氣飛揚的道：「可惜甚麼？妳道我們就此判定了終生麼？」

杜重生自視奇高，祇道程玉琪已經傾倒他的丰神玉貌，一見生情了，得意之際更是昂揚。

程玉琪暗自一笑，幽幽的道：「身染惡疾，夫復何言。」

杜重生哈哈笑道：「程姑娘，妳是被嚇破膽了。」

程玉琪緩緩抬起頭，說道：「此話怎講？」

杜重生目光四望了一下，放低聲音道：「在下是說這種大痲瘋病沒有甚麼可怕的。」

程玉琪依然愁眉不展的道：「我知道，體質好的人有痊癒的機會，祇是小妹一向體弱，那會有萬一的機會。」

杜重生笑道：「程姑娘，妳放心，妳是不會有事的。」

程玉琪當然放心，自己的事最清楚，她早就仔細檢查過自己，自己根本沒有被傳染。

程玉琪賭氣道：「別空口說白話，騙人了吧！」

杜重生道：「我要是沒有騙妳呢？」

程玉琪道：「小妹是實事求是的人，更不是輕諾寡信之人，你騙不騙人是你的事，別想拿話扣人。」

杜重生雙眉一皺，仔細想了一想程玉琪的話，點了一點頭，道：「程姑娘，妳更叫人敬佩了。」

程玉琪低着頭，久久沒有說話。

杜重生低聲道：「程姑娘，在下不是騙妳，妳不會有問題，因爲妳沒有被傳染病毒。」

程玉琪又驚又喜、又疑又惑的道：「眞的麼？」

杜重生道：「很奇怪，妳中了迷香居然一點反應都沒有，所以他們不敢輕易向妳下手。」

程玉琪玉臉一紅，道：「起初我倒有點兒不自在，祇是困難並不太大，靜着不動，也就好了。」

杜重生搖頭笑道：「難以理喻，那種香毒，如非絕世高手，絕難將之逼出體外……嘿，嘿，嘿，程姑娘，不是我小看妳，妳還沒有那份功力。」

程玉琪反問道：「那又是甚麼原因呢？」

杜重生道：「除非妳中香毒之後，立刻服了解藥，但，那是絕不可能之事，因爲我們根本就沒有配製解藥，就是有人想幫妳的忙，也是無從幫起。」

程玉琪笑道：「事實俱在，那香沒有難倒我，那又怎麼說？」

杜重生道：「這是一個謎，我們遲早都會找出來。」

程玉琪眨動秀目道：「這是不是你的任務？」

杜重生點一點頭道：「我不忍心瞞妳，其實也瞞不過妳，我最初來意確是這樣。」

程玉琪問道：「現在呢？」

杜重生道：「我不知該怎麼辦

程玉琪幽幽的一嘆，說道：「我也不願意和你爲難，你要我怎麼樣配合你的行動呢？我願意幫你的忙。」

杜重生暗忖：「看來她已經對我生情了，此女聰明絕頂，虛情假意終將被她看出來，我也應該給她一片眞心才是。」

再聰明的人也難有自知之明，杜重生的這種想法，正是他不知不覺的跌進了程玉琪佈下的情網。

程玉琪有極高的智慧，却沒有喜、笑、怒、駡隨心所欲的本事和經驗，應付之間，心中總有着一份自讒之感，這種心理不開朗的因素反映在外表上，在別人眼中倒露出少女情懷的羞澀和脈脈含情。

杜重生沉思了片刻，道：「程姑娘，我們實在不應該懷疑妳。」

程玉琪道：「我知道，這不是你的想法，其實，我是糊裡糊塗，甚麼也不知道，我也很希望明白眞相，不然我也安不下心。」

杜重生道：「妳身上可曾帶有甚麼祛邪辟毒的奇珍異寶？」

程玉琪拍着身上，說道：「甚麼也沒有。」

接着，忽然「啊」了一聲，舉起右手，揚起天星玉環道：「莫非與這玉指環有關係？」

那隻玉指環其實並不打眼，杜重生望了一眼笑道：「能麼？」

程玉琪道：「你不要看不起它，其實，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星玉環』。」

杜重生也不是孤陋寡聞的人，先是眼睛一瞪，伸手抓着程玉琪玉手，射出兩道精光，瞪着那指環看了半天，算是回過了神，可是，他却又留戀的不想放開程玉琪的玉手了。

程玉琪心中懊惱，却又無可奈何，忽然眉頭一皺，笑道：「你要看，小妹把它除下來給你仔細的看吧！」這才把玉手脫了出來，將玉指環取給杜重生。

杜重生笑道：「我已經看清楚了，妳收回吧，有了天星玉環，妳才不受毒害，這道理就說得通了。」

程玉琪笑道：「小妹是土包子，這天星玉環到底有多大用處，我還不完全明白呢？」

杜重生笑了一笑道：「我也不大清楚，妳是怎樣得來的，給妳天星玉環的人沒有告訴妳麼？」

程玉琪道：「你說丁大哥會知道多少？」

杜重生道：「原來是他給妳的。」

程玉琪道：「聽丁大哥說，他也是無意中得來的，有一次他遇見兩個人爲了這天星玉環大打出手，於是他一刀把兩個人都殺了，得了這天星玉環，他一直把天星玉環留在身邊，也覺不出它的好處，後來，他送給了小妹，小妹正好合用，就把它帶在手上了。」

杜重生聽她說得合理合情，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但他因爲已經查出了天星玉環的事，心中了結了一件大事，輕鬆的道：「程姑娘，妳不是要四處走走麼？妳想先看甚麼地方？」

程玉琪道：「有些甚麼地方可看？」

杜重生道：「我們這裡大概分四大部份，那就是：醫療部、工鑛部、輔助部和休養部。」

程玉琪道：「每一部門都可以參觀麼？」

杜重生道：「當然都可以，祇是醫療部和休養部沒有甚麼可看的。」

程玉琪道：「爲甚麼？」

杜重生笑道：「醫療部都是一些怪老頭子，負責製藥和看病，有甚麼好看的。」

程玉琪道：「那麼休養部呢？」

杜重生搖頭道：「休養部不去也罷，看了祇會令人噁心。」

程玉琪一怔道：「祇會令人噁心？」

杜重生道：「其實妳來的時候，路上已經看到了一些休養部的病人。」

程玉琪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你是說那些全身糜爛的人麼？」

杜重生道：「就是他們的住處，因爲他們身體已經糜爛，病毒傳染性奇大，所以，除了極少數責任所在、非接近他們不可之人外，誰都不敢自找麻煩，妳還要去麼？」

程玉琪道：「要去！」

杜重生一愣道：「妳眞要去？」

程玉琪話聲一低，笑了一笑道：「不過，我現在不去。」

杜重生哈哈大笑道：「妳可眞會唬人啊！走，我帶妳先到礦場去看一看。」

程玉琪問道：「遠不遠？」

杜重生道：「妳要走不動，我替妳去準備一乘轎子，如何？」

程玉琪笑道：「我還不會這樣差勁吧，我的意思是來不來得及回來吃中飯。」

杜重生說道：「妳還怕沒有吃飯的地方？」

程玉琪站起身來一面走一面道：「可是我要替丁大哥準備呀。」

杜重生道：「妳倒眞會替別人着想，丁大哥的福氣眞好。」

程玉琪玉臉生嗔，鳳目一睁，道：「你說甚麼？」

杜重生一笑改口道：「我是說誰和妳做朋友，都有福氣……妳放心，丁總座今天中午有飯吃，不用

你麻煩。」

兩人談談笑笑，指指點點，不知不覺已經轉過一道山角，山角後面是一塊斜坡，斜坡一邊有一片茅草房子，斜坡另一邊，一列併排着三個洞口，每個洞口都有不少漢子進進出出搬運石頭。

程玉琪故作迷惑的笑道：「那些人吃了飯沒有事幹，搬運石頭做甚麼？」

杜重生笑了一笑道：「妳別看不起那些石頭，那些石頭裏面可有黃金啦！」

程玉琪道：「黃金不是挖出來就是一塊一塊的麼？」

杜重生道：「當然也有挖出來就是黃金，但更多的黃金却不是唾手可得，得加工提煉才會得到黃澄澄的黃金。」

程玉琪若有所悟的恍然道：「原來如此，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走，我們到洞中去看一看吧。」

杜重生道：「洞裏沒有甚麼可看，除了臭汗、沙石揚天之外，就是震耳煩心的敲打聲，倒是提煉金子的地方可以去看看。」

煉金處，外面有一道又高又厚的圍牆，門口有守門武士，杜重生亮出一面金牌，便領着程玉琪通行無阻。

一些人把送進來的石塊一塊一塊的打碎，打碎石塊時，把天然的黃金收集在一起，其他的沒有天然黃金的碎石分成兩堆，有些是全無用處的，有些是可以提煉出黃金來的，程玉琪看了半天，却分不出兩者之間有甚麼不同，她問杜重生，杜重生也分辨不出來。

最後，便把那些認爲可以提煉黃金的的碎石放在一隻火爐子裏去提煉，結果如何？程玉琪當時沒有看到，祇是從杜重生的口中得知，沉在爐底的就是黃澄澄的黃金了。

程玉琪倒沒有興趣去注意黃金是怎樣提煉出來的，她也不想知道那些。她口裏雖然東一句西一句的問着，其實她眞正注意的是另一個問題。

她心中有一個叫自己無法理喻的念頭。她目光現在的焦點，却依據自己心中意念，落在每一個礦工的臉上。

這是一件很難令人相信的事，那些礦工身體狀況似乎都很好，不像身染惡疾的樣子，雖然他們的神情缺乏朝氣蓬勃，但也沒有沮喪之色。

程玉琪戴着天星玉環的玉手左指右指，在人們眼前晃動着，故意把天星玉環顯示出來，讓別人注意，看看能不能因此而發現了甚麼線索。

當然，這種希望比大海撈針還渺茫。

找尋天星玉環原主人的事，本來就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

杜重生顯然是一個非常吃得開的人，他們進來之後，雖然沒有負責人出面特別接待他們，但到吃中飯的時候，却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走來向杜重生行禮道：「杜爺，酒菜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用飯的地方除了杜重生與程玉琪外，更沒有第三者打擾他們，送來的酒菜樣樣精美，實出意料之外，程玉琪忍不住的問道：「這裏怎麼會有這樣精美的酒菜？」

杜重生笑道：「妳也太小看這裏了，有了金子，甚麼事做不到？」

程玉琪笑了一笑，沒有再問下去，眼睛不停地看着四周。

杜重生道：「妳看甚麼？有甚麼需要，請不要客氣，吩咐好了。」

程玉琪道：「這裏的主人呢？小妹想當面感謝他。」

杜重生道：「不用了，他忙，所以沒有來陪妳，請不要見怪。」

程玉琪笑道：「吃了他的，喝了他的，結果還沒有謝他，那還有良心麼？」

杜重生也笑道：「妳是個好心的姑娘，我替妳謝謝他們就是。」

程玉琪站起身道：「那我們走吧。」

杜重生道：「休息一下再走吧，這時到輔助部去，太早了一點。」

程玉琪搖頭道：「甚麼地方都不去了，我要回去。」

杜重生一怔道：「高高興興的，爲甚麼就要回去？」

程玉琪嬌嗔地輕輕跺跺蓮足道：「唉喲，要回去就是要回去，那有甚麼理由。」

杜重生搖頭笑道：「姑娘說得是。」

程玉琪隨着杜重生身後走出門口時，那請他們來的年輕人還站在門口躬身相送，程玉琪走過他身邊時，那個青年好大的膽子，居然向她打了一個眼色，將一個小紙團塞到她的手中。

程玉琪却向他微微一笑，她這一笑却沒逃過杜重生的眼光，當離開很遠之後，杜重生輕輕的道：「妳的眼光眞厲害。」

程玉琪莫名其妙的愕道：「你說甚麼？」

杜重生道：「你剛才不是向這礦場的負責人致謝了麼？」

程玉琪這才明白過來，敢情那年輕人就是這礦場的負責人。

程玉琪手中握着他送來的紙團，心中激起了一陣波瀾和一連串的疑問，他有甚麼事呢？

她儘管心潮激盪不已，不但神色不露，而且還故意一瞪秀目，道：「你說，你到底是甚麼人，我就不相信一個小小的護法，有這麼大的威風？」

杜重生哈哈大笑道：「這一點妳可看錯了，我實實在在祇是一個護法。」

程玉琪迷惑地道：「這話很難叫人相信。」

杜重生道：「說穿了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爲本護法正是主管這礦場的護法之一……」

程玉琪莞爾一笑道：「我明白了，這叫不怕官，祇怕管。」

杜重生送程玉琪回到住處之後，瀟瀟灑灑的告辭了，一點不叫人心煩，他爲了爭取美好的印象，處處表現出他的風度。

＊　＊　＊

程玉琪最急於做的事，就是瞭解那紙團的內容：

「姑娘，在下冒昧請求一晤，如蒙賜允，請在尊居門前十丈處用大石頭擺一『品』字形。」

如何來見她，甚麼時候來見她，却是語焉不詳。

程玉琪不加考慮的在門外十丈處擺了一個「品」形。當她回到洞中時，那個青年已在洞中等着她了。

程玉琪暗暗一皺眉，倒抽了一口冷氣，忖道：「這人的膽子好大呀！」

那年輕人抱了一抱拳道：「姑娘，請恕在下的魯莽。」

程玉琪笑笑道：「你的膽子眞不小，貴姓？」

那人道：「在下李九如，姑娘請放心，這時候是最安全的。」

程玉琪道：「李兄，有何賜教？」

李九如道：「姑娘敢於接見在下，自亦非凡了，在下就開門見山，眞言相告了。」

程玉琪道：「那麼請吧。」

李九如道：「姑娘手上戴的指環，可是天星玉環？」

程玉琪興奮的道：「你認識這指環？」再沒有別的事情比她獲得玉指環的消息更高興了。

李九如道：「我見過這種指環！」

程玉琪可不知道另外有一枚天星環，訝疑的道：「你在那裏見過這種天星玉環？」

李九如道：「對不起，請姑娘先告訴在下，姑娘這天星玉環是那裏得來的？」

程玉琪一笑道：「你很小心。」

李九如道：「請姑娘原諒。」

程玉琪道：「我這天星玉環是我丁大哥給我的，也是無意間得到的。」她對李九如一無所知，又在這種環境之下，謹愼是必然的。

李九如臉上微現失望之色，輕輕的「啊」了一聲，一時之間，竟然不知如何發話了。

程玉琪道：「李兄，現在請你回答小妹的話了。」

李九如閃爍其詞地道：「那是在外面見到的，而且是很久的事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將天星玉環取下送到李九如手中道：「你仔細看看，會不會就是這一隻呢？」

李九如看了一下，交還程玉琪道：「在下看不出來是不是這枚？」

程玉琪道：「據你所知，天星玉環有多少枚？」

李九如道：「從前在下只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一枚，如今姑娘手中又有一枚，應該說共有二枚了。」

程玉琪道：「這枚是丁大哥無意中得來，會不會就是李兄你見過的那一枚呢？」

李九如道：「很有可能，所以在下前來向姑娘一問，既然丁總座是無意中得來的，想必也不知道原來所持之人是誰了，在下只有敗興而回，就此告辭了。」急急一抱拳，人便向洞外走去。

程玉琪叫道：「李兄，請留步。」

李九如充耳不聞，舉步快速離開。

忽然人影一晃，程玉琪後發先至，橫身擋住了洞口，含笑道：「李兄，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啊。」

李九如想不到程玉琪的身法如此之快，先是大吃一驚，接着一咬牙關，猛喝一聲：「讓開！」雙掌一翻而出，急襲程玉琪。

程玉琪不避不讓，舉起翠袖輕輕一拂，就把他那全力擊出的掌力引向一邊。

李九如掌力一斜，身子也站不穩，隨着掌力向前撲去，一個收勢不住，雙掌便擊在洞壁之上，只聽一聲悶响，落下了一片石粉。堅硬如鐵的山石居然被他擊出二隻手印來。

程玉琪輕讚了一聲：「好掌力。」

李九如長嘆道：「掌力雖好，仍然不是姑娘的對手，在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心裏有數，絕非程玉琪的敵手，他想說：認敗服輸，可又顧慮到說出的話，如白染黑，如果程玉琪拿話一扣，他豈不自縛雙手，成了俎上之肉，所以，他下面的話却截住不說了。

程玉琪伸手肅容道：「李兄，請吧。」

李九如憤然轉身，坐回座位上。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李兄甘冒殺身之險而來，不問個明明白

白，就此回去，難道心裏拋得開麼？」

李九如道：「在下技不如人，拋不開又能怎樣？」

程玉琪道：「你縱然暫時逃出此地，你道小妹還會放過你麼？」

李九如瞪眼道：「妳難道要逼人走險麼？」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我只想幫你解開你胸中的死結。」

李九如道：「我胸中根本沒有甚麼死結的。」

程玉琪道：「你不說，小妹替你說二句話如何？」

李九如冷冷的「哼」了一聲，表示不屑一聽的强烈表情。

程玉琪含笑着道：「據我現在的了解，天星玉環應是有兩枚，一枚在小妹手中，另一枚就在你手中。」

好大膽的假設。

李九如猛然跳了起來，道：「我沒有天星玉環。」

程玉琪道：「如果不在你手中，那一定在別人手中了，但在這裏應是不會錯的了。」

李九如的想法與程玉琪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認爲這是一種詭計，自己完全上了他們的當，冷笑一聲道：「你們已經得到了這玉環，怎不會知道在誰手中，你們別想在我口中再知道些甚麼？呸，做夢？」

程玉琪笑道：「謝謝你，小妹知道的已經夠了。」

李九如一楞道：「我說了些甚麼？」他不是糊塗，只因太激動，話出如風，一時回味不過來吧了。

程玉琪道：「你說另一枚天星玉環在另一個人手上？」

李九如愕然道：「妳這玉環不是他手中的哪一枚？」

程玉琪點了點頭道：「絕不是。」

李九如苦着一張臉，欲哭無淚的嘶聲叫道：「我該死，我該死！」

程玉琪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李兄，你不要難過，小妹不會出賣你。」

李九如迷惘的道：「妳？」

程玉琪道：「老實的告訴你，小妹這玉指環絕不是來歷不明的。」

李九如道：「來自何人之手？」

程玉琪道：「小妹相信你，實話實說，它來自半白書生黃乃今之手。」

李九如道：「姑娘把這指環戴在手上，四出顯露，想來必有所圖？」

程玉琪道：「不錯，正想找像你這樣的人。」

李九如道：「然後呢？」

程玉琪道：「這句話，我要暫緩回答你，現在你先要告訴我一件事。」

李九如道：「甚麼事？」

程玉琪道：「你那朋友擁有另外一枚天星玉環，是如何得來的？」

李九如道：「我……」

程玉琪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事似的，笑道：「不要說不知道。」

李九如不服氣的道：「我就該一定知道？」

程玉琪道：「你有一個理由應該知道。」

李九如怔怔的望着程玉琪道：「妳到底是甚麼人？」

程玉琪這種料事如神的智慧令他嘆服，他不免問出這句話來。

程玉琪神秘的一笑反問道：「你看呢？」

李九如道：「妳太神秘了，令人難測高深。」

程玉琪道：「你回答我的問話後，我一定不會叫你失望的。」

李九如沉思了許久，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的道：「看來妳也不像是甚麼壞人，我就冒一次險吧。」

程玉琪道：「請。」

李九如道：「我那朋友的天星玉環乃是歷代祖傳之物……」

一語未了，程玉琪已現出了興奮之色，截口道：「他姓甚麼？」

李九如道：「這個妳也要問？」

程玉琪道：「我們能不能成爲朋友，這一問大有關係。」

李九如咬了一咬嘴唇，以破釜沉舟的決心道：「他姓歐陽！」

程玉琪眉開眼笑的道：「這就是了，他在那裡？我能不能見到他？」

李九如冷笑一聲，道：「我已經說得不少了，姑娘總不能老先問在下吧！」

程玉琪道：「你可知小妹爲找尋歐陽家的人，才找到這裡來嗎？」

李九如道：「妳找尋歐陽家做甚麼？」

程玉琪道：「將這枚玉環還給他家，因爲這枚玉環原是歐陽家之物。」

李九如道：「妳就是爲了要將這玉環還給歐陽家，不惜親身江湖歷險？」

程玉琪道：「小妹有個承諾，代半白書生尋找，小妹今生找不到歐陽家的人，後代子孫還要繼續的找尋哩！」

李九如道：「妳這是爲了甚麼呢？」

程玉琪道：「千金一諾。」

李九如道：「半白書生要妳這樣做嗎？」

程玉琪點點頭道：「是的。」

李九如道：「半白書生是甚麼

人？」

程玉琪道：「你不知道他是誰？」

李九如道：「我要是知道，就不會問妳了。」

程玉琪道：「你在江湖上也跑過不少日子吧？」

李九如道：「不久，因爲江湖經驗不足，才找到這裡來，找到這裡算來已經有五年了。」

程玉琪道：「你會聽說『上儈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這五位當代奇人？」

李九如道：「聽說過，但瞭解不深。」

程玉琪道：「半白書生黃乃今就是其中之一。」

李九如恍然而悟道：「下儒。」

程玉琪道：「現在請告訴我，另外那枚玉環在哪個人手裡？這人是不是就在這裡面？」

李九如道：「妳怎會認爲他在這裡的？」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那他一定在這裡了，我要見見他，請你替我安排一下吧！」

程玉琪這份信心和過人的判斷能力，使李九如大爲嘆服，再加上這一詳談之後，他對程玉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知道她絕不是這裡面的同夥人。

他雖然因爲工作努力，表現突出，爬到了管理人的位置，但前途依然是一片漆黑，毫無希望，難得現在出現了程玉琪在他面前，點起了希望之光，他知道這綫曙光的珍貴，生怕脫手溜去，當下毅然的一點頭道：「好！」

程玉琪臉色一整，道：「李兄，你相信小妹，小妹也給你一句話，我們一定會離開這裡。」

李九如道：「在下願憑差遣！」

程玉琪道：「當然少不了你的鼎力相助。」

李九如道：「在下這五年來也結識了不少意氣相投的朋友，他們都可以相助姑娘的。」

程玉琪道：「這就更好，不過……」秀眉微微一皺，接着道：「潛在大家身上的惡疾，得找出一個萬全之策才好。」

李九如道：「有些事情，姑娘只怕還不知道。」

程玉琪問道：「一些事情需要小妹深入了解，李兄說得越詳細越好。」

李九如道：「在下暗暗注意姑娘，姑娘似乎特別注意那些礦工的身體狀況，這個在下有沒有說錯？」

程玉琪暗暗一驚，忖道：「幸好他沒有惡意，否則落在杜重生眼中，可就叫人不能安心了，以後更要特別小心才是。」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謝謝你的示警，你一點沒有看錯。」

李九如道：「妳可是懷疑他們爲甚麼沒有病狀？」

程玉琪道：「他們有些年紀很大，身體還是那麼健朗，使人不能不覺得奇怪。」

李九如道：「他們經驗豐富，是煉金方面最有價值的人，所以他們有特別的藥物服用。」

「你呢？」

李九如道：「我也有，每月一次，服藥之後，做起事來，倍覺輕鬆愉快……我暗中還試驗過二三個月都不服用他們的藥物，你說結果如何？」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你想考我？」

李九如道：「不敢，姑娘胸中一定有着某一種的想法。」

程玉琪暗忖道：「這李九如不但有心，而且也非常的精明，眞是一個絕好的助手。」沉思有頃，道：「應該除了是精神較差以外，不會有明顯的反應。」

李九如嘆服的道：「姑娘說對了，妳說這裡面是不是大有文章？」

程玉琪道：「照你的看法呢？」

李九如道：「一定有文章，不過在下愚昧，想不出來罷了。」

程玉琪道：「你手下之人，普通在甚麼情況之下才會發病死去？」

李九如道：「一般有兩種情形，一是不聽使用之人，一是不能夠再使用的人。」

程玉琪道：「所以大家馴如家犬，努力的工作。」

李九如道：「正是這樣。」

程玉琪道：「這種事情說明了一種事實，他們已經能夠完全控制痲瘋病毒，是麼？」

李九如搖一搖頭，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程玉琪道：「我一來，心中就有一點懷疑。」

李九如截口問道：「懷疑甚麼？」

程玉琪一笑道：「現在我還沒有想透，不說也罷！」

忽然話題一轉道：「你甚麼時候可以替我安排好，去見那位歐陽先生？」

李九如道：「她不是先生，是一位姑娘。」

程玉琪「啊」了一聲，笑道：「我明白了。」

李九如也明白了程玉琪的意思，當時臉色一紅，道：「我們是朋友。」

程玉琪道：「心心相印的朋友？」

李九如嘆了一口氣道：「是我

程玉琪向「名氣很大」的鼻涕女子走去……

害了她。」

程玉琪道：「她在輔助部？」

李九如點了一點頭，道：「我們很不容易見面，所以……」

程玉琪道：「我自己找她好了，你給我一件信物，好叫她相信我。」

李九如道：「我沒有甚麼信物，我的乳名叫三郎，妳提起我的乳名，她就會相信妳。」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你停留的時間不少了，可以走了。」

李九如匆匆的走了。

追查病源　發現礦場

殺人王丁一丁一天一夜都沒有回來。

第二天一早，杜重生就來了，見面就笑道：「程姑娘，有個好消息告訴妳。」

程玉琪沒好氣的說道：「甚麼好消息，我丁大哥昨天沒有回來，他到那裡去了？」

杜重生道：「我帶來的就是他的好消息。」

程玉琪皺起雙眉道：「別賣關子了，說吧！」

杜重生道：「他明天就要當新郎倌了，所以，忙着沒有回來。」

程玉琪暗罵了一聲：「糊塗蟲，怎麼這樣沒有機心。」她心中罵着，臉上卻也高興的笑了起來，道：「這可好了，小妹不必再替他操心了。」

杜重生打趣道：「女孩子不找個操心的目標，閒得慣麼？」

程玉琪一揚首道：「我就是閒得慣。」

杜重生道：「妳丁大哥自己有了家，妳的生活祗怕也不方便了。」

程玉琪瞄了杜重生一眼，道：「不方便又能怎樣？」

杜重生道：「在下倒有個主意。」

程玉琪嫣然笑道：「你的鬼主意，我不要聽。」

杜重生笑道：「看來妳是誠心和我嘔氣的。」

殺人王丁一丁要和別人結婚的消息，當然叫人聽了有點自傷身世，這是自然不過的反應，程玉琪的這種態度，更是自然中的態度。

小小的爭執增添情趣，杜重生更是私心大悅，要知，能成爲她嘔氣的對象，已是在她的心中很有份量的人物了。

程玉琪說道：「誠心和你嘔氣又怎樣？」

杜重生道：「我能怎樣，祗有自認倒霉。」

程玉琪忽然站了起來，道：「走吧！」

杜重生一怔，道：「去那裡？」

程玉琪道：「你不是來陪我去看看輔助部麼？」

杜重生順着她的意思道：「是，是。」

程玉琪道：「是就走呀，你還等甚麼？」

她好像吞了三斤火藥，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充滿了火藥氣味。

兩人在路上走了一段路程，程玉琪的心情漸漸平復了下來，忽然輕輕的道：「你的脾氣倒是很不錯。」

杜重生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是暴風雨過去了。」

程玉琪道：「委屈你了。」

杜重生道：「我沒有甚麼，祇要妳心裏舒坦就好了。」

程玉琪輕嘆了一聲道：「丁大哥能成家立業，本來是一件天下的好事，可是想起我們相依為命的情誼，心中總不免有點難過和頓失去依靠之感。」

杜重生說道：「我懂得妳的心情，其實……」

程玉琪一甩頭笑道：「好了，別談他了，我有我自己的主意。」

杜重生問道：「甚麼主意，在下可否得所聞。」

程玉琪道：「不能，但，有小小的事情，你得替我辦到。」

杜重生笑道：「妳這算是甚麼道理，做事有我的份，挨罵也有我的份，就是不把我當朋友。」

程玉琪道：「沒有道理，你幫不幫，隨你的便。」臉色又變了。

杜重生道：「幫幫幫，誰叫我……」

程玉琪一揚蛾眉道：「你甚麼？」

杜重生笑道：「我……我骨頭賤，哈哈，哈哈！」「喜歡妳」這三個字，他見機的嚥回去了。

程玉琪含笑罵道：「貧嘴！」

杜重生道：「妳要我幫妳甚麼忙？」

程玉琪道：「我覺得我不便再和丁大哥住在一起了，我們本來就沒有親屬關係。」

杜重生道：「妳說的也是。」

程玉琪道：「我要一處自己的住所。」

杜重生道：「總座另有新房子，你現在的住所就是妳自己的了。」

程玉琪道：「我還要一個陪伴我的人。」

杜重生一笑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程玉琪道：「當然是女的，等會兒我到了輔助部，挑選一個人回來陪我。」

杜重生微一猶豫，道：「這……」

程玉琪眉峯一皺，臉現不愉之色，道：「這有困難麼？」

杜重生忙道：「沒有困難，沒有困難，我替妳辦到就是。」

程玉琪眼角生風的望了杜重生一眼，然後輕輕的道：「謝謝你。」

* * *

輔助部有一大片房子，外面圍了一個二三丈高的圍牆，裏面約有二十多個的女人，分別做着各式各樣的事情，大家忙忙碌碌，沒有一個閒散人。

程玉琪到了輔助部，就像是到了蜜蜂巢，目不暇給。

程玉琪笑道：「她們在忙些甚麼？」

杜重生道：「礦場的人專管挖礦，除了挖礦以外的事，都由這裡支援，包括做飯、做衣服、修理挖礦工具，和種種零零星星的事情。」

程玉琪伸了一下舌頭道：「這樣多的事情她們做得了麼？」

杜重生道：「這裡無法隨意增添人手，大家祇有辛苦一點了。」

程玉琪儘量和她們接近，也儘量顯示她手指上的玉環，希望那位歐陽姑娘能夠看到她。

到處看了半天，半點反應都沒有。

杜重生陪她走來走去，不耐煩的問道：「找到了妳要找的人沒有？」

程玉琪道：「我不能隨隨便便找一個人，首先我要看得順眼，如果連眼都看不順，將來祇有嘔氣，豈不自找痲煩。」

杜重生道：「這麼多人，妳就一個看得順眼都沒有？」

程玉琪道：「沒有，你是不是有事？你請便吧！」

杜重生道：「我要走了，妳就是找到了人，妳也帶不走。」

程玉琪道：「我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絕不隨便將就。」

杜重生道：「我看出來了，一個最實在的人，將來也是你最忠實的伴侶，不知將來誰家將有這份福氣。」

程玉琪斜眼一笑道：「你說呢？」

杜重生總是拿話挑逗她，她似是一條小泥鰍，滑不溜手，若即若離，若遠若近，叫人好生難過。

杜重生道：「我祇希望，我將來能有那份光榮。」

程玉琪抿嘴微笑着把頭扭開了，沒有答他的話。

可是程玉琪這一扭頭，却有一個人把她的視綫吸引住了，就在她身前不遠之處有一個大姑娘，怔怔的望着她，像是失了神。

那個大姑娘樣子長得也不錯，皮膚黑黑的，嘴、眼的位置都非常均勻，祇是，有一點叫人看了誰都會皺着眉頭。

原來，她鼻子下面老是流着二道鼻涕，一伸一縮的叫人見了便覺嘔心。

程玉琪看得出來，她發直的目光正是盯着她手上的天星玉環。

能這樣注意天星玉環的人，祇有她歐陽姑娘，她，就是歐陽姑娘，程玉琪心中不免又懷疑了起來。

杜重生也注意到程玉琪的神情，忍不住的笑問道：「妳順眼的人不會是她吧？」

程玉琪皺着眉頭道：「這大姑娘，拖着二條鼻涕，這倒少見得很。」

杜重生道：「她呀！多少年來就是這個樣子，所以誰都不願和她在一起，不過她做事倒是又賣力又勤勞。」

程玉琪仰臉望着杜重生道：「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杜重生笑道：「她的兩條鼻涕的名氣可大得很啦，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杜重生說道：「算了吧，妳準會後悔的。」

程玉琪笑道：「如果談得滿意，我絕不後悔。」

她舉步走了過去，杜重生沒有跟過去，正合了程玉琪的心意。

那女子見程玉琪走了過來，突然現出不安之色，欲待掉頭而去之際，程玉琪已經橫身阻擋她的去路，忙呼一聲：「姑娘，可是姓歐陽的？」

那姑娘停了下來，程玉琪口中的「歐陽」二字，顯然給了她某種的力量，使她改變了主意停了下來，祇是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程玉琪這時用蟻語傳音道：「三郎要妳相信我，妳如果是信得過我，那妳就點一點頭吧。」

歐陽姑娘驚訝的點了點頭。

程玉琪微微一笑，放大聲音道：「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歐陽姑娘道：「小芬，歐陽小芬。」

程玉琪道：「妳現在做甚麼事情？」

歐陽小芬道：「我在廚房燒火。」

程玉琪道：「妳會不會做飯燒菜？」

歐陽小芬答道：「會會會，我甚麼都會做。」

「妳不是胡吹吧？」杜重生忍不住，走了過來。

歐陽小芬見杜重生走了過來，驚惶的望着程玉琪，不知如何是好。

程玉琪道：「杜兄，小妹要帶她回去，可以麼？」

杜重生笑道：「當然可以，我真不明白，這裏乾凈伶俐的人多的是，妳怎麼會看上了她的？」

程玉琪道：「我想沒有必要再解說一次了吧。」

是的，她已經說過了，祇要她看順眼就行，這就是她的理由。

杜重生笑道：「我知道，那妳們談談，我替妳辦手續去。」

程玉琪用「謝謝」兩字送走了杜重生，然後，拉着歐陽小芬走向牆邊一塊石頭上坐下，道：「我要把妳帶離這裏，妳可願意麼？」

歐陽小芬問道：「去哪裏？」

程玉琪道：「到我的住所，與我作伴。」

歐陽小芬一搖頭道：「妳到底是甚麼人？」

程玉琪道：「現在是客人，將來是甚麼人那就很難說了。」

歐陽小芬眨着眼睛道：「妳如何認識三郎的？」

程玉琪一笑道：「妳要問的話一定很多，現在妳要問也問不完，我要答也答不完，也答不清楚，妳祇要知道妳三郎哥哥相信我就行了。」

歐陽小芬沉思了片刻，道：「我相信妳，祇是我不能跟妳去。」

這次輪到程玉琪吃驚了，微微一怔道：「為甚麼？」

歐陽小芬道：「這裏少不了我。」

程玉琪雙目凝光，注視歐陽小芬，道：「妳……」

歐陽小芬道：「妳要用人，我可以替妳另外介紹一個。」

程玉琪本想追問她的理由，話到口邊，忽然，把話嚥了回去，點了一點頭，道：「好吧，妳介紹誰？」

歐陽小芬注目回望，目光落在一個體形高大的中年婦人身上，向那婦人招了一招手，那婦人快步的走了過來，輕輕的叫了一聲：「姑娘，有何吩咐？」

看她那神情態度，顯然對歐陽小芬有着某種程度的尊敬，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程玉琪却沒有多想，祇是微微一笑。

歐陽小芬道：「這位姑娘要找一個做伴的人，妳去幫她幾天吧。」

那婦人毫不考慮的點了一點頭，說道：「是。」

程玉琪道：「歐陽姑娘，可是我有許多話想要和妳深談，將來有機會麼？」

歐陽小芬道：「我們以後再說吧！她叫莫大嫂，妳可以相信她，我走了。」

歐陽小芬走後不久，杜重生和一個婦人走了過來，這位婦人趙大

娘，是這裏的負責人。

杜重生四週打量了一下，道：「她人呢？」

程玉琪道：「我打發她走了，我換一個人可不可以？」

趙大娘道：「妳要換她，可是她不大會做細活的啊！」

程玉琪道：「不要緊，我主要是找一個伴的。」

趙大娘打趣的道：「找伴該找一個男的呀！」

程玉琪瞪了杜重生一眼，含笑而已。

杜重生道：「我們就把她帶走了。」

趙大娘道：「好，你帶她去吧。」

程玉琪問莫大嫂：「妳還有甚麼東西要帶的？」

趙大娘道：「她沒有甚麼東西可帶，妳們走吧。」

杜重生把程玉琪他們送到洞前，笑道：「還有甚麼需要在下效勞？」

程玉琪道：「一客不煩二主，你給我們送幾套換洗的衣服來吧。」

杜重生「啊」了一聲，道：「是，是，我早就該想到這些事的……」笑着轉身走了。

莫大嫂是一個木納遲鈍的人，說甚麼做甚麼，不知道辛勞，也不知道抱怨，就像一條忠誠的牛似的，祇知道幹活。

程玉琪與她相處了四五天，不但無法從莫大嫂身上了解一些事情，簡直連談話都談不上了。

殺人王丁一丁一直沒有回來，程玉琪問了杜重生好幾次，杜重生祇是笑着道：「他現在祇羨鴛鴦不羨仙了，連自己姓名都忘了，咱們不要打擾他們吧，過幾天，他就會回來看妳的。」

殺人王丁一丁的行爲太令人意料之外。

一天，半夜過後，莫大嫂忽然叫程玉琪道：「姑娘，有人來看妳了。」

聽莫大嫂的語氣，好像是她不認識的人，這人是誰，難道是殺人王丁一丁回來了麼？

莫大嫂叫過程玉琪後，就自動退出去了，結果進來的竟是歐陽小芬。

歐陽小芬的來到，與其說是意外，不如說是神秘。

程玉琪開始意識到這位歐陽小芬似乎比李九如又高明了一籌，不由得程玉琪不重新估計歐陽小芬一番了。

歐陽小芬站在程玉琪床前，事實上程玉琪剛從床上坐了起來，雙脚還沒有落在地上哩。

歐陽小芬笑着對程玉琪道：「冒昧前來打擾，請你不要起來了吧。」

她說話之際，右手已暗暗發出一股勁力，壓住了程玉琪身上。

程玉琪既不願顯露自己一身功力，也不願改變歐陽小芬的主意，笑了一笑道：「那麼小妹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歐陽小芬就在床沿邊上坐了下來道：「程姑娘，妳今年貴庚？」

程玉琪暗忖道：「奇怪？見面就問年紀，太那個了。」口中却也實實在在的道：「小妹今年虛渡二十二歲了。」

歐陽小芬一笑道：「我今年二十五歲，比妳大了三歲，請恕我無禮，叫妳一聲妹子了。」

程玉琪暗暗「啊！」了一聲，忖道：「原來她在處處爭取主動。」微微一笑道：「理該如此，歐陽姊姊。」她倒很隨和的先叫了一聲姊姊。

歐陽小芬道：「程小妹，我們長話短說，作一次表明好不好？」

程玉琪一笑道：「爽快，小妹第一個贊成。」

歐陽小芬道：「首先請妳告訴我，妳是誠心找來的呢？還是無心碰來的。」

程玉琪道：「無心。」

歐陽小芬問道：「妳一個姑娘家怎會碰到這種地方來。」這句話問得有點不太禮貌。

程玉琪不介意的笑了一笑，道：「找妳！」

歐陽小芬一怔道：「找我？妳早就知道我？」

程玉琪道：「不知道。」

歐陽小芬是一個好强的女孩子，可是，她無法比得過程玉琪的才智，程玉琪祇隨隨便便兩句話，就把歐陽小芬苦心經營的主動權轉移了過來。

歐陽小芬大奇道：「妳要找我，妳又不知道我，這叫人越聽越糊塗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揚起了手上的天星玉環道：「妳可認識這個麼？」

歐陽小芬點了點頭道：「我也有一隻。」

程玉琪道：「我爲了找尋這枚天星玉環原主人，在江湖上已經找了將近三年了。」

歐陽小芬道：「妳認爲我就是這天星玉環的原主人？」

程玉琪點頭便道：「到目前爲止，小妹祇能是這樣想。」

歐陽小芬道：「目前？」

程玉琪道：「小妹還要查證。」

歐陽小芬道：「然後呢？」

程玉琪道：「物歸原主，小妹也就了却了心上一個大願了。」

歐陽小芬微微一笑道：「不用

查證了。」

程玉琪聽得「啊」了一聲，那意思是說，妳要我立刻承認妳就是原主，沒有那麼如意吧！

誰知歐陽小芬搶着說出的話，完全不是程玉琪想像中的那回事，祇見歐陽小芬搖頭道：「可惜，我不是原主人。」

程玉琪又「啊」了一聲，她這次的態度與剛才完全不同了，她再也輕鬆不起來了，因爲剛找到的一綫希望又成了泡影。

歐陽小芬接着又道：「我，我也是奉命，找尋天星玉環原主人，才行走江湖，誤入此地的。」

程玉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至少我們是同病相憐、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歐陽小芬默默的陪着程玉琪嘆了一聲，久久之後，她才忽然道：「大妹子，我們商量一件事，好不好？」

程玉琪臉上現出一道苦澀的笑容，點了一點頭。

歐陽小芬道：「我助妳離開這裡，妳我將這天星玉環交給原主人，好不好？」說着同時也取出了深藏在懷中的天星玉環。

程玉琪未置可否，却伸手接了歐陽小芬遞過來的天星玉環，和自己手指上的天星玉環仔細地比較起來。

兩隻天星玉環併在一起，大小色澤、形色花紋完全一樣，如果混在一起之後，就分不出那一個是誰的了。

程玉琪看了一會，把天星玉環交還給歐陽小芬，說道：「妳眞能够幫我離開這裡麼？」

歐陽小芬肯定的道：「能。」

程玉琪道：「那妳自己爲甚麼不走？」

歐陽小芬道：「妳不來，我也許會走，但是，現在我不想走了。」

程玉琪道：「爲甚麼？」

歐陽小芬道：「我不能够丢下他們不管。」

程玉琪暗暗的對她肅然起敬，笑道：「妳管得了大家的事？」

歐陽小芬道：「管不管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主要的是總要有人去管。」

程玉琪道：「對不起，我不能接受妳的付託。」

歐陽小芬感意外的一怔道：「這種順水人情妳都不做，又不會增加妳額外的負擔。」

程玉琪道：「一個人找，那有兩個人分頭的去找好？」

歐陽小芬道：「可是我放不開這裡的事呀！」

程玉琪道：「難道這裡的事就眞的是少不了妳？」

歐陽小芬道：「的確是少不了我。」

程玉琪恍然而悟地道：「妳是這兒的頭兒？」

歐陽小芬含笑道：「頭兒談不上，大家的抬愛和相信我罷了。」

程玉琪問道：「妳的目的是……」

歐陽小芬道：「幫助大家重見天日，再獲自由。」

程玉琪道：「偉大的抱負。」

歐陽小芬笑了一笑道：「怎麼樣，答應了我的請求吧？」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不，我也不想走。」

歐陽小芬一笑道：「留下來的結果也許祇有死亡。」

程玉琪說道：「我的看法正好與妳相反，我們的結果絕不是死亡，而是重見天日。」

歐陽小芬道：「我聽說妳有一個同伴，過去是天下有名的殺人王。」

程玉琪道：「他的殺人手法還是和從前一樣凌厲。」

歐陽小芬道：「樹大招風，他已經不可恃了。」

程玉琪道：「我相信他的忠誠。」

歐陽小芬道：「可是他已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程玉琪悚然道：「他怎麼樣了？」

歐陽小芬道：「聽說他被送到無心殿去了。」

程玉琪道：「無心殿是甚麼地方？」

歐陽小芬道：「那是一處很神怪的地方，凡是到過那裡的人，就不會具有心肝，成了他們的死黨。」

程玉琪道：「妳去過沒有了？」

歐陽小芬道：「我要是去過了，就不會和他們作對了。」

程玉琪問道：「那麼李九如去過了沒有？」

歐陽小芬搖了搖頭道：「也沒有。」

程玉琪道：「那他怎麼會當上礦場的負責人的？」

歐陽小芬道：「他表現忠誠努力，自然無須多此一舉，據我多年調查所知，能到無心殿去的人並不多，本身功力沒有相當火候的人，他們也不願在他身上多花心血。」

程玉琪道：「那是說，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了。」

歐陽小芬冷笑道：「身價是百倍了，可也變得六親不認了，別看妳與殺人王情誼非凡，將來出賣妳的人定是他。」語氣說得非常之肯定，簡直把他們看得透徹極了。

程玉琪不以爲然地道：「他們就這樣壞嗎？聽說他們是爲了大家

的醫療費，非得這樣羣策羣力不可。」

歐陽小芬「哼」了一聲，道：「他們拿出萬分之一沒有？還不是搾取大家的血汗，中飽自己的私囊。」

程玉琪：「聽說他們支付的醫療費用大極了。」

歐陽小芬呵呵笑道：「大極了天知道，他們能把我們一個月所得的工資作爲一年的醫藥費，那就誰都要歌功頌德了。」

程玉琪又問道：「現在，你們的報酬是……」

歐陽小芬道：「甚麼也沒有，除了吃飯以外，就是每天無盡無休的工作，工作，一直做到體力耗盡，病發爲止。」

程玉琪嘆息一聲道：「這太可悲了，小芬姊，妳們將來打算如何，我也參加一份好嗎？」

歐陽小芬道：「我們要趕走他們，我們要自己救自己，把賺來的錢眞正用在病人身上，尤其是病發了的人，更要有妥善的照顧。」

程玉琪讚聲道：「好，好，好，偉大的抱負，小妹眞要參加一份了。」

歐陽小芬忽然嘆了一口氣道：「祇是目前我們還沒有完全反抗的力量。」

程玉琪道：「他們有幾個人，我們這麼多人，怕他們幹甚麼，團結起來不就是力量嗎？」

歐陽小芬道：「我們雖然人多，但也不是人人同心，有些人膽小怕事，有些人苟且偷生，最主要的是我們缺少捨身忘死的勇士，沒有爭鬥的力量。」

程玉琪道：「現在你們有多少能拚鬥的勇士呢？」

歐陽小芬伸出兩根指頭，笑，道：「兩個，李大哥和我。」

程玉琪一怔道：「就祇你們兩人，妳剛才不是說有很多人麼？」

歐陽小芬又是一嘆道：「人數雖多，那都是做工的人，沒有眞正有武功的人，眞正有武功的人，一來就被他們想法子弄走了，妳那同伴殺人王不就是很明顯的例子麼？」

程玉琪點點頭，道：「你們兩人是因爲深藏不露，才沒有被他們發現而留了下來。」

歐陽小芬道：「說來也是運氣，因爲當時我正好有病，李大哥爲了我，祇有裝蒜，這樣倒可瞞住了我們的身份，他們不用眞正有武功的人，眞有武功的人不是被他們收爲心腹之武士，就被他們除去了。」

「所以，大家想反抗也反抗不起來，小妹，妳身手不錯吧，妳等着看吧，殺人王被收服了之後，接着就是妳了。」

程玉琪一笑道：「我知道，他們現在就在我身上動腦筋了。」

歐陽小芬伸手握着程玉琪的手道：「聽我的，妳帶着我的天星玉環離開這裡吧，目前我們雖然沒有反抗的力量，但送妳逃出去的力量還是有的，妳犯不着在這裡浪費時間，同時，妳帶走天星玉環，我也了却一身負擔，可以和他們放手一鬥。」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不，要走一同走，要不走大家都不走。」

歐陽小芬懊惱的道：「妳怎麼這樣的不通情理。」

程玉琪笑道：「妳別看不起小妹，若是沒有小妹，妳永無成功之日，妳信不信？」

歐陽小芬嗤鼻一笑道：「妳臉兒長得美，將來必是禍害，遲早會倒在杜重生懷中。」

她說完這句話後，臉色忽然一厲，又道：「小妹，把妳的天星玉環交給我，我替妳辦這件事。」

程玉琪一眨眼睛道：「妳想殺我？」

歐陽小芬道：「我剛才和妳說了不少話，不殺妳豈不害了大家，小妹，妳可不要怪我心狠手辣啊！」

她說得出做得到，話聲未了，右手一掌擊向程玉琪胸口。

程玉琪右手一揮，五指一扣，便扣住了歐陽小芬的腕脈，臉上帶着笑容道：「小芬呀，有話好說。」

歐陽小芬猛然吸氣一掙，但程玉琪的五指就像是五道鐵箍，箍在她腕脈上，任她用盡吃奶之力也休想掙脫得出來。

程玉琪並沒有截斷她的眞元內力，任她盡力施爲。

歐陽小芬掙扎了一陣，知道絕無機會，長嘆了一聲，道：「想不到妳比我想像中更是厲害。」

程玉琪鬆開了五指笑了一笑，道：「妳眞糟蹋了天星玉環的神奇妙用了。」

歐陽小芬一怔道：「它有甚麼神奇妙用？」

程玉琪道：「天星玉環對練武的人有調和龍虎，驅除邪魔之功，練武時把它戴在手上，最易達到天人交合的境地，而用功再速也無走火入魔之虞。」

歐陽小芬張大眼睛又驚又疑道：「有這樣的好處，我一點都不知道，我平時祇是把它好好的藏起，祇怕被人偷去。」

程玉琪微笑道：「小芬姐，小妹說句不怕妳生氣的話，以妳目前的功力在江湖上最多算得上二流，一個杜重生妳就招架不住了，何況他們的護法有十幾個之多。」

歐陽小芬紅着臉道：「這幾年來，我也暗中訓練過不少人手，可惜他們都不是練武的材料，沒有太高的成就。」

程玉琪道：「所以，我要留下來，妳現在還願不願意？」

歐陽小芬嘆了一口氣道：「妳當然是最好的幫手，可是，他們是不會放過妳的。」

程玉琪道：「我們可以採用速戰速決的手段。」

歐陽小芬猶豫疑惑的道：「就我們三人成嗎？」

程玉琪道：「小芬姊，妳已經下過一番心血，這裏的情形是不是都弄清楚了？」

歐陽小芬點頭道：「到處都有我們的人，他們的情形，我瞭如指掌。」

程玉琪道：「在必要的時候，他們能不能暗中相助？」

歐陽小芬謹愼的問道：「妳要他們暗中如何相助？」

程玉琪道：「預示虛實，幫我進退有據，那就行了。」

歐陽小芬道：「這一點絕對做得到。」

程玉琪道：「小芬姊，妳回去準備一下，明天晚上我就採取行動。」

歐陽小芬愕然道：「妳明天晚上就要動手？」

程玉琪道：「明天祇是開始行動，沒有把握的話我是絕不會驚動他們的，妳放心吧。」

歐陽小芬憂心忡忡的道：「我知道妳武功很高，可是妳到底祇有一個人呀！」

程玉琪道：「就是因爲人手不足，所以，我要快速進行，免得殺人王又被他們利用了。」

歐陽小芬道：「據我所知，一個人進入『無心殿』之後，要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施法，才會失去本性，如能在四十五天之內把他們救了出來，就不要緊了。」

程玉琪和歐陽小芬細語交談了半天，然後歐陽小芬才高高興興的走了。

有了歐陽小芬提供的內情，程玉琪心中篤定，長長的呼了一口氣，安心的入了夢鄉。

程玉琪不是個魯莽的人，也不是個畏首畏尾的人，現在有了充份的瞭解，她就沒有甚麼可以顧慮的了。

這一覺睡得又香又甜，好舒服啊！

程玉琪帶着未盡的微笑睜開了一雙秀目。

眼前人影晃動，但那祇是一個背影，他正轉身欲待走出去……

程玉琪暗暗一皺眉頭，舒泰的心境頓時抹上了一個陰影。

他是杜重生，他這樣早來，不會沒有原因的……

杜重生忽然轉身走了回來，程玉琪連忙又把雙目閉上了，裝作未醒的樣子。

杜重生這次走了回來，顯然心中興起了某種主意，程玉琪祇覺得一股男人氣息迎面壓到……

程玉琪心頭一惡，轉頭一讓，人也翻身坐了起來，喝道：「你要幹甚麼？」

杜重生沒想到程玉琪有這一着，當下愣了一下，然後才訕訕的道：「我……我……祇……祇是祇是……」

程玉琪清逸的氣質使杜重生產生了誠摯的愛慕之心，因此他狠不下心蠻幹下去。

程玉琪見杜重生這種神情，料知他顧忌甚多，也就把心頭那股怒氣壓下去，輕嗔道：「你……你就這樣的討厭。」

不是責備，祇是微微的怒惱，這種輕嗔薄怒，正是情人眼中的最大享受，杜重生紅着臉癡癡的望着程玉琪，囁嚅地道：「程姑娘，我祇是想叫醒妳，有要事相告。」

程玉琪淡淡的道：「有甚麼要緊的大事，吃、喝等死而已。」

杜重生道：「眞的有要事，快穿好衣服，我在外面等妳。」

這人很懂得女人的心理，不待程玉琪逐客，自己識趣的跑了出去。

女孩子換衣服，總有許多不願男孩子入目的顧忌，尤其是不到某種程度的男孩子最是引起女孩子反感的。

程玉琪此刻換好了衣服，走了出來，杜重生拉着程玉琪道：「走，有點痲煩了。」拖着程玉琪出洞急行。

程玉琪出洞的時候，向莫大嫂使了一個眼色，有備無患，這是程玉琪唯一能做的了。

出洞不遠，程玉琪輕輕地甩開杜重生的手，道：「杜大哥，到底有甚麼事？這麼神秘！」

杜重生說道：「妳丁大哥有危險，快去救他，不然就來不及了。」他放開了程玉琪的手，速度不減，仍然快步而行。

程玉琪反而停步不前，冷笑一聲道：「嚇唬人，我不吃這一套。」

杜重生回身頓足道：「我的姑奶奶，我說的是眞話，快走吧！」

程玉琪道：「你分明是在騙人，他就是有甚麼危險，我能救得了他麼？」

杜重生道：「妳當然能救得了他，不然我也不會來找妳了。」

程玉琪輕「哼」了一聲，道：「有甚麼危險也是你們造成的，你們

既然把他置於險地，還會誠心要我去救他麼？別把我當成小孩子！」

杜重生嘆了一聲，道：「妳要我怎麼說，妳才相信我。」

程玉琪道：「把實情說出來，讓我自己判斷。」

杜重生搖了搖頭道：「妳眞沉得住氣。」

程玉琪輕嘆道：「不是我沉得住氣，而是我上當上得太多了，何况，丁一丁對我並沒有重要到不顧自己危險的地步。」

杜重生無可奈何地道：「事情是這樣的，谷主爲了要加强丁一丁的功力，傳授了他一種絕傳奇功，他好學心切，操之過急，不愼岔了眞氣，如果不趕快救治，就要走火入魔了。」

程玉琪攤開雙手一笑，道：「你們可把我看得太高了，我有甚麼本事救他。」

杜重生微微一笑道：「妳當然能夠救他。」

程玉琪已是任督兩脈皆通的絕世高手，自己說沒有那種能力，那是藏拙，可是這話出在杜重生口中，程玉琪暗暗吃了一驚，難道自己的能耐已經被他們看了出來，他們是怎樣看出來的呢？

不說別人不知道她的深淺，就是殺人王丁一丁也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程玉琪暗暗吃驚，目光也隨之一怔，沒有說甚麼。

杜重生笑了一笑，又道：「妳也許沒有這種本事，但妳身上有一枚天星玉指環啊！」

程玉琪暗暗吁了一口氣，明知故問的道：「那天星玉環有用麼？」

杜重生道：「當然有用，否則谷主也不會叫我來請妳了。」

程玉琪笑道：「那麼請走吧！」

杜重生領着程玉琪走過一片亂石堆，然後穿過一條很長的山洞，走出山洞，程玉琪的眼睛也隨之一亮，這裏原來別有天地，眼前一片翠綠青葱，景色如畫。

樹影扶疏中現出不少紅樓屋角，與前面窮山惡水比起來，眞有天壤之別。

程玉琪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好美的地方！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杜重生笑笑道：「沒有谷主的允許，我是不能隨便告訴別人的，妳可知道這是個特殊的地方。」

程玉琪道：「如何特殊法？」

杜重生道：「凡是人生享受得到的，這裏應有盡有，所以，這裏是本谷的絕對秘密的地方。能夠進入這裏的人，才是本谷的核心份子。」

程玉琪笑道：「我也能算是核心份子麼？」

杜重生道：「妳一進入此地，就是核心份子了。」

程玉琪調皮地道：「如果我不想做這裏的核心份子呢？」

杜重生正式的道：「我勸妳最好不要有這種想法，來了這裏，可由不得妳了，否則……」

程玉琪接上答道：「否則，祇有死路一條！」

杜重生笑笑道：「妳眞聰明。」

程玉琪作了一個鬼臉，不再說話。

三轉二轉之間，來到了一座樓閣之前，還未進入樓閣，程玉琪已感到有一股壓力，使自己渾身不舒服。

程家堡在當今武林之中已是相當有名譽有地位的地方，家中的享用有相當的水準，普通富貴人家眞還遠遠的比不上。

可是，程玉琪來到這樓閣一看，已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原來那樓閣之前有一道台階，你道那台階是甚麼砌的？全是光彩奪目的碧玉砌的，眞材實料的碧玉台階。

程玉琪不但家中富有，平時更愛博覽羣書，見識之廣已是高人一等，在她記憶中，她沒聽說過有用眞材實料砌成的碧玉台階，皇帝也沒有這樣窮奢極慾的享受。

程玉琪舉脚踏在台階之上，又退了回來，道：「就這樣的踏上去麼？」

杜重生笑道：「妳是怕踩踢了這台階麼？」

程玉琪道：「我看，這好像眞是碧玉砌的？」

杜重生道：「不是好像，而是實實在在的碧玉。」

程玉琪無不惋惜的道：「這樣踩來踩去，不怕把碧玉踩壞了麼？」

杜重生哈哈大笑道：「這算甚麼？別小氣了，進去吧！」

樓閣裏面的那些陳設那就更不用說了，程玉琪只覺眼花撩亂，珠光寶氣把整個大廳完全淹沒了。

程玉琪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先定住心神，四週打量了片刻，忽然搖搖頭道：「可惜，可惜，太可惜了！」

杜重生道：「可惜的不是妳，是不是？」

程玉琪道：「若是我的，我就把這裡用一把火燒了。」

杜重生一怔的道：「妳仔細看看，那是些甚麼東西？」

程玉琪笑道：「我知道，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是價值連城的東西，可是放在這裡，就不大好看了，你坐在這大廳裏會覺得舒服麼？」

杜重生道：「這個……我倒沒有甚麼感覺。」

程玉琪「嗤」笑了一聲，道：「我給你一件黃金做的衣服，你穿了會不會有感覺？」

杜重生笑道：「那一定很光彩，很打眼。」

程玉琪道：「行走方不方便呢？累不累？」

杜重生認眞的想了一下，道：「是的，行走一定不方便，穿久了一定很累，怪道沒有人穿黃金的衣服，只有人穿綾羅綢緞的衣服了。」

程玉琪道：「這座大廳就是這個樣子，給你穿的是一件黃金衣服，壓得你喘不過氣來，你坐在這裡只有受罪，要它何用？不如一把火燒了的好。」

「哈哈，哈哈，痛快，痛快，老夫早就覺得這裡不舒服，可就是找不出毛病來，多謝指教，多謝指教！」谷主忽從珠光寶氣中鑽了出來，他穿的一身珠光寶氣的衣服，雜在珠光寶氣之中，如果他不是自己站了出來，眞沒留心他早已坐在廳中了呢。

程玉琪何等目力，當然早就看到了他，只是故意當作沒有看到他，借題發揮，谷主忍不住的說話了，程玉琪這才欠身道：「小女子出言無狀，請谷主恕罪。」

谷主說道：「姑娘說得對，何罪之有？老夫等都是江湖俗人，還要請姑娘多多指教才是。」

程玉琪當仁不讓的笑道：「如果谷主不以小女子之言爲忤，小女子倒願替谷主竭盡所能。」

谷主點頭道：「好好好，一定請姑娘幫忙……」

話聲一頓，忽然向杜重生問道：「帶程姑娘看過她的香閨沒有？」

杜重生欠身道：「還沒有，特先來請谷主示下。」

谷主道：「先帶程姑娘看看她的香閨，讓程姑娘好好休息半天，晚上午夜你請程姑娘到『無心殿』來就是了。」

程玉琪與杜重生別了谷主，杜重生領着程玉琪在花叢中轉到一座金壁輝煌的小樓之前笑道：「這就是妳的新居了。」

屋內的陳設不是金銀就是珠寶，顯得很俗氣。

屋內還有兩個小丫頭供程玉琪使喚。

程玉琪請杜重生上了樓，照說小樓上是程玉琪的居室，不是很親密的朋友，是不容易被請上去，杜重生暗中高興極了。慶幸從此以後，他就可以登堂入室了。

小丫頭奉上香茗，退下樓之後，程玉琪忽然移身到杜重生身旁，而且伸出一隻玉手拉着杜重生的手。

杜重生想不到程玉琪改變得這樣快，好像彼此間的距離突然沒有了，當下心中大樂，笑道：「玉琪……」

當他「玉琪」兩字出口之際，程玉琪的話聲忽然一冷，道：「杜重生，你給本姑娘聽着。」

接着，杜重生腕脈一緊，杜重生已經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慘然叫了一聲，冷冷的道：「程姑娘，妳這就不太聰明了，不管妳打的是甚麼主意，妳絕對不會有機會……」

程玉琪玉手一伸，點了杜重生七處奇經重穴，起身坐在杜重生對面椅子上，歉然一聲嘆道：「杜大哥，小妹只能說一聲，請你原諒了。」

杜重生道：「程姑娘，請妳聽我一聲忠告，千萬不要轉甚麼念頭，結果妳會害了自己。」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杜大哥，多謝你的關心，可是我的念頭在我進莊的第一天就在我心中產生了，再也改不了。」

杜重生道：「那眞是不幸得很。」

程玉琪道：「這幾天來，我已經知道了你們很多的事，今天來到這裡，更證實了你們的機心可誅，罪大惡極。不過你這個人還不錯，雖是幫兇，却不是首惡。小妹倒想給你一個機會，不知你願不願意接受？」

杜重生臉色一變，道：「妳要我幫妳搞鬼？」

程玉琪道：「我不搞誰的鬼，只想改變這裡的一切，讓所有病的人能獲得合理的照顧，而且有充份的自由，不高興留下來的人可以回家，願意留下來工作的人都有合理的待遇和分得應有的紅利。」

杜重生道：「這是辦不到的，妳又何苦來哉？」

程玉琪道：「小妹的主意已經打定了，誰也改變不了，杜大哥，小妹現在是需要你的幫忙，你必需幫忙，你如果不幫忙，那表示你不僅是從惡，而且，也執迷不悟，逼得小妹要用非常手段了。」

杜重生冷笑道：「妳知道谷主的厲害嗎？」

程玉琪道：「我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厲害的人物，不過，小妹並不怕他。我和你商量，只是希望知道得更多一些，在動手的時候，不致玉石俱焚。」

杜重生低下頭，思索了起來。

程玉琪笑道：「如果成功了，當然少不了你的好處，如果失敗了，小妹也可答應你，絕不連累你，你仔細的想一想，但，你不幫小妹的忙，那是絕對不行的。」

杜重生嘆了一口氣道：「看來

我不說是不行的了。」

程玉琪道：「是的，給你一個開價的機會。」

杜重生道：「你能眞的不連累我？」

程玉琪道：「小妹以人格擔保。」

杜重生道：「好，我答應幫妳的忙，請妳解了我的穴道。」

程玉琪若是解了他的穴道，他萬一口不對心，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可是，程玉琪毫不猶豫的伸手解了杜重生被制的穴道。

這樣一來，杜重生反而一怔，道：「姑娘，就這樣相信我？」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小妹願意冒這個險。」

杜重生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最後他激動的道：「姑娘，謝謝妳的信任，姑娘，妳還要知道些甚麼？在下知無不言，請問吧！」

程玉琪道：「你們這裡除了谷主之外，誰是最厲害的人物？」

杜重生道：「我們這裡除了谷主外，第二號人物就是太虛上人……」

程玉琪疑訝的道：「太虛上人！一位僧人……」

杜重生搖搖頭，道：「他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看他的穿着倒像個生意人，但他却是『無心殿』的殿主和醫務部的首席神醫。」

程玉琪「啊」了一聲，道：「那他一定是一位心計多端的人物了。」

杜重生點點頭道：「他的心計確是高人一等，他的武功如何，我不得而知了，因爲，他向來只動口不動手，他要處置的人都由身邊的和合雙衞動手。」

程玉琪接問道：「和合雙衞的武功如何？」

杜重生道：「在黃金谷他們是最了不起的人，在下還沒有見過有人能勝過他們聯手合擊。」

程玉琪道：「此外，你們這裡算得上高手的人有多少？」

杜重生道：「我們這裏有一公、二衞、三星、七煞，和十三太保……」

微微一頓，不待程玉琪追問，他又接着道：「一公就是谷主，二衞就是和合雙衞，三星是三位老太太，七煞星七個用刀的刀手，十三太保就是我們十二個護法和一位總護法。」

程玉琪笑道：「合計起來，共是二十六位高手，不多，不多！」

杜重生道：「這二十六位是衆所週知的人物，暗中是否還有厲害的高手，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程玉琪秀眉一皺，道：「你們還有暗中的人麼？」

杜重生道：「當然有，這裡上下各級人等總數約有五六百人，若暗中沒有安排，單憑我們這二十六人，就算能壓得住他們，每人也忙得要死了，因爲暗中有人，所以，能防患未然，從未出過甚麼亂子。」

程玉琪道：「暗中安排的你是不知道了？」

杜重生道：「除了谷主本人，別人恐怕都不會知道。」

程玉琪笑道：「有一件事，不知你們知不知道，除了你們高高在上的領導班子之外，其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想反抗你們？」

杜重生微笑道：「知道。」

程玉琪吃了一驚道：「你們知道？」

杜重生乾脆的以事實答覆程玉琪道：「醫務部以李九如爲首，輔助部以歐陽小芬爲主，這兩個人，姑娘妳都知道了。」

程玉琪心念飛轉，啞然失笑道：「這樣說來，谷主已經非常的注意我了。」

杜重生道：「這也是谷主把姑娘誘來這洞天福地的眞正原因。」

程玉琪迷惑的道：「谷主既然知道，李九如與歐陽小芬暗中的關係，爲甚麼任由他們去鬧？」

杜重生道：「這個爲甚麼，在下就說不上來了，我們自己很多人的看法也和姑娘差不多，但谷主認爲他們反正成不了事。」

程玉琪原是聰明絕頂之人，聽了杜重生的話，再仔細一想，也恍然而悟，點頭道：「好高明的手段，我明白了。」

杜重生道：「姑娘有甚麼發現？」

程玉琪道：「我發現谷主實在是一個高明不過的人，專做事半功倍的事，杜大哥，我問你一件事，你們這樣替谷主出力，除了獲得這裡的享受之外，還有甚麼好處？」

杜重生沒有正面回答程玉琪的問話，却輕輕一撥，撥轉了話題，道：「我們與谷主之間有個君子協定，幫他十五年之後，就可以離開這裡，而且，每人可以分到一萬八仟兩黃金，後半輩子的生活也較舒服得多了。」

程玉琪計算一下道：「十五年分得一萬八千兩黃金，那是說，你們每一個月的薪金是一百兩黃金了。」

杜重生道：「我們每月的薪金是五十兩黃金，因爲現在我們用不着開支，一萬八千兩是十五年後的本和利息。」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這倒是非常吸引的待遇。」

杜重生道：「這祇是明打正算的數字，直到期滿臨走的時候，谷主還有特別的獎賞，也許送一萬兩黃金，也許送二萬兩黃金，那就看各人平日做事的成績了。」

程玉琪愕然道：「有這樣大的好處？」

杜重生道：「姑娘，谷主對人實在不薄，妳如能改變主意，現在正是時候，在下絕不洩漏隻字就是。」

程玉琪沒有答理杜重生，祇自顧自問的道：「這麼多的黃金，你們走的時候帶得了麼？」

杜重生道：「姑娘儘可放心，絕對帶得了，我們每一個人在金陵大通錢莊都立了戶頭，平日的薪金都按月存入大通錢莊，妳看，這就是大通錢莊的存摺，也由我們自己保管。」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本存摺送給程玉琪過目，一面又接着道：「至於谷主相贈的程儀，也是大通錢莊的票子，完全通用，一分也少不了的。」

原來是程玉琪游說杜重生幫忙反對谷主的，說來說去，倒成了杜重生游說程玉琪了。

程玉琪暗運心機，揚了一揚秀眉道：「你們之中離去的人多不多？」

杜重生道：「年年都有，滿了約就可以離去，每年總有三兩個人，譬如說我們的總護法就是去年離去的。」

程玉琪道：「離去的人有回來的沒有？」

杜重生笑道：「有了金子，在外面花花世界享福，誰還想回來。」

程玉琪冷笑道：「也許那些人根本就沒有出去。」

杜重生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說……」

程玉琪道：「恐怕離開這裡的就沒有命了。」

杜重生道：「不會吧？」

程玉琪道：「谷主要是這樣大方的人，就不會用惡毒的大痲瘋病來控制婦女和工人替他賣命了。」

杜重生道：「谷主在大家身上也花了不少的錢啊，要是沒有谷主，大家生活更悲慘了。」

程玉琪道：「你也不仔細想一想，這些病可不是自己原來就有的，那都是你們想法子害人家的。」

杜重生苦笑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請不到工人呀！」

程玉琪冷笑一聲，道：「鬼話，有金子怎麼會請不到工人！」

杜重生搖了搖頭，道：「我還是不相信，谷主會暗害出谷的人。」

程玉琪可以用高壓手段，威脅杜重生聽命於她，可是很明顯的，杜重生並不是心悅誠服的幫她的忙，從這番談話中，杜重生的意思已是顯露無遺了。

如果眞要倚仗杜重生行事，其可靠性實在叫人擔心，程玉琪皺起了雙眉，心情更是沉重。

程玉琪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杜大哥，現在離午夜時分，還很長，你也回去休息一下吧！」

杜重生搖頭道：「我還是不離開這裡的好。」

程玉琪臉色微微一變道：「你，你……」

杜重生含笑道：「程姑娘，請妳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杜重生道：「我剛才答應幫妳的忙，爲了避免口是心非的嫌疑，最好還是不離開這裡的好。」

程玉琪惱道：「這樣說來，你對我沒有信心？」

杜重生道：「不瞞姑娘妳說，我實在看不出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

程玉琪道：「你這樣沒有信心，那你剛才的承諾儘可以撤回好了。」

杜重生道：「相信妳是一回事，我承諾的話又是一回事，姑娘如果不聽忠言，硬要一意孤行，在下承諾的話，還是一樣算數，萬一事機失敗，希望姑娘也遵守諾言不要出賣在下。」

程玉琪道：「小妹雖是婦人女子，說出來的話絕不讓鬚眉，擲地有聲，杜兄儘可放心，但是，你爲甚麼這樣對我呢？」

程玉琪當然知道杜重生爲甚麼對她這樣好，可是她還是問出了這一句話，這就不簡單了。

杜重生嘆息道：「在下明白了一件事。」

程玉琪望着杜重生，沒有多問不必要問的話。

杜重生接道：「不瞞姑娘說，在下一見姑娘，就已經對姑娘產生了無比的愛意。」

程玉琪口齒欲動，結果祇笑了一笑，還是沒說話。

杜重生望了程玉琪一眼道：「可是與姑娘相處久了之後，在下發現自己實在樣樣比不上姑娘。」

程玉琪一笑，道：「是不是由愛轉恨了？」

杜重生搖頭道：「不，在下沒有理由怨恨姑娘，而是對姑娘產生了無比的敬意，尤其是剛才聽了姑娘的話，不論姑娘的成敗如何，在下對姑娘的敬佩更加深了。」

程玉琪道：「那你也是一個天性未泯有正義感的人。」

杜重生苦笑道：「我也拋不開已得的利益，所以，在下雖然敬佩姑娘，也祇能暗中相助姑娘之

理。」

程玉琪點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唉，這就是惡勢力永遠不絕的主要原因了。」

杜重生低垂着頭道：「在下慚愧。」

程玉琪道：「你也許知道的比一般人多，因此想得也多，看得遠，不敢輕舉妄動，對你來說，也沒有甚麼不對的。」

杜重生道：「姑娘知人之明，在下感激無已。」

程玉琪道：「有正義感但又有顧忌的人，在黃金谷祇怕不是少數吧？」

杜重生道：「姑娘說得是，這種人很多，就以一般礦工來說，雖然日夜辛勞，一無所得，但至少身上所染的大痳瘋病，不會發作，亦可以多活些日子，所以反抗意念並不過份强烈。」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如果我有一半機會呢？不知你杜大哥可願全力支持我？」

杜重生道：「不要說姑娘有一半的機會，在下也會追隨姑娘，祇可惜，姑娘的機會連半成都沒有。」

程玉琪自己有多大的能耐，祇有自己知道，杜重生是不知道的，而且，也無法使杜重生完全相信程玉琪的能力，不過杜重生能這樣的坦白說出自己的心意，也是相當大的收穫了。

程玉琪從杜重生的談話中得到了非常寶貴的啓示，倏然之間，她想到一個辦法，她對杜重生道：「杜大哥，你能不能幫小妹一個忙？」

杜重生問道：「甚麼事？」

程玉琪道：「替小妹送一封信給歐陽小芬。」

杜重生道：「很重要麼？」

程玉琪道：「這關係小妹的成敗。」

杜重生道：「好，我替妳辦到。」

程玉琪寫了一封信，也沒有用信封，就交給了杜重生，杜重生怔了一下，又望了程玉琪一眼，嘆了一聲，轉身而去。

這封沒有信封的信，對杜重生來說，不僅是重逾千斤的擔子，而且也有着無與倫比的誘惑力。

誰不想看看信中的內容。

杜重生終於忍不住還是偷看了，祇見信中寫着：妹已深入研究，大家被感染的大麻瘋病乃是人爲的假性痳瘋病，並不可怕，勿動！」

杜重生大爲震撼，激盪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最後他咬了一咬牙根，還是把那封信送到了歐陽小芬手中。

杜重生回到程玉琪香閨時，程玉琪已經入定休息了。

杜重生知道今夜必有一場暴風雨發生，確須養精蓄銳，遂也不去驚擾程玉琪了，自在樓下坐息去了。

「杜大哥，時間到了，我們走吧。」叫醒他的竟是程玉琪，程玉琪比他先醒了。

杜重生領着程玉琪走到半途上，忽然停住了身形，道：「程姑娘，在下請問妳一句話。」

程玉琪道：「請說！」

杜重生道：「姑娘說這裏的大痳瘋病乃是假性痳瘋病，此話可是眞的？」

杜重生問出這種話來，當然是已經看過程玉琪寫給歐陽小芬的信，程玉琪的用心，原是想要他看，測驗他的反應，果然，杜重生的反應來了。

程玉琪道：「不錯，這是人爲的假性痳瘋病，祇能唬人，並不是眞的能傷人。」

杜重生道：「妳怎麼知道的？」

程玉琪道：「小妹對醫道也曾下過一番工夫，這種病症的眞假還是騙不了我的。」

杜重生道：「妳有把握？」

程玉琪笑道：「我一直沒有說過這種話，就是保持謹愼的態度，現在我已經有了絕對的把握。」

杜重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精神煥發的道：「但願妳有絕對的把握。」

這句話意味深長，程玉琪望着杜重生笑笑道：「走吧。」

有很多話是不必多說的，心裏知道就足夠了，剛才杜重生的神情就告訴了程玉琪，他對大痳瘋病的威脅一直擔心，別看他口裏說得輕鬆，他的病已經醫好了，可是他不放心，因爲他見得多，不能叫人放心的事倒太多了。

制服谷主　解救礦工

「無心殿」是一座石頭砌的大房子，外面看去像一隻覆碗，除了一扇大門之外，窗子也沒有。

這是一座醜惡的建築物，聳立在這風景如畫的紅樓精舍之中，更是顯得它的猙獰可怕。

殿內中央吊着一盞閃爍不定的七星燈，藍白色的燈光一閃一閃的，照得整個大殿鬼氣森森、陰風陣陣。

殺人王丁一丁就盤膝在大殿中央，大吊燈的下面，他的臉色一片慘白，勉强的在支持着。

殿內除了谷主之外，另外還有十三個人。

程玉琪對於那些人早已從杜重生口中知道了不少，無須多問就知

道他們是：太虛上人、和合雙衛、三星、七煞。

從他們所站的位置和穿着打扮，已可一目了然。

程玉琪甚是留意太虛上人，因此對他多看了一眼，他的名號相當唬人，但其貌不揚，而且身材瘦小，他站在谷主身旁，如果不留心，很可能看不到他的人。

這裏沒有坐椅，大家都是站着，也沒有茶水。

程玉琪圍着殺人王丁一丁走了一圈，道：「谷主，丁大哥怎麼樣了？」

谷主道：「丁總護法用功過度，不愼岔了氣，聽說姑娘身上有一枚天星玉指環，此環相輔相成之力奇大，尤其是對岔氣走火之人，更有不可思議的神效，所以想借姑娘的玉環一用。」

程玉琪舉起右手，翹着戴玉環的手指道：「玉環就在這裏，但是他怎麼用呢？他戴得上麼？」

當然，誰都看得出來，殺人王丁一丁怎麼也戴不上這玉環。

谷主笑笑道：「我們祇知道天星玉環的功能，至於如何使用，那就有請姑娘指教了。」

程玉琪一笑道：「谷主太客氣了。」

谷主道：「知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因此，老夫是誠心請姑娘幫忙。」

程玉琪冷笑一聲，道：「這人劣頑成性，投機倒把，殘酷嗜殺，我救他一次之後已是後悔不及，這種人，谷主還救他做甚麼？讓他去了算了。」

谷主「哦」了一聲，道：「你們不是一道的麼？老夫倒沒想到姑娘對他的印象如此的惡劣。」

程玉琪冷笑一聲，道：「我要有本事殺他，早就取他之命了。」

谷主「呵呵」地道：「可是天生一人必有所用，老夫認爲丁某人倒有些可取之道，不知姑娘可否看在老夫薄面，救他一次？」

程玉琪一皺眉頭道：「這個……」忽然將玉環取了下來，交給谷主道：「谷主，說眞的，小女子也不知怎樣救他，請谷主想辦法！」

谷主接過玉環在手中把玩，片刻，搖了一搖頭道：「這玉環乃是女用之物，丁老弟確實用不上哪。」

太虛上人原是一副冷眼旁觀的態度，這時忽然向前一步，發出沙啞的聲音笑道：「谷主，丁大俠的事就交由屬下處理好了。」

谷主將玉環交到太虛上人手中，笑道：「好極了，好極了。」

太虛上人轉向程玉琪自我介紹道：「老夫太虛上人，本殿殿主，程姑娘，咱們開門見山的談個交易，好不好？」

程玉琪故作糊塗地道：「談交易，我們有甚麼交易可談？」

太虛上人笑瞇瞇的道：「咱們不談姑娘與丁大俠的個人恩怨，這個人，我們要用他。」

程玉琪惑然道：「爲甚麼一定要用他？」

太虛上人道：「因爲他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材……不說這個吧，咱們把他當作一件東西，咱們向姑娘出價，姑娘可願意出售。」

程玉琪道：「賣是可以賣，可是賣了得來的錢又有甚麼用途？」

太虛上人道：「祇要有錢，用途可就多了。」

程玉琪一臉希冀的神色道：「請說來聽聽。」

太虛上人道：「妳可以醫好身上的惡疾，也可以買回妳的自由，除此以外，妳還有足夠的財富到外面去享受妳美妙的青春。」

程玉琪道：「這倒是好賣買。」

太虛上人道：「姑娘可願意成交？」

程玉琪道：「我願是願意，我怎麼賺這錢呢？」

太虛上人把玉環交回程玉琪道：「這玉環是女人戴用的，男人也用不上，就是用得上，也不會有效……」

程玉琪截口道：「男人用了如何不會有效，這個我就不懂了。」

太虛上人道：「男女陰陽體質不同，接受天星玉環神奇力量的配合也有所不同，此環製成女用功效不言可喻，是爲母體陰性專用之物。」

程玉琪點頭道：「太虛上人說得有理，這樣說來，這對丁一丁沒有作用。」

太虛上人搖了搖頭，道：「不，話不是這樣說，如果使用得法，一樣有效。」

程玉琪問道：「如何使用才得法呢？」

太虛上人道：「這就是少不得姑娘的原因了。」

程玉琪笑一笑道：「我有這樣重要麼？」

太虛上人笑道：「咱們是以誠相對，希望姑娘不要獅子開大口。」

程玉琪笑道：「太虛上人，你是個可信的人，我也不亂要價，給這個數字如何？」伸出一個手指頭比一比。

接着馬上又更正道：「甚麼來來往往的賬都算盡，我要這個數字。」

太虛上人道：「一萬兩黃金。」

程玉琪道：「太虛上人能出一萬兩黃金，很有氣魄了，祇是你們

這裏的黃金太多了，我如果祇要一萬兩黃金，是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呢？」

程玉琪眞會做作，現在她眞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小財迷了。

太虛上人驚叫了一聲，道：「哦，妳要拾萬兩黃金！」

程玉琪道：「不算多吧，十萬兩黃金對你們來說祇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

太虛上人道：「妳要得太多了。」

程玉琪道：「你說太多了，我却說太少了啦，你們有黃金不能享用，積得太多，還不是祇能看一看。」

太虛上人道：「誰說我們不能用，妳看，我們這裏的享受，不都是金子買來的麼？」

程玉琪道：「這是享受麼，太虛上人，別叫人笑掉了大牙，這種享受連守財奴都算不上了，更不要說甚麼生活情趣了。」

忽然，話鋒一轉，問太虛上人道：「太虛上人，你今年貴庚？」

太虛上人道：「老夫今年已經六十八歲了，怎樣？」

程玉琪的話問得叫人摸不着頭腦，太虛上人自然要回問她一句。

程玉琪道：「就算你上人能活到一百歲，也只有三十二年好活了，這麼多金子，不知你上人如何享用得完？」

太虛上人一怔道：「這……」他答不上話來。

程玉琪道：「帶到棺材裡去陪葬，還是趁現在多享用享用。」

程玉琪話中有話，對着太虛上人說，其他在場的人都聽到了，也都同樣在心頭上有了一個問號。尤其是年紀輕的，更有不同的反應。

程玉琪笑了一笑，又道：「我就和你們不一樣，有了錢就要用。」

谷主臉色微微一變，輕聲道：「好了，好了，給妳拾萬兩金子就是了。」

程玉琪優雅的欠身一禮道：「多謝谷主了……哦，是了，還要請教殿主一事。」

太虛上人緩過一口氣，冷冷道：「甚麼事？」

程玉琪道：「你們治好麻瘋病的費用要多少？」

太虛上人生硬的答道：「要五萬兩金子。」

程玉琪道：「如果包括治好麻瘋病的費用的話，我該有十五萬兩金子了。」

太虛上人「啊」了一聲，道：「可以這樣說。」

程玉琪道：「好，我的麻瘋病不要治了，請你把那五萬兩金子醫療費，一併給我吧！」

太虛上人眞沒想到程玉琪拐拐彎說了半天話，是要加多五萬兩金子，忍不住莞爾一笑道：「程姑娘，妳這算盤可就打錯了，妳只想得到金子，可是麻瘋病一發，在別的地方，妳再多的金子也治不好，那時妳就後悔莫及了。」

程玉琪笑哈哈的道：「我絕不會後悔，只要離開這裡，我的麻瘋病就會不藥治癒了。」

太虛上人眉頭一皺，望了谷主一眼，程玉琪可不讓他們有轉換話題的機會，接着又道：「我知道，這種麻瘋病叫假性麻瘋病，只要換一個氣候適宜的地方，其毒自解，根本就無須服藥，自會痊癒的。」

「換一個地方」這幾個字的作用可大得不得了，谷主與太虛上人兩人的臉色都變了，谷主更是大喝一聲，道：「胡說，這些話是誰告訴妳的？」

目光一凜，直向杜重生臉上射去。

杜重生嚇得一連退了三步，戰聲道：「屬下……屬下……」

程玉琪截口道：「不要怪他，要怪的是我，因爲我懂得不少醫道，這些花樣瞞不過我的！」

太虛上人怒容滿面道：「妳到底是甚麼人？」

程玉琪道：「程玉琪。」

糊塗公子名動天下，夫人姓程大家都知道，可是夫人的閨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尤其是他們這裡，平日埋着頭作發財夢，就很少關心外面江湖上的動態，也許聽過糊塗公子的大名，但絕沒有把他放在心上，自然，也不會注意他夫人程玉琪。

「程玉琪」，這名字說了等於白說，太虛上人與谷主仍是一片茫然之色。

太虛上人與谷主對望了一眼，他們兩人心意相通，當時就作了一個決定，還是由谷主發話道：「不管妳是甚麼人，那五萬兩金子給妳就是，快動手幫助丁一丁吧，再遲可就來不及了。」

程玉琪滿意地笑了一笑，道：「你要我怎麼樣做？」

太虛上人道：「戴上妳的天星玉環，運用妳的丹田內力，以戴玉環的的手緊貼在丁一丁背心大穴，向他渡過一股力道，就可以了。」

程玉琪笑道：「就這樣簡單麼？我這十五萬兩金子中倒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說做就做，當即走到丁一丁背後，伸手緊貼在丁一丁背心大穴上，把內力渡入丁一丁體內去，程玉琪內力一渡入丁一丁體內後，自己幾乎忍不住的笑了起來，敢情，丁一丁並沒有走火入魔，而是故意

裝出來的花樣。

丁一丁的這一手當然瞞不過程玉琪渡過去的眞元內力的疏通。

丁一丁居然也知道動用心機，把程玉琪樂倒了。

程玉琪暗喜中，施展「蟻語神功」知會了一聲丁一丁道：「丁大哥，製造一個機會，第一個先殺了太虛上人。」

丁一丁默默的接受了程玉琪的指示。

過了半盞茶的時間，丁一丁吐出了一口長氣，睜開了雙目，望向太虛上人。

太虛上人一臉笑容，道：「丁大俠，你現在覺得如何了？」

丁一丁好像是口舌不靈，說不出話似的向太虛上人一連打了好幾個手勢。

太虛上人對他的手勢一點也不懂。

莫名奇妙的手勢把太虛上人一步一步的引向身前，丁一丁雙手抱着自己的頭，現出痛苦不堪的樣子。

太虛上人做夢也想不到丁一丁會在計算他，口中說着：「你的頭怎樣了？」說時伸出一隻手向丁一丁頭上摸去。

這時，丁一丁忽然大喝一聲，雙手以雷霆萬鈞之力向太虛上人胸前擊去。

丁一丁因爲不知太虛上人的功力深淺，又是志在必得，因此出手之下，便用盡了全身的功力。

丁一丁能以殺人的兇名稱雄一時，自是不是等閑之輩，全力一擊，是何等的猛烈。

只聽得「砰」的一聲，太虛上人的身子已被打得倒飛了起來，撞到牆壁去，落回地上便一動也不動了。

接着，一口鮮血吐了出來。

丁一丁一招得手，人像老虎似的跳了起來，雙目精光閃閃，臉上殺氣騰騰，那有半點兒走火入魔的樣子。

這種變化快如電光石火，當大家看清楚時，太虛上人已嚥了最後一口氣。

太虛上人的和合雙衞，原是保護太虛上人的，太虛上人一死，他們竟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太快的變化，叫人很難馬上適應，當他們看清楚時，能夠適應時，時光已經溜走了不少了。

這時和合雙衞想起該向殺人王丁一丁殺去。

和合雙衞是一對夫妻，功夫又狠又毒，向來殺人不出三招，早已養成了他們目空一切，自以爲天下無敵的高手，因此在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忘記擺架子。

他們兩人雖然是同時冷笑了一聲，晃身到了丁一丁面前，却沒有馬上動手，而冷冷的道：「你用甚麼兵刃？」

他們不是大方，而是根本沒有把丁一丁放在眼內，料想他就是有兵刃在手，也難是三招之將。

殺人王丁一丁哈哈一笑道：「刀，你們該給我一把刀？」

和合雙衞男的吩咐一聲，道：「給他一把刀。」

殿中本來只有十三人，但和合雙衞一聲吩咐，暗影之中居然出現一人，道：「把刀給殺人王丁一丁。」

殺人王丁一丁一刀在手，氣勢立變，殺人王的兇形惡像又復活於眼前了。

他實在是恨死了，也悔死了，因此把多少年來的修養一概丟到腦後而原形畢露了。

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想必他到了這裡之後，又受了甚麼極大的侮辱。

程玉琪皺了一皺眉，輕喝了一聲，道：「丁大哥。」

殺人王丁一丁悚然一震，殺氣立斂，躬身一禮道：「夫人有何吩咐？」

大家見了這種情形，不由都是一怔，不由得對程玉琪重新估計起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你已經殺過一個人了。」

殺人王丁一丁肅然道：「是的，知道了。」

知道了甚麼？是要他再殺幾個人呢？還是不准他再殺人了？別人聽不出來，程玉琪也沒有再說甚麼，却緩步向一邊走了過去。

殺人王丁一丁一揚手中大刀道：「兩位上吧！」

和合雙衞忽然相互望了一眼，不進反退的由男衞發話，說道：「且慢，我們還有幾句話，要交代明白。」

殺人王丁一丁冷笑道：「放心，老子不會要你們的命。」

和合雙衞女衞道：「我們談話的對象不是你。」

殺人王丁一丁道：「那就快說吧，老子不耐久候。」

和合雙衞不答理殺人王丁一丁，却轉向谷主，先說話的是女衞，她叫道：「谷主，太虛上人已經死了。」

谷主道：「老夫已經看到了。」

男衞道：「太虛上人一死，將來的情形可要大大的改變了。」

谷主道：「將會有甚麼改變，老夫倒是看不出來。」

男衞道：「你眞是看不出來？」

「老夫實在看不出來。」谷主還是在裝糊塗。

女衞道：「可要小妹說出來？」

谷主道：「我看你們還是先替太虛上人報了仇，再說的好。」

男衞忽然道：「咱們爲甚麼要替他報仇？」

他們剛才那種氣勢不但一下子不見了，現在又說出這樣的話來，不但大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也使人迷惑不解。

谷主道：「你們有護衞他的責任，他現在不幸死了，你們自然要替他報仇。」

男衞道：「要是我們死了呢？谷主替不替我們報仇？」

谷主道：「那還用說，當然也非殺了他們以消心頭之恨不可。」

女衞道：「我們身後剩下來的那些金子，又如何處理？」

男衞道：「咱們無兒無女，連個繼承人都沒有。」

女衞又道：「剛才我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不待谷主再問話，男衞又接着道：「常言有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可是，我們現在的情勢不同，咱們不死還有黃金可得，要是死了的話，便是甚麼都沒有了。」

女衞接着又道：「剛才程姑娘的話很發人深省，光有黃金，而不去花用，還不是和沒有一樣嗎？」

男衞道：「兵凶戰危，所以我們不想打打殺殺了。」

女衞又道：「咱們還是留着這條老命，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谷主道：「你們兩人可是怕了這殺人王丁一丁？」

男衞道：「不怕。」

谷主道：「既然不怕，殺了他不就得了。」

女衞道：「可是我們不能沒有萬一之慮。」

男衞道：「若是殺了他，我們並沒有甚麼好處，萬一殺不死他，反而自己遭了殃，那就太不合算了。」

谷主道：「老夫作主，祇要你們殺了他，太虛上人的那份黃金就歸你們。」

女衞笑道：「我自己就有五十萬兩金子，加上老鬼的，我們已有百萬兩之數，太多了，用不完了，不想要別人的。」

谷主道：「你們要怎麼樣？」

男衞道：「我們要散伙。」

谷主哈哈一笑道：「你們和合雙衞是有名的人物，這種貪生怕死的行爲，不怕江湖人笑話麼？」

女衞笑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壞我自爲之。」

男衞也接着道：「其實這裡的事情原就是見不得人的，我們可以說是迷途知返，有甚麼可笑話的。」

女衞接着又道：「太虛上人的金子統統歸谷主你好了，你去替他報仇吧！你的武功號稱本谷第一，同時也叫我們開開眼界吧！」

谷主道：「老夫會替太虛上人報仇的，但不要他的金子。」

和合雙衞同時身形一退，笑道：「請吧！」

谷主氣得臉色變成豬肝色，可是，又不敢發脾氣，他看得很清楚，目前這種變化是程玉琪剛才那番話挑動的結果。

谷主忍着氣，舉目向殿中其他的人望去，目光所及，祇見每一個人都避開他的目光，不敢與他正面相接，顯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有了金子，都不願意再冒生命的危險了。

谷主冷笑了一聲，道：「誰能殺了殺人王丁一丁替太虛上人報仇，太虛上人的那一份金子就歸他的了。」

頓了一頓，接着又補充道：「太虛上人的藏金總數是一千五百萬兩，誰替太虛上人報了仇，誰就獲得那一千五百萬兩金子了。」

一千五百萬兩黃金實在是一個嚇人的數字，也相當有誘惑力，當谷主把話說完時，大家確然興奮了一陣，祇是，那種興奮的激情並沒有維持多久，一想到動手之下，就有傷亡時，大家便不由的冷了半截了。

也許那傷亡的人就是自己，那時不但得不到別人的金子，自己的金子也成了別人的，這個算盤實在打不響了。

輕微的騷動，不久，便完全歸於沉寂了。

谷主心頭一涼，乾笑了兩聲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難道你們就沒有信心，就這樣的沒有心肝麼？」

大家的頭垂得更低了。

女衞大呼道：「一谷、二衞、三星、七煞、十三太保，咱們二衞不出手，你谷主又不出手，誰還有膽子挺身而出呀！」

谷主羞刀難入鞘，悻悻的道：「你們怕殺人王丁一丁，老夫可不怕殺人王，你們看老夫的。」

女衞笑笑道：「殺人王倒沒有甚麼可怕，倒是程姑娘那一關不好闖。」

谷主一怔道：「此話怎講？」

女衞道：「你去問程姑娘吧！」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前輩太抬舉晚輩了。」

程玉琪不是個嗜殺的人，心理攻勢既然已經生了效，她就更謙虛了。

女衞道：「姑娘可來自程家堡？」

程玉琪道：「晚輩正是程家堡的程玉琪。」

女衞道：「那妳就是鎭西將軍程萬里的孫小姐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晚輩排第五。」

女衞道：「五姑娘。」

程玉琪道：「不敢當！」

女衞轉向谷主道：「小妹如果沒有記錯，程五姑娘從小就有小神童之稱，憑程老爺子的家傳武功，你谷主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谷主道：「你爲甚麼不早說？」

女衞道：「小妹也是剛才靈機一動，想起了程家堡，而且愚夫早年受過程老爺子救命之恩，所以也不敢冒犯這程姑娘。」

谷主冷笑一聲，道：「說得倒好聽，還不是有了金子貪生怕死。」

男衞道：「就算有了金子貪生怕死吧，這又有甚麼不對？總比貪得無厭、永不知足的好。」

谷主長嘆了一聲，道：「太虛上人待你們不薄，要是死而有知，見了你們這副無情無義的嘴臉，非要氣得吐血不可了。」

女衞嗤笑了一聲：「甚麼待人不薄，甚麼有情有義，還不是互相利用，狼狽爲奸。」

男衞大喝一聲道：「廢話少說，咱們是絕不再爲你們利用了，你要替太虛上人報仇，你就自己動手吧！」

谷主道：「老夫本就沒有把你們放在眼中，自會想法替太虛上人報仇的。」

說話之際，目光轉向了三星身上，接着笑臉一開道：「三位有沒有勇氣接受太虛上人的全部遺金？」

三星三姥原是五星五姥，號稱金姥、木姥、水姥、火姥、土姥，在一次不幸事件中，損失了水姥和土姥，現在的三星三姥是金姥、木姥和火姥。

老姊妹三個悄悄的商量了一會，金姥道：「剛才程姑娘說，這裡的大痲瘋病不是眞的大痲瘋病，此話可是當眞的麼？」

谷主笑道：「你這句話要是早問就好了。」

金姥雙眉一揚道：「現在問有甚麼不對？」

谷主道：「因爲我也不知道。」

金姥訝然道：「你怎麼會不知道？」

此事不但金姥不相信，祇怕誰也會不相信。

谷主道：「老夫不懂醫理，這些事都由太虛上人一手掌握，是眞是假，祇有他心裡有數。」

金姥道：「谷主既然不知道，那就算了。」

谷主道：「那就出手吧！」

金姥一笑道：「對不起，你甚麼都不知道，我們還動甚麼手？」

谷主尷尬的道：「妳……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金姥道：「因爲他已失去控制我們的能力，我們爲甚麼還替你賣命。」

木姥接着道：「程姑娘，從妳話中不難聽出來，表面上說，我們的大痲瘋病已醫好了，其實我們還是放心不下，不知程姑娘能否幫我們消解餘毒？」

程玉琪道：「晚輩盡力而爲就是了。」

木姥道：「妳能盡力而爲就行了，那總比一問三不知的好，好，我們老姊妹，也跟妳程姑娘走了。」

金姥向谷主笑了一笑道：「谷主，你現在想向程姑娘出手的機會也沒有了。」

火姥冷笑一聲道：「七煞們，你們是要死還是要活？」

七煞七人身份地位比不上雙衞、三星，自然每一個人功力也比不上雙衞、三星，不過，他們人多勢衆，也很有份量。

七煞老大莫非道：「在下祇請教程姑娘一句話。」

程玉琪含笑道：「前輩有甚麼話，請直說無妨。」

莫非道：「請問程姑娘，我們私人的金子，是不是還爲我們所有？」

程玉琪點點頭道：「這本來是你們辛辛苦苦得來的，自然是歸你們所有。」

莫非大聲道：「好，我們也跟妳程姑娘走。」

程玉琪接着又道：「不過，有一件事，晚輩要特別聲明，那就是賬上的金子和太虛上人的金子不能再分給各位，應爲那些勞苦大衆所有。」

金姥應聲道：「姑娘說得是，我們絕無異議，祇是你怎麼樣處置谷主他？」

程玉琪道：「人人都有放下屠刀的權利，谷主也不例外，谷主，現在由你自己決定了。」

谷主眼看衆叛親離，現在自己反而落得人單勢孤，不由愕然道：「老夫，老夫能說甚麼？」

程玉琪道：「盡你的能力，幫助我們好好處理善後。」

谷主張惶失措的道：「我……我……」

程玉琪目光一凝，道：「谷主你要再推三阻四，就未免太不自重了。」

金姥冷笑一聲道：「程姑娘，你不要再對他客氣叫他谷主了，早年他在江湖上是有名的百步蛇……」

程玉琪腦中一動，接口道：「百步蛇司馬川，你就是司馬川？」

百步蛇司馬川訕訕的道：「是，是，老夫就是司馬川，姑娘如何知道老夫的名字。」

程玉琪神情一冷，道：「你打定了主意沒有？」

百步蛇司馬川看出程玉琪心中甚是不滿，連忙道：「老夫唯姑娘之命是聽。」

程玉琪道：「把你暗中設置的人手交出來。」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變得蒼白，吞吞吐吐道：「老……老……夫交……交不出來。」

火姥火爆般的發脾氣了，一衝而出，大聲吼道：「事到如今你還放刁，你看我老婆子整不整治你。」胸脯一挺，就向百步蛇司馬川面前走去。

要在過去，火姥的脾氣當然發不出來，也不敢向百步蛇司馬川出手，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不敢回手的是司馬川了。

百步蛇司馬川搖手道：「大妹子，我不是不交出來，我實在也不知道。」

火姥伸手就打了他一耳光，喝道：「胡說，你不是谷主麼？怎會不知道？」左手一揚，又欲再打去。

程玉琪揚聲止住火姥道：「老前輩，不要打他了，看來他這個主持人……」

百步蛇司馬川點點頭道：「是，是，姑娘說得是，老夫祇是個傀儡。」

火姥大喝一聲，道：「快說出來，誰是幕後主持人？」

百步蛇司馬川指着地上太虛上人道：「他才是眞的谷主，老夫完全聽他的命令行事。」

女衛大叫道：「胡說，你明明是諉過於人。」

百步蛇司馬川道：「妳們常在他身邊，難道看不出來，他說的話，老夫幾時敢說個『不』字。」

女衛一怔道：「這……倒是事實。」

百步蛇司馬川道：「其實他一身的功力不在你倆之下，平時祇是深藏不露而已。」

男衛一愣，道：「有這等事，他是誰？」

百步蛇司馬川道：「說來大家應該有所聞，他就是惡郎中宇文玄。」

程玉琪點頭道：「我知道這個人，想不到他居然沒有死，躲到這黃金谷來了，原來是他，怪不得有這樣多的花樣。」

百步蛇司馬川吁了一口氣道：「姑娘知道他的爲人，老夫就放心了。」

金姥冷笑一聲道：「司馬川，你也不是個好相與的人，你的話祇怕也不可盡信。」

百步蛇司馬川雙手一攤道：「各位又有那一個是好相與的人？人在矮簷下，怎能不低頭，老夫還不是受制於宇文玄，不得不任他支使。」

男衛道：「不見得，你剛才不是還在口口聲聲要替宇文玄報仇？」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前輩有甚麼用心，最好也說明一下，以釋羣疑。」

百步蛇司馬川望了一眼程玉琪，程玉琪的表面雖然很溫柔，但隱隱之中顯出了堅毅的態度，百步蛇司馬川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夫……老夫……」

金姥氣得「哼」了一聲，道：「你太虧心了，不敢說出來，是不是？」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老夫如何說呢？」

金姥道：「你總不能死也不說吧。」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老夫爲了大家應得的金子着想。」

女衛衝口問道：「我們的金子怎麼樣？」

司馬川道：「這樣一來，大家的金子都泡影了。」

殺人王丁一丁大吼一聲，道：「司馬川，你這該死的東西，你還要耍嘴皮，挑撥離間……」

程玉琪道：「讓他說下去吧！」

七煞老大莫非悻悻的道：「我們的金子不是存在大通錢莊麼，他敢吞沒我們的金子。」

司馬川道：「大通錢莊的存摺是假的，你們那能領到金子？」

七煞老大莫非道：「不是有很多人出山去了麼？」

司馬川道：「他們出不去，都是見閻王去了。」

七煞老大莫非大喝道：「該死的東西，兄弟們，我們和這老鬼拚命。」

七煞老大莫非剛說完人已撲向百步蛇司馬川，程玉琪蓮步輕移，雙臂一張，橫身擋住了七煞老大莫非，道：「莫前輩，殺了他也沒有用。」

司馬川訕訕的道：「我們能夠分發的黃金，祇有尚未運出山去的那些黃金了。」

七煞老大莫非覺得程玉琪身前佈有一道無形的壁，自己無法走過去，當下心中一驚，默然的退了回去。

程玉琪轉身而向着司馬川道：「前輩，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但你要知道，一個上體天心的人，雖然殺機不旺，可是絕不會姑息養奸，晚輩現在再給你一個機會，希望你能好好的把握它。」

程玉琪的目光還是那樣明澈，也沒有逼人的稜芒，但望着司馬川時，司馬川竟不敢與她對視，低頭望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沒有說話。

程玉琪先皺了一皺眉，然後又嘆了一口氣道：「你把我看做沒有收拾你的能力的人，那就打錯了主意。」說着，緩步走向牆邊，伸手向牆上捺去。

牆壁是整塊石頭造成的，程玉琪的纖纖玉手在牆壁上一按一收，祇見那麼輕描淡寫的一下，石牆已經落下了一堆粉末，石粉落後，牆上便現出一隻一寸多深的手印。

一按牆上便是一寸多深的手印，這份深厚的功力，大家不要說是難望其項背，就是看也從未看過。

這些人雖然不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見識之廣却不亞於任何一流高手。

和合雙衛首先驚呼一聲，異口同聲地道：「姑娘，妳的脾氣太好了，就憑妳個人之力也不難掃盪黃金谷，何必這樣苦口婆心，與虎謀皮。」

程玉琪藹然微微一笑，道：「用兵之道，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晚輩絕無意絕人生路。」

司馬川長嘆一聲道：「老夫要再藏奸，就不是人了，快，請隨老夫來，不然就趕不上了。」身形疾射而起，飛也似的向殿外飛去。

和合雙衛大喝道：「司馬川，你少來這一套。」兩人猛向司馬川撲去。

程玉琪輕呼了一聲，道：「兩位不要出手。」

她後發先至，輕飄飄的已越過了和合雙衛，緊隨在司馬川的身後。

程玉琪一面緊隨在司馬川身後，一面吩咐杜重生道：「杜大哥，請你和七煞前輩趕到前面衛護歐陽小芬，說不定他們已經發動了。」

武林之中，力量就是眞理。她祇隨便顯露一下身手，七煞七人沒有任何猶豫，便隨着杜重生離去。

* * *

話分兩頭，却說百步蛇司馬川領着程玉琪等人到了一座石洞之前，停下身形向程玉琪道：「姑娘，這洞府就是本谷的醫廬，也是本谷的眞正指揮機關。」

男衛大叫道：「裏面祇是些糟老頭子，別蒙騙程姑娘吧。」

百步蛇司馬川冷笑道：「不知道就少說話。」

程玉琪也向和合雙衛搖了一搖手，道：「剛才那太虛上人可是假的？」

誰也想不到的事，程玉琪却一針見血說出來了。

百步蛇司馬川驚愕的道：「姑娘怎會知道的？」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想當然耳，眞的太虛上人絕不會那樣無能。」

女衛頓足道：「該死，我們跟他這麼久，就一點沒有看出來。」

百步蛇司馬川冷笑道：「你們要是看得出來，就不會祇能做人家的跟班了。」

女衛被氣得杏眼圓睜，大吼道：「你敢侮辱老娘……」

男衛苦笑一聲，攔住女衛道：「老伴，咱們本來是瞎子，不能怪人家，不要鬧了，以免誤了大事。」

程玉琪道：「洞內有沒有秘道？」

百步蛇司馬川道：「沒有。」

程玉琪望着和合雙衛、三星，道：「請你們五位守住洞口，司馬前輩、丁大哥，我們三人進去。」

蓮步輕移，走在最前面。

百步蛇司馬川呼叫道：「姑娘，還是老夫走在最前面的好。」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讓百步蛇司馬川走在前面。

* * *

全洞共有七道門戶，每一門戶有四個人看守。

通過這七道門戶後便是一間大廳，廳中擺設一張大圓桌，圓桌四週坐了七個老人。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一變，叫了一聲道：「不好，他早一步離開了。」

殺人王丁一丁手中刀一閃，「颼」的一聲，刀鋒已到百步蛇司馬川的脖子上，冷笑道：「司馬川，你的花樣已經耍夠了，我們夫人好說話，我丁某人可不好說話。」

司馬川望着程玉琪道：「姑娘，請你相信老夫的誠意。」

程玉琪示意丁一丁把刀收回，然後對司馬川，道：「司馬前輩，不，晚輩到底叫你甚麼才對？」

百步蛇司馬川一怔道：「姑娘，妳爲甚麼說出這種話來？」

程玉琪臉色一正道：「座上七人可是江湖聞名已久的巫山七惡？」

百步蛇司馬川一震，道：「姑娘知道他們？」

巫山七惡圍坐圓桌四週，形同木偶，眼皮都不眨動一下，眞沉得住氣。

程玉琪道：「你到底如何稱呼？」

百步蛇司馬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太聰明了，妳要不進洞來，那妳就更聰明了。」

接着又笑了一笑，道：「老夫是百步蛇，也是惡郎中宇文玄。」

程玉琪點頭道：「這就是了。」

百步蛇司馬川欠身道：「姑娘請坐！」

一張大圓桌，擺了九張椅子，但只坐了七個人，還有兩個空位子。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不必坐了，請說出你的用意吧？」

百步蛇司馬川訕訕的笑道：「大家都是武林中人，姑娘何不念在武林一脈，給我們留一條生路呢？」

程玉琪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晚輩從不絕人生路！」

百步蛇司馬川笑道：「姑娘眞是聰明人，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姑娘，請坐。」

程玉琪道：「站着說也是一樣，有話就請說。」

百步蛇司馬川道：「咱們有一個轉機，可以從頭做起，只要姑娘點頭，老夫願意讓賢，請姑娘坐第一把交椅。」

程玉琪道：「你捨得麼？」

百步蛇司馬川道：「這裏的黃金已經挖得差不多了，老夫出資金，姑娘展長才，前途大有可爲。」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前輩的雄心倒眞是不小。」

百步蛇司馬川道：「草生一春，人生一世，大丈夫當如是也。」

程玉琪輕嘆了一聲，道：「可惜晚輩不是大丈夫。」

百步蛇司馬川道：「姑娘，妳太自謙了。」

程玉琪忽然問道：「你到底是誰？」

百步蛇司馬川道：「司馬川。」

程玉琪道：「惡郞中宇文玄又到那裏去了？」

百步蛇司馬川道：「死了。」

程玉琪說道：「他是眞的惡郞中宇文立。」

百步蛇司馬川道：「因爲他的武功早被老夫廢了。」

程玉琪道：「惡郞中還是沒有前輩那麼高明？」

百步蛇司馬川笑道：「他惡是惡到了極點，只是心機不夠靈活，姑娘，我們要是能夠好好地合作的話，拉幫主派，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程玉琪道：「可惜晚輩不想揚名立萬，更是無意獨霸江湖。」

百步蛇司馬川嘆惜一聲，道：「那眞是可惜，可惜姑娘這份才智。」

程玉琪道：「前輩，還有甚麼話說沒有？」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實在很愛惜妳。」

程玉琪道：「晚輩的想法正好和你相反。」

百步蛇司馬川道：「容不得老夫？」

程玉琪道：「前輩很有自知之明，你這種人要是還讓你繼續活下去，那是沒有天理的了。」

百步蛇司馬川笑道：「時機稍縱即逝，程姑娘，妳聰明到了極點，只可惜經驗太少了，把大好的機會放過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那就馬上看看吧，不過，我現在還不想馬上要你的命，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百步蛇司馬川道：「妳以爲老夫會告訴妳麼？」

程玉琪道：「你的黃金存在甚麼地方？」

不管他願不願意說出，但她還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問了。

百步蛇司馬川哈哈大笑道：「剛說妳沒有經驗，妳果然又問出這種話來？」

程玉琪自顧自地道：「你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誰相信你，誰就倒霉，你將心比己，你也絕不會相信任何人，所以，我想你積存的黃金絕不會付托任何人經手的，因此，不難想像，你的存金之處絕不會遠到鞭長莫及之處，也許不會遠出十里之外。」

她的話說得很慢，生怕百步蛇司馬川聽不清楚似的，她的秀目却非常注意着百步蛇司馬川的臉色變化。

百步蛇司馬川雖然經驗豐富，但程玉琪的話就像尖銳的針一樣，一針一針的刺在他的心上，因此，他的驚悸，完全表露在他臉上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又道：「我們來一尋寶遊戲如何？」

百步蛇司馬川再也笑不出來了，陰沉的道：「禍從口出，老夫再也留不得妳了。」

話聲一落，身形急閃，已經轉到了圓桌的另一邊，接着猛喝一聲，道：「給我宰了這可惡的丫頭！」

巫山七惡在百步蛇司馬川一喝之下，都猛然跳了起來，把程玉琪圍在中央。

程玉琪一副淡然的樣子，望着那七人笑了一笑，道：「各位還好吧！」

那七個人沒有答話，答話的是百步蛇司馬川道：「他們當然好得很，尤其是最喜歡殺人。」

程玉琪「哦」了一聲道：「眞的麼？我看就未必，你雖然在他們身上動了手脚，可惜你火候不夠，他們潛在的反抗意識隨時都可倒爆發出來。」

百步蛇司馬川恨恨的道：「妳這鬼丫頭，好像甚麼都知道！」

程玉琪道：「我知道的却不多，只因爲你學的東西並未學全，只是半吊子，所以才處處給人以反制的機會。」

百步蛇司馬川不自覺的又罵了一聲：「該死的宇文玄。」

程玉琪道：「你也不能怪宇文玄，因爲他自己也是半吊子。」

百步蛇司馬川顯然被程玉琪說得首鼠兩端，顧慮重重，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程玉琪觀察入微，把握時機，含笑道：「你信不信？我叫他們噬主反撲。」

百步蛇司馬川道：「別唬人了。」

程玉琪道：「天下之大，雖然無奇不有，但奇巧之術，能夠橫行天下者幾稀，你道這是甚麼原因？」

百步蛇司馬川不自覺隨着程玉琪的引導，道：「爲甚麼？」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百步蛇司馬川從惡郞中宇文玄身上學了這套惑人之術，雖然尚稱得手，但也不是盡善盡美，他總以爲惡郞中宇文玄藏私，留了一手，耿耿於懷，連個相談的人都沒有，這時聽了程玉琪的話，自然忍不住的追問下去了。

程玉琪道：「性本善之故也。」

百步蛇司馬川道：「這與人性有甚麼關係？」

程玉琪道：「人性如水，順之則達，逆之則溢，你這惑性之術，乃是逆性行事，抑之極，壓之重，其反擊之力亦必日益增大，一旦爆發，勢必如山洪之倒捲，威莫能擋，這就是你的弱點，也就是他們的缺點……嘻嘻，你信不信？」

程玉琪的話說來頭頭是道，百步蛇司馬川雖不盡完全明白，却也大爲驚悸，暗暗叫苦不已。

他可知道巫山七惡這時的情形，已爲弦上之箭，一發即不可收拾，如果她眞能使他們反撲自己，那時自己再有一百條性命也無法倖免。

百步蛇司馬川咬了一咬牙道：「老夫不信！」

程玉琪道：「那我們就來試一試吧，說眞的，我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與人對敵，那有示弱的道理，程玉琪把沒有把握的話都說了出來，是眞的沒有把握呢？還是借刀殺人之計？

百步蛇司馬川目光亂轉，顯得他的心已是亂如麻了。

程玉琪暗暗吁了一口氣，從丹田之間發出一聲清嘯，喝道：「快給我坐下！」

程玉琪任督兩脈皆通，功力過人，這一聲清嘯，雖非「獅子吼」却與「獅子吼」有異曲同工之妙，有震聾啓明之功。

祇見那巫山七惡齊皆一震，應命地向地上坐了下來。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大變，嚇得連話都說不清楚了：「妳……妳……」

程玉琪笑道：「這又是你給我的機會，你要不鬆弛他們的控制力，我雖然明白其中道理，還是無機可乘。」

百步蛇司馬川頓足道：「妳眞氣死我了。」

猛然，祇覺頸項一涼，殺人王丁一丁也乘虛而入，把刀鋒架在百步蛇司馬川頸子上，冷冷的道：「你早就該死了。」

百步蛇司馬川氣極而罵，道：「你們這樣處處計算於人，算是甚麼正大人物？」

程玉琪道：「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之邪惡之徒身上，仍不失爲正大光明。」

揮一揮手，又道：「丁大哥，注意室中的暗道、暗門，不要讓他逃出去就行了。」

殺人王丁一丁大刀一收，目光如炬的守着百步蛇司馬川。

百步蛇司馬川幾乎要昏倒了過去，這丫頭眞狡猾，甚至這間石室之內有暗門暗道都知道。

程玉琪道：「好，咱們鬥智已了，該是武鬥了，你出手吧！」

百步蛇司馬川自己心中有數，從剛才程玉琪顯示的功力來看，自己那是她的對手，何況，還有一位虎視眈眈的殺人王丁一丁，在人數上他是絕對劣勢的。

智窮力竭，百步蛇司馬川崩潰了，他萎頓的坐在地上，道：「老夫認敗服輸，任憑姑娘發落。」雙腿一軟，已經支持不住身體了。

程玉琪道：「交出你全部的黃金。」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可不可以留下五六萬兩，作爲日後生活之用？」

程玉琪正色道：「不可以。」

百步蛇司馬川道：「那我以後怎樣生活？」

程玉琪道：「我會替你安排，你不交出黃金也可以，我也不會殺你，把你交給大家，看看你的運氣了。」

百步蛇司馬川急道：「老夫願意聽從姑娘發落，交出黃金。」

「其實你不說，我也能找到，要說就現在說吧。」

百步蛇司馬川當然不是隨便放棄的人，可是事到如今，程玉琪實在比他自己高明得多了，不放棄也不行了，所以祇有認命，放棄算了。

當然，他仍抱着一線希望，希

望與程玉琪合作，而給他一些好處。

百步蛇司馬川算是被程玉琪看透了，他搖了搖頭表示他無可奈何，便道：「這室內有一條甬道可達藏金之處。」

程玉琪道：「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百步蛇司馬川道：「入口暗門在老夫臥室之內。」

出了石廳，轉入了另一間石室，就是百步蛇司馬川的臥室，臥室中有一條長達三里多的暗道，走完之後，果然見到無數的黃金，一小堆一小堆的堆放在地上。

程玉琪打量了四週一眼道：「這裡一定有一道暗門通往外面，這些黃金就是從這暗門搬進來的，而且是你自己一人動手搬的，是不是？」

百步蛇司馬川點了點頭，打開了暗門，暗門開在半山之中，門下是一道懸岩，岩下有一條小路，小路旁邊有一小塊平地。

程玉琪笑了一聲，又道：「你命人把黃金送到小平地上，誑言自有外面的人前來接應，到了晚上，你就獨自一人把黃金吊上來了，是不是？」

百步蛇司馬川苦笑道：「姑娘都說對了。」

程玉琪道：「現在你猜猜自己的命運，將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大變道：「姑娘不放老夫回去？」

程玉琪道：「你猜對了，你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又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就此放你出去，我實在擔心，會不會又害別的人了。」

百步蛇司馬川急忙道：「姑娘放心，老夫此去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為非作歹了。」

程玉琪臉色一正道：「你不是一個心口如一的人，我不能相信你，所以，我要廢了你九成的武功。」

百步蛇司馬川大叫一聲，截口求道：「姑娘……」

程玉琪說做就做，疾出一指，點了百步蛇司馬川氣海穴，肅然道：「數你的罪行，就是把你碎屍萬段也不為過。」

百步蛇司馬川喪氣的道：「我……我武功被廢，還有甚麼能力贖罪呢？」

程玉琪道：「解鈴還須繫鈴人，你要使得谷內患病的人都恢復健康，送出去谷外。你每醫好一個人，給你十兩黃金，你能醫多少就給你多少，你願不願意幹？」

百步蛇司馬川道：「一般的病人都容易醫，有二三個月就可以恢復健康了，祇是那些在休養部的人，因為中毒太深，恐怕很難醫好。」

程玉琪道：「休養部那些人，你醫好一人，給你黃金一百兩，你願不願意盡心盡力去做？」

百步蛇司馬川長嘆一聲道：「姑娘，你廢了老夫的武功，老夫還能有甚麼出頭之日，但憑姑娘吩咐就是。」

程玉琪帶着百步蛇司馬川回到工地，這時工地的人已停止了騷動。

程玉琪找到李九如和歐陽小芬，把她和百步蛇司馬川的約定告訴了他們，然後道：「九如兄，這裡善後大事就請你主持了，小妹就此告辭了。」

歐陽小芬一把抓住程玉琪道：「大妹子，妳現在不能去。」

程玉琪道：「為甚麼？」

歐陽小芬道：「財帛動人心，萬一再出甚麼亂子，我們可應付不了。」

程玉琪想了一想，點頭道：「好，我留下來三個月，有三個月的時間大多數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大家知道程玉琪留了下來，立時響起了一片歡呼聲……

欲知程玉琪如何再去找尋天星玉環主人，請留意故事之二「無影殺神」。

（全文完）

明末綠林軼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勾魂姹女

上文提要：石心磊乃明朝忠臣石中棠之後，因長得一表人材，「勾魂三姹」愛慕他，因此三人分三路截殺「東廠」派出的大批鷹犬……絕谷中，石心磊由忠僕朱正心背着他逃命，幸虧遇到三姹之中的方艷芬，囑他逃到王小鳳處……三女志同道不合，盧文燕諸般挑逗石心磊，但他坐懷不亂，此際又湧來大批鷹犬，盧文燕叫他躲進樹洞……

偽裝死去　易釵奔逃

盧文燕堅定地說道：「不，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石公子，有你這句話，我就是為你死在這兒也是心安理得了。」

石心磊長嘆一聲，沒再接腔。射來的火箭越來越多，那些被盧文燕格落一旁的火箭使得附近的林木和屍體都燃燒了起來。

火勢越來越盛，烈火、濃烟，加上焦屍的臭氣，使得盧文燕幾乎作嘔，也使得她於惶急中不能籌思應變的方法。

她美目一轉，向洞中石心磊促聲說道：「石公子，快點伏在我背上，我帶你衝出去。」

石心磊苦笑道：「姑娘，還是妳自已逃命吧！妳要勉强背着我，祇有一齊死在這兒……」

盧文燕道：「事急矣，石公子請不要再固執。」

石心磊道：「盧姑娘，妳看這情形，怎能衝得出去。」

盧文燕道：「呆在這兒，不被箭射死，也會被火燒死，但衝出去，却還有一線的希望……」

說到這裏，濃烟迷霧中傳來那位「馬大人」的蒼勁聲音：「那賊婆娘聽着，交出石心磊可以免死！」

盧文燕怒叱道：「狗雜種，姑奶奶可不會饒你的狗命哩！」

一片混亂聲中，忽然傳出兩聲清叱：「躺下！」

「去你的娘！」

緊接着兩三聲慘號同時傳出，不，可不止兩聲，方才那兩聲，不過是一個開頭而已。

緊接着，是三聲、四聲……更進而滙成一片慘不忍聞的哀號聲。

忽然，射向盧文燕身前的火箭已停止，她一楞，繼而大喜過望地扭頭向石心磊笑道：「好了，石公子，我們的救兵來了！」

石心磊訝問道：「救兵是誰？」

盧文燕笑道：「必是你那兩位老朋友啦！」

遠處傳來了「追魂姹女」王小鳳的聲音：「盧文燕，妳在那裏？」

盧文燕揚聲答道：「我就在這大樹下。」

「奪魂姹女」方艷芬問道：「石公子可好？」

「好得很。」盧文燕笑道：「毫髮無損。」

王小鳳已飄身落在大樹下，並促聲說道：「敵人援兵快到，咱們必須立即撤往安全地帶。」

盧文燕道：「可是石公子……也好，還是由我背着他吧！」

王小鳳道：「不，妳太累了，怎能還背着一個人，還是由我來背石公子。」

石心磊苦笑道：「二位不必背我，我自已會走。」

王小鳳笑道：「你怎能走得我

們這麼快?」

她冷不防將石心磊往她背上一搭，一面却向盧文燕沉聲道:「盧文燕，妳斷後，方艷芬開道，咱們衝出去。」

四週又傳來震天殺聲，方艷芬飛射前來，美目一掃，急道:「快隨我來。」

盧文燕來不及多想，衹好跟在王、方兩位姑娘背後，衝殺出去。

「東廠」侍衞方面已大舉增援，「勾魂三姹」雖已集中在一起，但盧文燕久戰疲憊，王小鳳又背着石心磊，眞正能發揮威力的衹有方艷芬。因而在敵方人多勢衆之下，這三位女煞星居然暫時被困住了。

那位負責指揮的馬大人倒還眞有兩下子，他冷眼旁觀，已看出對方的虛實，立即以各個擊破的戰術，將三位姑娘分別包圍了起來。

他以强有力的高手將對方實力最强的方艷芬困住，然後朗聲下達命令:「生擒石心磊者，賞白銀千兩。」

千兩白銀，誘惑力不算小，這一來，自然增加了王小鳳這方面的壓力。

但由於那位馬大人的命令中，有「生擒」兩個字，也等於給王小鳳幫了忙。

她趁着那蜂湧而來的「東廠」高手們大喝一聲:「擋我者死!」一把梅花針隨手施出，隨即慘號連聲，距她最近的十來個敵人均雙手捂臉而退。

緊接着，她揮舞着那條紅綾羅帶衝出重圍，口中還揚聲叫道:「盧文燕，方艷芬，小妹東施效顰，先走一步，二位多辛苦一會吧!」說完，根本不理會那兩位姑娘的反應，自顧自地疾奔而去。

這情形對方艷芬而言，倒並不覺得甚麼難堪，但對盧文燕來說，可就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王小鳳既然背着石心磊走了，敵方的目標隨即轉移，方艷芬、盧文燕二人所受的壓力也隨之減輕了，再加上兩人全力的衝殺，很快就衝出重圍。

可是，她們雖已脫困，但那位背着石心磊的王小鳳却已是鴻飛冥冥地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 * *

當天午牌時分。

一個頗爲熱鬧的小鎭上，「追魂姹女」王小鳳與石心磊二人正並肩着漫步街頭。

石心磊邊走邊低聲問道:「王姑娘，妳準備將我帶到那兒去?」

王小鳳笑了笑道:「我帶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那兒，再不會有人要殺你的了。」

石心磊接問道:「那地方有多遠?」

王小鳳道:「沒有多遠，衹要渡過金沙江，那些『東廠』的狗腿子就不敢追上來了……」

一聽到安全地帶已不遠，石心磊似乎精神爲之一振。

但走沒多遠，石心磊又走不動了。

原因是將近一天一夜以來，他不但不曾好好地休息一下，也不曾好好地吃過一頓。

這情形教他這位嬌生慣養的貴介公子如何受得了。

石心磊在飢餓與疲勞皆過度的情況下，已失去飢餓與疲勞的感覺，衹是兩條腿已不再聽他的指揮而已。

王小鳳自然明白這情形，衹好先帶他進入一間酒樓，準備先塡好五臟廟再說。

這酒樓名爲「一品店」，雖已是午牌稍過，但因爲這小鎭位於交通要道上，往來的商賈雲集，因而酒樓上還有許多食客。

石心磊、王小鳳二人在樓上找了一個臨窗的雅座，堂倌送上菜單，王小鳳將菜單向石心磊面前一推，道:「公子喜歡吃點甚麼，自己點吧!」

王小鳳是老江湖了，她自知帶着一個欽犯，在這等公共場所不能不特別留心，因此，將菜單推給石心磊之後，隨即擧目向四週掃視着。

她這一掃視可並沒看出甚麼名堂來，但石心磊却已給她惹來麻煩。

原來石心磊所點的菜，竟然都是最名貴的山珍海味，而且數量也超過了兩人的所需。

當王小鳳發覺這些時，更改已不及，衹好一皺黛眉，白了石心磊一眼道:「幹嗎點那麼多的名貴菜餚?」

「幹嗎?」石心磊笑道:「自然點來吃嘛!」

王小鳳苦笑地低聲道:「可是，我袋中的銀兩却不夠你如此揮霍啊!」

石心磊瞪目訝問道:「寒思衣，飢思食，此乃天經地義之事，這與妳袋中銀兩之多少有何相干呢?」語驚四座，全樓爲之莞爾一笑!

石心磊與王小鳳這一對，男的丰神如玉，女的婀娜多姿，當他們剛上樓時，本已吸引不少人的注意，此刻，石心磊這一番妙論不但引起哄堂大笑，也吸引了全樓食客向他們注目。

這位不通世俗的石公子「咦」地一聲道:「王姑娘，他們笑些甚麼呀?」

王小鳳連忙投來一個制止的眼色，並由桌底下輕輕的踢了他一

脚，低聲道:「少說話!」

石心磊又訝問道:「爲何要少說話?」

這眞是越描越黑，王小鳳啼笑皆非之下，正不知如何措辭時，剛好堂倌已送來兩盤熱炒來。

她靈機一觸之下，立即擧筷夾塊雞肉塞入對方口中，並含笑道:「快點吃!」

就在此時，隣座中一位黃衫食客突然仰首狂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

坐於黃衫人對面的青衫人訝問道:「王兄，何事如此開心啊?」

黃衫人擧杯一飲而盡，扭頭向王小鳳沉聲問道:「姑娘，這紈袴兒郎是否就是石中棠的孽子?」

王小鳳心知遇敵，剛好一個堂倌端着一碗剛出鍋的熱湯由她座旁經過。

她先發制人，立即當機立斷猛然一揮手，以內家眞力將那碗熱湯往那黃衫人激射而去。

那黃衫人委實沒想到這位美姑娘會悶聲不響猝然發難，事出意外，距離又太近，因而心中應變的念頭還沒轉出，已經是連碗帶湯地被擊個正着，暈倒地上。

王小鳳更是得理不饒人，一掌將坐在那個黃衫人對面，已有七分酒意，尚不知眼前究竟是怎麼回事的青衫人擊倒座旁。

緊接着，回身拉着石心磊的手，促聲說道:「快走!」

一個冰冷的聲音道:「走?還走得了嗎?」

原來這片刻之間，他們座前已被七個服色各異的漢子圍住，並且都亮出了兵刃。

王小鳳目光一瞥之下，連忙將石心磊向窗口一推，低聲吩咐道:「站在這兒別動，等我打發這幾個狗腿子後，咱們再走。」

對方七人中，當先一個灰衣漢子向她一刀砍下，並冷笑一聲:「賤人躺下!」

叱聲中，王小鳳順手一繞，灰衣漢子的單刀已到了她的手中，目不暇接之間，寒芒一閃，那柄奪自對方手中的單刀於「噹、噹」兩聲磕飛同時攻上來的另兩口單刀之後，又插回灰衣漢子的胸膛。

一聲慘叫聲過後，那灰衣漢子仰身栽倒地上。

紅影電掣中又有兩個漢子被捲飛丈外，原來王小鳳她那獨門兵刃紅綾羅帶已出手了。

王小鳳那快速而毒辣的招式使得那批「東廠」高手們爲之一呆，但旋即展開一場緊張而又刺激的混戰。

在一片慘叫與「唏哩嘩啦」混合聲中，那些「東廠」侍衞們死的死，傷的傷。

至於那些普通的酒客早就溜光了。

酒樓掌櫃與堂倌們臉色如土，縮在一隅，身子抖個不停。

一片混戰之際，那站在臨街窗口的石心磊却被突然由窗外伸入的一隻怪手一把提出窗外。

石心磊方自嚇得一聲尖叫，整個身軀已被人提着直向樓下飛墮，剛好落在一匹事前停放在那兒的馬背上，衹聽得一陣「唏聿聿」的長嘶聲中，四騎快馬帶着石心磊疾馳而去。

那爲首挾持着石心磊的藍衣人呵呵一笑道:「老方，你說我這一手怎麼樣?」

走在第二的灰衣人笑道:「老兄這一手可委實夠絕，衹是馬大人那一方面可不好交代。」

藍衣人道:「那邊不要緊，他們『東廠』的人經常搶我們『錦衣衞』的功勞，咱們偶然之間報復一下也算不了甚麼。」

走在第三的黃衣人也接道:「嚴格說來，咱們也並不能說是搶他們的功勞，因爲，欽犯並非是從他們手中搶來呀!」

灰衣人連忙點頭說道:「祇是爲了避免半路上發生意外，咱們還是抄捷徑，兼程返京。」

「對，就這麼辦。」

其餘三人同聲附和，快馬加鞭，絕塵而去。

原來這四個竟是「錦衣衞」衙門派出來的高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這位石公子也算得上是命途多舛的了。

此刻，他被那藍衣人橫擱在馬鞍上，而且還被點了穴道，想罵都罵不出來。

當日黃昏時分。

這一行五人到達一處兩旁峭壁夾峙的隘道中，而且因爲沿途又加入四個「錦衣衞」的同伴，連石心磊也在內，已經有了九個人，石心磊也有了專用的坐騎。

藍衣人顯然是這一行人的首腦，進入隘道之後，他對跟在他背後的兩個青衣人呶呶嘴道:「兩位前頭開道，多注意一點。」

兩個青衣人恭喏着，揮鞭趕到前頭，並雙雙亮出了長劍。

剛走到隘道中央，忽然傳出一聲淸叱:「通通站住!」

黃影一閃，「迷魂姹女」盧文燕已手橫「爛銀匕」俏立路中，並冷然道:「交出石公子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藍衣人呵呵一笑道:「丫頭，好大的口氣，妳知道咱們是甚麼人麼?」

盧文燕冷笑道:「我不管你們是甚麼東西，祇要你們交出石公子

來就行。」

藍衣人陰沉地一笑道：「居然想劫持朝廷欽犯，膽子可眞不小！」

微頓話鋒，接着沉聲喝道：「王二、劉三，給我拏下這丫頭。」

「是！」兩個青衣漢子恭應着，由馬上飛身而起，雙雙揮劍向盧文燕撲來。

盧文燕傲然卓立，冷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傢伙。」

話聲中，銀虹一閃，「噹、噹」兩聲脆响過後，兩個青衣漢子手中的長劍已短了半截。

這情形祇嚇得他們二人臉色如土，呆立當場。

說來也難怪，方才，如果盧文燕的「爛銀匕」是攻向他們的身上，這還有命麼？這情形，又怎不敎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

而且，不但是兩個青衣人被鎭住，連後面的那六人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盧文燕冷然一哂道：「你們的腦袋瓜子是否比這兩把青鋼長劍還要結實一點？」

對方八人仍然沒人吭聲。

盧文燕沉聲喝道：「你們是要命，還是要石公子？」

那藍衣人這才回過神來掉轉馬頭，緊伴着石心磊的坐騎，然後冷笑一聲道：「老子連妳都要。」

緊接着，扭頭一聲大喝道：「通通上，抓住那丫頭，要活的！」

可是他這命令一下，失了效，他那七個手下竟然沒有一個遵命應戰。

藍衣人雙目冒火，怒道：「你們想作反！」

距離他最近一個灰衣人低聲苦笑道：「唐爺，咱們碰上那話兒了。」

藍衣人一楞道：「甚麼那話兒？」

灰衣人道：「就是『東廠』那些人所遇到的『勾魂三姹』中的女煞星。」

藍衣人再度一楞之間，灰衣人又低聲接道：「眼前這個就是那『迷魂姹女』盧文燕。」

藍衣人皺眉道：「咱們堂堂八個大男人總不能被一個姑娘嚇住呀！」

灰衣人苦笑道：「唐爺，這一路上，難道『東廠』的人死得還不算多麼？」

藍衣人皺眉問道：「依你之見呢？」

灰衣人道：「眼前不能力敵，祇好智取。」

藍衣人問道：「計將安出？」

灰衣人吶吶地道：「這個……」

盧文燕冷然道：「你們兩人還沒有商量好麼？」

灰衣人滿臉堆笑道：「是的，請敎姑娘，貴姓是盧？」

盧文燕冷笑道：「既然知道我是『迷魂姹女』盧文燕，還敢不將石公子交出來？」

灰衣人諂笑如故地道：「盧姑娘有所不知，這事情干係非輕，咱們幾個官職卑小，還……還不便作主。」

他們後面忽然傳來了王小鳳的冷笑聲：「我來替你們作主！」

原來王小鳳已悄然趕來，將他們的退路阻斷了。

對目前這八個「錦衣衞」衙門的人而言，一個盧文燕已經使他們沒法應付，如今又加了王小鳳，形成後退無路，前有追兵的局面，這情形可使他們一時之間都失却了主意。

王小鳳手持紅綾羅帶，聲冷如冰地接道：「我恨你們，我由一數到十的時間內，你們將石公子交出來，否則，我要你們先受盡苦刑，然後再取你們的狗命。」一頓話鋒之後，又向盧文燕揚聲道：「盧文燕準備好，咱們不能讓一人落網。」

她不管對方的反應，接着，她自顧自地不疾不徐的數起來：「一…… 二…… 三…… 四…… 五……」

她剛剛數到五字，那藍衣人用長劍對着石心磊的心窩，冷笑一聲道：「丫頭，妳逼急了，老子先殺了他。」

這一着可有點大出王小鳳意料之外，竟然答不出話來。

那藍衣人可就神氣起來啦！

他目注前頭擋道的盧文燕，陰沉地一笑道：「盧姑娘，請讓路吧！」

盧文燕淡淡一笑道：「你說得眞輕鬆。」

說話間已漫不經意地向前緩緩地走了過來。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難道妳不顧石公子的生死？」

盧文燕也冷笑道：「諒你也不敢殺他。」

話聲中，她又向前欺近了三步。

原來盧文燕打的是以她那收發自如的「爛銀匕」將石心磊由藍衣人的劍尖之下解救出來的主意。

但她估量着「爛銀匕」還不能達到那距離，才不得不故意與對方胡扯着，以便將距離縮短到適當程度時，然後再出其不意地突然出手。

可是，她的如意算盤却給對方看破了。

首先是灰衣人大喝道：「站住！」

緊接着，藍衣人也冷笑一聲道：「丫頭，妳該知道，再進一步是

怎樣的後果。」

這一來，盧文燕自然不敢再行逼近了，正當她一愣之間，王小鳳却已冷靜下來，她目注那藍衣人，冷冷一笑道：「你眞願與石公子同歸於盡？」

藍衣人笑道：「哦，活得好好的，怎麼會與他同歸於盡？」

王小鳳披唇一哂道：「既然你還不想死，那你就得乖乖地將石公子交出來。」

藍衣人冷笑道：「憑甚麼？」

王小鳳道：「就憑你們還不想死！」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姑奶奶老實告訴你，石公子既然遲早都難逃一死，我就索性讓他死在這兒！」

藍衣人截口笑道：「妳捨得這小白臉這麼的死去？」

王小鳳故裝滿不在乎地一笑道：「你們能捨得八條生命，我爲何捨不得一個小白臉，再說，石公子能有你們八個狗腿子替他殉葬，他也死得瞑目啦！」

王小鳳這一着也夠高明。

那藍衣人儘管利慾薰心，但生命更重要，因而一時之間居然答不上話來。

王小鳳一見自己的心理戰術已經收了效，不由得笑着又補上了一句，道：「這位大人，你怎麼說呀？」

藍衣人皺眉道：「妳讓我多考慮一下……」

盧文燕含笑道：「王小鳳，妳最好先讓他見識一下妳那『梅花針』的絕技。」

王小鳳道：「對，沒有實力作後盾的談判是沒有結果的。」

接着，目注藍衣人笑道：「這位大人，當心你的右耳耳垂！」

話落手揚，那藍衣人還來不及有所反應，只覺右耳耳垂一痲，已被釘上一枝梅花針，不由臉色一變，怒聲叱道：「賤人，妳使的是淬毒……」但話還沒有說完，他的嘴唇又釘上了一根梅花針。

王小鳳臉寒似冰地冷笑一聲道：「你再敢出口傷人，我先廢了你的舌頭。」

藍衣人氣得也是冷笑一聲道：「只要妳捨得這個小白臉，妳儘管施爲就是了。」

話聲中，那抵着石心磊胸前的長劍，微一用勁之下，劍尖已透衣而入。

王小鳳怒喝一聲：「你敢！」

藍衣人冷冷地一笑道：「如果我中了毒的話，你想我敢不敢哩。」

王小鳳這才暗中如釋重負地輕吁了一口氣，淡淡地一笑道：「別以小人之心度人，姑奶奶這鋼針上絕對沒有毒，方才那行動也不過是給點顏色你們看看而已。」

藍衣人顯然也自己已運氣試過，知道並未中毒，這才披唇一哂，道：「我已經見識過了。」說着，那緊抵石心磊胸前的長劍也隨即放鬆下來。

王小鳳笑了一笑道：「現在，你該相信我剛才所說的話啦！」

藍衣人陰沉地一笑道：「我仍然不相信妳能捨得這個小白臉，咱們不妨耗下去，看看誰能得到最後勝利。」

這時，夜幕已逐漸低垂，這隘道中因兩旁峭壁夾峙遮住陽光，因而比外面更爲陰暗。

這個藍衣人算得上是個老奸巨猾，他看準對方因捨不得石心磊而不敢動強，至於對耗下去，對他們更是有益無損。

據他暗中估計，不出半個時辰，「東廠」追兵必然大批趕到，到時候自己頂多把已到手的功勞讓出去而已……

當然，這情形，王小鳳與盧文燕二人心中明白，但在投鼠忌器的情形之下，一時之間，只有銀牙緊咬地莫可奈何。

藍衣人笑了一笑，笑得很得意，也很陰險。

王小鳳怒叱道：「有甚麼好笑的？」

藍衣人仍然是陰笑着道：「現在，我命令妳們兩人乖乖地退到一旁去。」

很久沒說話的盧文燕冷笑道：「作夢！」

藍衣人陰笑如故道：「看來我也要給點顏色妳們看看了。」

說着，左手將右耳尖和嘴唇邊的鋼針取了下來，順手向石心磊的右臂上刺了一下，痛得石心磊一聲尖叫，如非旁邊的一個灰衣漢子及時將他扶住，幾乎摔落馬下。

這情形使得王小鳳與盧文燕二人芳容爲之一變。

藍衣人一手持劍，一手持針，在石心磊的前胸和面頰比擬，冷笑道：「如果我先在他的小白臉上做這記號，妳們會不會心痛？」

「不……」

「你敢！」王小鳳、盧文燕二人同時脫口驚呼，也不自覺地向前逼近。

藍衣人又沉聲說道：「誰敢再越進一步，我就將這兩枚鋼針送進這小子的雙目中去。」

在情勢不饒人的情況之下，王小鳳與盧文燕不得不被迫停了下來。

藍衣人語冷如冰地道：「現在，我命令妳們二人立即往東面走，否則，我馬上先廢掉這小子的眼睛！」

二位姑娘愁眉深鎖，作聲不

得，也使得一直不會開口的石心磊忍無可忍，振聲說道：「二位姑娘，不必顧慮我的生死，請立即放手施爲，殺了這批賊子們……」

隘道口蹄聲雷動，又來了十多個騎馬便衣漢子，這批新來的人顯然也是「錦衣衞」衙門中的人。

當然，藍衣人更神氣了，他反手摑了石心磊一記耳光，怒聲叱道：「小子夠種！」

不等兩位姑娘有甚麼反應，他接着喝道：「兩個丫頭聽着，現在我也由一數到十，限定妳們往回走，否則，嘿嘿嘿……」

他一陣冷笑之後，又沉聲喝道：「趙四，開始數！」

「是！」藍衣人左邊的一個灰衣漢子，恭應一聲之後，立即機械地報起數字來：「一……二……三……四……」

片刻之間，隘道中的空氣似乎是凝結住了。

那灰衣漢子冷漠的報數聲對王小鳳與盧文燕二人而言，每一個數字都像一個鐵鎚捶打在她們的心坎上，一鎚比一鎚重，一鎚比一鎚快速。

灰衣大漢仍然冷漠地數着：「五……六……七……八……」

藍衣人的臉上笑意更濃了，那笑聲使人聽了有不寒而慄之感。

兩位姑娘的心情更緊張了，兩人都不自覺地將全身功力提到了極點。

突然「噹」的一聲，那藍衣人抵着石心磊胸口的長劍竟被凌空而來的一個拳頭大小的石頭擊得掉落地上，同時，他那持着兩枝鋼針的右手也如被蛇咬了似的垂了下來。

雙方都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緊接着半空中一條靈蛇飛射下來，繞着石心磊的腰間，快速無比地把石心磊帶向峭壁上飛昇而去。

這突然的變化不但大出雙方的意料之外，也快速得使人目不暇給。

當他們不自覺的抬頭仰望時，朦朧暮色中只見石心磊已到了峭壁中的白衣人的身邊。

「錦衣衞」方面的高手還是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兩位姑娘都放心了，如釋重負地同時吁了一聲道：「原來是妳……」

由兩位姑娘的口中語氣已不言可知，俏立峭壁中部，以繩索將石心磊救出虎口的人就是「奪魂姹女」方艷芬。

方艷芬嬌笑一聲道：「不錯，是我，現在就看妳們兩個的了。」

王小鳳一楞道：「看我們兩個甚麼啊？」

方艷芬道：「殺惡即可行善，殺光這些只知道欺凌良善百姓，陷害忠良的狗腿子，絕對不算有干天和！」

盧文燕笑道：「可是，妳不能趁我們殺賊的機會獨自帶着石公子溜啊！」

方艷芬嬌笑道：「盧文燕、王小鳳，妳們兩位聽着，我方艷芬以『奪魂姹女』的俠名擔保，絕對不『東施效顰』地趁妳們殺賊時，獨自帶石公子開溜的。」

王小鳳笑了一笑道：「妳的話，我倒是信得過，但以後咱們怎麼辦？」

方艷芬道：「目前殺賊要緊，我暫時在這兒替二位押陣，等兩位殺光了這些賊子們，脫出重圍，進入安全地帶之後，咱們『勾魂三姹』之間，再作公平競爭，或由石公子自己選擇。」

盧文燕點首道：「好，我贊成！」

王小鳳笑道：「我也同意。」

方艷芬嬌笑一聲道：「那麼，二位該奮勇殺賊了……」

那藍衣人趁三位姑娘對話時，暗中作了一個適當的佈署，因而，方艷芬的話還沒說完，他已怒喝一聲：「臭丫頭看劍！」

振劍一揮，十幾個人分成兩組，分別困住兩位姑娘，刀劍並舉地展開一場激烈的混戰。

王小鳳、盧文燕二位姑娘爲了討好意中人，另一方面方才受了一肚子的悶氣也正需要發洩，因而這一交上手，自然是殺着連施，絕不留情。

至於「錦衣衞」的那些高手們不僅是爲了捉拿欽犯爭功，同時也爲了保命，自然也是全力以赴。

但他們祇會手拿着雞毛當令箭地陷害忠良，欺壓善良百姓，在目前這種需要眞本事的場合裏，可就顯得太差勁啦！

同時，也是因二位姑娘的武功太過高强了，以致相形之下，更使那些人顯得成了不堪一擊的土雞瓦狗。

因而雙方一交上手，立即傳出了一連串淒厲慘叫聲，不到盞茶工夫，在王小鳳、盧文燕二位姑娘的全力衝殺下，那批「錦衣衞」衙門的高手已悉數被殲。

王小鳳長吁一聲，仰首笑道：「方艷芬，妳也該下來啦！」

方艷芬一陣嬌笑道：「二位辛苦了，我這就下來啦！」

可是，她的話聲才落，火光一閃，隘道兩邊出現了無數火把，並傳來一個陰冷的聲音：「妳們還想走麼？」

在無數火把照耀之下，使得整個隘道中光如白晝，三位姑娘可以看到隘道兩端密集着「東廠」高手，對方也看到那些橫七豎八、死狀奇

慘的屍體。

三位姑娘方自心中暗叫一聲。

那陰冷聲音又傳來了：「妳們三個，膽子夠大手段也夠狠！」

方艷芬也冷笑道：「多承誇獎，我自信比起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人來，我們這點手段可就微不足道了。」

那陰冷聲音道：「妳們三個，是誰作主？」

方艷芬道：「我們誰都可以作主。」

那陰冷聲音道：「那麼，我鄭重告訴妳們，朱大人已傳下令諭，祇要獻出石心磊，不但不究既往，而且還可以封官，如再負隅頑抗，則與叛逆同罪，禍延九族！」

方艷芬眼看對方主力已集中隘道兩端，如不乘夜突圍，天亮之後，更是不堪設想了。

當下，她心念一轉，故作沉思狀道：「你們暫不可逼近，讓我們好好的商量一下。」

那陰冷聲音道：「可以，但時間方面不能超過盞茶工夫！」

方艷芬冷笑道：「你可別逼得我發了火！」

話聲中，已動手將石心磊捆在自己背上，一面以祇有她們二人能聽到的聲音道：「石公子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你們可振作一點。」

說完飛身而下，向二位姑娘低聲道：「二位，事急矣，咱們除了集中力量强行突圍之外，已無選擇餘地。」

王小鳳也低聲說道：「我們兩個唯妳馬首是瞻。」

方艷芬道：「那麼，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向出口處闖去，由王小鳳以梅花針及紅綾羅帶開道，盧文燕和我並肩跟進。」

王、盧二位姑娘同時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方艷芬接道：「盧文燕請稍爲挪後一點，以便照顧我背着的石公子的安全。」

盧文燕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方艷芬低聲問道：「二位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衝！」

「衝」字一出口，三位姑娘已箭疾地向出口處闖去。

那首當其衝的十來個人已在一片慘叫聲中橫屍當地。

三位姑娘有如三隻出柙之雌虎，以一個「品」字隊形一路衝殺過去，口中並同聲嬌叱道：「擋我者死！」

所經之處，人頭與殘肢斷臂齊飛，慘叫與哀號之聲不絕於耳，戰況之慘烈令人心悸神搖。

那陰冷的聲音振聲喝道：「朱大人已懸下賞格，活捉這三個賊婆娘中任何一人者，賞白銀二千兩；格殺一人者，賞白銀一千兩；能抓回石心磊者，不論生死，一律賞黃金千兩，官升三級。」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話倒是一點不錯。

那些「東廠」亡命之徒本來被三位姑娘的一陣衝殺，嚇得寒了心、喪了膽，祇作象徵式的攔截。

但這一頗具引誘力的賞格一經宣佈後，居然士氣又大振起來。

可是，他們的振作却爲時已晚，因爲三位姑娘業已衝出隘道，到達一片頗爲寬闊的坡地中。

三位姑娘長吁一聲，略爲定神，打量一下當前的環境之後，不由又暗道一聲：「苦也」！

原來眼前這一片斜坡左爲斷崖，右爲死谷，前頭雖有通路，却被黑壓壓的一片人潮所阻。

而更使她們暗中驚凜的是那片人潮之前的兩個奇特人物。

那是一個二品裝束的武官和一個身材高大的身穿紅色袈裟的番僧。

那武官顯然就是負責追殺石心磊的首要人物，叫甚麼「朱大人」的人了。這時，他正從容地卸除外罩的官服，現出一身的玄色勁裝。

至於那紅衣番僧則是濃眉大眼，滿臉橫肉，不看別的，祇要看他手中那重達百來斤的精鋼禪杖，就可見一斑了。

方艷芬美目一掃，皺眉低聲說道：「這兩個可不能力敵……」

王小鳳接口道：「可是，目前，這三面都是絕路，咱們必須向前闖……」

「不！」方艷芬接道：「對這兩個，祇能智取，必要時，我們暫時退往死谷中去……」

這時，那二品武官已將官服完全卸去，左手向旁邊一伸，道：「拿來。」

一個勁裝漢子應聲送上一個黑色的圓筒，那是一個長約二尺，寬約三寸的奇形兵刃，他首先向三位姑娘笑問道：「知道我是誰麼？」

方艷芬冷笑道：「知道，我知道你以前是江湖上的惡魔，如今是『東廠』曹太監的主要助手朱侗。」

朱侗點頭笑道：「威名之下無虛士，『勾魂三姹』果然見面勝似聞名。」

微頓，又神色一整道：「不錯，在下就是朱侗，同這位多倫大師同爲曹公公的主要助手。妳們既然知道我的來歷，當也聽說過這玩藝兒的威力……」說着，舉起那黑色的圓筒朝着斷崖邊一株突出的大樹上瞄準，「嗤」的一聲，一蓬熊熊烈火挾着濃厚的烟雲射向那株大

樹，使得那株本未是一片青葱的大樹立刻燃燒了起來。

這情形自然是看得這三位姑娘暗自心驚，但方艷芬表面上却故作不屑地一顧，披唇一哂道：「我知道，這就是你爲虎作倀的本錢，名爲『五雲噴火筒』，但這玩藝却嚇不倒你家姑奶奶的。」

朱侗笑道：「別吹牛，我不信妳們三個是鐵打的金剛。」

站在他左邊的一個勁裝漢子連忙諂笑道：「大人，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經不起烈火的焚燒呀！」

方艷芬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朱侗呵呵一笑道：「不用再瞧了，像這麼三位如花似玉的美姑娘，我眞不忍心下手哩。」

接着，抬手向周圍一指，正容說道：「妳們也該知道，目前這個部署，我沒有打算要妳們活着離開這兒的，但現在我改變了主意，祇要妳們交出石心磊，我不但不究既往，還可以收妳們做爲如夫人，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那紅衣番僧連忙接口道：「朱大人，我也要一個……」

這時，王小鳳向方艷芬以眞氣傳音說了兩句甚麼話，祇見方艷芬點了點頭，道：「待會兒，見機而行……」

祇聽得朱侗呵呵大笑道：「咱們兩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自然少不了你一個的。」接着目光向三位姑娘一掃，含笑問道：「妳們三位，意下如何？」

方艷芬嫣然一笑：「世間哪有這麼簡單的事。」

別看方艷芬殺起人來有如兇神惡煞，但她這嫣然一笑却有傾城傾國的魅力，只看得朱侗連生辰八字也忘了似地涎臉笑問道：「依妳之見呢？」

方艷芬嬌笑道：「你既然要我們終身相許，總得顯點本事給我們看看，祇要我們認爲值得，自然……」

朱侗有點等不及地截口笑問道：「妳是說，我們還得打上一架才行？」

「不錯。」方艷芬正容的點頭道：「唯有在公平一戰情況之下，你憑眞本事勝了我們，才值得我們委身以待。」

朱侗連忙點頭接道：「好，我答應了。」

「還有，」方艷芬却含笑道：「我們經過連番血戰，人困馬疲，必須好好地休息一番才行，最好是還請我們吃頓乾糧和喝點水。」

朱侗笑道：「兩軍對疊之下，這要求未免太過份了吧？」

方艷芬道：「必須如此，才能算是公平，而且是你問我，我才這

麼說，如果你不同意，我們也不勉强。」

朱侗扭頭向一旁的紅衣番僧低聲交談了一會之後，才點頭微笑道：「好，我全都答應妳，不過，妳們需要休息多久，也得事先說明。」

方艷芬道：「到天明爲止。」

「好！」朱侗正容接道：「但我要警告妳們，如果想玩甚麼花樣，那是自討苦吃！」

方艷芬淡然一笑道：「你以爲會麼？」

朱侗扭頭喝道：「送三份乾糧和食水給她們。」

一個勁裝漢子恭敬着捧着乾糧和食水走到方艷芬身前。

方艷芬却是謝也沒謝一聲地將乾糧和食水接過之後，立即向右邊的死谷走去，王小鳳與盧文燕二人自然也隨後跟進。

走了約莫有五丈左右之後，方艷芬又扭頭揚聲說道：「朱大人，在天亮之前任何人不許前來打擾。」

朱侗笑了笑道：「我知道……」

目注三位姑娘步入死谷中的背影，紅衣番僧低聲向朱侗問道：「這眞是一個沒有退路的死谷麼？」

朱侗笑道：「除非她們會飛，否則，咱們祇要堵住這出口，她們絕對逃不了的。」

紅衣番僧道：「爲愼重計，咱們二人最好分班親自守住谷口。」

「好的。」

「酒家守第一班。」

朱侗笑了笑道：「那就辛苦你啦！」

於是，紅衣番僧提起禪杖向谷口走去。

其餘的人則圍着谷口就地歇息。至於朱侗，則由手下臨時支起一個小帳篷，供他歇息，帳篷外還有兩個勁裝漢子守衛着。

那紅衣番僧趺坐谷口的一根大石筍旁，兀自閉目養神，在一旁的松油火把照耀之下，有如一尊彌勒佛似的。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死谷內傳出一陣「沙沙」的脚步聲，使得那紅衣番僧張開了雙目，祇見「迷魂姹女」王小鳳像幽靈似地姍姍地走了過來。

紅衣番僧張着一張血盆大口，色迷迷地笑問道：「女菩薩是否睡不着覺呀？」

王小鳳低聲媚笑道：「是啊！口渴得很，特來向大和尚討點水喝。」

「行！」紅衣番僧拍拍身邊的草地道：「來，坐到這兒來，酒家這兒有美酒，還有狗肉。」

王小鳳俏立他面前，美目流盼地掩口媚笑道：「原來你是一個酒肉和尚。」

紅衣番僧笑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不瞞姑娘說，酒家是一個花和尚啦！」

王小鳳發出一串銀鈴似的蕩笑道：「甚麼叫做『花和尚』啊？」

紅衣番僧一把將她抱入懷中，低聲淫笑道：「小乖乖，酒家這就告訴妳怎麼樣才是花和尚。」

王小鳳故意掙扎着道：「不嘛，人家是來討水喝的。」

紅衣番僧有點急不及待地道：「來，先喝一點酒。」

說着，並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

王小鳳仍在掙扎着：「不，給人看到了，多難爲情。」

「不要緊，人家都睡着了哩！」

「可是，這火把……」

紅衣番僧笑道：「這，好辦得很……」

話聲中，抬起那蒲扇般的手掌凌空一揮，那丈遠外的松油火把隨手而滅，谷口立即變成一片漆黑。

就當這谷口一暗的刹那，一道人影一閃而衝出谷外。

緊接着，傳出紅衣番僧曖昧的笑聲道：「現在，該……該可以了吧？」

王小鳳道：「唔……人家還沒有喝水哩！」這同時，不遠處却傳來一聲悶哼。

紅衣番僧似乎一楞：「妳聽到甚麼聲音麼？」

王小鳳的聲音一直是那麼嗲聲嗲氣的：「沒有聽到啊！」

「要不要我告訴妳？」

紅衣番僧的聲音顯然有點不對勁。

也不知王小鳳在黑暗中弄了些甚麼手脚，祇聽她突然發出凜駭已極的驚呼道：「你……」

「我！」紅衣番僧的聲音平靜而又冷道：「我練的是『鐵布衫』功夫，別說是一般的點穴手法奈何不了我，即是普通的刀劍也莫奈何我。」

王小鳳幽幽地嘆了一聲，沒接腔。

那紅衣番僧冷冷地一笑道：「現在，妳祇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由酒家廢了妳的武功，永遠成爲酒家參歡喜禪的道友。」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把寶劍已抵着他的「靈台」大穴，並傳出方艷芬的冰冷聲音道：「放開她！」

紅衣番僧冷笑道：「妳該明白，酒家是不怕刀劍的。」

方艷芬也冷笑道：「可是姑奶奶手中的却是寶劍。」

也就在這同時，谷口外傳來一聲勁喝：「拿奸細！」

紅衣番僧被這雙重的意外震驚得微微一楞，被他扣住腕脈的王小

鳳却已乘機掙脫開去，就地一滾，滾出丈遠之外。

紅衣番僧也乘這機會身軀向旁邊一倒，同時，右手抓向橫擱一旁的禪杖，後腿却順勢一掃，掃向背後的方艷芬的下盤。

別看這紅衣番僧身軀高大，但他的反應之快與動作之靈活却委實是高明得出奇。

剎那間，他不但脫離了方艷芬手中的寶劍控制，而且還迫得方艷芬不得不飛身縱起，以避過他那雙腿一掃的銳鋒。

紅衣番僧一躍而起，精鋼禪杖一式「橫掃千軍」，口中怒喝道：「兩個臭丫頭，納命來！」

他這根重達百來斤的禪杖全力橫掃之下，是何等之威勢，兩位姑娘自然不敢輕攖其鋒，祇好憑靈巧功夫，實行游鬥。

這時，谷口外的斜坡上傳來了朱倜的聲音：「是妳……」

祇聽得盧文燕的笑道：「不錯啊！是我，現在，這身鬼皮也可不要了。」

朱倜道：「妳爲何要化裝成我的手下人，來偷取我的『五雲噴火筒』和寶刀？」

盧文燕道：「弄走你那兩樣東西，你就兇不起來啦，喲，寶刀就在這兒哩！」

朱倜道：「那『五雲噴火筒』呢？」

盧文燕的語音道：「那玩藝兒我不會使用，丟到斷崖下面去了。」

原來這三位姑娘的緩兵之計是穩住朱倜之後，在死谷略一磋商，立即分頭行動，這就是目前這情況的由來。

祇聽得朱倜喝道：「大家一齊上，剁了這臭丫頭。」

這時，方艷芬、王小鳳二人與紅衣番僧已過了五十多招，雙方却是誰也奈何不了誰。

方艷芬一聽谷口外殺聲振天，深恐盧文燕一人獨力難支，連忙向王小鳳使了一個眼色，道：「王姑娘，這兒由我一個人來。」

王小鳳點頭道：「妳要小心啊！」

方艷芬笑道：「妳儘管放心，個把賊禿，我還沒有把他當作一回事。」

王小鳳趕到谷口外的斜坡上時，祇見盧文燕正在與數十個「東廠」高手廝殺着。

她左手持着由朱倜手中偷來的寶刀，右手持着「爛銀匕」，所經之處有如虎入羊羣，當者披靡，因而敵方人數雖多，應付起來，却還並不怎麼吃力。

王小鳳入目之下，大喝一聲：「盧文燕，我來幫妳……」

朱倜飛身迎上，口中怒喝道：「賊婆娘，吃我一刀！」

朱倜已由被殺的手下人中拾起一把大砍刀，向着王小鳳迎頭下劈。

這位朱大人的身手可不平凡，一把普通的大砍刀在他手中使將起來，却有無窮的威力，一時之間，迫得王小鳳防守都感到十分吃力，不得不且戰且退，一面向盧文燕揚聲道：「盧文燕，擒賊先擒王，咱們先殺了這個姓朱的，才是上策啊……」

盧文燕也揚聲道：「好，我馬上就來。」

語音未落，慘號連聲，盧文燕已殺開了一條血路，衝向王小鳳這邊來。

盧文燕手中兩把都是寶刃，與王小鳳聯上了手，朱倜立時被迫處於下風。

朱倜對這位偷去他的兩件寶物的盧文燕可說得是恨到了極點。但眼前形勢不饒人，祇有拚命衝殺，並急得「哇哇」低叫。

盧文燕邊打邊媚笑道：「朱倜，你能活到現在已夠幸運了，方才，你要是晚一點驚醒過來，姑奶奶早就送你回姥姥家去啦！」

「噹」地一聲，朱倜手中的大砍刀被削去了一段，盧文燕連聲歡笑：「朱大人，失禮，失禮！」

盧文燕表現得越輕鬆，朱倜就越生氣，越生氣可就越吃虧了。

因而，這位滿手血腥、罪孽深重的朱大人就在盧文燕的連聲媚笑中，零零碎碎地毀去了他的大砍刀；並在王小鳳的鋼針之下，毀去了雙目，而終於死在兩位嬌娃手中，這兩位姑娘却也受了好幾處外傷。

幸虧她們所受的都是皮肉之傷，兩人略一包紮之後，又匆匆向谷口趕去。

方艷芬獨鬥紅衣番僧，其艱苦情況可想而知。

當王小鳳二人趕來支援時，方艷芬已經是渾身香汗淋漓，連那閃避的身法也遲滯得多了。

不過，那位紅衣番僧也因眞力消耗過多，而兇威大減，因而，當王小鳳、盧文燕這二位姑娘趕來，三人聯手之下，立即迫得他處於下風。

四個人又惡拚了百多招時，終於由盧文燕的飛刀絕技毀了紅衣番僧的一目。

原來這紅衣番僧所練的「鐵布衫」的「罩門」就是雙目，眼睛一毀，眞力盡洩，再加上方艷芬及時一劍貫胸，在一聲悽厲慘號聲中結束了他的性命。

元兇伏誅，那些未死手下人早已於朱倜被殺時，眼看大勢已去，紛紛逃走了。

因而紅衣番僧一死，戰事就算全部結束。

三位姑娘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口氣之後，方艷芬才正容說道：「二位，雖然這兒距『金沙江』不過千來里路，也不再有人追來，但我們還是謹愼一點，利用那些賊子們遺下的馬匹，連夜送石公子過江爲是。」

另二位姑娘同時點首，答道：「好，就這麼辦吧……」

* * *

這是「金沙江」彼岸的一個小鎭。時間是第二天的午後，在這小鎭甸上唯一的一家客棧中，石心磊與「勾魂三姹」正開始共進午餐。

看他們那情形，可能是剛剛起床不久。

由於到了安全地帶，並經過了充分的休息，連日來的疲勞和憔悴都已一掃而空，更由於已經梳洗過，並換了整潔的衣服，因而一個個顯得神彩飛揚，容光煥發。

也直到這時，石心磊才正式向三位姑娘道謝，方艷芬却向石心磊含笑問道：「石公子，你可知道咱們三個人爲何要冒險犯難，將你救出險境麼？」

石心磊笑了笑道：「這個，盧姑娘已經向我說過了。」

方艷芬神色一整道：「那麼，請石公子就在咱們三人之間，主動作一抉擇，也免得我們『勾魂三姹』勾心鬥角。」

石心磊神秘地一笑道：「方姑娘，平心而論，撇開三位對我的救命之恩不談，光憑三位的這一份天姿國色，我也沒辦法自行選擇。」

方艷芬不由的笑問道：「這是說，你對我們三個，都……都……」

儘管方艷芬是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巾幗英雄，沒有一般世俗姑娘家的忸怩作態，但這種事情，當面談起來，還是有點不好意思說出口，因而「都」了半天，都沒有說下去。

盧文燕是同石心磊打開過天窗，說過亮話的人，也許她的臉皮也比較厚一點，當下，「格格」地媚笑道：「方艷芬，還是由我來說吧！」

接着，她向石心磊笑問道：「石公子，你是說，對於我們三人，你都愛麼？」

石心磊點點頭道：「是的，我……」

盧文燕媚笑道：「公子爺，你的胃口可眞不小呀！」

「不！」石心磊忙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方艷芬含笑接道：「好，你繼續說吧！」

石心磊這才吶吶地說道：「我……我是想同……三位姑娘結爲異姓骨肉。」

此話一出，不由使三位姑娘苦笑着，面面相覷，半天作聲不得。

半晌之後，方艷芬才長嘆一聲，道：「石公子，你是認爲我們『毛遂自薦』，太以輕賤？」

石心磊連忙接口道：「不，不，姑娘千萬不要這麼想，我……我實在是有……有口難言。」

方艷芬正容道：「縱然你已經訂了婚，也不要緊的呀……」

說到這裏，又一批人馬來到客棧之前。

三位姑娘方自臉色一變之間。

石心磊却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三位姑娘，是自己人……」

一位全身重孝的俊美少年已匆匆奔入，並含淚地向石心磊拜了下去。

石心磊伸手將穿着孝服的少年扶起，並向三位姑娘含笑說道：「三位姑娘，這位才是本朝忠良之後，眞正的石心磊石公子。」

三位姑娘爲之呆楞半晌，之後，才由方艷芬問道：「那麼，你又是誰呢？」

那位假石公子長嘆了一聲，欲言又止，但他的雙目中已是淚光盈盈，泫然欲泣。

石心磊連忙代他解釋道：「三位姑娘，這位就是健文皇帝的長公主，爲了避免朱棣(永樂帝)的殺害，不得不僞裝死去，易釵而奔逃出京城，却不料半途上被誤認爲是我石心磊，其實，區區早於半月之前就已到達這兒了。」

說話之間，長公主已卸除了男裝，現在她比「勾魂三姹」更嬌艷而高貴，並向「勾魂三姹」盈盈施禮道：「三位姊姊，小妹這廂有禮了。」

「勾魂三姹」連忙還禮道：「長公主請莫折煞我們。」

長公主凄然一笑道：「方才我已說過，我們結爲異姓骨肉，三位姊姊理當受我一禮……」

「奪魂姹女」方艷芬畢竟是巾幗英雄，也不再多歉讓，一把握住她的玉手，環顧其餘二位姑娘嫣然一笑：「王小鳳、盧文燕，從現在起，『勾魂三姹』應該有所增益，今後，我們就改稱爲『勾魂四姹』了……」

(完)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可

文・金
圖・飛

蛇鬼山鬥蠱記

上文提要：花韻紅問明了林子元的生辰八字後，邀請他到妓院去做雜役，其姑母勸他不要做有辱先人的龜爪……花韻紅邀約林子元船中談心，兩人私訂終生，從此相見甚頻密，其姑母覺察，於是便用計調開他去做押運……離開花韻紅四十天，林子元臉上變花了，原來是中了花韻紅的善蠱，阮希達帶他去解蠱，他喝了吳秀端來的茶後心情變了……

攜郎尋母解花臉　兩蠱併發人昏迷

林子元不知道為甚麼自己會有此轉變，說甚麼他也不會估到吳秀給他那一杯茶，其中已下了「勾魂蠱」，「勾魂蠱」雖也算是善蠱，但比起「花臉蠱」來，却是厲害得多，它會使人喪失理智，到相當時期，自然而然回到施術者的身邊來。

吳秀為甚麼要向林子元下這種蠱？不用說她也是愛上林子元了。

林子元離開大叻的前一日，花韻紅睡醒起來，對着粧台的那面鏡子一照，發覺自己的臉邊白邊黑，大吃一驚，沾了唾沫在手指頭上，向臉上力擦，竟沒法擦去。

「不好，」花韻紅心裏說：「這一定是我施在子元身上的法術被人解了，輪到我自作自受。」

花韻紅的蠱術不深，不免驚惶失措，立刻穿上衣服，連頭也不梳，奔往她母親處求救。

她的母親張氏，今年六十多歲了，她少時曾往蛇鬼山去學蠱術，雖未及親見五蠱王中的任何一人，但，她畢竟由蛇鬼山的一流蠱師門納拉傳給她各種法術。毒蠱、善蠱無不通曉，特別擅長的是「飛蠱」。

不過，自從張氏用毒蠱施諸他丈夫的身上，她丈夫未能及時趕回來見她，中蠱毒身亡之後，張氏便有了很深的悔意，不肯把毒蠱授給花韻紅，祇教會她一兩種類於開玩笑的「善蠱」，如花臉蠱等，這是不會取人性命的。

張氏見花韻紅掩着一邊臉走進來，便問道：「紅兒，妳是怎麼啦？是不是患了牙瘡？」

花韻紅放下手來，說道：「媽，不是的，妳看我的臉吧。」

張氏向她的臉上一瞧，大是驚駭，說道：「紅兒，妳是不是得罪了客人？被人家施了花臉蠱。」

「不是的。」花韻紅說：「我喜歡一個新由唐山來的青年，他和我已訂下終身了，最近他隨行販押車去，久久不回來，我怕他遺棄了我，這才向他使花臉蠱，不料今天我自己的臉竟變成這樣子，一定是有人替他破了我的法，教我自作自受。」

張氏聽說，點了點頭道：「不錯，妳的法被人破了，就一定變成這樣子。」

「娘，」花韻紅泫然欲泣：「請替我解除這反擊的降頭吧，否則妳女兒永遠不能見人了。」

「妳且把下蠱的經過對我說吧。」張氏說：「妳是把蠱下在茶裏，抑或下在食物或酒裏？」

「都不是的，」花韻紅說：「我有了他的八字，他離開我後，我才把他的八字寫在花臉木偶身上念咒的。」

「嗯，這却麻煩了。」張氏說：「要破此法除非等他回來，由他

親手在妳臉上撫摸，這才能解。」

「哎喲，怎知道他甚麼時候才能回來呢？」花韻紅十分惶恐地說。

張氏安慰她道：「不必驚惶，妳還記得他的生辰八字嗎？」

「記得的。」花韻紅說。當下便把林子元的八字告訴了張氏。

張氏道：「這就容易，我用拘魂蠱，把他召回來，教他親手撫摸妳的臉便了。」

「要多久才能把他勾回來呢？」花韻紅說。

「這可說不定。」張氏說：「如果他所在的地方距此太遠，那就得多費時日了。」

「這樣豈不是教女兒至少有十天半月不能見人嗎？」花韻紅說。

「那也沒法。」張氏說：「妳忍耐一下吧。」

「娘，」花韻紅懇切地說：「除了這辦法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張氏道：「除非我替妳扮一次大花臉。把妳臉上的黑色，移到我的臉上來。不過，我却一時見不得人了。」

花韻紅道：「娘，妳不同我，妳躲起來一個時期，不見人也不礙甚麼事，我可不能不見客。」

「也罷。」張氏說：「我就代妳花一次臉吧。且待我先把林子元的魂拘了回來，再施術為妳移去臉上的黑色。」

當下便把林子元的生辰八字寫在黃紙上，點起香燭，把黃紙焚化了，口中念念有詞，不到一刻工夫，便已完事。

然後，張氏取過一杯淨水來，念了咒語，先在女兒的臉上有黑色的地方，塗了一遍，再在自己的臉上按着部位也塗了，趁水還濕時，兩人的臉貼在一塊兒，繼續念咒。一炷香的時候，張氏的半邊臉已經黑了，而花韻紅的臉上閃光，已潔白如前，半點痕迹也沒有。花韻紅大喜，謝了母親，仍回妓院。第二天便照常出局應酬。

* * *

却說，林子元隨着鍾全、簡安、阮希達等，驅車回西貢，途中，林子元在車廂裏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阮希達問道：「怎麼？你覺得冷嗎？不要是發冷吧？」

林子元搖搖頭道：「不是的，我身上並沒有甚麼不舒服的地方。」

阮希達向他的臉上細望，不覺有異，也就不再問了。怎知道林子元的身上，這時已中了兩種蠱，一種是吳秀下在茶中，另一種則是張氏以咒語咒他的生辰八字。而兩種蠱都是一樣要勾攝他的魂魄的，却分別由不同的人不同的地點所下。

兩種蠱力在他的體中激盪，他自然而然，打了個冷顫。

當他身上一震時，這就是張氏所施的蠱力已達到林子元身上。林子元那裏曉得，阮希達更不會曉得。

幸而吳秀下在茶中的蠱，是一種緩性的定時才發作的蠱，現在還沒有發作的時候。張氏的蠱，後發先至，是以他體中的蠱力，雖然有兩股，却還沒有陷於交戰的狀態。

林子元本來已經把花韻紅淡忘的了。但到這時，不知怎的，花韻紅的美麗印象又重新浮上腦子裏來。至於吳秀，他連想也不去想她了，彷彿根本不曾遇見過這女人似的。

這不用說，自然是張氏的蠱力已經生效了。

林子元越想越覺花韻紅可愛，她那溫柔的態度，清脆的聲音，可愛的笑靨，無一不使他顛倒，恨不得馬上飛到她的身邊。

他這時的心情，祇有「歸心似箭」四個字才能形容。幸而車子也是向西貢進發，而且走得相當快，不致使他過分的焦急。

終於，這一行人回到堤岸來了，他們仍然在廣泰來住下。

鍾全、簡安忙着推銷他們的玉桂、荳蔻；林子元見過了潘掌櫃，談了幾句話，便去找他的姑姑林娟去了。

林娟見侄兒無恙歸來，自是歡喜，少不免問長問短，林子元把路上的情形，和所到的地方，大略向林娟報告了，却沒有提及中花臉蠱的事。

「你辛苦了這一次，賺了多少錢？」林娟向林子元關心地問。

林子元把工資都拿出來，全給了林娟，並說道：「鍾、簡兩位叔叔答應過我，待貨物售清後，在盈利中提出半成來，分給我和阮希達。」

林娟收了林子元的銀子，遞給他一點零錢袋在身上，說道：「你所賺的錢，我代你儲蓄起來，你也應該成家立室了，積蓄點老婆本也是要的。」

「姑姑。」林子元囁嚅着說：「花韻紅妳見着她嗎？」

林娟怔了怔，說：「怎麼，你還記掛着她？」

林子元徐徐低下頭，低聲道：「姑姑，妳不是要我娶老婆嗎，我除了花韻紅外，不會娶別人的。」

「唉！」林娟頓了頓脚：「侄兒，你眞是傻瓜，一心要娶花韻紅，要知道她是堤岸天字第一號的紅牌阿姑，多少富商巨賈，拿着金子去聘她，她還不肯嫁呢，她肯嫁你這一個窮小子，你不要想得糊塗

了。」

林子元抬起頭來，對林娟說道：「姑姑，這是她自己來找我，並非我不自量去找她。何況我們曾指水盟心，訂下了嫁娶之約。」

「你太天眞了。」林娟說：「妓女對客人，發誓當食菜，那有眞話講？她衹是貪你年輕俊秀，又是靑頭仔，想和你溫存一番，所以才用話騙你。」

「不，」林子元說：「她對我說的是眞的話，並且準備把她的私蓄拿出來組織家庭，叫我做做生意，這還會是假的？再說她騙我幹甚麼？」

「你眞是牛皮燈籠加黑漆，點極不明。」林娟說：「當妓女的女人，水性楊花，即使是嫁了過來，也是假的，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又隨人去。侄兒，這是你頭一次婚姻，應該審愼，上了當時，悔之莫及了。」

林子元那裏肯聽？甚至對林娟有了反感，雖不敢出言頂撞，但心裏却說道：「你又不是我的母親，姑姑罷了，管不了我的婚事。」

以後，林娟還嚕嚕囌囌的向林子元說了許多話，但他却一句也沒有聽進，因他早已神馳於花韻紅的石榴裙下了。

林娟見他如此情形，衹得長嘆一聲，對他說道：「你路上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林子元別了林娟出來，立刻到花韻紅院裏去。花韻紅知道林子元來了，芳心喜怒交集，便把他叫進房間裏來。見了面之後，她向林子元投下嗔怨的一眼，冷冷的說道：「我以爲你不會再來見我了。」

「紅姑，你不要責備我，出門不告訴你一聲，這是我的錯，不過，我實在抽不出時間來，你原諒我吧。」

花韻紅穿好了衣服，對林子元說道：「這裏不是說話之所，你跟我來。」

林子元隨着花韻紅，坐了兩輛人力車，向堤岸的邊緣去，那兒是僻靜的所在，屋宇也沒有市區齊整了。

來到一間竹寮前，花韻紅停了車下來，領着林子元走進屋裏。一進門便叫道：「娘呀，他回來了。」

不一會，房間裏走出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林子元一瞧，不禁楞住了，那張臉一邊黑一邊白，確是嚇人。

「這就是我的媽。」花韻紅對林子元說：「你快上前拜見。」

林子元趦趄着脚步，欲前不前，花韻紅在他的後面推着他道：「還不跪下，我媽爲着你這沒良心的傢伙，把半邊臉弄成這個樣子。」

花韻紅的母親張氏，見林子元樣貌出衆，心裏暗道：「難怪阿紅戀着他了，這小夥子的確是可愛的。」

當下堆上笑容，說道：「不要多禮了，你快過來，先把我臉上的黑氣抹去吧。」

林子元大爲詫異，向花韻紅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花韻紅道：「不要多說，先替我母親把臉上的蠱氣抹了去再說。」

林子元只得上前，伸出手來，問道：「就這樣抹嗎？」

張氏在林子元的掌上，凌空畫了幾下，然後說道：「可以了，把你的手掌向我的臉上抹，像抹灰塵似的便行，不必用很大力氣。」

林子元如言，伸出手掌朝張氏的臉頰輕輕的抹去。

不料林子元的掌才觸及張氏的臉，雙方同時驚叫一聲，兩人都反彈了開來，像受了電殛似的。

張氏怔了一怔，林子元更是驚駭欲絕。花韻紅在一旁，也瞪大着一雙眼。

「娘，」花韻紅急忙走到張氏的身邊問：「這是怎麼回事呀？」

張氏似乎帶着憤怒，說道：「他……他身上有了別人的蠱力，豈有此理，我幾乎受了暗算。」

花韻紅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急拉着林子元問道：「怎麼說？你受了別人的蠱？」

張氏急忙大聲呼叫道：「阿紅，你要小心，他的身體可是碰不得的。」

可是，花韻紅却毫不覺得有甚麼異狀。林子元的手，觸及她却沒有把她彈開。

原來是吳秀在林子元身上所施的蠱，只有觸及另一個施蠱的人這才會發生抵抗的作用。花韻紅身上沒有蠱力，而張氏則有，是以張氏被林子元的掌彈開，而花韻紅却若無其事。

但花韻紅仍然放開林子元的手，繼續向他問道：「快說，你在途中做了些甚麼事，受了那一個的蠱？」

林子元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被阿秀在茶中下了蠱，阿紅逼問得緊，只得說道：「我也不知受了哪一個人的蠱。」

張氏問道：「我且問你，你在途中是否發覺一邊臉變了顏色？」

林子元道：「不錯，有這麼回事。」

「後來是那一個給你治好的？」張氏繼續向林子元查問。

「充嚮導的阮希達，說我是中了蠱毒，到了大叻的時候，就帶我到一個姓吳的法師家裏，用法術替我弄掉臉上的顏色。」林子元把經

過一一向張氏說了。

「唔……」張氏沉吟着，「這就是了，那吳法師家裏，有女人吧？」

「有的。」林子元說：「吳法師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兒阿秀。」

花韻紅緊張地問道：「她長得很好看？」

「這個我可不知道，總之阿秀不算難看的。」

「你一定到處留情，多看了她幾眼。」花韻紅酸溜溜的問。

「沒有。」林子元說道：「只是瞥了她一眼便了。」

花韻紅還要再問，張氏已攔着她道：「不必問了，必定是那個叫阿秀的吳家女兒下的蠱，她給你甚麼東西吃過？」

林子元搖搖頭道：「沒有。」

「茶呢？」張氏道：「難道茶也沒有喝一杯嗎？」

「喝了。」林子元說：「難道茶也不能喝嗎？」

「壞就壞在這杯茶上。」張氏說：「大概是那吳家女兒，也看中了你，所以在茶中下了勾魂蠱，教你依時候回到她的身邊去。」

花韻紅聽了，大是着急，她對林子元是一片眞心，假如林子元給吳阿秀的蠱術拘了去，她就不能活了。

「娘，」花韻紅走到張氏的身邊說：「妳要想辦法呀！」

「自然要想辦法的。」張氏說：「難道我就肯一輩子花着臉麼？」

話還未了，只聽得噗地一聲，林子元突然倒在地上。花韻紅又是一驚，急忙把他扶了起來，問道：「元哥，你爲甚麼無端跌倒？」

林子元目定口呆，一個頭左望望右望望，却答不上話來。

「娘，你看！」花韻紅尖叫着，「子元這……這是幹甚麼了？」

張氏鎭定地說道：「你不要着急，這是吳阿秀的『勾魂蠱』發作了，但我也對他下了蠱，兩種蠱力在他體中激盪，就會變成這樣子，不礙事的，你扶他到竹床上躺着。」

花韻紅立即把林子元扶到竹床上。子元幾乎連脚步也不會移動，眞教花韻紅想不到，好好的一個人，會在刹那間變成一具活殭屍似的。

林子元躺在床上，他的頭仍然繼續向左向右兩邊移動着，不會說話，但臉上却現出痛苦之色。

「娘，」花韻紅帶着濃重的哀愁說：「甚麼時候才能使他醒來？」

張氏想了想，說道：「我本想向子元問明那吳阿秀在大叻住在那裏？如今他既不能說話，那只好用『飛頭蠱』去把吳阿秀的魂魄拘來了。」

「把吳阿秀的魂魄拘來，她還能活嗎？」花韻紅說。

「當然不能活。」張氏說：「難道妳還想她活着，永遠作妳的情敵嗎？」

原來飛頭蠱是「飛蠱」中最厲害的一種，比「飛蛇」「飛蜈蚣」等飛蠱魔力，大了不知多少倍。

論理張氏是不應下此殺着的，但凡是有蠱術的人，除非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要是一鬥起來，那就得心狠手辣。因爲這是仁慈不得的事，你不殺人，人便殺你。

張氏知道對方是個法師，父女都懂得蠱術，這更是饒讓不得，是以決定把吳秀置之死地，吳秀一死，蠱術自解。

花韻紅聽得母親要用「飛頭蠱」，心裏不免有點畏怯，要想諫止，但張氏有着巫蠱的蠻性，言出必行。她對女兒說道：「妳回到院裏去吧，不要理我的事，待事情辦妥後，我自會告訴妳。」

「但元哥呢？」花韻紅問。

「就讓他在這裏躺着，他跑不掉的，待我拘了吳秀的魂頭，他自然會甦醒和平常人一樣。」張氏說時，滿臉嚴肅之氣。

花韻紅不敢多說，轉身便走了。

「回來。」張氏却把她喚住，「這事可不能亂對別人說，知道嗎？」

「知道了。」花韻紅應着，再望了林子元一眼，然後離開娘家。

這時，天色已向暮，張氏關上大門，再在林子元的竹床前後周圍，佈滿了蜘蛛，這些蜘蛛，每隻都有手掌般大，全是張氏所養的，都餵滿了蠱毒，不能行動，只有用咒語才能令牠飛起傷人，無遠弗屆。現在，張氏却以之守護林子元，若有人踩着蜘蛛時，也會中蠱。

佈置完畢，張氏把傭婦叫來，吩咐她道：「我現在要進房裏去，不奉呼喚，不許進房，燒好飯就餵林相公吃，小心，千萬別踩着地上的蜘蛛。」

這傭婦也是土女，服侍張氏已有十多年了，甚麼稀奇古怪的事，都已見過。聽了張氏的吩咐，毫不感到驚異。應了一聲「是」，隨即退下。

張氏走進房裏，把房門關得緊緊的，走到床上仰躺着，身上蓋了一幅白布，只露出頭部來，口中默念咒語，也不知念了多少遍，她的兩耳愈來愈大，愈來愈長，漸漸的變成一對肉翅膀。

當肉翅膀大到一尺長時，便開始煽着，鼓起一陣風力，竟把張氏的頭，齊頸拉斷，但沒有血水冒出。

張氏的頭離了軀體，便迅速被肉翅帶着，向天窗飛出，逕向大叻方面而去。這時天已昏黑了。

＊　＊　＊

這天晚上，所有大叻鎮上的人，都聽到有人在叫喚「阿秀」，人們以爲那一個呼兒喚女，剛巧鎮中沒有人姓吳名阿秀的，是以誰也沒有應。

到了三更正，這叫聲來到吳江的竹寮前，吳江、吳秀同時被叫聲所驚醒。

「阿秀，阿秀……」這聲音來得很飄忽。

吳秀側着耳朵聽了兩聲，對吳江說道：「奇怪，這般深夜了，誰在叫喚我？」

「你不要應它。」吳江火急地對女兒說：「這不會是好路道，且待我瞧瞧看。」

他穿上衣服，悄悄地開了門，閃了出來。月色之下，他看見一顆長着翅膀的人頭，在空中飛掠而過，一忽兒又飛轉來，一把長頭髮披在後面，就像彗星拖着的尾巴。

「哎吔，這是飛頭蠱。」吳江吃驚說：「爲甚麼會有人向女兒尋仇呢？」

吳江雖然是個蠱術師，但却不是蛇鬼山眞傳弟子。他的師父法力也不見得高强。因此，他沒法破這種飛蠱中最可怕的「飛頭蠱」。

當吳江呆立在門外時，那顆人頭突然俯衝低飛，在吳江的頭上一掠而過，長頭髮幾乎掃及他的頭。

吳江急忙把身體俯伏在地上，耳邊一陣風聲，那顆人頭瞬即飛翔到天空去了。

阿秀見父親閃了出門外，不知外面發生了甚麼事情，只得出來看看。吳江大驚，急推了女兒一把。示意教她快進屋裏，同時自己也蛇行進屋裏來。

父女倆進了屋裏之後，吳江在女兒耳邊低聲說道：「這是最厲害的飛頭蠱，它叫喚着你的名字，只要答應一聲，妳的生魂便離開軀殼，隨它而去。幸虧我見機得快，教妳不要答應，否則妳已經沒命了。」

吳秀聽了，嚇得渾身發抖，拉着父親的衣角，說道：「這……這怎麼辦？你用法力消滅了他吧。」

「我沒有這樣高深的法力。」吳江說：「但，妳不答他的叫喚，暫時沒有事的，只怕他一計不成另生一計，那就痳煩了，阿秀，妳背着我做了甚麼事，怎會招來這殺身之禍？」

吳阿秀道：「沒有啊，我從來沒有與人結怨。只是日前路經這裏，求你治花臉蠱的那個漢族哥兒，長得可愛，孩兒喜歡他，暗在他的茶中下了蠱，這不是毒蠱，僅是召他回來的勾魂蠱便了。」

吳江大怒道：「妳這丫頭眞是胡來，就算妳見了俏郎君就着迷，也應該告訴我一聲，怎可以擅自下蠱？這是你自作自受，我可不理。」

阿秀給父親一罵，淚珠兒直流，哭着說：「爸爸，女兒是錯了，但我所使的是『善蠱』，只是愛他才如此，並不想害他，誰知他竟然下此毒手，教人用飛頭蠱來殺我，爸爸，你救救我吧，女兒是無辜的。」

吳江也知道女兒是無辜，可是，他有甚麼辦法可以救得女兒呢？

在長嘆一聲之後，吳江向阿秀說：「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冒險一試了。你去把我弓矢和佩刀拿來。」

阿秀應了一聲，進父親的房去，把掛在壁間的弓箭和刀一併取下來，拿到父親的跟前。

「爸，」阿秀低聲說：「你要小心了。」

吳江點了點頭，擎着弓箭，仍然閃出門外去，他要用自己的武功，和蠱術一拚。

他未嘗不知道即使是最上乘的武功修爲，也是鬥不過法術的。何況，他的修爲還未到家？但到了這時候，他就唯有行險僥倖，希望冷不防給「飛頭」一箭。要是一箭而中，那就可救活女兒了。

天下父母心盡都如此，張氏爲女兒而不辭辛苦，千里飛頭，吳江爲女兒，不惜以尋常的武技抵抗蠱法。

吳江到了門外，屈了一膝跪在地上，仰頭一看，那顆長着肉翅膀的人頭，還繞着他的竹寮飛行。兩隻肉翅膀不時發出「啪！啪！」的聲音。

吳江把箭扣在弓弦上，準備遇機即發，可是，這飛頭飛得太快，一晃眼又繞到屋後，再出現時，可能高在半天，有時却掠簷而過。高低疾徐，無可捉摸，比蝙蝠還要來得飄忽。

這一來可使吳江爲難了，他的箭法，雖有能射奔兎的本領，但這樣一個捉摸不定、來去倏忽的目標，教他如何射呢？

正當他握弓沉吟時，突然身後響了震耳欲聾的「啪啪」聲音，隨着一股大風吹襲過來。

吳江暗叫一聲「不好！」急伏地上，就地一滾，滾開幾尺。飛頭鼓着一雙大肉翅，在他頭上掠過，長髮幾乎掃着他的身。

「哈哈……哈哈……」那顆飛頭發出了恐怖的笑聲，聽來教人毛骨悚然。

但從這笑聲，却可以分別出來，這飛頭是女人，不是男人。

吳江更是驚悸，他知道女人習蠱術的，一般不及男人深，這女人能使「飛頭蠱」，定非等閒之輩了。

「哈哈……哈哈……」可怕的笑聲又在吳江的竹寮蓋上響了出來。吳江抬頭一望，只見那個人頭，用長髮縛在寮蓋的竹上倒垂下來，兩隻耳就是翅膀。

「姓吳的，快叫女兒出來受死，否則取你性命。」那顆飛頭朝着吳江說。

吳江不敢答應，生怕應了一聲，就給攝去魂魄。他見飛頭停止了飛行，認爲是機會到了，身體仍然俯伏着，暗中搭箭彎弓，驟然翻身仰射，一箭直奔飛頭。

距離不遠，目標停着不動，箭的去勢極勁，吳江滿以爲這一箭準可以將飛頭射個直透後腦的。

可是，箭還未到，飛頭已憑空掠起，吳江這一箭竟然落空了。

吳江不勝失望沮喪，但在這時候，他却聽得一陣裂竹的聲音，同時，聽得飛頭叫了一聲「呀！」

跟着又是「啪啪……啪啪……」，飛頭兩隻肉翅膀在鼓動着。

飛頭在竹寮的蓋上升起來，但却不能飛動。像一隻給繩子繫着的紙鳶老在空中打轉，她的長髮，恰便是那根繩子。

「啪啪……啪啪……啪啪……」聲音越來越大，顯見飛頭正在用力鼓動她的肉翅膀，但依然沒法飛去。

吳江實在猜不透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又不敢架起梯子上去細瞧，挾了弓箭和刀，回到屋裏來。

寮蓋上繼續傳來裂竹的聲音，「啪啪」的聲音在屋子裏也清晰可聞。

阿秀給這怪聲嚇得臉也黃了。一見吳江回來，便撲到他的懷裏，低聲問道：「得手了麼？」

吳江雙手一攤，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並且用手向寮頂一指，表示飛頭還在上面。

阿秀聽說飛頭就在屋頂，嚇得蜷伏在父親的懷裏。

吳江一手握着腰刀，一手抱着女兒，準備飛頭破寮而下時，便和她決一死戰。

然而，他沒想到飛頭竟被寮頂的破竹所困。長髮陷進破竹的裂縫中被夾住了，無法拔得出來。愈是用力，陷得愈深。

張氏不該自把長髮繫在寮頂的破竹上和吳江說話。吳江一箭射來，她的頭猛地向上飛起，這一來，便把長髮夾在破竹的縫中了。

這要歸功於寮蓋的破竹，本來這些破竹，吳江早已想換，但請不着人，自己也懶得動手，是以一直拖延至今，却救了吳江父女。

天色漸漸向曙，吳江的心也逐漸安定，他知道任何飛蠱，一到白天，就無能爲力，飛頭蠱也不能例外。

張氏這時却反而着急，她恐怕天亮到來，她的頭便無法飛回去。在太陽之下，這種蠱是一點法力也使不出的。

她更怕吳氏父女乘她使不出法力之時，向她下手，把飛頭剁個稀爛。

於是她鼓動兩隻肉翅膀作退飛，試圖脫出被竹縫夾着的長髮，但竹縫夾得太緊了，竟拔不出來。她又試圖用口去咬頭髮，但髮在腦後，口不能及。

擾攘了一會，天色已現魚肚白了。

一天亮，張氏就不敢妄動，匿伏在一塊茅蓆之下。

吳江父女聽不到寮蓋上的聲響，彼此相對望了一眼，雙目中閃動着喜悅的光輝。

「那飛頭走了？」吳秀仍然低聲說。

「走了。」吳江點了點頭，「飛頭蠱見不得太陽，太陽照射之下，固然飛不起來，而且可以把它晒乾，所以非走不可。但是，今晚可能還要來的。我們還是趁白天，逃到別處去吧。」

吳秀興奮的說道：「我們這就走。」

「你進去收拾收拾。」吳江說：「我還在屋裏略有佈置。」

吳秀答應着，奔進裏面，把一切應用的東西和衣物等收拾好，到外面看時，吳江却在禹步作法，一面念咒，一面用盂裏的淨水彈洒在四面的地上。

「爸，你在幹甚麼？」吳秀說：「我們可以走了。」

吳江把盂裏的淨水洒了最後的一滴，說道：「很好，我們這就走吧。」

父女倆迅速地走離大叻，向東而行。

這時，一輪紅日正迎着他們，冉冉上升，陽光普照。

＊　＊　＊

且說，花韻紅第二天很早醒了，她惦記着母親，更惦記林子元。起來之後，脂粉不施，家常裝束，便向母親家裏走來。

開門的是張氏的老傭婦，花韻紅叫她六嬸的。

「我媽呢？」花韻紅第一句便問。

「在房間裏。」六嬸說。

花韻紅一聲不响，就向張氏的房間走去。

「紅姑。」六嬸在後面叫着。

「怎麼啦？」花韻紅站住了。

「妳娘說過，無論那一個也不許進她的房間裏。」六嬸說。

花韻紅詫異地問道：「我也不許進去嗎？」

六嬸點了點頭，道：「是的，她是這樣吩咐過。」

花韻紅一想，也許母親正在房中施法，不願別人打擾她，便折回來，向躺在床上的林子元走去。

「小心！紅姑。」六嬸又在後面叫起來。

花韻紅愕然，問道：「六嬸，又是怎麼啦？」

「小心，不要踏着床前那一列一列的蜘蛛。」六嬸說。

花韻紅仔細一看，發覺床前果然有好些蜘蛛，排列在那兒，隻隻都伏着不動。

「這是幹甚麼的？」花韻紅問。

「保護床上的人。」六嬸說。

「我要行前看看他。」

「妳就跨過蜘蛛好了。」

花韻紅如言跨過了蜘蛛，走到竹床之前，見林子元的頭仍然是左右不停的轉動着。額上青筋暴起，顯見得他是非常辛苦。只隔一夜，花韻紅見林子元的雙頰已深陷下去。

「多可憐呀！」花韻紅心中起了一陣絞痛，「早知如此，我也不拘你的魂了。」

事實上這時候林子元的確十分辛苦，體中有兩種蠱力，一個要把他拉去，一個要把他拉回來，互相激盪，這教他如何受得了？

花韻紅看了一會兒，眼中不由流下淚來，向林子元叫道：「元哥，元哥，你醒醒好不好？」

林子元的眼睛是張大的，但他像個失心瘋的人，只茫然向花韻紅望着，並沒有甚麼的感覺。

「元哥，你認不得我了嗎？」花韻紅說着，便要上前去抱他。

但六嬸却把她制止了，她對花韻紅道：「妳不要碰他，恐怕妳也會中蠱。」

「這也是我娘說的嗎？」花韻紅說。

六嬸道：「妳娘沒有這樣說，但據我想，妳還是不要碰他爲妙。」

花韻紅果然不敢碰林子元，只有痴痴望着他，心裏有說不出的哀愁。

過了一會，六嬸端了飯來，對花韻紅道：「紅姑，妳出來吧，我要餵他吃飯了。」

花韻紅跨過蜘蛛出來，六嬸跟着跨進去。把飯一羹一羹的餵到林子元的口裏。

林子元飯到口便吞，說他全無感覺也不是，但他既不說話，也不拿眼望人，只是把頭不斷的左轉右轉。

六嬸年紀老了，耐力也强，不管林子元的頭如何轉動，她也把一碗飯餵完，完成任務，然後退出來。

花韻紅在旁愈看愈難過，終於忍不住又問六嬸道：「我娘要甚麼時候才能出房？」

「誰知道？」六嬸說：「她沒有告訴我，不過，她不是對你說過，事情辦妥自會找你嗎？何必心急？」

花韻紅眞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到這時候，急也急不來，唯有暫時回妓院去，靜待母親的消息。

臨走的時候，花韻紅在身上掏了幾個銀幣，交給六嬸好好的看顧林子元。

* * *

在越南的雨季中很少終日太陽高掛的，可是，這天却例外，烈日高懸，一天晒到晚，好像專和張氏作對。

張氏飛頭上的長髮被竹縫夾住，飛已不能，唯有藏在茅草蓆下，躲避着可怕的陽光。

初時，茅草蓆還能遮蔽着太陽，但到了中午，酷熱的陽光把茅草蓆晒得滾熱，這眞使張氏受不了。她悔恨和憤怒交迸，受此苦楚，並非法力不如人，而是自己一時大意，且存有玩敵之心，到頭來自己把自己困着。這眞是值得憤怒和悔恨的。

茅草蓆的水份被猛烈的陽光吸乾了，張氏就覺得口渴，她需要水，但無從得水。這時，她是多麼的希望突然降一場豪雨啊！

然而，豪雨却沒有降，張氏這個飛頭得不到水，辛苦萬狀，只有張大了口，不斷發出「荷……荷……」的聲音。

像一朵吸不着水的花朵，漸漸的枯萎了。

即使張氏在這時候把頭髮掙得脫，那也一樣不能飛，在白天，飛頭蠱的法力是完全不能施展的。除了抵受熬煎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下午的太陽，更是熾熱，張氏那顆飛頭已經開始縮小了，因爲頭中原來的水份已逐漸蒸發掉。

張氏的意識也逐漸模糊了，要是常人，她就要昏倒在地上，但現在她却不能昏倒。

黃昏時候，下了一陣驟雨，這一陣驟雨雖然短暫，但對於張氏却不無小補。至少可以減低熱力。

驟雨過後，夕陽還是猛烈，很快又把茅草蓆的水份晒乾，熱力像烘爐烤饅頭般，張氏的飛頭又縮小了些。

就在這時候，她的大耳朵聽到一聲竹裂的聲音，那幾枝以裂縫夾緊了她頭髮的破竹，因抵受不住太

陽的蒸晒，在裂縫上爆開幾分闊的裂口來。被夾着的長髮也就隨着這意外的變化而鬆脫了。

太陽給她以苦難，也解了她的困危。

可是，她這時候仍不能飛，必須等到黑夜來臨，才能恢復蠱力，她還得忍耐着。

夜幕終於來臨了，飛頭蠱的蠱力這時也完全恢復，張氏的飛頭很容易的在空中飛翔。

她挾着無比的憤恨，向吳江的屋子裏飛去。她打算向吳江父女的咽喉咬去，活活把他們咬死。可是，當她飛進屋子裏去，便有一陣罡風襲來，這是吳江在臨行時用咒語佈下的陷阱。

張氏微退，但憤恨鼓起了她的勇氣，她念起避罡咒，繼續飛前。滿屋子一找，不見吳氏父女的踪跡，顯然，他們倆已經逃到別的地方去了。

飛頭憤無可洩，飛到半空，然後直撲下來，幾次之後，便把吳江這竹寮的寮蓋撞毀。

她這次可以說是徹底的失敗，唯有飛回家裏去，再想別的辦法。

飛頭在三更過後，已回到家裏，仍從天窗飛進房間去，再飛到床上，和身體復合。

張氏念咒解了蠱法之後，這才開了房門把六嬸叫進來。六嬸聽得張氏的聲音，連忙點着蠟燭進來。當她的脚步才跨進房門，就嚇得尖叫，幾乎連蠟燭也扔掉。

站在六嬸面前的，是一個怪人，普通婦人的身軀，却長得一個小頭，小得像一隻飯碗，一邊臉是黑的。

「是我。」張氏說：「不要怕，快去把茶拿來給我喝，我渴得很了。」

聽了聲音，六嬸才認出是張氏，她的心定了些，但仍不免要問道：「你的頭爲甚麼變成這樣子的小？」

「別多問，快拿茶來。」張氏說。

六嬸戰戰兢兢的轉身出去，倒了一杯茶來，遞給張氏，張氏一面喝茶，一面想主意，目前最重要的事：頭一件是想辦法先恢復自己的頭臉；第二件便是找吳秀父女報仇。至於林子元的事，那只是附帶的，只要殺了吳秀，林子元的蠱毒即會自解了。

想了一會兒，却想不出主意，雖則她從前的師父曾對她說過，人有三頭六臂，即使頭被砍兩次，也會在頸腔內長出第三個頭來。但這「三頭三臂法」，却只有蛇鬼山五個蠱王才懂得施用的，而且不傳於外。要想把這討厭的頭砍去重生，那希望是很渺茫的。至於找吳秀父女，這看來容易，其實則難。越南分南圻、中圻、北圻，地方遼闊，向那裏找人去呢？

她愈想愈覺得心痛，嘆了一口氣，教六嬸去找一隻竹織的小鷄籠來，套在頭上，再用一塊黑紗，蒙了起來，這樣，雖覺得詫異，總比露出那見不得人的頭好。

張氏才把黑紗蒙好，花韻紅已來了。她見母親以黑紗蒙頭，不禁嚇了一大跳，急問是何原因。

在女兒的面前，張氏無話可說，但是，她却不想讓女兒看見她有這一顆醜惡的，有損尊嚴的小頭。張氏隔着一個小鷄籠和一重黑紗，把經過的情形對女兒說了。

花韻紅聽了大驚道：「這可怎樣才好？」

張氏道：「爲娘的已經想過了，第一步是到蛇鬼山去，請求山裏的蠱王爲我易頭，然後，再去找尋吳家父女報仇。」

花韻紅聞言，不敢開聲，因爲她最關心的是林子元，而唯一可以依恃的，只有母親。如果母親爲了換頭遠去，她就失去了依恃，林子元體中的蠱力便難以驅除，他將陷入長期的昏迷，雖生猶死了。

女兒的心事如何，張氏當然知道，但說甚麼都是易頭要緊，她不能永遠的把鷄籠套着頭布，用黑紗蒙面，以神秘詭異的姿態見人。

當下她便對女兒說道：「我去蛇鬼山找我的師父去，那是一定的了，不過，妳也不必擔心，林子元在此有蜘蛛蠱守護，人家是不能把他奪走的。」

「可是……」花韻紅流下淚來，她不知道該當如何說下去。她既不應阻止母親去換頭，又恐怕母親離開後，乏人保護，自己的性命不要緊，昏迷中的林子元怎麼辦呢？張氏說做就做，對女兒說過之後，便提起行李，向蛇鬼山進發了。

臨行的時候，張氏向林子元的身上，施了「千斤蠱」。這「千斤蠱」一施，林子元的頭，就不會左右擺動了，也沒有人能夠將林子元的身體抬離竹床。花韻紅一任母親安排，她只要能夠保住林子元，等待母親爲他解開吳秀的蠱。

却不知林子元的身上，這時候有三種蠱毒在激盪。一是花韻紅最初的「花面蠱」，二是吳阿秀下在茶中的「勾魂蠱」，三是張氏再下的「拘魂蠱」。「花臉蠱」可算是已破了，但吳秀所下的和張氏後下的「拘魂勾魂」兩種蠱力，還在林子元的體中激盪。

現在，張氏更用「千斤蠱」把林子元鎮壓着，林子元的體中，仍然有三種蠱在激盪。兩種蠱力，林子元尚且受不了，何況還有第三種？他的辛苦可知。

再說，廣東來的潘掌櫃，一連兩天不見林子元回店，不由得慌了起來，急忙找着林娟告訴她。

林娟聽說侄兒失了踪，這一驚非同小可，拉着潘掌櫃說道：「你替我到各處查問一下吧。」

「早已查過了，一點踪跡也沒有，所以我才來通知妳。」

「他到了那裏去呢？」林娟哭喪着臉說：「子元初來，認不得幾個人的。」

潘掌櫃說道：「據我看來，他一定是給花韻紅藏了起來，妳何不問問花韻紅去？」

林娟道：「看來又不像。花韻紅每天仍在妓院裏，照常請我梳頭，晚上一樣出局。她把子元藏起來幹甚麼？」

潘掌櫃道：「她晚上雖沒有空，白天難道不可以和林子元在一塊溫存嗎？」

林娟想了一想，答道：「你說得也是，不過，我很容易查出來的。」

「妳千萬不要直接查問她。」潘掌櫃說：「她若把子元收藏起來，當然不肯對妳直說的。」

林娟嘆了一口氣道：「子元也太着迷了，這樣大的人，有手有脚，怎會給一個女人收藏着？」

潘掌櫃道：「這不要再說了，還是先查出他的踪跡要緊。」

這晚，林娟果然從妓院中的寮口嫂口裏得知，近來花韻紅每天一早起來，獨自出去，不要人跟隨，出門便坐到車上，誰也不知她到甚麼地方去。

林娟探知消息，馬上找着潘掌櫃商量如何跟踪花韻紅，她說：「只要能跟踪得花韻紅到甚麼地方去，就可以尋着子元了。」

潘掌櫃道：「這個容易，那些拉東洋車的車伕，我差不多都認得的，一查便知，今晚我就查去，明天妳到我這裏來討回信便了。」

到了次日，林娟正想往訪潘掌櫃，潘掌櫃却來了。他進門來臉色沉重。

林娟緊張地問道：「怎麼啦？查到沒有？」

「查是查到了。」潘掌櫃說：「不過，這件事情却是不妙得很。」

「怎麼不妙？」林娟驚惶地說：「花韻紅每天所去的，是甚麼地方？」

「她是到一個蠱師家裏去的。」

潘掌櫃說：「這女蠱師姓張，是個寡婦，獨自一個人，住在近郊的一間竹寮裏，這女人不常露面，神秘得很。」

林娟聽了，急出一額汗來，說道：「哎喲，花韻紅一定是請這女蠱師向林子元下蠱了。想不到這淫婦竟出此卑汚的手段，蠱惑我的侄兒。潘掌櫃，你看這事如何是好？」

潘掌櫃道：「看來這事只有以毒攻毒了。」

林娟道：「我們也請個蠱師來鬥法麼？」

潘掌櫃點了點頭道：「除此之外，沒有甚麼辦法，子元中了蠱，妳就尋着他，他也不肯回來的。」

「可是……」林娟沉吟着說：「我們漢人，最怕和蠱師打交道，即使想請也不知往那裏請去。」

潘掌櫃道：「我曾經和那個嚮導阮希達說過，他說可以替我們請蠱師，他還對我說起，以前在大叻時，就曾請了個蠱師替子元治好了花面蠱。」

林娟又是一驚道：「子元在大叻時中過蠱？他可沒有對我說及。甚麼叫花面蠱？」

潘掌櫃道：「這個我可不知道，我也沒有問阮希達，總之，凡是中蠱，都是非常麻煩的事。」

「唉！」林娟突然發了一聲長嘆，淚承於睫，對潘掌櫃說道：「我哥哥一生行俠仗義，臨老竟被仇家害死，這且不去說它，但他一脈單傳，子元就是林家的香燈了，成籠神主，就靠子元一個，如果他有甚麼不測，教我如何對得起已死的哥哥？」說着滴下淚來。

潘掌櫃祇得安慰她道：「妳不必擔心，阮希達已答應去請蠱師，看來子元是不會有甚麼不測的。」

林娟拭淚道：「我來了越南這些年，聽聞人說，蠱師是最不好惹的，如今却要請他們，祇怕日後會惹更多的麻煩。」

潘掌櫃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先把子元解救出來再說。」

林娟道：「也許子元沒有中蠱，祇是迷戀着花韻紅，所以不來見我。」

「這絕對不會的。」潘掌櫃說：「如果他不是中了蠱，爲甚麼連你也不敢見？即使他怕妳囉嗦，也應和我見見面才是。由此可知，他一定有了意外，中了別人的蠱才會如此。」

林娟問道：「你那位姓阮的朋友，已經去請蠱師了嗎？」

「是的。」潘掌櫃說：「這種事情怠慢不得，所以我催促他立刻起程。」

「請個蠱師，不知要多少錢？」

「這很難說。要看對方所施的是甚麼蠱，容不容易解救。」

林娟恨恨地說道：「花韻紅這賤人，害得我好苦。我非和她拚命不可。」

潘掌櫃說道：「妳千萬不要動氣，也不要對花韻紅露出半點消息，否則她把子元搬到別一處去，那就更麻煩了。一切是非曲直，都等林子元回來後再說。」

林娟祇好含恨答應。潘掌櫃也自回到店裏去。

這天傍晚，林娟照常到妓院裏去爲花韻紅梳頭。雖則她沒敢對花韻紅說甚麼，但神態之間，大有惱意。

花韻紅見林娟神色有異，便問道：「娟姐，妳有甚麼心事？」

「沒有甚麼。」林娟說：「阿元不知那裏去了，幾天沒有回來，到處尋不着他的踪跡，是以擔心。唉！到底是小孩子沒定性，眞教人生氣。」

花韻紅却裝出漠不相關的樣子，帶笑說道：「他這樣大一個人了，還怕他被人拐去麼？妳少擔心吧。」

林娟口裏不言，心中却着實惱恨，暗罵道：「妳這小淫婦，分明對我阿元下了蠱迷着他，却詐作不知，眞是可惡，阿元出來以後，我不揭去妳這層美麗的外皮，數臭妳的淫毒才怪。」

花韻紅匆匆梳好了頭，塗了脂粉，換了衣服，便到洞天酒樓出局去了。今天晚上是玉桂羅請客，請的是新由蛇鬼山販玉桂回來的鍾全和簡安。玉桂羅是由唐山來坐莊收購玉桂的大商人，時時請客，洞樓妓院的人全都巴結他，因此紅如花韻紅，也得早到侍候。

林娟再和幾個妓女梳好了頭，便到廣泰來，找着潘掌櫃問道：「怎樣，那位阮先生回來了麼？」

「還沒有，」潘掌櫃說：「蠱師多是住在市區外的，路途遙遠，回到堤岸時恐怕要在深夜了。娟姐，你回家休息吧，阮希達請到蠱師，我自會通知你。」

林娟道：「不必通知我了，我實在不願意和他們見面，一切由你替我作主便是，至於花多少銀子，我自會還你，祇要阿元能平安回來。」

「是的。」潘掌櫃答應了一聲，送了林娟出去。

林娟才走了不久，阮希達已帶了個蠱師回來了。這蠱師名叫春水痕，留着一把長髯，眼睛炯炯有神，笑時露出一排其黑如漆的牙，是個不折不扣的道地越南人。

潘掌櫃招呼春水痕在賬房裏坐下。春水痕道：「破蠱最好是在夜間，我這就去吧。」潘掌櫃一想，趁這時花韻紅正忙着陪客人飲酒，去把林子元救了出來，神不知鬼不覺，這總比在白天去的好。

主意已定，便站了起來，對着春水痕說道：「好的，我這就帶你去吧。」

春水痕道：「你可以不必去，祇要把地方告訴我，再把受蠱人穿過的鞋子或襪子，給我帶在身上，就可以尋着他，爲他破蠱。」

潘掌櫃走到林子元的床前，找出他所穿過還來不及洗的襪子，交給春水痕，春水痕放在鼻子裏一聞，說道：「這是他穿的，沒錯吧。」

「錯不了。」潘掌櫃說：「換了下來還沒有洗呢。」

「行了。」春水痕別過了阮希達和潘掌櫃，逕向郊區走去。

春水痕的蠱術，在南圻來說，是二流法師，法力相當高妙，他憑着林子元的一隻舊襪，果然尋到張氏的竹寮來。並且穿牆而進，直抵屋內。

替張氏看守門戶的女傭六嬸早已熟睡了。春水痕進來，她竟毫無所知。

客堂中的竹桌上，擱着一盞油燈，火光如豆，使這神秘的女蠱師家更顯得幽暗恐怖。春水痕不知道屋裏有的是甚麼人，他不敢大意，放輕脚步，悄然走到林子元所睡的竹床面前。憑着他的嗅覺，便知道這竹床上面睡着的，便是他要尋找的人了。

當他正要舉步向前時，突然發覺竹床前排列着一串黑蜘蛛，這些黑蜘蛛，又肥又大，隻隻伏着不動。春水痕連忙縮脚不迭。

「好厲害的毛蜘蛛蠱。」春水痕心裏說：「殺了牠們未免可惜，不如收爲己用。」主意已定，游目四顧，發現屋角有一個瓦罌，便唸動咒語，那些毛蜘蛛蠕蠕而動，都向瓦罌爬去。一會兒所有的蜘蛛盡入瓦罌之中。

原來這種蜘蛛，遍體長着毛，本身已有劇毒，煉五毒蠱的人，取來飼養，再在牠們身上施以蠱毒，觸着牠身上的毛，就休想活命。算是五毒蠱中一門厲害的毒蠱。這數十隻毛蜘蛛，花了張氏多年的心血才養得這樣的肥大，現在却都被春水痕收了去。

春水痕收了毛蜘蛛後，邁步到林子元的床前，祇見林子元雙眼緊閉，躺在那裏動也不動，這情形顯然是受了蠱術。他把罡風蠱力運在右掌上，徐徐向前推出，直到林子元身前，距離兩尺時，才把掌一縮，便有一股極強大的吸力，吸向林子元的身上。

照理春水痕這一「罡風蠱力掌吸取式」，有二三百斤的力道，總可以把林子元整個身子吸取過來的了。然而，事情却大出春水痕意料之外，他這一吸，祇把林子元的衣角吸得略爲飄動一下，林子元的身體竟然紋風不動，照舊躺在那裏。

春水痕怎料得到張氏臨行時，已在林子元身上施了千斤蠱，那自然不是罡風蠱力掌所能移動的。

（未完・三）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車夫人

上文提要：風小月由南宮中原口中知道朱英雄的祖先是韃靼人，在中原居住已歷四代，他圖謀復國；又從馬進河口中探知朱英雄與岳震天關係非常密切……在馬進河領路下，風小月等剛出地道口，又被一羣蒙面人圍住，丐幫幫主金展雄用「傳音入密」叫風小月與他單打獨鬥，實則是以此法讓風小月等安全離去……風小月應金幫主之約，二人談論混一幫之事……

兩幫交鋒大混戰　伺機擒捉假夫人

「丐幫為天下第一大幫，幫務之繁之複雜之鎖碎，實非外人所能了解，要飯頭兒自顧不暇，焉有精力再處理其他事？」

「晚輩再斗膽問幫主一件事，未知可否？」

「少俠但說無妨！」

「若作比較，武林重還是丐幫重？幫主可否答覆？」

金展雄一怔，半晌方乾笑道：「少俠果非常人，金某沒看走眼！你是想勸我捨丐幫而就混一幫？」

「不敢請求幫主捨棄丐幫，祇求幫主能撥冗多關心武林動向，古人說無國豈有家，沒有武林，又怎有丐幫？武林若不靖，丐幫又豈能安穩？」

金展雄哈哈大笑。「小夥子，眞有你的！」稍頓反問：「此事倘由你處理，該如何下手？」

風小月沉吟道：「晚輩勢孤力單，準備請長河幫協助，暗中調查！前面之推論若沒有錯，則晚輩祇是被武當派利用的一隻棋子，他們藉擒拿晚輩，而調動九大門派弟子，為其驅策，在此當中，又順道撲滅其前進路上之障礙，一舉兩得！」

金展雄又問：「一休在朱府出現，此事少俠又有何高見？」

風小月抓抓頭皮，道：「唯此事晚輩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件事，本應要告訴你者，丐幫名義上雖然有加入混一幫，但丐幫一直盡量保持置身於外之態度！」金展雄道：「少俠幾番受襲，可曾發現有敝幫弟子否？」

風小月心念電轉，終於搖搖頭。「如此晚輩更加佩服幫主了！」

「你不必奉承金某，但本座却可以答應你：自今開始，本人及丐幫弟子必暗中調查此案！」

此話當眞比金展雄教他一套打狗棒法還值得慶祝。風小月立即道：「晚輩向幫主叩頭，以謝……」

金展雄急道：「你若叩頭，適才所言便拉倒！此本是丐幫應為之事，何須人謝？」

「丐幫果然不愧仁義之幫的稱號，晚輩佩服萬分！」

「咱們一言為定，有需要時，你可到各地城隍廟找本幫之分舵或聯絡所，蓋本幫在各地之分舵或聯絡點，必在城隍廟附近。」

風小月大喜，「不過貴幫要聯絡晚輩，可就為難了！」

金展雄大笑，「丐幫要聯絡你，又有何難哉？小夥子，好自為之，金某先走一步了！」

也不見他如何作勢，金展雄身子旋飛，穿過樹頂，再斜飛落地，他去勢極快，眨眼之間便不見了人影。風小月怔怔地望着其背影，內心之興奮及喜悅，實非筆墨能以形

容。有天下第一幫為助，遠勝長河幫，憑丐幫弟子之衆多，足跡之廣，線眼之複雜，何慮不能將實情調查清楚？

風小月想了好一陣，直至一陣夜風吹過，他方霍然一醒，這才下樹往來處馳去。

＊　＊　＊

與風小月心情相反的如花等人，直至見到他無恙歸來，方放下心頭大石。如花更是急不及待地問：「大哥，那個姓金的要飯頭兒約你去有何目的？」

端木燕道：「看他喜上眉梢，準是好事，不用急，先讓他喝口茶再慢慢說！」

風小月喜孜孜地道：「不用急，待我將經過告訴你們！」他仔細將與金展雄相會之情況說了一遍，祇聽得羣豪心花怒放。

端木燕喜道：「眞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丐幫助你，何愁大事不成？」

歐陽宏自灶房探頭出來，高聲問道：「恩公，咱們在此等丐幫派人來通知麼？」

「豈可如此？金幫主說混一幫幫址就在江夏城，我想易容到該處探聽一下，既有丐幫，便不必再跟長河幫打交道了，以免節外生枝！」

雲飄恨恨地道：「那胡柴去年還騙咱們，說混一幫沒有幫址，眞是可惡！」

柳映紅問：「弟弟幾時要去江夏？」

「日內便起程，為恐人多會露出馬脚，此去不宜人多！」

「萬一發生意外怎辦？」柳映紅道：「燕妹之易容術非常高明，有她在還怕露出甚麼馬脚？再說咱們可以分批進城，就更加萬無一失了！」

端木燕道：「小妹那點微末之技，與高明兩字相差尚遠，咱們大部份還是在江夏城外找個地方安頓，然後再分批進城打探，如此方萬無一失！」衆皆言妙。

俄頃，歐陽宏已燒好午飯，羣豪飯後，便開始收拾行裝，唯獨端木燕帶如花去購買應用物品。

當夜，羣豪便易容更服，分批上道。如花和蘭心堅決要與風小月一道，這倒便宜了他，一路上擁雙美行進，邊賞兩旁美景，又有解語花在旁作伴，眞南山王不易也。

由於分開上道，沒有旁人，三天之後，風小月再也忍不住「誘惑」，便爬上如花的繡榻，此後三人更如同三夫婦，晚上共居一室，其樂融融。

風小月嘆息道：「待還了愚兄之清白後，便該籌備婚禮了。祇是有你們兩個，我實不願再沾似玉及蕙質了。否則日後長住溫柔鄉，再無豪情壯志，辜負家師一番栽培！」

蘭心道：「那可不行，咱們四姐妹發誓共事一夫，你豈可逃避差役？成親之後，隨你要去何處行俠仗義，咱們四姐妹都跟你一道。」

風小月笑道：「有四位美人在側，還有心思行俠仗義才怪！」說着在她臉上輕輕扭了一記。

三人在房內鬧笑一番，如花道：「嫁雞隨雞，嫁犬隨犬，小妹也不希望丈夫是個不長進的廢人，如果你認為有咱們在旁會影響你之事業者，咱們便在家裏撫養孩子！」

風小月大樂。「十劃還沒有一撇，你便想養孩子了？好好，咱們先來『播種』！」言畢將她一把抱上床。

如花雖然有男子之風，但到底是初為人婦，臉皮薄，羞得急道：「急色鬼，快把燈吹熄！」

＊　＊　＊

風小月三人是第一批出發，但來至江夏地界，已讓第二批的端木燕、柳映紅及歐陽宏追上。端木燕祇向他們三人打個眼色，便趨前而去。三人這才稍為收斂。

不一日，已到江夏城北，祇見歐陽宏在路旁等他們，便引他們到一條小村內，原來端木燕先賃了一間農舍，作為歇脚之所。

至第二天下午，雲飄才和似玉及蕙質趕到。由於地靠混一幫勢力範圍，羣豪不敢聲張，隨便吃了點東西，便圍在一起商議行動。

柳映紅道：「愚姐常來江夏城，在城內少說也住滿三個月，地形熟悉，明天先由我帶風小月進城！」

端木燕道：「不，你還是扮作男人，帶如花進城，扮作夫妻，到客棧投宿，讓風少俠跟似玉姑娘隨後進城，其他人先在此等候消息，人多惹人注目，反為不美！」

當下再無異議，就此決定。翌日一早，端木燕先替柳映紅及如花裝扮易容。柳映紅身材高大，扮作男人，格外俊朗，她倆先一步進城。

風小月和似玉却扮作父女，羣雌見風小月老態龍鍾，都不禁莞爾。兩人在路上緩緩走着，風小月見似玉好像不太習慣，便道：「閨女，你不攙着爹走，人家可要笑話！」似玉白了他一眼，這才伸手勾住他的手臂同行。「對，這才有點像閨女！」

「才有點像？你還想怎地？我可不是蘭心！」

「哈，我祇要求你態度自然一點，否則要讓人看出破綻！」風小月待她態度放鬆才低聲問道：「你認為蘭心如何？你跟她有那些不

同？」

似玉過了半晌才道：「我才不像她那麼傻！」

「她怎樣傻？因爲她遷就我，你便認爲她傻？你可知道她是眞心實意愛我的！你大姐這次在路上跟了我，她倆一直鼓勵我把你和蕙質也一併要了，我可沒答應！風小月雖然偶然會去風流一下，但絕不下流，而且絕不會强人所難！你不肯嫁給我，我不但不生氣，還要多謝你哩！」

似玉似被人捅了一刀，急問：「是你看不上我，還是我長得不如大姐和四妹的美？」

「非也非也，男女間之感情很難說，外表相襯祇佔小部份，何況你跟她倆各有千秋，很難說誰比誰美？再說美根本沒有一個絕對之標準！像你大姐一開始不是非常恨我麼？後來却改變了印象。最好你也勸勸三妹，千萬不要聽她倆亂起哄！」

似玉不吱聲，風小月忍不住問：「你不願意？」

「這是你跟三妹之間的事，爲何要我插手其間！」她說得極受委屈，但身子却貼得風小月更緊，風小月不由暗暗叫苦，暗中告誡自己不可弄巧反拙。

兩人默默地走着，由於風小月扮成老頭，不敢走快，以免露餡，因此速度極慢，似玉嘆息道：「以這般走法，到江夏城內，怕已黃昏了！」

「不會，這條路我走過，黃昏前必定能到，也怪燕姐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又是一身農夫打扮，不能乘車騎馬！」風小月忽然心頭一動，脫口道：「這可能是四丫頭的主意，中計了！」

似玉微微一怔，問道：「四丫頭爲何要出這種餿主意，沒來由！」

風小月估計蘭心是爲了替他倆製造機會，他不敢明言，祇好搪塞。「我胡亂猜測而已！」可是似玉十分聰明，仔細一想，也就明白箇中原因了，是以雙頰飛上兩團紅暈，不由自主地鬆了風小月的手臂，但迅即發覺不妥，又把他拉緊。

風小月忙岔開話題：「你說今番咱們進城會有收穫否？」

似玉心不在焉地反問：「你說呢？大海撈針，祇能碰碰運氣！」

走着走着，日已近午，走到一座小集外，但見路旁有幾個攤子在賣熟食。風小月道：「咱們過去吃點東西吧！」他高聲道：「閨女，爹肚子餓了，先吃點東西，順便歇歇脚吧！」

他倆挑了一個比較乾淨的，要了兩碗麵，坐在板櫈上默默地吃着。

似玉愛潔，路邊攤子的食物，那裏吃得下？祇用筷子在碗裏挑來挑去。風小月則吃得津津有味。「閨女，不吃肚子會餓哩，咱們還要走好長的路！」

似玉心中暗罵：你老佔姑奶奶的便宜，下次讓你吃點苦頭。她索性把那碗麵遞到風小月面前，「都給你吧！」

「這丫頭，跟爹說話也沒點禮貌，那找得到婆家！」

「誰要嫁？要嫁的就由你自己去吧！」

「嘖嘖，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想當年，你娘死得早，還不是爹一把將你拉扯大的？連尿片也是爹親手洗的！」

似玉忍不住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風小月猝不及防，不由啊地叫了一聲。那賣麵的老婦問道：「太鹹麼？再給你加一勺湯吧！」

風小月一抬頭，眼角瞥及，祇見遠處塵頭飛揚，十數騎人馬急速馳來，他心頭一跳，眼睛再也挪不開。似玉也發覺了，更加不吃。

那十數騎人馬來得極快，眨眼間，騎者之面目已能看清，風小月心頭猛跳，爲首那一人赫然是他本欲去找尋的長河幫幫主，也即是布天星之哥哥白凌天！

白凌天爲何率領手下愛將急馳江夏城？莫非他也發現混一幫幫址是在江夏城？看來有戲好看了，這正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風小月怕似玉闖禍，伸手輕輕在似玉的腰肢上捏了一記，似玉虞不及此，忍不住挺一挺腰，正想罵他幾句，冷不防一陣馬嘶聲響，前面那匹馬被倏地拉住，馬兒吃痛，發出希聿聿的叫聲。「大家在此吃點東西再上路。」

後面那些大漢也忙把馬勒住，騎客紛紛跳下，均是滿身風塵，後背濕透，顯然經過長途跋涉。與此同時，風小月才發現那些騎客中竟有長河幫的八員大將：「鐵膀羊」及東南西北四大金剛，其他人亦都是龍鳳之姿，看來長河幫精銳全出。

白凌天目光凌厲，自食客臉上一掃而過，却認不出風小月來，似玉也不敢多言，見那些大漢都要了東西，才道：「爹，咱們吃飽便上路吧！」

「爹腿有點累，再歇一歇吧！」

大漢們看不起一個糟老頭和一個村姑，無人理會。風小月欲聽聽他們說些甚麼，却見他們低頭大吃，悶聲不響，祇好道：「閨女，扶爹起來吧！」

似玉祇好乖乖扶他站起來，仍然慢慢地走着，她低聲問：「這是些甚麼人？」

風小月輕輕搖頭，表示不知道，似玉正想發作，猛見風小月回頭給自己打眼色，祇好忍住。

走了不過半里路，背後又傳來馬蹄敲擊大地的隆隆聲，原來長河幫一衆吃飽之後，稍事休息，便又上鞍趕路。刹那間，已越過他倆，往江夏城之方向馳去。

風小月這才道：「他們是長河幫的人。」

「剛才你爲何不說？」

「好女兒，剛才他們在下風位，不小心便要讓人聽到……哎唷！」

原來似玉見他討便宜，便狠狠地在他腰上擰了一把，風小月雪雪呼痛：「你就算不願當我女兒，出手也不能這麼重。」

「在人前，讓你佔便宜，爲大局着想，不得不啞忍，如今你還想討便宜，該不該罰！」

「好好，以後盡量不叫就是，反正你傍得這麼緊，一點也不像女兒．倒像是媳婦兒。」風小月言畢忽然加快步伐前進：「走得太慢可能看不到好戲。」

似玉祇好恨恨地跟着他。

俄頃，江夏城已經在望，風小月也把步伐放慢：「還得裝一下！」似玉祇好又扶着他。

不久便進了城門，兩人忽然分開，暗中查看街旁房舍牆角。

過了一陣，祇見似玉向他招招手，風小月便「顫巍巍」地走過去，她低聲道：「她們在前面！」

風小月目光一及，果見牆角被畫了一條蛇兒，蛇尾向前，於是他把臂一伸，似玉白了他一眼，乖乖又扶着他。

兩人轉過街角，見那條「白蛇」突然向下，風小月抬頭一望，原來那是一爿小客棧，他心頭忖道：「怎地他們這般快便投店？」

倏地，街頭上傳來一陣急驟之馬蹄聲，風小月忙轉頭望去，祇道是白凌天他們，却原來另外有人，都是一色的黑衣，頭上均蒙着黑布頭罩，祇露出一對眼睛及鼻頭。他低聲道：「這是混一幫的人，快去看看。」

他見四下無人，便幾步竄前，來至街頭，但見那七八騎蒙面漢策騎往北門馳去。

似玉低聲問：「如今咱們怎辦？人家馬快，除非咱們展開輕功，否則別想追得及。」

就在此刻，背後又响起一陣急驟之馬蹄聲，兩人驚急地回首，却原來是柳映紅及如花騎着馬向北門馳去，似玉大喜過望，忙不迭向她倆揮手示意。

如花道：「上來！」似玉便飛身躍上如花馬背，坐在其身後，柳映紅亦向風小月招招手，風小月毫不猶豫，亦躍上其身後，柳映紅輕叱一聲，催馬急馳。

風小月坐在她身後，頗有點不自在，乾咳一聲問道：「大姐，這羣人是何方神聖，你可知道？」

柳映紅反而十分大方地笑道：「你一向聰明，大姐還以爲你會知道哩！」

「你既然不知道，爲何不惜暴露身份去追踪？」

「哈，咱們來此不是爲了找尋混一幫的巢穴麼？如今放着這一條線索，怎可輕易失之交臂？」

「這些不過是些小嘍囉，犯不着因小失大。」風小月言畢身子突然自馬背上躍起，落在左邊之平房屋頂。他抬頭望去，祇見斜對面有個蒙面人居高臨下監視着街頭上之一切，他輕嘯一聲，飛落街上，再射向右邊那排平房屋頂。

他動作雖快，但對方早已發現，當他躍上屋頂，祇見那廝正向前逃跑，風小月猛吸一口氣，拚盡全力向前急馳，幾個起落已將距離縮短。

那廝回頭見狀，雙眼露出驚慌之色，風小月冷笑道：「閣下不如住步一戰，還有點男子漢風範，夾着尾巴逃跑不怕會貽笑行家？」他拚力一彈，又將距離縮短三尺：「往何處跑！」

不料那廝倏地向屋後躍落，風小月尖嘯一聲，三枝三才如意針倏地出手，同時右脚在瓦上輕輕一頓，人如大鳥一般凌空一個盤旋，向後巷飛下去。

祇見那廝抽出一柄長劍，回身向上急刺，那三枝三才神針居然奈何他不得，見其劍勢，風小月暗吃一驚，蓋蒙面人之武功大出其意料，他不敢怠慢，也把如意棒掣出，往長劍一格，借力飄飛幾尺，那廝却借機轉身又向前奔去。

風小月脚尖在地上一點，喝道：「看針！」那廝頭也不回，長劍不斷向後一陣亂舞。他脚步雖未停，却因而慢了三分，又讓風小月追上，手臂暴長，如意棒急刺那廝之後背。

這次，那廝祇好回身接戰，他劍法純熟老練，氣度嚴謹，顯然出自名門，風小月心中想不通的是，憑其身手，他大可以與自己一戰，爲何望風而遁？

兩人在小巷裡鬥了三四十招之後，風小月慢慢取得上風，他忽然開腔問道：「你是長眉道長的師弟？」

那廝不吭聲，但自雙眼透露出來之眼神，已教風小月心頭雪亮，又問道：「你是長青？長春？還是長山道長？爲何不敢亮號？」

那廝厲聲道：「風小月，像你這等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何必

多此一舉？」

風小月哈哈笑道：「假如你們說的是事實，閣下應該是理直氣壯、光明正大，又何須蒙面隱名？這正好說明，做賊的是閣下，不是在下，嘿嘿，長眉道長去年親口答應的諾言，如今一年未屆，他便要食言了？青城派的聲譽爲他一人所毀，可惜啊可惜。」

「風小月，你不必花言巧語，師兄並沒有言諾，今日之事與青城派也沒有關係。」

風小月心頭一動，忙問：「敢問與誰有關？聽你之聲音，年紀不大，應該是長眉之小師弟長山了，失敬失敬！」

那廝不吭一聲，祇一味啞鬥。

風小月心頭火起，連忙加緊攻勢。

如此一來，那廝祇好採取守勢了。風小月佔盡上風，可是如欲收拾對手，非過百招不可，他心頭惦念着柳映紅等人之安危，心頭甚是焦慮，恐此乃對方調虎離山之計。

就在此刻，他耳際忽然聽到一個細如蚊吶，但又清晰無比之聲音：「長山另有苦衷，不可傷他，再者，此處不宜久留，你應速去找你同伴。」

風小月認得此乃丐幫幫主金展雄之聲音，他忙亦運功道：「幫主在此正好，混一幫總舵在何處？敝友是否有危險？」可是竟無回音。

長山道長（蒙面人）祇見他嘴唇翕動，却聽不到他說些甚麼，祇道他要召朋友助陣，也是心頭焦慮。忽然風小月虛晃一招，身子猛地躍起，落在屋頂上，緊接着便不見踪影，長山微微一怔，也急不及待地跑了。

風小月躍上屋頂之後，放眼四望，街上沒有異動，北城門方向却隱隱約約傳來人聲，毫無疑問，北城門那廂有事發生，他毫不猶豫地展開輕功，急馳而去。

到了城門左近，已遠遠見到一大羣人正在廝殺，雙方都是蒙着面，馬兒在附近亂竄，風小月再標前幾丈，便認出廝殺的雙方，一方是混一幫，另一方則是長河幫。

看情況，混一幫似乎佔了上風，再抬頭一掠，見屋頂有人向自己招手，可不正是柳映紅。

風小月一躍上屋頂，如花已急不及待地道：「不知他們爲何打起來？」

「是誰先動手的？」

「都蒙着面，怎知道是誰？」如花頓了一頓道：「好像是如今佔上風的人先動手的，他們是有備而來，在城門口攔截廝殺。」

柳映紅問：「老弟，你知道他們是甚麼人麼？」

「佔上風的是混一幫的人；下風的那些人，應是長河幫的。」風小月邊說邊看。稍頓又道：「雙方高手均未現身，勝負言之尚早。」

話音剛落，便聞長河幫的人連連發嘯求救，未曾死傷的，不超過四個，混一幫的人見已控制了局面，並不以此爲滿足，分出一半人手，拉馬上鞍，向城內馳去。

似玉道：「大哥，咱們應該進城內才對。」

風小月同意，當下四人由屋頂向前跳躍前進，跟在馬羣之後。

柳映紅忽道：「咱們這般跟踪不對，等會兒若燕妹他們進城，如何找得到咱們？」

「你們仍沿此跟踪，小弟下去標暗記！」風小月言畢躍下街頭。

此時，街上遊人早已嚇得鷄飛狗走，也無人理會他，風小月跑到牆角，迅速以白粉畫了一條小蛇，然後繼續前進，不斷留下暗記。

他動作敏捷，很快已追及，探頭望出去，但見那幾個蒙面漢已被混一幫的十多名高手團團圍住，雙方人數懸殊，儘管長河幫的人驍勇，也敵不住對方的攻勢，祇好猛發求救嘯聲。

風小月見雙方主腦人物均未出現，隱忍不發，同時揮手向屋頂上之同伴示意。俄頃，背後响起一陣急驟之馬蹄聲，風小月猛地回頭，祇見四名鐵塔似的大漢，騎着四匹高大神駿之黑馬如風捲至，來的正是長河幫的東西南北四大金剛。

這四人一到，形勢稍好，但仍然無法突圍，雙方打得十分慘烈，互有傷亡，就在此刻，頭頂上突然响起一道輕嘯，祇見一名身材頎長之蒙面漢，手持長劍，如大鵬般飛落人叢中，向混一幫弟子殺去。

看其動作身形，顯然不是白凌天，但此人功力極高。

劍法精湛老辣，內力雄渾，一出手便連傷數敵，東金剛等人精神大振，道：「司馬護法果然名不虛傳。」

武林複姓司馬的高手不多見，風小月一時想不起來者之身份，心中暗自忖道：「不知白凌天網羅了多少高手，難怪他敢跟混一幫作對，祇看此人之身手，已可見一斑！」

心念未了，屋頂上又跳下兩個身材矮小的蒙面漢，各持一把五尺六七寸長的鋼刀，一落地便揮刀斬向混一幫弟子之雙脚。

這兩人動作怪異又俐落，互相配合極好，不過幾個照面，已連斬三人之足部，混一幫陣式大亂，相反長河幫這邊精神大振，反敗爲勝。

姓司馬的道：「快叫你們頭領出來，無謂作犧牲。」

混一幫其中一人急道：「快退！」

東金剛怪笑道：「退得了麼？」

忽然遠處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誰說混一幫要退？今日長河幫須全部葬身於江夏城。」

聲音由遠而近，最後一個字尾音剛落，便見來了幾個戴着猙獰面具的漢子，混一幫弟子見狀，回身再度纏鬥。

使地趟刀的一個漢子道：「光說不練，祇會叫手下送死，也算英雄？」

正中那廝道：「孟龍孟虎，你兩兄弟一出手便要露餡，何須蒙面？別人怕你，老子還未把你看在眼內！」此人說話雄渾，顯然非適才那個發話之人！風小月一對眼睛不斷在那幾個戴面具的漢子臉上掃射，蓋剛才那陰惻惻的聲音，聽來耳熟，他懷疑是「香車夫人」！

今日發生這麼多事端，全因「香車夫人」而起，風小月自然留神，却猜不出爲何「香車夫人」會與混一幫的人混在一起？祇不知少林派掌門一休禪師是否來到了江夏城？

心念未了，那幾個戴面具的漢子已經落場，雙方形勢又變，混一幫人數雖然仍稍佔優勢，奈何長河幫全是精銳，因此鬥個平手！

混一幫祇有一個人站在一旁掠陣，風小月從其身形判斷，他必就是男扮女裝的安華，當下慢慢轉出去，貼着牆緩緩前進，臉上故意露出一副驚恐之神色，就像是有急事要過路，又恐殃及池魚般。

他剛走了幾步，「香車夫人」便已發現了他，一時認不出來，但雙眼不時注視着他，風小月祇當作不知道，慢慢離開鬥場，越走越遠。

「香車夫人」見他沒有異樣，便放了心，祇注視着雙方之打鬥。風小月突然倒竄，凌空轉身，向他撲過去！

這一着猝然發難，動作又迅捷，「香車夫人」虞不及此，待他聽到風聲，霍地轉身，但見白光一閃，一根硬物已刺穿面具，緊接着面頰一陣冰冷過後，一股黏糊糊之液體便流了下來。

他猛地大喝一聲，一把軟劍自袖底抽出，盤旋起來！風小月如意棒用力一挑，面具帶血飛起，露出一張熟悉之臉龐來！

同樣他如意棒一出手，身份也就暴露！「香車夫人」忙叫道：「想不到你居然用此卑鄙手段偷襲！」

風小月雙脚落地，攻勢即起，對方一句話未說畢，他已攻了三招。「若說到手段卑鄙，在下拍馬也追不上閣下！祇可惜這一棒沒將你戳死！」

「香車夫人」安華軟劍招式十分詭異，而且動作極快，一口氣攻出七劍，「少說廢話，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祇怕閣下脚底抹油，難得今日有此良機可放心跟你一鬥！」風小月彆了幾個月的氣，此時全部發洩出來，跟對方以快鬥快，寸步不讓！

安華臉上傷口的血不斷流下來，把一襲灰白袍子都染紅，他勃然大怒，不時舉袖拭血，咬牙切齒地道：「今日老子一定要將你碎屍萬段！」

風小月故意氣他。「你雖然不配，但自稱老子聽來反而順耳多了！你可知道少爺爲何要刺你的臉？便是希望你以後堂堂正正地做人，別再把自己弄得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徒令人噁心！毀了你之『花容』，閣下日後天天都可以當『老子』了！哈哈……」

他縱情大笑，安華一張臉氣得變白，還如何敢再鬥嘴？揮動軟劍悶聲苦鬥。奈何風小月功力大進，他攻勢雖然急勁，但仍爲風小月一一擋回！

風小月之加入戰圈，對長河幫並沒有好處，但屋頂上之柳映紅見風小月動手鬥混一幫的人，便忍不住躍落街頭，却交代如花和似玉在屋頂掠陣，她長鞭出手，便起了極大之效果，人人均怕她自遠抽冷子在背後來一鞭，心存顧忌之下，難免分神，長河幫弟子立即扳回上風。

安華氣得牙癢癢的。「姓風的，你還有多少個娘們，何不叫她們全部出來！」

「可惜她們之風情沒一個能及得上你之一半！」

安華誤會，祇道他也喜歡那個調調兒，便放軟聲調道：「傻小子，你怎不早說？」

「少爺怕噁心，故不敢告訴你！」風小月見他尚未會意，心頭大樂，又發出一陣響亮之笑聲，安華這才知受他戲弄，不由勃然大怒，軟劍舞得風雨不透，死命進攻。風小月正要他如此！

心浮氣躁，正是學武者之大忌。安華表面上攻得凶狠，但劍法却不時露出破綻，風小月在等機會：「夫人今日爲何要恢復男子之打扮？你動作似足一位風情萬種之女人，但一穿上男人之服飾，便教人覺得不倫不類，事實上少爺初識之時，晚上還常做綺夢，跟你在夢中歡好……」

風小月話未說畢，安華猛然一劍刺出。「你去死吧！」

這一劍去勢極快，可是他肋下却露出空門，風小月早已久候，立即一棒戳出！

兩件兵器幾乎同時刺出，但風小月勝在棒長，如意棒一出手，便偏身一讓，「波」地一聲，棒尖刺在

安華肋下，軟劍却讓他避過。「可惜，差一點便刺中夫人的酥胸！」

安華氣得雙眼噴火，擰腰一閃，瘋狂般撲上去！風小月收棒猛退，倏地又住步，雙手執棒，猛按機括，棒尖暴長一尺，安華剛好衝過來，胸膛向棒尖迎上去！

與此同時，風小月突然又聽到金展雄之「傳音入密」：「小夥子，留下活口！」風小月倏然而退，但仍慢了半步，棒尖刺進安華胸膛兩寸！

「哈哈，少爺刺中夫人之酥胸了！」

安華披頭散髮，尖聲叫道：「乖兒子，娘要殺死你！」冷不防柳映紅的長鞭飛來，「颼」地一聲纏住其蜂腰。

風小月忙道：「大姐，小弟要活捉他！」柳映紅標前一步，長鞭再纏一圈，然後借力將其拉過去！

「放開老娘！」安華驚急之下，却忘記此時自己是作男人打扮，使得激鬥中之雙方人馬全覺愕然。風小月及時飛身向前，一指戳在其脈穴上，柳映紅也忙上前，左手緊緊地抓住其手臂。

混一幫中突然有人低吼一聲，向柳映紅衝過去，風小月提棒橫在她身前。「大姐，今天你之任務便是好好看住他！」順利逮住安華，風小月眞有如獲至寶之感，豈容有失？柳映紅又那裏按捺得住，連忙揮手招來如花和似玉，將安華交給她倆。

安華見到她倆便破口大罵起來，似玉忍不住摑了他一巴掌。「不知好歹便教你多吃苦頭！」

風小月高聲道：「混一幫的弟兄們請聽『香車夫人』的嬌嗔，他最擅長唱『妹守空幃等客訪』，請他唱個曲子助助戰興如何？」

有人問道：「他便是『香車夫人』？他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風小月道：「這個連少爺也未搞清楚，不如把他的褲子脫下來檢驗一下好否？」

孟虎轟然應好，却差點把安華氣昏了。那衝過來的漢子，被他連擋七招，自知不敵，退了下去。

忽然遠處傳來嘯聲，又尖又急，混一幫的人都露出慌張之色，複姓司馬的護法道：「纏住他們！」他一躍上屋，踏瓦而去。

風小月問道：「東金剛，這位司馬先生是何方神聖？」

東金剛楞頭楞腦地問：「你怎知道俺的名號？」

「咱們交過手，怎會不知道？在下風小月！」

「哈，原來就是你，你也來此，總算咱們沒來寃！」

風小月訝然問道：「諸位來江夏城是爲了找在下麼？」

「不是來找你，是因爲你才來的！」東金剛道：「你這小子拔刀相助，故俺說咱們沒有白來！」

北金剛道：「大哥，幫主十分器重風少俠，你不能叫他小子！」

司馬護法離開，但多了一個風小月和柳映紅，混一幫更加難支。

「如今混一幫在江夏是由誰主持的？你們還是請他們出來吧，風某不願多殺生！」風小月見他們已無鬥志，又喝道：「全部住手，站在一旁！」他聲如霹靂，使得雙方不由自主都停下手來。長河幫立即將混一幫的人趕到街角。

東金剛道：「將他們一股腦兒殺了，省點事！」

風小月忙道：「不可，他們祇是執行任務的，要嚴懲的是首惡！」

北金剛道：「風少俠，如果咱們派人看住他們，便不能行動了，你教咱們一個好辦法！」

風小月對混一幫的人道：「在下相信諸位都是九大門派的弟子，不加以傷害，不過又怕放虎歸山，故此咱們來個協議，在下可以放你們走，但諸位一定要離開江夏城，三天之後再回來，風某便絕不跟你們計較！」

這個主意居然得到他們全體同意，風小月立即放人，却暗中吩咐柳映紅去跟踪他們。

「東金剛，你們如今要去何處？」

「依幫主之指示，各方人馬在擺脫敵人糾纏後，便須趕去混一幫總舵集合！」

「混一幫總舵在何處？」

四大金剛驚詫地問：「少俠不跟咱們同去？咱們的幫主到處找你哩！」

風小月道：「在下先得盤問這斯，稍後便去！」

話音剛落，突見司馬護法去而復返，喝道：「快走！」

北金剛道：「司馬護法，這位便是風小月風少俠，你要咱們去何處？」

風小月忙抱拳道：「在下風小月，尚未請教大名！」

「老朽雙名存眞，多年已不問世事，恐怕已無人記得了！」

「原來是鼎鼎大名之『清風大俠』司馬前輩，請恕晚輩有眼不識泰山，日後有機當須好好向前輩請教一番！」

「不敢當！」司馬存眞轉頭對東金剛道：「幫主已成功燒了混一幫之巢穴，請諸位立即趕過去，一場大戰迫在眉睫！白幫主對風少俠讚譽有加，今日一見，果然是位人物！盼你也能移玉！」

風小月本來想先盤問安華的，見對方這麼說，祇好打消主意，封住了安華之暈穴，將他扛在肩上，尾隨長河幫的人前進。

羣豪動作極快，轉過幾條街，便到了一座廣場前，祇見正面有座大院，跟平常財主富戶的並無二樣，祇是屋前那座廣場有點突兀。此時廣場上已站滿了數十人，大院後頭還冒白烟，看來火已被撲滅。

白凌天站在最前端，東金剛人未至便先叫了起來：「幫主，屬下把風少俠帶來了！」

白凌天一見到風小月，微微一怔，隨即笑道：「原來少俠有意避開白某，把你請來，可有點孟浪！」

「不敢，小弟因易了容，若在路上相認，恐引來不便，倒教幫主生疑了！」風小月走到他面前，低聲問道：「幫主今日率衆來此，大概是想跟混一幫決一雌雄了，未知幫主是否知道混一幫之底細？」

「混一幫是由九大門派一些有野心的人弄出來的，專幹些不利武林的事，白某清楚得很！」

「然則幫主不怕他們事後清算？」

白凌天哈哈笑道：「白某若是害怕的便不會來了！」

「重要的是幫主是否掌握了混一幫犯奸的證據！」

「想不到少俠做人辦事還十分仔細，你大可以放心，今日之後，混一幫就算不倒台，也必面目全非！今日隨我來此的，絕對不止是本幫的人，還有許多武林中的頭面人物，否則白某也不會貿然而來！」

風小月噓了一口氣：「如此小弟便放心了！」

白凌天道：「來，趁混一幫那批頭目還未出來，待白某給你介紹一下！」隨他來此的人，果然都大有來頭，除司馬存眞之外，使地趟刀的是江南地趟門史家的一對女婿，也是孿生兄弟：孟龍孟虎，另外有衡山兩仙、太湖隱叟、太極門掌門徐意快、草原飛鷹馬追風及其妻子「高樓探月」林桂月、東海七十二島總島主褚海夫婦、普陀神尼、太原劍神王青龍，最令風小月震驚的是素有宇內三奇之稱的老三傅青驄居然也來了。

宇內三奇，最小的傅青驄年紀也逾兩個甲子，不理世事已數十年，但其在武林中之威望及地位，至今未衰，有他出面，難怪白凌天充滿信心！

那傅青驄看來只如六十許人，一對利目不斷在風小月上身掃射，看得他渾身不自在，「小夥子，有空來老朽家坐坐！」

此語不但令風小月受寵若驚，也教其他人羡慕不已。風小月口吃般地道：「好好，謝謝前輩……但晚輩不知前輩仙居何處……」

傅青驄笑笑：「屆時你自會知道，白凌天，他們若還不出來，咱們派人去請如何？」

白凌天不亢不卑地道：「前輩不用急，他們也許在滅火，再等一會吧！」

風小月忖道：「白凌天果然是個人物，居然可以號召這許多高手，以前我實在輕視了他！」嘴上却低聲問道：「白幫主，你爲何要放火燒屋？」

白凌天道：「白某恐他們不出來，咱們若殺進去，正所謂敵暗我明，便要處處受制了，況我探得裡面機關重重，因此放一把火把機關燒毀，如此他們便無可恃了！」

「原來如此，幫主高瞻遠矚，非小弟能及！」

白凌天笑笑不答，却指揮手下散開，其實他早已派了部份高手守在屋後，只要混一幫的人自別處溜走，便有訊號發出。

過了頓飯工夫，便見大門打開，自內走出一羣人來，守在門外的混一幫弟子立即散開。首先出來的便是青城派掌門長眉道長，隨後便是九大門派之掌門或派內數一數二之高手，金展雄也夾雜在其中，最後一個出來的赫然是少林派掌門一休禪師。

風小月一見到他，一顆心便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雙眼緊緊盯住他，可是一休根本看也不看他一眼。

長眉道長雙眼向場上一掃，沉聲道：「諸位遠道而來，本幫失却遠迓，有失禮儀，不過諸位這份見面禮，九大門派深受感動，今日必有以報答。」武林中常說反話，這幾句話表面上十分客氣，但骨子裡的意思以及那股憤怒之色，在場之人心中均瞭如指掌！

白凌天打了個哈哈。「吾等早就想來拜候，只因人微言輕，恐不受歡迎，沒奈何只好先送一份『厚禮』，否則道長也未必肯出來相會！若有衝撞者，尚盼見諒！」

「廢話少說，諸位施主今日荷槍帶箭，大興問罪之師，意欲何爲，可先說個明白！」

「其實道長心中早已有數，何必多說？正如道長所言，廢話少說，還是說些正事吧！」

「道不同不相爲謀，彼此之間，有何話好說？」

「不然，貴幫屢次派人偷襲本幫弟子，總有個理由吧？」

長眉抬頭打了個哈哈。「先跟敝幫作對的，可是貴幫，今日倒打一耙，未免有失光明！閣下招兵買馬，傾巢而出，大概不是來理論的，有何賜教大可以明言，混一幫再不肖，也不會讓白幫主空手入寶

山！」

白凌天大笑：「人人均說道長本性梗直，快人快語，今日一見，果然傳言不虛，白某來此，只想討個公道，動武者是迫不得已之事，白某想請問一下，舍弟布天星去年被貴派派人在襄陽新月池外暗殺，兇手本已被風小月及雲飄擒拿，為何你們還派人將他救走，救人還好，為何又殺了好幾位村夫？此事應有失光明，道長是否認為應該當眾解釋一下？否則如何堵塞天下悠悠之口？」

長眉道長微微一怔，半晌方道：「白凌天，你說話可得有證據，本幫從未派人去救人殺村夫，你可有證據？」

雲飄道：「雲某可以作證，兇手大部份是武當派的牛鼻子！」

長眉道長轉頭道：「懷竹道兄何在？」

旁邊有人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聽長眉道長低聲道：「快派人將他找來！」他這個舉動，反令白凌天這邊心生疑念。

風小月道：「道長，在下斗膽問你一句：為何你們不斷派人暗殺風某？」

長眉道長勃然怒道：「豈有此理！貧道是何等人也，怎會食言自肥？誰說咱派人去暗殺你？一年之期眨眼即過，要殺你者，又何須急在一時？」

「事實如此，不容否認！」風小月挺胸道：「晚輩還想再請教一個問題：晚輩到底犯了甚麼大罪，三番四次被貴幫為難？」

「貧道適才已說過並無此事，也許別人假借幫主之名行兇，此事貧道答應施主，今後必分神調查眞相！」

「且不說此事之眞假，晚輩想證明一件事，風小月行為雖然比常人浪蕩，却絕非無行子弟；但除此之外，自覺未曾犯過大錯，更少殺害無辜，不知貴幫對晚輩有何看法？是否都認為像晚輩這種人應該誅殺？」

長眉沉吟道：「施主之行為貧道不太了解……」

「既然如此，去年道長為何對晚輩恨之入骨，非殺之而後快不可？顯然道長是聽了片面之詞，敢問道長當時是聽了甚麼人唆擺？」

長眉不由語塞，上百人之廣場一時間居然鴉雀無聲。良久白眉方乾咳一聲：「此事貧道再調查一下……事隔多時，已經忘記詳情了……」

「相信道長已經心中有數，希望能秉承一貫之作風，事後向晚輩交代一下，否則對混一幫及九大門派之幫譽都有影响！」

長眉背後有人喝道：「你是甚麼人，竟敢以此口吻與掌門說話？」

此人身材較矮，又站在高大之長眉身後，風小月看不到其眞面孔，忍不住胡猜，「閣下有膽指責別人，為何不敢堂堂正正站出來？是心中有鬼，抑或另有別情？」剎那間，廣場中數十對眼睛都向那方望去。

那人沒奈何，只好慢慢走出來，却是一名道士，有人道：「他是懷竹的師弟懷石，難怪要替懷竹說好話！」

傅青驄道：「長眉，貴幫的確出了不少敗類，你們若不加以清除，九大門派的威望便要一落千丈了！」

長眉見對方直呼其名，心頭不快，冷冷地問道：「施主是誰，為何不自我介紹一下。」

傅青驄也不生氣，溫聲道：「老夫傅青驄，也許你已忘記！」

長眉道長一怔，又問了一句，傅青驄不由提高聲音道：「老夫傅青驄，九成是久未露面，故此連你也忘記賤名了！」

長眉臉色大變，他雖然料到長河幫必定請到好手，方敢正面交鋒，但却萬萬想不到白凌天面子這般大，連宇內三奇也請來了，一對眼睛不由四處掃射。

傅青驄冷笑道：「牛鼻子不用害怕，宇內三奇只來老夫一人，傅某再問你一句，今日你能代表混一幫麼？」

長眉微微一怔，略現尷尬地轉頭望向一休禪師，一休禪師走前兩步，合什宣了一聲佛號：「不知前輩大駕光臨，九大門派有失禮儀，尚請見諒。」

傅青驄眉頭一皺，道：「少說廢話，老夫的話你們還未回答！」他態度倨傲，有如大人對小孩子說話，眾人都暗中揑了把冷汗，可是一休及長眉却毫不為忤。

長眉忙道：「有佛兄在場，代表人物當然是少林派掌門，不知前輩有何指教？」

傅青驄道：「很好，老夫想知道一件事，你倆對混一幫一般子弟在外面之所作所為到底了解多深？」

一休又宣了一聲佛號：「貧僧素來在寺內清修，混一幫之幫務一向是長眉道兄主持，他應比貧僧了解！」

九大門派弟子均料不到一休會這樣說，實則他已把一切責任推給長眉了，這等行為完全與其身份地位不配，不料傅青驄不吃這一套：「既然你只在少林清修，為何還要掛個虛名？相信你當混一幫幫主可不是被迫的，如此則你也有責任，除非你自承是沽名釣譽之

輩！」

他咄咄迫人，一休雖是高僧，亦不禁臉有怒色：「貧僧為人如何，武林早有公論，適才所說，只道事實而已，事實上混一幫日常幫務是由長眉道長主持！」

「好，那老夫只好請教長眉道長了！」

白眉道：「貧道花在混一幫幫務的時間實際不多，蓋本身青城派的事也纏身……」

傅青驄聲量提高：「那誰最了解？」

懷石道：「前輩不斷問負責人，到底用意何在？」

「你們自認正派，但下面的人却幹了不少壞事，老夫不找負責人找誰？」

長眉道長心頭一動，忙道：「貧道不在此處時，幫務由武當派之懷竹及懷石師兄弟負責，他倆應該最清楚的了！」

傅青驄哈哈一笑：「難怪牛鼻子沉不住氣！老夫問你，為何你手下幹了不少壞事，你竟不制止？」

懷石道：「俗語謂族大有乞丐，樹大有枯枝，十隻手指尚且有長短，何論其他？誰都不敢保證手下不會幹壞事！不過，混一幫總體還是正義的，這個毫無疑問！」

「未必！」傅青驄揮臂一指，「你最好問問在場之人！」

風小月首先道：「風某請問道長，我到底犯了甚麼大罪，屢遭貴幫暗殺？」

「施主無行，眠花宿柳，拐騙良家婦女，難道不該殺？虧你還有膽問！」懷石居然理直氣壯。

風小月怒道：「簡直胡說八道！風某承認曾經眠花宿柳，但那是明買明賣，試問武林中曾經宿娼的男人都該殺麼？你說風某拐騙良家婦女，請拿出證據來，何年何月，何家女子被風某拐騙？閣下若說不出來，便是存心污衊，其心可誅！」

懷石微微一呆，半晌方指着似玉道：「那不就是一個？」

風小月大笑：「請問你知道她是誰麼？她叫甚麼名？是何家女子？風某未娶，她未嫁，心心相印，一起行走江湖也算是拐騙婦女？」

白凌天插腔道：「懷石，是非已非常清楚，你這樣做只證明你跟懷竹唯恐天下不亂，為何要如此？蓋你們野心極大，利用手中權力排斥異己以達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懷石見敵我雙方的人大多對他投來不信任之目光，急忙分辯：「她本來是人家的小婢，風小月分明將她拐走的。」

白凌天冷笑道：「她本是誰家小婢？姓甚名誰？風小月如何拐騙她？」

風小月加上一句：「她是誰之小婢？你如何知道？」

懷石結結巴巴地道：「是別人告訴貧道！」

傅青驄接問：「是誰告訴你的？」

風小月道：「你本就認識他，又何必掩飾，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言畢縮進人羣中。

懷石叫道：「快截住他，不能讓他逍遙法外。」

風小月從如花手中接過被封住暈穴的安華，再度排眾而前。「風某說的便是他，你敢說不認識他？」他說這句話時，眼睛不看懷石，却落在一休臉上，祇見他輕閉雙目，無動於衷。他故意提高聲音道：「這位便是經常男扮女裝，在江湖上殘殺無辜的『香車夫人』，青城派俗家弟子沈重城一家，『雁蕩兩子』之老么宋遜都是他殺的，這種人却是閣下之朋友，簡直有污武當清譽。」

「胡說！」懷石鎮定功夫再好，此刻亦難免心慌意亂：「他叫做馮安華，怎會是『香車夫人』，何況他殺人時，你可曾親眼看見？」

「雖非親眼所見，但九成是他幹的。」

懷石冷笑一聲：「殺人這種大事，豈可憑想象？」（未完・十）

上文提要：

藍衣人用槍指着高翔與方局長之際，汽車喇叭忽然響起，穆秀珍趁此機會用沙發推倒藍衣人……木蘭花一面向穆秀珍說明利用一隻大桶逃生的經過，一面駕車追踪逃走的藍衣人，追到半山高尚住宅，木蘭花隻身潛入，並用匕首指着「金星」，奈何百密一疏，反受……「女護士」用槍指着高翔與方局長，薩都拉被人用手術床推走，却被穆秀珍撞着……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血戰黑龍黨



機智勇敢擒金星　反敗爲勝救人質

他們小心地向內看去。

只見整幢房子內，都是靜悄悄地，竟像是一個人也沒有。

高翔心中疑惑，道：「是這裏麼？」

「當然是這裏。」穆秀珍不服氣地回答。

「那怎麼沒有人啊？」

「或者躲起來了，我們衝進去。」

「不，等大隊人馬到了再說。」

警車的嗚嗚聲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不一會，三輛警車停在圍牆之旁，一隊穿着避彈衣，戴着避彈盔的警員，衝進了那幢花園洋房去。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如臨大敵地跟在後面，也衝了進去。

他們一進大廳，便看到在牆上，以紅漆掃着「再會」兩個大字。

「我們來遲了。」高翔頹然。

「可是，蘭花姐呢？」穆秀珍焦急地問。

「如果她還沒有遇害的話，那麼一定是給他們帶到別的地方去了。」

「是我壞的事！是我弄壞的事情！」穆秀珍捧着自己的頭，來回地搖着。她知道，如果不是她以柔道摔倒了那個女人，黑龍黨徒是不會知道木蘭花還有同伴在外面等着的，只要黑龍黨徒不知道的話，那麼這時，大隊人馬殺到，黑龍黨徒一定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了。

可是如今，却甚麼人也沒有了！

這時候，方局長也已趕到了，三隊搜索隊，在屋子上下搜索着，經過了半小時之久，一個人也沒有找到，高翔、穆秀珍和方局長三人已滿頭是汗。

那時，木蘭花也不怎麼好過，她仍然在「金星」的控制之下。

當穆秀珍摔倒了那個女人而駕車離去之後，「金星」立即接到了報告，他以手槍指嚇着木蘭花，將木蘭花帶到了另一間房中間。在那間房間內，竟然有一架小型的升降機，木蘭花和「金星」下降了二十尺左右，又被槍指着，走了出來。

「金星」臉上的神情極其得意，地下室的佈置很豪華，他「請」木蘭花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面對着一架對角線三十三寸的廣角電視機。

木蘭花盡量使自己輕鬆，她臉上甚至帶着眞正的笑容，道：「這個位置，看電視機倒眞不錯。」

「是的，」「金星」在她的斜對面坐了下來，「等一會兒，就要請你看電視，保證是最精彩的節目。」

「是麼？」木蘭花一面漫聲應着，一面四週打量着，尋求脫身的機會。

這間地下室約莫是二十尺見

方，沒有窗子，唯一的門，就是那升降機的門。也就是說，要出去的話，只有仍從升降機出去。

這看來是十分簡單的事，木蘭花所坐的地方，離升降機的門只不過八九尺距離。

但是，如何能夠通過這八九尺的距離，而使「金星」不開槍射擊呢？當然首先要將金星擊倒，但是又怎樣將「金星」擊倒呢？木蘭花心中苦笑着，但是她却以十分動聽的聲音，哼着歌曲。

「我佩服你的鎭定。」「金星」冷冷地道。

「我也佩服你們這個組織的龐大，我不能想像你們的總部內，有着甚麼樣的設備。」木蘭花故意發難着「金星」。

「金星」得意地笑了起來。「如果你加入了我們，那你就有機會到總部去覲見『太陽』，那時，你就可以知道總部的偉大了，告訴你，我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太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

「我有同感，最優秀的人，」木蘭花冷冷地道：「却扣押了一個無辜的小女孩。」

「金星」的臉色變得難看起來，「哼」地一聲，道：「你還在繼續頑固麼？」

「看來是這樣，你們將阿敏娜藏在甚麼地方？」木蘭花問。

「金星」笑了起來，道：「這是我們大買賣的本錢，你想我會講給你聽麼？」

木蘭花作出了一個不屑的神情，道：「你剛才說，我如果不和你們同流合污的話，便要死去，你難道怕我再逃走麼？你何以對你自己這樣沒有信心？」

「你如果再說下去，那我就不給你時間多作考慮了！」「金星」狠狠地說。

「你其實是色厲內荏，」木蘭花毫無顧忌地說着：「你怕你自己終於會失敗，而且我一定能夠逃出去，要不然，你何以不敢讓我見一見阿敏娜？」

「金星」的臉色越來越難看。

他瞪了木蘭花片刻，發出了一聲冷笑，道：「爲了證明你的推斷錯誤，我可以給你看一看這個阿拉伯小女孩。」

木蘭花心中感到一點高興。雖然她還沒有脫身的把握，但是能夠見到阿敏娜的話，那總算是一項重要的進展。

「好啊，她在甚麼地方？」

「你當然不能直接見到她。」

「你這是甚麼意思？」

「金星」指了指那具電視機，揚起了他所坐的沙發的扶手，在軟膠之下，是一排按鈕，他按了其中的一個，電視機發出了輕微的「嗡嗡」聲，接着，螢光屏便閃動起來。

一分鐘之後，已經可以在電視的畫面上，看到一間房間，一個頭髮十分長，長得十分可愛的小女孩，正伏在一張椅上，看着一本畫報。

還有一個中年婦女，正在房間中陪着那個小女孩。

「你看到了沒有？我們待她可眞不錯哩！」

「我看到了。」

「你還有一些別的東西看。」「金星」又按動了另外一個鈕掣，電視的畫面變了，那是一個大客廳，客廳中全是人。

木蘭花立即認出了高翔，方局長和穆秀珍，還有許多警員，正在搜索着。

「金星」笑了起來，道：「你看到了沒有？即使搜索的人再多十倍，他們也找不到我所裝置的電視攝影機，那是超小型的，沒有甚麼人會猜到在鋼琴上的那個鎖匙孔，就是電視攝影機的鏡頭的，是不是？」

「不錯，你這有線電視攝影、傳播的裝置，可以說是第一流的了。」

木蘭花其實並不能肯定這裏的電視傳眞是有線的，還是無線電波傳遞的，但是她却特意先說成「有線」的，如果她說錯了的話，她知道「金星」一定會糾正她的。但是「金星」却衹是得意地笑着。

木蘭花知道自己沒有說錯。她又記得，剛才電視畫面上出現阿敏娜的時候，「金星」是按了扶手上的第三個掣的。有線電視在電視攝影機之間，一定有線可通，也就是說，如果她能夠脫身的話，她一定可以根據那個按鈕上的電線，通向何處，而找到阿敏娜的所在了。

雖然她如今還沒有想到脫身的方法，但是她感到自己又有了新的進展，所以她十分高興，在沙發上坐得更舒服了一些。

電視畫面上，搜索隊開始撤退，大廳上已不像剛才那樣亂了。

木蘭花看到穆秀珍正在團團亂轉，她也看到高翔和方局長兩人正在愁眉不展，三個人像是正在講着話。可是木蘭花聽不到他們的講話聲。

「難道沒有傳聲設備麼？」她問。

「當然有，你可是想聽聽他們在討論些甚麼，是不是？」

「不錯。」

「那太容易了。」

「金星」又按動了一個掣。

首先聽到的，是高翔的聲音。

「我想到了！」他叫着。

「想到了甚麼？」穆秀珍立即問。

「來，跟我來，跟我去救木蘭花！」他一面說，一面便向大廳外走去。電視攝影機是採用廣角鏡頭的，可以看到他們三個人，一起出了門外。

「金星」怪笑起來，道：「穆小姐，他們到外面去救你去了，而你，則正在地下室中！」

「你不要得意，你怎知升降機也掩飾得那麼好，不會被人發現！」

「哈哈，升降機是在秘室之中的秘室內的，搜索隊發現了秘室，就以爲成功了，他們絕想不到秘室之中還有秘室，而秘室中的秘室，還有秘室的升降機裝置，這是最普通的心理學，你竟不懂麼?」

木蘭花忍受着「金星」的揶揄，伸了一個懶腰，站起身來。

她想試試「金星」的戒備，是否已經鬆懈了，這也是普通的心理學！剛才大隊人馬衝進來的時候，「金星」的心情一定十分緊張，這時警方的人員已經撤退了，「金星」以爲自己已經獲勝，當然不會再有剛才那樣地警惕了。

果然，木蘭花站了起來，「金星」並沒有干涉。

木蘭花將鞋子丟在地上，重重地擦了一下，她的鞋跟，歪了小半寸。

「金星」當然是絕對覺察不到這一點的。

木蘭花又坐了起來，她的鞋跟中，裝着彈性極强的彈簧，當鞋跟被踢向旁轉去之際，彈簧可以將一撮鐵砂彈出來，勁力不下於鳥槍所發射的。

這時，木蘭花祇消擧起脚來，鐵砂便會射向「金星」了。

但是，「金星」的手槍，仍然對準着她！

鐵砂不能置人於死，槍彈却可以射死人，木蘭花必需令「金星」更鬆懈些。

她裝着苦笑了一下，道：「看來，我的確要考慮一下你的提議了。」

「金星」點頭道：「這才是聰明之擧，你替補『土星』的位置，和我一起工作，我們不但可以一起工作，還可以……」

他講到這裏，便以十分淫邪的目光望定了木蘭花，木蘭花心中大怒，但是她臉上却仍保持着動人的微笑，道：「是麼?」

「金星」道：「你如果加入了我們，那麼你每年，在銀行中的存款數字，可以增加七倍數字以上。沒有甚麼再比這個更好的了。」

「那麼，你們——或者說我們——是做甚麼買賣的呢?」

「甚麼都做，最近我們的大買賣則是……」

「金星」才講到這裏，木蘭花突然伸手向電視機一指，道：「你看，大廳中這個，是甚麼人呢?」

電視機其實已經關去了，但是木蘭花突然那麼一說，「金星」却也不由自主地轉過頭去，就在他轉過頭去的時候，木蘭花抬起脚來，鐵砂暴射而出！

她也趁着鐵砂暴射而出之際，一個觔斗，翻到了沙發的背後。

鐵砂顯然弄壞了「金星」的視線，但是却並沒有使他手中的手槍失去。

「砰砰砰！」他連射了三槍。

那三槍，射向三個不同的地方，但是却沒有射中木蘭花。

木蘭花屏住了氣息，仍躲在沙發後面，她將頭伸出去，祇見「金星」一隻手正拚命地在擦着眼睛，想恢復視線，木蘭花在地上慢慢地爬行着，到了一張茶几的前面，擧起茶几向天花板上的燈抛去。

「砰！」

在她抛出茶几的時候，又有一粒子彈呼嘯而過，木蘭花則已滾在地上了。

她抛出了茶几，撞在燈上，地下室中頓時成了一片黑暗。

木蘭花站了起來，貼牆而立。

這時，她要脫身而走，已經是沒有甚麼困難的事了。但是她却要救阿敏娜，不能就此離去。

她記得「金星」手中的槍已經發射過了四次。

木蘭花也知道，他那一型的手槍，祇能發射七顆子彈。

也就是說，祇要再引「金星」發射三次的話，她就可以十分從容地來對付「金星」了。

木蘭花伸手摸索着，摸到了一隻酒瓶，她將酒瓶向「金星」站立的地方疾抛了過去，立即閃開。

「砰！」一聲槍響，酒瓶在半空之中爆裂。「砰！」又一聲槍響，木蘭花剛才站立的地方嵌進了一顆子彈。木蘭花心中暗忖：照這樣的情形來看，「金星」已經恢復視線了。

當然，在一片黑暗之中，他仍是看不到目標的，但是他已可以看清向他抛來的酒瓶！

剛才開槍時的火光，使木蘭花看到，「金星」的身子，是蹲在沙發旁邊的。

木蘭花再次緩緩地移動，在黑暗中，她移動起來，就像一隻貓兒一樣無聲無息。

「金星」祇有一顆子彈。

他當然會極其小心，不輕易浪費這一顆子彈，而想用這顆子彈來結果木蘭花的。

木蘭花知道，這時他一定用盡目力在尋找着自己。但是木蘭花是不會讓他發現的，因爲木蘭花將長髮披在面前，她身上的衣服是黑色

的，頭髮也是黑色的，在黑暗之中，她絕無暴露目標之處。

她貼牆走着，根據記憶，她覺得自己已經繞到了「金星」的後面。

她突然大叫一聲，幾乎是和她那一聲大叫的同時，槍響了！

木蘭花的估計沒有錯，她的確是在「金星」的身後，「金星」轉身發槍，失了準頭，子彈在她的鬢邊掠過，而她已向着「金星」撲了過去！

她一撲到，便抓住了「金星」的肩頭，將「金星」的身子直提了起來，又重重地摔了下去！

但是，當她再度向「金星」撲去之際，「金星」却已滾了開去。

木蘭花覺出脚踝一軟，身子已被提了起來，原來「金星」是柔道的高手也！

木蘭花的身子被抛出了五六尺，跌在地上，她在地上蹲着不動。

木蘭花知道「金星」一定會趁機追襲的。她躺在地上，雙腿曲起。

果然，「金星」向前疾撲過來，木蘭花陡地雙腿一蹬！

她也不知道這一蹬，蹬在「金星」的甚麼地方，祇聽得「金星」發出了一下狠嗥也似的怪叫聲，向外直跌了出去，在「砰」地一聲之後，便沒有了聲息。

木蘭花又等了片刻，才取出了小電筒，按亮了看去。

她看到「金星」正彎着身子，躺在地上。

但是，她却也看到，「金星」的眼皮正在顫動！

那當然是金星在誘她上當！

木蘭花心中暗自冷笑了一聲，擧起一張沙發來，向前直抛了過去。

「金星」知道不妙，想要躲避時，却已經慢了一步，沉重的沙發砸在他的頭部，他的身子軟癱下去，從假昏變成眞昏了。

木蘭花撕破了一塊桌布，將「金星」的手反綁了起來，又縛住了他的雙足和塞住了他的口，將他拖到了升降機的門口，等升降機落下時，又將他拖了進去。

這時候，「金星」已經醒過來了，可是他却一點掙扎的餘地也沒有。

升降機向上升去，不一會便停了下來，木蘭花拖着「金星」，到了秘室中。那間秘室，是由另一間秘室通過來的，果然未被搜索隊發現。

木蘭花看到了電話機，她立即拿起了聽筒，接了警局的號碼。

高翔方局長和穆秀珍三人，在一籌莫展之際，高翔忽然想起那兩男一女，在醫院中就逮的黑龍黨黨徒，看來，他們是奉命來劫持到薩都拉的，他們要將薩都拉劫持到甚麼地方去呢?祇要向他們追問，不是就可以知道木蘭花的去向了嗎?

這便是高翔在那花園洋房的大廳中高叫他想到了辦法的原故。

而他們退出了那花園洋房之後，也立即趕到警局，祇可惜他們一到警局，便得到一個不幸的消息：那兩男一女，在拘留所中服毒自殺了，他們是經過搜身的，毒藥藏在甚麼地方，竟也無法知道。

高翔頹然，穆秀珍急得大叫大嚷，方局長的手指不斷地敲着桌子。

也就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

「秘密工作組。」高翔沒精打彩地，拿起了聽筒。

「是高主任麼?」那邊傳來一陣清脆悅耳的聲音。

剎那之間，高翔臉上神情難以形容到了極點，他張大着口，瞪大着眼，好一會，才道：「是，是，噢，不，我是高翔。」

「快來你們剛才來的地方，我就在這裏。」木蘭花的聲音，這時在高翔聽來，簡直如同仙樂一樣：「告訴你，『金星』已經是給我俘擄了。」

「你太偉大了，我們立刻就到。」

「誰?」

「誰?」

方局長和穆秀珍兩人同聲急問。

木蘭花已經放下了電話，高翔却還握着聽筒在搖着。「木蘭花，是木蘭花。」

「她在哪裏?」兩人又同聲問。

「就在剛才我們去過的地方，她已經俘擄了『金星』！」

「我們快去！」穆秀珍拉開了門，向外面便衝。方局長似乎也年輕了三十歲，跟着向外奔去。

木蘭花在放下了電話之後，又將「金星」拖出了密室，來到了外面的秘室之中。果然，外面的那間秘室一片凌亂，正如「金星」所料，搜索的人在發現了一間秘室之後就滿足了，沒有進一步地去搜是否另有秘室。

木蘭花打開了秘室的暗門，一直將「金星」拖到了樓下，她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金星先生，你可以算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可是如今你還有甚麼可說?」如今的形勢已不同了，木蘭花變得十分優閒。

「金星」怒瞪着眼睛。

「金星先生，你在海達倉庫的密室窗外裝置了一具西洋鏡，從窗外看出去，像是十足一片汪洋，使人以爲身在船上，而不敢亂逃，可是你却弄巧成拙了，如果你將我困在鋼骨水泥，而不是木艙的地方，

我可能脫不了身哩！」

「金星」口中，伊啞作聲，也不知道他是想講些甚麼話。

木蘭花笑了笑，又道：「你在銀行中的存款大概不算少，但是你卻要身陷囹圄了，我想，如果你還能出獄，在你出獄之後，你的存款，利上加利，那一定是一筆很大的數字了。」

「金星」突然怪聲叫了起來。

「你想講話是不是？」木蘭花順手拉去塞在他口中的布塊。

「穆小姐，」「金星」喘着氣，「我願意以十萬美金，來換取我的自由。」

「像你這種人類的蟊賊，值得十萬美金那麼多麼？」木蘭花毫不客氣地譏笑着他。

「你會後悔的，你會後悔不及。」「金星」狠狠地說。

「或許是，但如今，你看甚麼人來了？」木蘭花伸手指向門口，「金星」閉上了眼睛，因爲方局長、高翔和穆秀珍已經衝了進來，後面還跟着六個武裝警員。

「蘭花姐，你剛才在哪裏？」穆秀珍握住了木蘭花的手，高興得流起淚來。

「我在地下室，通過電視，我還看到你們哩。」木蘭花向地上一指，道：「這位就是金星先生，黑龍黨的第三號人物，我想，不消三四天，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位先生的眞正來歷了。」

「穆小姐，」高翔猶豫着：「你怕是弄錯了吧，『金星』是一個胖子。」

「不，我沒有錯，他穿着海綿衣服，將自己裝成一個胖子，這是一個狡猾透頂的傢伙！」木蘭花回答。

「你說得不錯！」「金星」突然插口：「正因爲我狡猾，你們將沒有法子將我帶離此地。」

「放你的狗屁！」穆秀珍走了過去，在「金星」的身上踢了一腳。

「彭小姐，準備接受命令，」「金星」高叫着：「如果我再度發令時，你便殺死阿敏娜！」

「金星」突然發出了這樣的命令，衆人都不禁爲之愕然。

穆秀珍立即道：「你見鬼麼？這裏有甚麼人在接受你的命令？」

「金星」卻又道：「彭小姐，這裏的任何人，如果有搜索你所在之處的傾向，你也立即下手！」

「金星」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狡猾的神情來，道：「通過傳音器，我的手下已聽到我的命令了。」

「呸！」穆秀珍不信：「你在裝神弄鬼。」

「彭小姐，妳讓他們聽聽妳的聲音。」

在大廳正中的吊燈上，突然傳來了「答」地一聲，接着便是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道：「金星，我已聽到你的命令了。」

在那中年婦女的聲音之後，突然又聽到了一個小女孩的聲音，道：「彭阿姨，妳眞的要殺我麼？妳不喜歡和我在一起……」

小女孩的聲音，到了一半，便陡地停止。

「那便是阿敏娜。」「金星」臉上的神情洋洋得意：「而彭小姐，我相信方局長一定不會陌生的，她叫彭可，英文名是安格烈・彭。」

「我知道，」方局長的聲音中充滿了怒意：「她是一個心理變態的殺人犯。去年由神經病院逃出來的。」

「好了，彭小姐會毫不猶豫地執行我的命令，甚至會提前實行我的命令——如果她在電視機處，看到我的待遇還未會改善的話。」

木蘭花一個箭步，向放在大廳的一角的鋼琴走去。

「別去碰那電視攝影機，」「金星」尖聲叫：「彭可是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當她看到電視畫面突然中斷的時候，她會發狂的。」

木蘭花陡地站住。

這時，大廳之中，人人都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阿敏娜當然是在一間秘室之中，而且，木蘭花是已經可以有辦法找到那間密室的了。

但是這時，他們卻不能有所動作，因爲這個無辜的少女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脅。

「你這頭卑鄙的老鼠！」高翔忍不住駡。

「好，就算我是，請你將我手足上的布帶解開來，要不然，我又要發新的命令了。」

沒有人去解開「金星」手上和腳上的布帶。

「金星」冷冷地道：「好，我數到十，如果沒有人來動手解縛的話，阿敏娜將是一具屍體。」

他開始數了起來。

「一……二……三……四……五……六……」他一直數着。

「高先生，」木蘭花首先開口：「請將他解了開來。」

「穆小姐，這是……」

「高先生，你難道忍心見一位小姑娘受害麼？你沒有見過她，可是我見過她，我雖然祇在電視上見過她極短的時間，但是她卻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小姑娘，沒有一個稍有人性的人，會忍心看着她死去的。」木蘭花以充滿了感情的聲音說。

「高先生，你快去吧！」穆秀珍雖豪，但心腸卻十分軟，木蘭花的話，令得她眼眶都潤濕了。

高翔嘆了一口氣，走過去開始將「金星」手上腳上的布條解開來。

他在做着這件事的時候，心中不情願到了極點，因之故意十分慢。

木蘭花繼續道：「阿敏娜是那麼可愛，誰會去傷害她呢？如果有甚麼人傷害了她，那麼那個人在一閉眼睛的時候，難道會不看見阿敏娜可愛的樣子麼？良知不受譴責麼？」

高翔本來，還不知道木蘭花這樣不斷地說着，是甚麼意思。

但是，當木蘭花第二次略停了一停之後，他卻明白了，他明白，木蘭花是想感動彭可，要彭可違抗「金星」的命令，不下手殺害阿敏娜。

但是這有可能麼？彭可是一個心理不正常，有着嗜殺狂的人啊！

然而，不管有沒有可能，這似乎是唯一可試的辦法了。

他已然猜到了木蘭花的心意，解縛的動作，便進行得更慢。

木蘭花的聲音充滿了感情：「剛才我們聽到阿敏娜的聲音，是多麼天眞純潔，好聽悅耳，這種聲音，即使是豺狼聽了，也會心軟的，不要說是人了。」

「金星」不耐煩高翔解得慢，連聲喝道：「快！快！」

「你心急，你就自己來。」高翔仍是慢條斯理地。

「唉，」木蘭花忽然嘆了一口氣：「阿敏娜的小小心靈中一定在想：誰會害我呢？沒有人會害我的，祇有人會和我在一起玩，陪我睡，講故事給我聽，沒有人會來害我的，我祇是一個小女孩啊！」

「住口！」「金星」突然怪叫，他也明白了木蘭花的意思。「你別白費心機了。」

木蘭花講得口也乾了，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她不禁眞的嘆了一口氣。

她知道通過傳音設備，彭可——木蘭花在電視機上曾經見過一次的那個中年婦女，是一定可以聽到她的聲音的，難道彭可當眞是一個嗜殺如狂的人，連這樣可愛的一個小女孩都不肯放過？

高翔也沒有法子再拖時間了，他終於解開了「金星」手腕上的布帶。

「金星」的雙手可以活動，便推開了高翔，自己將腳上的布條解開，然後，他站了起來。

「你們祇好看着我離開這裏，」「金星」奸笑着，「在我離開這裏之後，你們當然可以設法尋找阿敏娜的。你們是勝利了，但是你們卻還未全勝，因爲我能在你們眼前大搖大擺地走出去。」

衆人的臉上都充滿了怒容，但是卻又沒有人動作。人人都知道，「金星」是窮兇極惡的匪徒，但是爲了阿敏娜的安全，卻又祇能眼睜睜地望着「金星」向門外走了出去。

「金星」在大廳門口，略站了一站道：「你們可以對薩都拉說，他雖然得回了女兒，但我們仍然會有辦法對付他的，別忘記，黑龍黨是無敵的。」

每一個人都望着在門口的「金星」，沒有人注意到大廳的側門，被輕輕地推開，一個中年婦人帶着一個長頭髮圓臉的小女孩，站在門前，那中年婦女的臉上，帶着十分羞慚的神情。

但是「金星」卻看到了那中年婦女和這個小女孩，他自然也認得出那是彭可和阿敏娜。

他的臉色陡地大變，整個人呆了一呆。

他知道，如果衆人之中，有甚麼人轉頭去看一看，或是彭可一出聲的話，那麼他就完了，他如今還在手槍的射程之內。

他不敢轉過身去，倒退着身子，向外迅速地退去，退到了鐵門旁。

就在這時，彭可開了口：「剛才講話的，是……哪一位小姐？」

彭可的聲音突然響起，令得人人都回頭看去，陡然之間，每個人都一呆，而「金星」則已推開了鐵門向外奔去。

木蘭花叫了一聲，猛地推倒一名武裝警員，自那警員的身邊，奪過槍來。

「砰！」

槍響了，子彈呼嘯而出，已到了鐵門外的「金星」身子向地上倒去。但是幾乎是立即地，他又一躍而起，身子已看不見了。

高翔衝了過去，將阿敏娜抱了起來。阿敏娜以純正的英語道：「先生，你不要抱我，彭阿姨是我的好朋友，她說，聽了那一位阿姨的話之後，她更不會傷害我的，你放我下來。」

高翔猶豫了一下，他實在不能相信一個嗜殺成狂的人，但是，當他看到阿敏娜臉上，那種近乎聖潔的天眞，和彭可臉上那種流露出愛的神情之後，他將阿敏娜輕輕地放了下來。

的確，正如木蘭花所言，就算是豹狠，見了阿敏娜那樣可愛的小女孩，都不會下手殺害的，何況彭可是人，再加上彭可曾和阿敏娜在一起生活了許多天，而木蘭花的話又如此感人，她怎會下手害阿敏娜？

高翔心中感到，木蘭花又成功了！

他回過頭去，只見大廳之中，

已只有他一個人了。

他也連忙追了出去，才出鐵門，便遇上了方局長。

「啊呀，你怎麼出來了？阿敏娜呢？」

「和彭可在一起。」

「你這人……」方局長急得說不出話來。

「不要緊的，阿敏娜和彭可在一起，十分安全，方局長，你應該相信，再兇惡的人，只要他是人，總是有人性的，只要我們能循循善誘的話，人性就會擴展，而掩沒獸性。」

他轉過身去，彭可已帶着阿敏娜走了出來。

「你看到了沒有？」

方局長看了，他看到阿敏娜可愛的，紅噗噗的小臉兒，倚在彭可的身邊。

方局長也不禁為這種情形而感動，他趨前了兩步，道：「彭女士，你還認得我麼？」

「認得，我想見一見剛才說話的那位小姐，她在甚麼地方？」

「他叫木蘭花，快回來了。」

彭可的眼睛有些潤濕，方局長和她講着話，一面示意高翔將阿敏娜帶開去。

高翔拉着阿敏娜的手，走開了丈許，笑着道：「阿敏娜，你爸爸來了，你可知道麼？」

「我爸爸？他可是和我一樣，坐水上飛機來的麼？」阿敏娜仰着頭，天眞地問。

「是的，我帶你去見他，好不好？」

「好！」阿敏娜拍着手，歡叫着：「我要彭阿姨和我一起去見爸爸，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的，但是彭阿姨還要等一個人。」

遠遠地，已看到木蘭花在奔過來了。

等木蘭花到了面前，彭可問道：「就是這位小姐麼？」

方局長點了點頭。

彭可跨出了一步，突然在木蘭花的面前跪了下來，放聲大哭！

一時之間，木蘭花倒有點不知所措，但是旁觀的人，都為此情此景感動。木蘭花連忙將彭可扶了起來。

「小姐，你的話，使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彭可一面哭着：「我既然還是一個人，我就不能做連豺狼也不會去做的事！」

木蘭花忙勸道：「彭女士，你不必太激動了。我相信在我們將事實的經過講給阿敏娜的父親聽之後，他一定會允許你繼續和阿敏娜生活在一起的，因為你做了一件十分偉大的事，你救了她！」

「我不配，我實在不配！」彭可仍緊掩着臉，哭着。阿敏娜却悄悄地來到了她的身邊，道：「彭阿姨，你蹲下身子來。」

彭可呆了一呆，蹲下身子去，阿敏娜在她的臉上「嘖」地吻了一下，道：「彭阿姨，你配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彭可緊緊地抱住了阿敏娜，笑了起來，可是她雙眼之中却仍然淚水直流。

「穆小姐，你們去追『金星』，結果怎麼樣了？」高翔這個問題已在心中忍了好久，但因為剛才的場面感人，所以他才忍到這時才說出來。

「唉，」木蘭花嘆了一口氣，道：「本來我們是想將他生擒的，怎知他却不肯聽令停下來，所以就被機槍射死了。」

「哼，這種罪大惡極的兇徒，還可以稱得上死有餘辜，蘭花姐，你還替他可惜麼？」穆秀珍憤然地說。

「當然不是替他可惜，」木蘭花的臉容非常沉重，「而是替我們可惜。黑龍黨在遠東的頭子是『金星』和『土星』，如今兩人都已死了，你想，黑龍黨會和我們善罷甘休麼？」

「當然不會。」高翔和穆秀珍同聲作答。

「那就是了，如果我們生擒了『金星』的話，我們就可以在他的身上，得到有關黑龍黨的許多資料，但如今我們却得不到了，也就是說，我們要和黑龍黨作戰，仍然如同瞎子摸象一樣！」

「穆小姐，」方局長衷心地說：「你在開始答應我救阿敏娜的時候，不是也一點頭緒都沒有麼？但是你還是成功了！」

「這絕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木蘭花謙虛地說：「各位誰不出了一分力？」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不禁紅了臉。

「我相信，」木蘭花繼續說：「在這裏，還可以找到一些有關黑龍黨在本市的資料，例如他們已經和本地的匪徒是不是有聯絡之類，只要根據電視線去搜查，是不難發現所有密室的，這純粹是警方的事情，我要回家去了。」

她講完之後，轉過身，和穆秀珍兩人一齊向外走去，高翔望着她的背影，揚手欲言，可是終於未曾開出口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轉過了街口，木蘭花便停了下來，向後面望去，在前面的牆角處，似乎有兩個人影閃了一閃，縮到了牆後。

「秀珍，我們的確是惹上了空前未有的大麻煩了！」木蘭花感嘆地說。

「不怕，麻煩越大越好。」穆秀珍拍着胸口。

「你倒說得輕鬆，我要提醒你，在最近一個月中，你一個人不要單獨出街，隨身要攜帶一切應用的武器，你明白麼？」

穆秀珍臉上有不服的神氣，但是她却仍然不敢違抗木蘭花的意思，勉強答應了一聲。

* * *

三天之後，在市立第三醫院中，木蘭花、穆秀珍、高翔、方局長全都在頂樓的病房中。除了他們四人之外，還有薩都拉父女和彭可。

薩都拉以十分莊嚴的聲音，向衆人宣佈：「我已決定聘請彭女士為我女兒的褓姆了。」

彭可有點忸怩地低下了頭，顯得她的心中正十分之高興。

「而我的傷也痊癒了，」薩都拉繼續說着：「我今天便要回阿拉伯去了，這次來到遠東，能夠認識各位，能夠和勇敢、機智得無可比擬的中國人做朋友，我實是感到太榮幸了。」

「你太客氣了，薩都拉先生，祝你旅遊愉快！」方局長代表衆人說。

正在這時，忽然有人敲門。

「進來。」高翔應聲道。

門推了開來，進來的是一個護士，她的手中捧着一束鮮花，那是十分名貴的斑葉蘭花。

「薩都拉先生，有人送花來給你，祝賀你出院。」女護士微笑着說。

高翔一伸手，將那束蘭花搶了過來，在花束上，繫着一張卡片。

當高翔將卡片翻過來的時候，人人都看到了卡片上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字：祝你旅遊愉快，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

這本來是很普通的祝賀詞。

但是，在這兩句祝賀詞的下面，却赫然是「水星」兩字！

黑龍黨的首腦，是以「太陽」和五大行星的名字來做代號的，「太陽」是第一號人物，是支配一切的頭領，而其餘各人的地位，則是依他們代號的行星距離太陽越近的為高。「水星」是距離太陽最近的一顆行星。那也就是說，「水星」是黑龍黨的第二號人物！

在病房中的衆人，早已想到黑龍黨徒在遠東受了重創之後，是絕不肯甘休的，是以他們也並不感到甚麼意外。

他們都發出了一聲冷笑。

「我看我們家中，一定也有人送這樣名貴的蘭花來了。」木蘭花說。

「怕甚麼，送多多來我都要！」穆秀珍又挺起了胸膛，大聲說。

「薩都拉先生，你回到了你的國家之後，黑龍黨徒雖然恨你，却也不能怎樣奈何你，但是……」木蘭花頓了一頓，「在旅途中，你却要千萬小心。我們如今，是不能不承認黑龍黨徒是一幫神通廣大的超級罪犯！」

「你的忠告，我一定牢記在心。」薩都拉十分誠懇地說：「我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我放棄了坐私人飛機的意圖，而改搭大航空公司的客機。」

「對，這樣便安全得多了。」木蘭花點頭，表示同意薩都拉的辦法。

她和穆秀珍與衆人告別，而高翔和方局長則送薩都拉一行三人到機場去。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到了家中，便看到她們餐桌上的一隻花瓶上，插滿了名貴的蘭花。而在花瓶之下，則壓着一張卡紙：祝兩位愉快。「水星」。

木蘭花將那張卡紙在手掌中拍了拍，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也說過了，越多越好！」

「他們送花來，自然是越多越好，但當他們送你子彈的時候，你怎麼說呢？」

「我就不會回敬麼？」穆秀珍是永遠沒有服氣的時候的。

木蘭花不再和她爭辯下去，只是獨自在沙發中坐下來沉思。

在過去的幾天中，她和黑龍黨徒作過劇烈的血戰，她勝利了，她亟需休息，但是，在黑龍黨徒還公然挑戰的情形下，她又怎能多休息呢？

她望着窗外，炎陽如火，想像着即將展開的龍爭虎鬥，一言不語……

（本篇完）

上文提要：丁杰對孟婆說出沈形雲來自南京，八成是爲尋聚寶盆而來，勸孟婆與他合作，二人細語，但沈形雲全聽清楚，知道丁杰有陰謀……石大丹找沈形雲，却不是告訴他神偷的消息，倒說起錢神通準備了四五十副的天九牌設計坑他……輸了銀子的幾位又欲與沈形雲賭，他先仔細檢查牌，將上次做過手脚的牌挑出，尚挑多三張，錢神通祇好換牌……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極盡挑釁之能事　有心教訓諸惡人

歐陽太斗拾起牌細看，忍不住搥胸頓足，道：「有鬼，有鬼呀，地牌一張配大十，操！」

有鬼嗎？沈形雲有「九手抓鬼」的稱號，他此刻兩手把桌上的銀票撥到門前來！

他對身邊的三個美人兒點點頭，道：「煩勞了，替我好好收袋中，等一會少不了妳們的！」

芍藥一些力氣也沒有，她還得笑！牡丹也一樣，她幾乎靠在沈形雲的身上了。

於是，這袋銀票之事便由秋菊一人幹了。

當她去收司徒文正門前的幾百兩銀票時候，由不得抬目看向忿怒的司徒文正。

秋菊全身一哆嗦，沈形雲立刻發覺到，他淡淡的一笑，道：「嗨，這叫『鬼迷張天師，有法無處使』，哈……」

於是，他把第三把牌又推出來了！

沈形雲又有了俏皮話：「下，下呀，錢算甚麼，賭光了再找，我這是『周倉扮新娘，就怕掀蓋頭』，各位要不要掀一掀這副牌呀！」

他這是叫人叨他的牌，明言怕掀蓋頭，實則他可不在乎有人叨他的牌！

其實這些人忘了一件大事情，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沈形雲不但有「九手抓鬼」功夫，而且他還是個過目不忘的超人！

剛才的牌只經過他仔細的瞧一眼，他已記了絕大半，再加上他的巧手安排，骰子在他手上又十分聽指揮，他隨心所欲了！

沈形雲並不在賭上弄銀子，他大伯家的銀子花不完，他還不高興花呐！

也許有人會懷疑，便是記憶再好，牌仍然要洗的，但沈形雲厲害之處就在他洗牌也能記牢每張牌！

這些人都成了肉眼凡胎，豈有不輸之理！

沈形雲有意引起人們的注意，他當然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便是找到江南神偷兄弟二人，沈形雲以爲除了賭坊之外，再也想不出風氏兄弟二人會躲在甚麼地方。

此刻，沈形雲見桌面上又是每個門前只不過三幾百兩銀子，不由嘆口氣道：「各位，怎麼只這一點點呀，想撈本那得到幾時？」

他搓着手中骰子，又道：「有道是『大船破了，還有三擔子釘呐，各位都是大豪……』」

「擲你的骰子，少放閒屁！」

司徒文正忍不住的罵起來。

但沈形雲一笑，道：「輸急的人罵幾句，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嘿……」

沈形雲決心這一把玩運氣，他

把頭轉向後擲骰子，口中在問：「各位，幾個點？」

「六……六出門大家順！」

沈形雲自己叫，他叫大家順，這一把他決心賠，便是賠也沒有幾個嘛！

出門的接過牌，立刻笑道：「一共十個紅點，地罡呀，哈……」

錢通神道：「娘的，咱才下兩百兩，太少了！」

龍升天道：「輸多贏少，娘的皮！」

天門的也是一聲叫：「天罡呀，哈……」

這是點子最大的了，如果莊家不成對，天門贏定了！

那末門的也不少，一對雜八亮出來。

沈形雲道：「各位的點子都不少，可惜各位下得少，這就是運氣！」

沈形雲不仔細的看他牌，「叭」的一聲掀開來。

「哇哇哇，操他媽！」

這是大伙齊聲驚罵！

沈形雲又笑了，他邊笑邊道：「一對銅錘打死人，哈……我又是通吃！」

秋菊爲他收銀子，錢通神也低聲的道：「不能一人贏呀，這兒可是大家樂！」

沈形雲道：「不想贏也不行，你看我兩手十分的乾淨吧，可是財神貼身，不贏也不行！」

他說的一些也不假，南京沈家有隻聚寶盆，有人曾傳言頭天晚上齋戒上香之後，聚寶盆中放上一錠銀子，第二天就是一滿盆的銀子，這不是財神的照顧是甚麼？

沈形雲不想贏也不行，他又把第四把牌推出去了。

他爲了爭取大伙信任，他出了牌還擧手發誓，道：「各位，別疑心，姓沈的不在乎這點銀子，我發誓這把牌大家比運氣！」

司徒文正一聽大怒，狂叱道：「奶奶的，你自己招認了吧！」

沈形雲一怔，道：「招認？我招認甚麼？」

司徒文正吼道：「你說這把牌要大家比運氣，那麼前三把牌你玩了詐？是不是？」

沈形雲還未回話，他身邊的「八卦刀」皮不邪已戟指沈形雲叱道：「娘的皮，老子早就看你不順眼了！」

沈形雲淡淡的道：「輸銀子的人就是你們那副嘴臉，我不打算計較！」

皮不邪道：「姓沈的，老子掛號了！」

「掛號？」

「不錯，這兒賭完以後，咱們鐵塔下面見面！」

「你想幹甚麼？」

「手底下見眞章！」

沈形雲一笑，道：「何必呢？我只不過運氣比大伙好，這也不對了？」

司徒文正道：「有人說你的功夫也高，咱們大伙要見識一下你的絕學又怎樣？」

歐陽太斗起哄的道：「好呀，賭也刺激，動刀子也刺激，這一場較量咱們看定了，哈……」

江湖上就是這回事，只有送人上樹，幾見雪中送炭！

沈形雲聽了皮不邪的挑戰，只一頓間，笑笑道：「朋友，我可以告訴你，有時候我同人比武的運氣比之賭還好上許多倍！」

皮不邪嘿嘿冷笑，道：「西北風不是嘴巴吹的，動上刀不只是看眞功夫，也得看幾分造化！」

龍升天道：「嗨，咱們這是賭在興頭上，要幹邪是賭過以後的事了！」

錢通神接上一句，道：「對，對，推牌吧！」

沈形雲也不多言，淡淡的道：「推過的牌別用了，咱們換一副新的吧！」

他出言似平淡，大伙齊瞪眼，這就要換牌了。

只見沈形雲又接過一副新牌來，三十二張合一起，擧在燈下仔細看！

他又是左看看右瞧瞧，甚至還擧到每個人的面前，道：「瞧清楚了，這是新牌，上面全是平整一個顏色的，各位大可放心了！」

他這話聽在錢通神與伍曼天二人耳朵裏，心中着實的不是滋味。

只見沈形雲把這副新牌洗了個嘩啦嘩啦響，然後他再疊起來。

沈形雲來了個愉快的笑，他推出八張牌，道：「下，下，財神爺不照顧命窮人，各位均是財神爺他老人家的門生，下吧，多下多贏呀！」

三門前是下了不少銀子，少說也有七八千兩銀子之多，就在沈形雲欲擲骰子的剎那間，開金子店的周大年急得伸手，道：「等等！」

只見他自懷中取出一塊精白玉放在桌面上，然後又把八張牌重新來個叨切疊，他笑笑道：「沈公子，你把骰子擲在這塊玉石上大家看！」

要知骰子擲在玉石上自然是彈跳得厲害，想以手法控制骰子就難了！

沈形雲當然明白這周大年的目的，他們這是有備而來，否則，怎麼平白取出一塊玉石來？

沈形雲點點頭，他的雙手捧着骰子，雙目用力注視着推出的八張牌。

他的模樣很莊嚴，似乎雙手在顫抖！

大伙都發覺他的手在顫抖，那司徒文正忍不住的嘿嘿冷笑不已！

周大年最得意，一把大銀票也不知有幾張，他全部的押上枱面了，好像他有把握贏這一把似的。

那歐陽太斗見這光景，遂也押了五千兩銀子，當然，龍升天與司徒文正二家更不落人後了。

錢通神在數銀票，他也準備大押一把，但他的手却被身邊的伍曼天壓住。

伍曼天自錢通神手中抽出一張五十兩銀票押上桌，錢通神一怔！

但錢通神是聽伍曼天主意的人，他只有不解，爲甚麼在沈彤雲哆嗦中，爲甚麼大伙都大押的時候，這伍曼天却叫他只押五十兩？

沈彤雲不但有些顫抖，他也開始臉上出現紅暈，這光景有人忍不住得意的哈哈笑了。

司徒文正就忍不住的笑出聲來了。

「你們瞧，骰子也擲不出來了，哈……嚇的！」

周大年也道：「臉紅脖子粗，怕丟人呀！」

龍升天一掌拍得響，叱道：「擲呀，你不能不來吧？」

沈彤雲忽的雙目圓睜，只見他那精湛湛的眼神出現神光，他在一頓間，道：「這一把如果能贏，窺人一輩子用不完，開封城我可以開上十間八間大店面。」

他用力的搓搓兩粒骰子，嚄，他大叫一聲：「通殺！」

「嘩！」骰子擲在玉石面上並未怎麼跳，桌面上出現四個點，四個點子末門拿牌。

沈彤雲大叫：「死到底！」

大伙一聽心中就不高興，甚麼「死到底」？「四到底」乃是末門第一把，他把四叫成死，大家自然不高興！

不高興只有擱到心裏頭，因爲莊家已把牌分送到各人的門前來了。

緊張的時刻到了！

出門的龍升天一把抓起桌上兩張牌，不由得大叫：「叨的叨，叨得太好了，鵝牌一對呀，哈……」

錢通神立刻忿怒的看向伍曼天，他幾乎開口罵人了，爲甚麼只押五十兩？

伍曼天也瞪眼，他只好注視着沈彤雲的牌。

他也希望沈彤雲贏，因爲這樣他才對錢老板有交代了。

天門的也不差，一對梅花大十放出來。

司徒文正嘿嘿笑，等着收鈔票！

他一邊的「八卦刀」皮不邪也笑：「少主，押對了！」

周大年得意的道：「這把牌才叫公平吶，天大的本事也做不了假！」

歐陽太斗大笑，他放下一對長三來，道：「妙了，怎麼風水轉了，咱們三門對是對！」

沈彤雲道：「各位，好像這把牌我完了，砸鍋了，只不過我賣這一把，不知有甚麼人要？」

伍曼天道：「你要出賣你這一副牌？」

「不錯，機會太小了！」

伍曼天道：「咱們要了！」

他此言一出，一邊的錢通神叱吒，道：「喂，你瘋了？你看看這三門亮的牌，你要我關門大吉不是？」

伍曼天道：「賭的本身就是冒險，老板，買他的這一把牌……看……」

「看個屁，咱們別當猪，你想當他的替死鬼呀！」

他指着沈彤雲面前的兩張牌，又道：「如果能贏，他不賣了！」

沈彤雲道：「錢老板，你就答應這一回吧？」

錢通神道：「那不是小數目，我不當驢！」

司徒文正叱道：「喂，誰會買你這副牌呀，快掀開來，該賠的賠吧！」

沈彤雲搖搖頭，道：「也罷，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這裏猛一掀，咱們大家見！」

「開啦！」沈彤雲大叫。

「哇呀呀！」司徒文正的聲音。

「我操他老親娘舅呀！」龍升天大罵。

「奶奶的，猴子坐大堂，一衆嘍兵站兩旁呀！」

「哈……」沈彤雲笑開懷了。

他一邊笑一邊收拾牌，那秋菊已在收銀票了。

秋菊見司徒文正的臉色難看，她一哆嗦！

這一把幾乎有十萬兩銀子進入沈彤雲的袋子裏！

這些人實在把沈彤雲當成一般賭客了，他們怎知這一回沈彤雲才是動了眞功夫！

沈彤雲把氣功運在雙掌中，別看一塊玉，骰子仍由他指揮，別以爲叨了牌，十幾隻眼睛也瞧不出來他在夾牌時候已動了手脚。

沈彤雲乃「九手抓鬼」人物，無影的鬼也照抓，何況這麼幾個人！

那伍曼天乃賭場老千，他知道沈彤雲必動手脚，是以只叫錢老板少下，但當沈彤雲出賣他的牌時候，伍曼天又要錢老板買下來。

錢老板如果聽伍曼天的話，他這一把就贏足了。

錢老板先怒視伍曼天，如今又對伍曼天大感服氣！

沈彤雲還來個逗，笑笑道：「有人這麼說，『拿着猪頭，尋不着廟門』，原是出賣的，却是欠缺識貨人，哈……這能不說我的運氣好？」

錢通神幾乎氣結！

於是，沈彤雲又推出八張牌了。

「喂，可有再叨牌的人？」

無人開口，誰也開不了口，但就在沈彤雲欲擲骰子時候，鏢客齊長風在歐陽太斗身後開口了：「喂，沈公子，咱們服了你，只不過你總不能老是你一人贏吧？」

沈彤雲抬頭看，他對這位稍瘦又高的大漢看了一下，笑道：「來到賭場求的是甚麼？不過是贏銀子，沒有人明知會輸而下場的！」

齊長風道：「江湖上有句話，不知沈公子可曾聽過？」

「甚麼話，請說來聽聽！」

「吃獨食走不出三里地！」

「哈……這話蠻有道理的！」

他一頓又道：「獨樂樂不如衆樂樂，你的話就同我的話是一樣的！」

齊長風一笑，道：「在下只是提醒你一句，並無別的意思！」

沈彤雲道：「賭例外，我要把把都贏！」

他搖着手中骰子又吼：「下，下大贏大呀！」

至於是何人贏？那得亮了牌才知道。

只不過大家在無法抓到沈彤雲的詐術之前，已經個個失去了「鬥志」！

先是，出門一共才下了十兩銀子。

天門也下了二十兩，司徒文正口中喃喃的罵！

末門的也一樣，歐陽太斗與周大年似乎還以爲二十兩銀子也太多了。

沈彤雲見這光景，他呵呵笑了。

「求饒屈膝待怎的，殺人不過頭點地，各位這是甚麼表現呀？投降嗎？」

司徒文正叱道：「少囉嗦，擲你的骰子吧！」

沈彤雲一笑，他仍然愼重其事的搓搓骰子看枱面，口中大吼：「通殺呀！」

「嘩」的一聲骰子擲出去，骰子上的點數是個三！

三是三對門，司徒文正接過牌，不在意的就把牌掀開來，才不過二十兩銀子，他打算認輸了！

只不過牌掀起大吃一驚，一對大天露出來！

這副牌的猴王已出過，他的大天是至尊的牌，不由得他不頓足大罵：「操他娘的，一脚杵在牛糞上，我倒他娘的甚麼大楣呀！」

出門的牌也掀開來，嚄，地牌一共四個點！

那錢通神與龍升天二人對了眼，也罵開了。

錢通神罵道：「奶奶的，老子一屁股坐在釘床上了，叫老子痛到心裏去了！」

龍升天道：「我他娘的摸住姑姑馬屁眼了，操！」

末門的也大叫：「看，一對紅關合，二八一十六的大紅點，媽的，才下二十兩！」

沈彤雲的牌猛一掀，他大叫：「操，十一摟住九姑娘，好大的一個憋十呀，通賠！」

秋菊可也忙了，她忙着找小銀票，半天才賠完！

沈彤雲臉無表情的又把八張牌推出去了。

他口中唸唸有詞的道：「財神老爹你聽了，大憋十我已嘗到了，你不會再叫我吃癟吧！」

隨之他大叫：「下，下大贏大呀！」

他雖然叫得聲音大，但三家門前依然下得少。

於是，他的骰子脫手了。

「二家喜，出門拿第一！」

沈彤雲唸着把牌送出去，這一回他眞絕，又是個大十一與雜九配，憋十中的中下點。

當然，另外三門又贏了！

那沈彤雲還有一把牌，他對大伙道：「老實說，我的運氣盡了，再推必又是憋十一個，算了，換人推吧！」

司徒文正大怒，道：「不行，推完這一把，這是大伙講定的規矩！」

沈彤雲道：「我不幹無把握的事，不推也不行嗎？」

「不行！」這是大伙齊聲吼！

其實大伙又怎知沈彤雲的話中有話？

沈彤雲說的「不幹無把握的事」，也就是說，他如果再推，就必會再贏！

* * *

沈彤雲淡淡的一笑，道：「我推，但求各位別下大，草草結束就謝了！」

他又把牌推出來了，那是第二副牌的最後一把了！

嚄，就見三門前面大銀票又出現了，粗略的數一下，應該不下六七千兩之多！

沈彤雲苦瓜臉的道：「喂，這是打秋風呀，見我憋十連連，你們就落石下井呀，太不夠意思了！」

司徒文正年輕氣盛，他拍桌叱道：「少廢話，你還不快擲骰子？」

沈彤雲手擧骰子口中叫：「天

靈靈地靈靈，財神老爹你是聽，這一把叫我一馬掃，明日我為你塑金身！」

「嘩！」他的骰子擲出手，兩隻巴掌在虛空擺，好像無數巴掌在桌面上出現，只不過大家並不以為意。

「五！」這是莊家自己先取牌！

沈形雲取過牌，再把天門的牌補給到家！

於是，大家又是一陣叫牌聲，果然，三門的全是八個點，而且是長點，輪到莊家去掀牌，沈形雲還是口中先唸唸有詞，然後大吼一聲：「開了！」

「哇……」他竟然是小五子老弟上板櫈，整整九個點！

「哈……」沈形雲開心的大笑起來。

另三家不笑，他們幾乎掀桌子。

那秋菊木然的收銀票，一隻布袋脹鼓鼓的。

沈形雲取了三張銀票對芍藥女三人道：「呶，每人一百兩，再拿一百兩快去為我準備最好吃的，等這裏完場之後，咱們大大的慶祝一番！」

沈形雲早發覺芍藥與牡丹二人在虛飄飄，便笑也用了極大的力氣。

沈形雲原是火大了的，但當他發現三女見了司徒文正之後的畏懼樣子，他想通了。

芍藥三人也只是別人控制下的可憐人，她們是無奈的，沈形雲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秋菊又看向司徒文正。

芍藥女與牡丹二人也看向司徒文正，但沈形雲却又向錢老板道：「錢老板，我這樣把她三人分派出去，你不會反對吧！」

不料錢老板却向司徒文正道：「只要大家不反對，我做主人的自然同意！」

司徒文正早發覺三女不起作用，三女守在沈形雲身邊，竟然未能看出沈形雲用的甚麼手法。

三女當然無法看出沈形雲的手法。

沈形雲是絕技，首先是記憶力超强，然後是氣功絕妙，再加上他配牌高明，伍曼天也未瞧出來！

* * *

司徒文正冷冷道：「也許她們不在，咱們的運氣更好一些！」

他這是答應叫三女離開了。

沈形雲笑笑，道：「三位姑娘，去吧，多多的弄好吃的喲，哈……」

芍藥三人齊施禮，那秋菊開口道聲「謝」！

姍姍的走了三美人，沈形雲把牌推向錢通神面前，笑道：「錢老板，推吧，該你們了！」

錢老板不推，他叫伍曼天推。

於是，又有好戲上演了。

只見這伍曼天把三十二張天九牌，洗了疊，疊了洗，然後他一笑，道：「換新牌！」

是的，今夜帶來幾十副新牌，誰推也要換新牌！

當然，大伙無人會反對！

伍曼天把兩副新牌取出來，他也像沈形雲一樣，把三十二張天九牌併在一起當衆叫大伙過目。

當然，沈形雲也微微一笑的道：「不錯，是新牌！」

就在這時候，錢老板對沈形雲道：「沈公子，可否借一步說話？」

一怔，沈形雲道：「這時候？」

「躭誤不了你一把牌！」

沈形雲一笑，道：「沒關係！」

他又衝着大伙點點頭，道：「各位，我馬上回來！」

錢通神與沈形雲往外走，牌桌上，那伍曼天已開始出牌了！

姓伍的出牌快，他的骰子擲得妙，頭一把他吃了個一馬掃，第二把他賠小吃大，第三把他又是個通殺，第四把他再來一個吃大賠小！

這就是殺場老將，有資歷的賭將是不會一路殺到底只吃不賠的！

沈形雲不是此道老將，他甚至討厭賭，只不過他是有任務在身，他贏，那全憑他的功夫深！

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也！

* * *

伍曼天的第二副新牌又推出兩把了，大伙奇怪，為甚麼錢老板把沈形雲叫離開。

其實這還眞的是妙策！

這也是錢通神與伍曼天商議好了的妙計。

* * *

錢通神拉過沈形雲，一邊笑一邊走，道：「沈公子，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還眞的叫我開了眼界！」

沈形雲一笑，道：「就為了奉承我幾句？以後有的是時間呀！」

錢通神道：「沈公子，你開價吧！」

「幹甚麼？」

「留在我這裏，大家樂賭坊最需要你這種超人高手坐鎮，如何？」

哈哈一笑，沈形雲道：「錢老板叫我下海當郎中呀！」

「有錢大家賺，我很大方！」

沈形雲道：「你應該知道我為甚麼到中原！」

錢通神道：「聽說了，你在找江南兩個神偷！」

「不錯，他兄弟也嗜賭，所以我才會到你這兒來！」

錢通神道：「你為我主枱面，更容易遇上那二賊呀！」

一笑，沈形雲道：「我隨時走路，不可能為你下海，錢老板，你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他忽的雙目一亮，吃吃的笑了。

錢通神也笑，道：「怎麼樣？動心了？」

沈形雲收住笑，道：「錢老板，你眞的精明呀！」

「怎麼說？」

「你支開我，你的伍老千好玩手段，你明知不可能留住我，你却藉故在此拖延，哈……」

「哈……」錢老板也笑了。

他這一笑，便表示他承認沈形雲的話！

錢老板拉住沈形雲，笑道：「沈公子，再厲害的人物也難逃你的法眼，我是不得不把你拖出來！」

沈形雲道：「這必是你那伍老千對你說的，是不是？」

錢通神道：「你又猜對了！」

他緊拉沈形雲不放手，又道：「沈公子呀，你在我這兒吃住之外還有美女件身邊，交情也好道義也罷，這時候你不會去拆咱的枱子吧？」

沈形雲道：「你又承認姓伍的在玩老千了？」

錢通神道：「你怎不瞧瞧，賭的全是人王呀，他們啃天吃地幾十年，腰包塞的都是一般人的血汗錢，咱們不趁此弄他幾個，還待何時？」

沈形雲笑笑，道：「你言之有理，我以為放屁！」

一怔，錢老板道：「你怎麼罵我？」

沈形雲道：「我是叫你醒過來！」

「怎麼說？」

「你也不想想，他們啃天吃地幾十年，不錯，大部份銀子不正道，你呢，你開這麼一家大家樂賭坊，天天有多少人把銀子送到你口袋，娘的，你同他們一個樣！」

錢通神猛一怔，旋即吃吃一笑，道：「沈公子，那些來賭的不也是為了貪嗎？如果他們不貪，江湖上便平靜得叫人大感寂寞了！」

「你這是甚麼邏輯呀，操！」

沈形雲甩開大步又匆匆的走回來了。

他走回來可並不是要拆穿伍曼天在賭假，他要看伍曼天怎麼個玩法。

錢老板不再拉沈形雲，他相信他的伍曼天應該已把兩副牌出完了！

他是打着哈哈走進來的，只見那伍曼天正在把三門的押銀往自己的面前掃過來。

只不過當他發覺伍曼天尚有一把牌未推，而沈形雲又已坐在牌桌前，他眞想示意伍曼天放棄這最後一把牌別再推出去了。

伍曼天會錯了意，他發覺錢老板微點頭，以為已與沈形雲協議好了的。

伍曼天的最後一把牌推出去了。

從他已推出的第二副三把牌中看去，這最後一把牌共八張，它們是猴頭一張，天地人鵝各一張，再有便是七八九新牌各一張了。

這場面上賭的是小牌九，如果賭的是大牌九，每次每人四張牌，那最大點的便是天牌配九點，天九王命最大了，但小牌九沒有天九王！

* * *

伍曼天擧着一對骰子微微笑，他也對沈形雲笑。

沈形雲回個笑，他把一張百兩銀票拋在門前，仔細看，他下得最小！

那出門的至少一千五百兩，天門的也有兩千兩，末門的加上沈形雲的一百兩，也有個一千二百兩。

伍曼天一聲叫：「猴出……」

只見他擲骰子的手法妙，他把骰子往前拋，然後回手閃電一般的往身邊拉！

只不過他拉到一半遇上怪事情，好像有人在他的手掌下方阻了他那彎下的中指一下！

這動作很難叫人看見的，這是玩骰子手法！

再看身邊的沈形雲，他擧着中指微微笑。

伍曼天一聲叫：「七對門了！」

天門的司徒文正取牌在手中，只一瞧，大叫一聲：「太好了，最大的牌我拿到了！」

「砰」的一聲放下來，嚄，天罡呀！

末門的放下牌，乃是猴頭配鵝四，七個點！

出門的乃是雜七配雜九！

於是，莊家的牌開了，地牌配紅八，那伍曼天衝着沈形雲點頭笑，道：「對你不起了，地罡吃兩門，配天門，莊家賺進一千多兩銀子！」

這時候，只見錢通神在拭汗水，這麼冷的天他流汗，當然是緊張的。

錢通神不是怕輸銀子，他怕沈形雲掀他的枱子，因為他相信沈形雲必看出來了。

沈形雲一笑，道：「我如果不是同錢老板有事出去一下，我至少要輸很多！」

「哈……」錢通神愉快的笑了。

沈形雲才不管別人如何冷眼對他瞧，他與上一回相同，不論是輸是贏，他每次只下十兩銀子。

沒有人干涉別人下多少銀子，

但對於沈形雲這種只進不出的行爲，沒人對他好臉色。

三更頭剛過，這場牌局已完了。

牌面結束就是散場，但這些人並未走，因爲大伙要瞧另一場更激烈的搏鬥！

是的，「八卦刀」皮不邪要卯上沈形雲！

＊ ＊ ＊

沈形雲似乎忘了皮不邪的話，他愉快的要回房睡覺去了，他還衝着大伙直點頭。

於是，皮不邪那粗壯的身子堵在房門口了！

「姓沈的！你想回房？」

「是呀，賭局完了嘛！」

「你忘了咱們的約會呀！」

「甚麼約會？」

「怎麼，銀子贏昏了你的頭？」

「甚麼意思？」

「咱們不賭，咱們較量去！」

沈形雲先無奈的一笑，道：「朋友，我想問你一句眞心話！」

「你問吧！」

「咱們往日有仇？」

皮不邪道：「根本不相識！」

沈形雲又問：「近日結怨？」

皮不邪冷冷道：「不錯，『結怨』二字說得過去！」

沈形雲道：「就因爲我贏了你們的銀子？」

皮不邪道：「江湖上不少爲銀子結怨……」

沈形雲一笑，道：「我如果退還銀子呢？」

皮不邪嘿嘿一笑，道：「不是還，是吐，老子叫你一個鏰子兒不少的全部吐出來！」

沈形雲道：「在哪裏吐？」

他指指地上，又道：「在這兒嗎？」

錢老板忙搖手，道：「不是，不是，你們不是說過去黃河岸邊嗎？」

沈形雲又一笑，道：「那只有玩笑一句，何必當眞？」

龍升天冷笑，道：「誰見過潑出的水可以再收回的？」

沈形雲道：「原來龍堡主也喜歡看打架的呀！」

毛玉開口了：「我也喜歡看，不論是狗咬狗人打架，我最愛看了！」

「哈……毛兄呀，咱們有共同的嗜好，哈……」

司徒文正這時才開口，道：「也可以不必打了！」

他此言一出，大伙一齊發出一聲嘆，「唔？」

沈形雲一笑，道：「那就別打了，早些睡覺吧！」

司徒文正道：「我只說可以別打，並未說不打！」

沈形雲道：「你有條件？」

「不錯！」

「必是我難以接受的條件！」

司徒文正道：「可要聽聽？」

沈形雲道：「你請開尊口吧！」

司徒文正道：「把吞下的銀子還咱們，然後用爬着爬出這間大客廂！」

沈形雲道：「你這不是把我沈某人當泥人捏呀！」

司徒文正道：「隨你怎麼說了！」

沈形雲道：「娘的，不吃饅頭爭『蒸』口氣！」

歐陽太斗道：「對，伸頭一刀，縮頭一刀！」

沈形雲道：「那是你以爲，我却以爲這光景正就是善門難開，惡門難關了！」

司徒文正怒道：「甚麼東西？」

周大年笑了，道：「大家去瞧瞧，你們點到爲止呀！」

沈形雲冷冷道：「娘的，我這裏仁義道德，你們却齊力攪茅坑，也罷，咱們出城去！」

他重重的又道：「我可說明白，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到時候動上手，就看各人造化了！」

那皮不邪嘿嘿一聲狂笑，道：「走，別盡在這兒耍嘴皮子，操！」

他轉身便走，司徒文正却走在最後面，光景是他還眞怕沈形雲溜掉！

＊ ＊ ＊

雪好像幾個時辰之前就停了。

雪停風大，西北風好像把地上的積雪也刮起來了，積雪隨風飛飄，宛似大地彈起的銀花，破碎、寒傖中令人們生出無限的悲哀與無奈！

沈形雲就無奈，在白雪的反映下，他獨自一人面對着對方的八個人，只有錢通神一人既不站在對方陣中，似也同沈形雲劃淸了界限站在三丈外。

那「八卦刀」皮不邪手提寶刀迎着沈形雲，他滿臉憎恨的道：「小子，你有交代嗎？」

沈形雲道：「甚麼交代？」

「交代你的後事呀！」

沈形雲道：「我只有前事，我不會有甚麼後事，朋友，你的口氣囂張！」

皮不邪道：「我的刀法更囂張！」

沈形雲却冷冷一哂，道：「我有個怪癖！」

「甚麼怪毛病？」

「我不同一人對打，要打最好你同你的少主一齊上，這樣才過癮！」

皮不邪大怒，叱道：「你嫌死得慢？」

沈形雲道：「我怕你走不過一招就完蛋！」

皮不邪大罵一聲：「放你娘的狗臭屁！」

他咒罵聲中，人已欺近沈形雲，抖手七刀才一半，就聽半空中「劈劈啪啪」之聲連響！

「哼……啊！」

兩團人影閃開來，那皮不邪張口吐出一口鮮血，可能還掉了兩顆牙，但刀還在他的手上。

再看沈形雲，他十分瀟洒的站在原地，就好像他剛才根本未動過！

「你……他娘的！」

皮不邪至少挨了十一個嘴巴子，他出聲口齒已不淸。

姓皮的乃是天雷幫大護法之一，武功自是了得，但却在沈形雲手下果然一招未過！

只這麼一下子，看的人全怔住了！

司徒文正走上來，道：「皮護法，可有再戰之力？」

皮不邪「呸」的一口血水吐在地，吼道：「少主，我還未全力使爲！」

司徒文正道：「咱們合力！」

皮不邪道：「少主，這小子手法怪又快，你要小心！」

他這是同意司徒文正與他聯手了。

但沈形雲却又開口了。

他開口總是有目的的。

「我還有一個怪癖，那就是我同人動手的時候最不喜歡別人一邊拍巴掌！」

他冷視歐陽太斗幾人，又道：「如果你們一邊看，不如一齊出手如何？」

他這是向大伙挑戰了，他想一舉收拾這些人的企圖，至少看上去是這樣。

錢通神道：「沈公子，你瘋了？能狠難敵衆犬呀！」

沈形雲道：「我不是狠！」

錢通神又叫道：「好漢架不住人多呀！」

沈形雲道：「那是別人！」

錢通神道：「好，我回城去了，我不看。」

他果然轉身匆匆而去，頭也不回的走了。

就在這時候，歐陽太斗對齊長風道：「咱們走不走？」

不料齊長風却搖搖頭，道：「東家，這是難得一見的眞功夫，東家不便久留那就請回城吧！」

一邊的毛玉也嘿嘿一笑，道：「我也一樣，齊兄，咱們留下來見識一下南方絕學！」

歐陽太斗對周大年道：「周兄，你的意思……」

周大年對歐陽太斗道：「咱們進城喝酒去！」

這二人只留下了自己貼身鏢客，便也往開封城走去。

這時候新鄉龍家堡堡主龍升天對他的大掌鞭道：「咱們只看不出手！」

龍剛點點頭，道：「堡主，咱們本來是來看熱鬧的，咱們當然不打架！」

他故意的把聲音提高，在場諸人全聽到了。

沈形雲當然聽得更淸楚，不由冷然道：「我討厭別人看熱鬧，要看不如下場來，就如同看人賭博一樣，那是令人厭的！」

他這是有意挑起各人的火氣，不知他存的是甚麼心？

第一個火大的當然還是司徒文正！

這少年人火氣大，聞言忿怒的道：「各位，聽聽這小子的口氣多囂張，多麼的目中無人吶！」

龍升天道：「過份了！」

沈形雲仰天一聲長嘯，也不知他使的甚麼身法，猛可裏一個勁旋間，地上的積雪被他帶起一大片來，於是奇景出現了，只見那些雪就在他的身邊四週疾翻着，彷彿就要把沈形雲駕馭升空的白雲一般，且發出呼嚕嚕聲音。

這時候人們已幾乎看不見他的下身了！

這正是沈形雲使出他的「九手抓鬼」絕技，他以雙掌的變幻，在身子的旋轉中已把地上積雪以掌力拍激而起，但人們的肉眼幾乎分不淸他有幾隻手掌在煽動！

就在一陣旋轉中，突然一切又靜止下來，沈形雲却是氣定神閒的站在原地冷視着司徒文正，道：「現在，你們是聯手呢？還是車輪戰？」

司徒文正似已僵住了！

皮不邪也驚異的道：「你小子這是甚麼身法？」

沈形雲哈哈道：「抓鬼手法，你不已經試過了嗎？」

皮不邪又火了：「你說老子是鬼？」

「你們同鬼沒分別！」

他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場的人他全罵上了。

沈形雲心中下決心，他要教訓這些人！

龍升天大怒，叱道：「不過幾手幻術，你膽敢如此狂妄，好像吃定爺們了！」

皮不邪吼叫：「王八好當氣難受，咱們圍殺！」

毛玉的尖刀共兩把，他上下猛一挑，吼道：「咱們還等他娘的甚麼？」

齊長風道：「沈公子，是你惹人不高興呀，你這就不能怪咱們以

衆凌寡了！」

龍剛抖起長鞭「吧吧」響，道：「你就是三頭六臂吧，且看你是怎麼應付得了咱們這些高手的圍殺！」

龍升天終是一堡之主，他對司徒文正道：「司徒少幫主，就由他們四人出手吧，咱二人的尊嚴不能失！」

司徒文正本欲出手，但當龍升天如此一提，他覺得很對，此刻不能有失身份。

他對龍升天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咱們不能有失身份！」

沈形雲便在此時沉聲道：「別提甚麼身份了，你們早已經不要臉了，還是齊出手吧！」

他非要惹火大家觸犯衆怒不可了。

司徒文正第一個吼叫起來：「聽聽，聽聽這小子有多狂，殺了他！」

「八卦刀」皮不邪抖手厲吼：「殺！」

他這麼一動上刀子，齊長風與毛玉二人也發動了攻勢，這二人的功夫帶陰險，悄無聲息的便撲上去了。

龍剛抖鞭守得遠，他覷準了才下手，這位龍家堡的大掌鞭，他在鞭上的造詣極深，一根烏皮長鞭丈五長，指東打西，虛虛實實，很少人願意惹他。

三個大漢圍得緊，沈形雲忽的一聲長嘯，刹那間他身前身後出現無數掌影來。

「殺！」

「砍他……的……哎唷……」

就在一聲驚呼中，半空中三件兵刃拋飛，三個大漢也往外撞去。

「接招！」這是龍剛的吼叫，隨之半空中一聲「叭」直往沈形雲的身上捲去。

沈形雲果然了得，在這灰暗雪夜中，他竟然出手捏住捲來的鞭梢，只見他嘿然冷哂中隨着龍剛的往回抽動，沈形雲已到了龍剛身前。

龍剛不鬆手，他自皮鞭把手中拔出一柄鋒利短刀，猛往沈形雲就扎！

沈形雲的出招比之龍剛快上許多倍，他一把扣住龍剛的持刀手腕，就聽龍剛一聲低嗥：「哦！」

龍剛的身子痛得一偏，沈形雲已閃退到兩丈外。

沈形雲面對龍升天，道：「龍堡主，沈某人得罪了，你怎麼說？」

龍升天重重的道：「沈公子，咱們總算開了眼界，沒話說，咱們撤！」

他立刻回身就走，那龍剛齜牙咧嘴的也跟着走了。

姓龍的一方霸主，他不想把人丟在這黃河灘上，因爲他丟不起這個人，他也有自知之明，便是他以他的「龍行八式」與人家過招，怕也難討得便宜！

* * *

毛玉與齊長風二人也走了。

他二人在挨了幾掌之後，地上拾了自己的兵刃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毛玉與齊長風並不擔心沈形雲會出手攔他二人，沈形雲說過，他不喜歡有人在場邊拍巴掌看熱鬧，人走了，自然不會再瞧甚麼熱鬧了。

* * *

現在，沈形雲冷然的走到司徒文正面前，他嘿嘿一聲冷哂，道：「司徒少幫主，我以爲你必然不會再想同我動手過幾招吧？」

司徒文正咬牙咯咯響，道：「你得意吧，你就笑吧，只不過你要認清楚一件事實……」

「甚麼事實？」

司徒文正冷笑連聲，道：「這個事實便是你此刻足踏在我天雷幫的地面上，對付你……嘿……太容易了！」

沈形雲淡淡一笑，道：「那麼我可以提醒你，而且也可以說是警告你，你的任何手段必需一擊而中，萬一不幸被我識破或破解，你就小心了！」

司徒文正尖聲叱道：「你想怎樣？」

沈形雲道：「也許我叫你永遠也看不到這個美麗得人人不想死的世界！」

司徒文正怒道：「你刨本少主的雙目呀，可惡！」

沈形雲道：「也許不刨你雙目，也許斷你雙腿或雙臂，也許……哈……那要看我當時的心情了……」

司徒文正也回以冷笑，道：「憑你？嘿……我等着，如果眞的有那麼一天，那只能算你太運氣了！」

沈形雲道：「我一向運氣不錯，哈……」

沈形雲看看幾乎直不起身的「八卦刀」皮不邪，他口中發出嘖嘖兩聲，又道：「德性……」

他轉身揚長而去，「行雲流水」的身法看得司徒文正與皮不邪二人也怔住了。

皮不邪半天才開口：「少主，這是半夜！」

司徒文正道：「是的，這是沒有別人在場的黑夜，咱們雖然丟了人，可也不會傳入別人耳中！」

皮不邪道：「少主，那齊長風與毛玉，還有龍堡主他們更不會宣揚出去，因爲……」

「因爲他們比咱們更丟人，打不過人家就跑了！」

「是的，少主，而且也是在大家聯手之下呀，這種丟人現眼之事，他們當然是不會說出去的。」

「是不會醜事外洩……是不會……外洩！」

這聲音還在空中飄盪着，直到二人走得連個人影兒不見，這一段的黃河灘才平靜下來。

「嗚……」西北風又刮起來了。

* * *

「嗚嗚嗚」之聲才起，大家樂賭坊的門立刻扯開來了，開門的是錢通神，而錢老板身後站着秋菊。

錢老板滿臉不信邪的一把拉過沈形雲，他不但仔細看沈形雲，而且還摸。

「你幹甚麼？」

「怕你受傷呀！」

「謝謝關懷，我好得很！」

錢通神道：「那太好了，四更天賭坊關門了，咱們去後面，我備有酒，咱們喝幾杯，如何？」

沈形雲道：「好哇，喝幾杯再睡覺！」他把目光落在秋菊身上了。

秋菊看得半帶羞，掩口微微笑。

沈形雲跟着錢老板往後走，他向秋菊道：「芍藥與牡丹二人睡了吧？」

秋菊道：「我等着官人也是一樣嘛！」

沈形雲道：「唉，我已害她二人失去……失去……」

秋菊心中明白沈形雲要說甚麼，立刻回道：「不要緊了，她們都感激官人的！」

沈形雲的心中在罵：「個混球的，妳們以爲我沈形雲眞的上了你們的當呀，可惡！」

* * *

錢老板有一間精舍在賭坊的一座偏院中，錢老板的小妾住在這裏，那小女人從不走出偏院的門！

錢老板把沈形雲帶進門，令沈形雲覺得這兒才像個小家庭，只一進門就覺得一股子溫暖氣氛。

北方人的家庭味道，沈形雲才領會到，不由得衝着錢老板的小妾點點頭。

那小女人很會侍候人，錢老板請沈形雲吃酒，那小妾溫馴的站在錢老板身邊微微笑。

秋菊坐在沈形雲身邊，她不笑，她的心事一大堆，喝酒只是聊爲作陪而已。

秋菊只這幾個動作，就令人產生疑惑，因爲如果她是大家樂賭坊的女侍，她是不會也不敢如此大膽的與老板平起平坐的！

沈形雲便在心中冷笑不已！

* * *

半夜吃酒不多，沈形雲喝了五七杯酒，錢老板這才向他道：「沈公子，黃河岸邊，我眞爲公子擔心死了！」

「你不希望他們把我分屍嗎？」

「這是甚麼話，兩次輸給你銀子我並不心疼，是我後悔不與你合作的！」

一笑，沈形雲道：「可是你還是跟去了！」

他再是一笑，又道：「不是爲了替我收屍吧？」

沈形雲的意思是，你老小子絕不會爲替我收屍而去，你是想我袋中的銀票，萬一我躺下，你們就會分刮我袋中的銀子，見者有份嘛！

錢老板笑道：「我在懷疑，你沈公子天大的能耐也不能招惹他們大伙呀……」

他看了一下秋菊，又道：「便是天雷幫吧，咱們誰不敬畏三分呀！」

他原是要說懼怕三分的，却改口爲「敬畏三分」，當然是因爲秋菊的關係。

這秋菊可是天雷幫的人！

* * *

沈形雲吃了酒精神又大了，他對秋菊點頭一笑，道：「我回芍藥房中了！」

秋菊忙笑道：「不，官人別去芍藥房中！」

「爲甚麼？」

「芍藥全身乏力，她無力……應付……」

沈形雲一笑道：「那就不去芍藥房中，我改變心意，去找牡丹！」

秋菊一聽又急急搖手，道：「不行，不行啦！」

沈形雲故作驚訝的道：「怎麼了？牡丹是不是不再歡迎我去她那兒了？」

「不是啦！」

「那又爲甚麼，難道她也全身無力呀？」

秋菊掩口一笑，道：「都是你呀！」

沈形雲道：「我？我怎樣？」

秋菊笑笑，道：「她們被你整慘了！」

沈形雲道：「怎麼說被我整慘了？我愛她們還來不及吶，怎會整她們！」

秋菊道：「我聽她們說了！」

「她們說我甚麼呀？」

秋菊妙目一轉，笑道：「她們說你好厲害！」

哈哈一笑，沈形雲道：「她們說我甚麼厲害？是武功吧？我承認我的武功不賴！」

秋菊忽的把身子貼向沈形雲，道：「你呀，我看你在故意裝糊塗！」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宮姨娘制服了尉遲烱，此際下人來報，侯俊彥與龍學文押着申幹臣前來，宮姨娘命青衣女出其不意制住二人……南振岳與衛勁秋欲到內堂抓宮姨娘，但已遲了一步，陰山一夥已從前山逃走，姜公紀吩咐南振岳去衡山通知幫主……公孫敖先一步到衡山，並向靈均道長說明有人假冒及尋釁之事，此際，由甘嬤嬤假扮的公孫敖已率人來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衞家之子報父仇　幫主娓娓道前情

東海龍王左掌一封，右掌護胸，身形向後疾退。

龍門幫幫主陰笑一聲，緊追而上，雙掌連環劈出。

東海龍王疾退三步，也已緩開手脚，他試出對方武功，居然不在自己之下，心頭也暗暗吃驚！

這假冒自己的，分明是宮姨娘的奶媽甘嬤嬤！

照說她有這麼高强的身手，斷不會是無名之輩，但憑自己數十年江湖經驗，居然看不出她是何來歷！

不，她只是宮姨娘手下之人，據自己推測，連宮姨娘也只是人家派來龍門幫臥底的人。

這一連串的陰謀，必然另有主使。

他心中想着，也立即放手搶攻。

兩人這一番互相搶攻，威勢之猛，直似波翻浪滾，風起雲湧，雙方掌力愈來愈强，招法也愈打愈奇！

這場龍爭虎鬥，直看得在一邊觀戰的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人和靈運、靈光心中全都暗感凜駭！

要知道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在黑白兩道之間，獨樹一幟，三十年來，縱橫無敵，獨霸江湖，自然不是平庸之輩，這假冒他的人，居然能夠和他旗鼓相當，打成平手？

尤其是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兩人，先前看到假冒幫主的人，在幫主出手幾招之間，立被逼得連連後退，連手中龍頭枴也忙不迭的丟棄。

因此在他們想像之中，對方絕難接得下幫主十招，不被襲斃掌下，亦將重創當場，也許會乘機逃走。

那知他丟棄龍頭枴之後，不但毫無敗象，而且攻勢愈出愈猛，功力之高，竟然似和幫主在伯仲之間，絲毫不落下風！

不，雙方越鬥越快，到後來只見兩條人影乍分倏合，已經分不出誰是幫主，誰是假冒幫主的人了！

中壇代理壇主羅慕賢手中緊握着長劍，但覺眼花撩亂，分辨不出誰是誰來，心頭不禁感到惶惑，連忙走近滿天飛花宋伯通身邊，問道：「宋壇主，屬下已經弄不清楚了，你老呢？」

滿天飛花宋伯通目注場中，搖搖頭道：「這個……我也弄不清楚，咳，最傷腦筋的是兩人容貌服飾，全都一樣……」

禿龍萬三勝道：「目前雖然分不出誰眞誰假來，但只要他們一開口，就可知道了。」

羅慕賢哦道：「萬壇主是說幫主的聲音洪亮？」

萬三勝點頭道：「不錯，那斷縱然極力模倣，但發出的聲音就比幫主略顯低沉！」

正說之間，忽然聽得場中響起一聲嘹亮長笑：「哈哈，妳再接老夫一掌！」

「蓬」、「蓬」接連着爆出兩聲巨震，人影倏分！

一個白髯飄胸，屹立未動，另一個却被震得連退了四五步！

敢情他接連兩掌硬拚，內腑受震，氣血翻騰，人已搖搖欲倒！

禿龍萬三勝喜道：「幫主贏了……」

東海龍王仰天哈哈大笑，道：「甘嬤嬤，原來妳也不過如此！」

回頭斷喝道：「你們還不把她拿下？」

嘶……一道黑影，突然劃空而來，在東海龍王面前瀉落！

這人影來勢之快，竟是武林中前所未見！

東海龍王悚然一驚，急忙舉目瞧去，只見來人身穿黑衣，臉蒙黑紗，身材苗條，分明是個女子！

東海龍王心頭一震，忍不住喝道：「宮姨娘……」

那黑衣女子冷哼一聲，閃電般伸出手掌，虛飄飄的拍來！

這一下看去掌勢極輕，但快得使人無法看清，憑東海龍王的武功，竟似毫無防範一般，連躲閃都來不及，一掌拍在他右肩之上，一個身子立被震得踉蹌後退！

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瞧得大驚，雙雙大喝一聲，縱身撲出！

靈均道人想到東海龍王兼程趕來衡山，終究是一片好意，此時那能袖手，也同時大喝一聲：「快截住她！」

靈運、靈光聽到掌門人的喝聲，也各自一掣長劍，飛身縱出！

廣場上登時人影大亂，龍門幫的武士們，和衡山派的門人，紛紛圍了上去！

那黑衣女子身形快如飄風，一個轉身，朝那假龍門幫幫主輕聲喝道：「走！」

兩道人影同時冲天飛起！

滿天飛花宋伯通大喝一聲：「你們那裡走？」

雙手揚起，只聽「嘶嘶咻咻」風聲不絕，數十點暗器滿天飛射！

他果然不愧滿天飛花的外號，但那些暗器，却只是從兩人脚底掃過，兩道人影已橫越衆人頭頂，如風而逝！

說時遲，那時快，七八丈外，突然銀光暴射，兩道劍光宛如蛟龍盤空從暗影中斜飛而起，縱橫交織，截住了兩團人影！

那兩人才一落到地上，立時又騰空躍起，兩道劍光，只是打他們脚下劃過！

但這兩個使劍的人也自了得，兩柄長劍才一落空，一個雙脚一點，人隨劍起，劍光像螺旋形似的打了半個圓圈，跟踪射起！

另一個也並不怠慢，身形撲起，一劍凌空橫掃而去！

此時另一道劍光，有如天際長虹般從遠處激射而來，才一落地，立即飛縱三丈來高，凌空撲擊而下。

這三道劍光，正是衡山三靈所發出的。

其中以最後一道凌空下擊的劍光光華最盛，功力最高，那是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人發出的。

這眞是一瞬間的事，那兩條人影猶在空中，便遭遇到衡山派三大高手的迎空夾擊，而且來勢無一遲緩。

人在空中，縱使躲開這一劍，也難以躲得開那一劍！

但就在此時，只聽有人大喝一聲：「我來對付他們！」

「嗆！」半空中爆出一片銀虹，突然從交叉劍光中突圍而出，朝地上落下。

「嗆！嗆！嗆！」

三聲短促的金鐵交鳴驟然響起，那是三道劍光全都擊上了突圍的銀虹。

靈運、靈光猛覺手上一輕，兩柄長劍已被人家削爲兩段！

靈均道人只覺手上一震，黑道中看到雙劍交擊之時飛起一串火花，心中大驚，飛落地上，急忙低頭瞧去！自己手上的一柄南明劍，依然青光湛湛，但仔細一瞧，劍尖上已磕了米粒大小一個缺口！

「對方手上原來是柄斷金截玉的利器！」

心中不覺大怒，一個「踪雲觔斗」再次躍起兩丈來高，一式「雷公劈木」，飛身朝兩人中手執長劍的一個當頭撲去！

却說那兩條人影飛落地面的一刹那，驀聽暴喝連聲，左邊一個先落在地上，立被上下左右交織而來的四五道劍光圍在中間。

另一條人影，在落到地上的同時，也早已掣劍在手，一落地上，同樣立即被七八件兵器包圍起來！

在朦朧夜色之中，根本連對方人影都沒瞧清，就猛力夾攻而上！

只聽左邊一個大聲道：「你們這些人講不講理？」

圍攻而上的四五個人，也不答話，劍光急閃，交互攻出！

那人怒笑道：「這就莫怪我劍下無情了！」

話聲出口，繞身銀虹陡然暴漲！

週圍登時響起一片「嗆」「嗆」輕震，劍光一合便分，五個人都迅疾

後躍，但手上兵刃業已全被削斷。

這一瞬間，那人突然高聲叫道：「萬壇主，宋壇主快請住手！」

原來這五個人，正是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和三名香主。萬三勝、宋伯通聞聲一怔，急忙定睛望去！

朦朧星月之下，認出那人竟是新任東壇副壇主的龍振南！

萬三勝驚喜的道：「是龍老弟……啊……」

這一陣話，說來較長，其實只是兩人飄落地上的眨眼工夫之事。

也就是衡山掌門靈均道人飄身落地，檢查寶劍，發現缺口，再騰身縱起，朝南振岳劈擊而下的同時！

禿龍萬三勝驚啊一聲，急忙高聲喊道：「道長劍下留情！」

靈均道人凌空劈擊的劍光，已如天虹倒掛一般壓頂而下！

南振岳一下削斷了萬三勝等人的兵器，心中已覺十分歉疚，此刻聽到萬三勝的喝聲，不敢用劍去接。

但靈均道人因南明劍斬了一個缺口，心頭盛怒，這一劍上，差不多用了八成力道，此刻雖然聽到萬三勝的叫聲，劍勢如雷霆下擊，那能收得住勢？

南振岳躲閃已是不及，又不好用劍硬接，但不接也不成了，百忙之中，只好一吸眞氣，振腕上撩，用劍脊朝上拍去！

滿天飛花宋伯通瞧得大駭，南振岳縱然武功不弱，但靈均道人是衡山一派宗主，劍上已有數十年修爲，這一擊，又是衡山派猿公劍法中著名的七十二雲裏縱的殺手，力道何止千鈞，怎好用劍迎拍？

這就大聲喝道：「龍老弟硬接不得……」

「噹……」一聲震耳龍吟，餘音繚繞！

南振岳腳下浮動，後退一步。

靈均道人身子騰空飄起，連翻了兩個觔斗，落到一丈開外，目注南振岳，幾乎不敢相信這年輕人劍上會有如此深厚內力！

當然，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也瞧得驚駭之餘，大感意外。

萬三勝眼看靈均道人臉色有異，連忙朝南振岳使了一個眼色，道：「這位是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長，方才劍下留情，龍老弟還不快去謝過。」

南振岳聞言，連忙收起長劍，朝靈均道長拱手作揖道：「多謝道長劍下留情，在下冒犯之處，還望道長多多海涵。」

禿龍萬三勝立即陪笑道：「道長，這是敝幫龍副壇主龍振南。」

靈均道人聽得暗自驚凜，心想：「龍門幫一個副壇主，就有這等身手，人言龍門幫臥虎藏龍，高手如雲，看來眞個不假！」

一面收起南明劍，連忙稽首答禮，道：「龍施主劍術精妙，內功深厚，貧道失敬之至。」

這時衛勁秋和七八名圍攻的香主，也自停下手來。

萬三勝問道：「龍老弟，你們從總壇趕來，怎麼？給宮姨娘逃走了？」

南振岳道：「尉遲壇主和南壇四位香主，以及押解申幹臣回壇的侯香主，舍弟等人，全被賊人劫持而去，詳情如何，不得而知，是申幹臣假傳幫主金龍令，護送宮姨娘下山的，在下和衛兄兩人奉總巡姜堂主之命，特地兼程趕來，馳報幫主。」

禿龍萬三勝聽得虎軀一震，雙目圓睜，凜然失色道：「有這等事？」

滿天飛花宋伯通皺皺眉道：「幫主傷勢不輕，龍老弟先去見過幫主，最好暫時莫提此事。」

南振岳道：「在下知道。」

當下由萬三勝、宋伯通二人領着南振岳、衛勁秋朝南嶽宮走去。

穿過長廊，進入一間靜室，只見羅慕賢手按長劍，站在門外，他身邊站着三個中壇香主，全都兵刃出鞘，嚴密戒備。

萬三勝輕聲問道：「幫主傷勢如何？」

羅慕賢躬身道：「幫主傷在右肩，方才服下本幫特製傷藥，經過一陣調息運功，已經好了許多。」

話聲剛落，只聽房中傳出東海龍王的聲音，說道：「老夫不妨事，萬兄只管進來。」

萬三勝放輕腳步，當先走了進去，大家跟着跨進雲房。

東海龍王手捋長髯，盤膝坐在一張雲牀之上，神色似乎略顯勞累，瞧到衆人，頷首笑道：「萬兄、宋兄辛苦了，龍老弟、衛老弟也趕來了，你們都快坐下來。」

萬三勝、宋伯通同時抱拳道：「屬下無能，讓宮姨娘和假冒幫主的那廝從容逸去。」

東海龍王吁了口氣，感慨的道：「這也不能責怪你們，唉，誰也沒想到平日弱不勝衣的宮姨娘，竟然武功奇高，即以方才一掌來說，出手迅疾奇奧，連老夫也難以形容得出……」

宋伯通道：「幫主領袖羣倫，見多識廣，是否已經看出她們是何來歷了？」

東海龍王微微搖頭，沉吟道：「如以宮姨娘出手一掌來說，極似昔年通天教教主陰古虛的『九轉掌』，只是這位武林奇人，早在七十年前已歸道山，平生並無傳

人……」

說到這裏，忽然好似想起了甚麼，目光一轉，落到南振岳身上，問道：「哦，龍老弟可是尉遲壇主有甚麼急事，要你來報告老夫的？幫中也許出了甚麼亂子？」

南振岳愕得一愕，拿眼朝萬三勝瞧去。

東海龍王微笑道：「你們毋須隱瞞老夫，試想老夫留下密令，要尉遲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宮姨娘一體拿下，但今晚宮姨娘突然在此現身，可見尉遲兄並沒達成任務，幫中也許出了事情，才會要龍老弟兩位兼程趕來。」

萬三勝道：「幫主神目如電，龍老弟，你就說出來吧！」

南振岳答應一聲，就把幫中發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東海龍王聽得聳然震動，雙目神光暴射，但瞬即平靜下來，微微頷首，歎息道：「百密一疏，老夫就是沒有估計到宮姨娘會有如此身手……」

他手捋銀髯沉吟半晌，才抬頭道：「好在他們妄圖奪取本幫，和利用本幫武力，對付衡山派的陰謀，目前慘遭失敗，想來短時期內，還不致再有任何舉動……」說到這裏，轉臉朝萬、宋兩人說道：「只是老夫被賤婢『九轉掌』所傷，差幸不是要害，但適才運氣，發現右手經絡爲陰氣侵襲，還須一兩日養息，才能復原，目前幫中內部空虛，萬兄、宋兄，必須立即趕返君山，以防萬一。」

萬三勝、宋伯通同時起立道：「屬下領命！」

萬三勝瞧了南振岳、衛勁秋兩人一眼，道：「龍老弟兩位，是否隨屬下同去？」

東海龍王微微一笑道：「他們兩人可隨老夫暫留此地。」

萬三勝心知幫主雄才大略，留下兩人，必有用意，這就拱手道：「那麼屬下和宋兄先走了。」

兩人別過幫主，就匆匆走出，星夜趕回君山去了。

東海龍王等兩人走後，目光一轉，緩緩道：「龍老弟、衛老弟。」

南振岳、衛勁秋躬身道：「幫主有何吩咐？」

東海龍王撚鬚道：「老夫當日原懷疑龍老弟昆仲和衛老弟三位，投効本幫，也許有爲而來，如今事實證明，倒是老夫多疑了！」

他緩緩說來，另有一種懾人威儀，聽得南振岳、衛勁秋兩人悚然一驚，還沒開口……

東海龍王微微一笑，又道：「若是老夫老眼不花，龍老弟一身武學，迥異尋常，尤其……哈哈，龍老弟只怕不是本來面目吧？」

他此言一出，聽得衛勁秋愕然回頭，朝南振岳臉上望去！

南振岳心頭狂震，只好躬身道：「幫主明察，屬下實有難言之隱……」

東海龍王大笑道：「老夫並無責怪之意，龍老弟毋須爲難。」

衛勁秋忍不住道：「幫主懷疑屬下，想必也定有所見？」

東海龍王笑道：「老弟武功，並非全出少林？」

衛勁秋臉色微微一驚，道：「幫主說得極是，屬下……」

他探手從懷中取出一物，神色恭敬，起身送到東海龍王面前，顫聲道：「幫主想必認識此物了？」

南振岳見他舉動有異，心中一動，急忙擧目瞧去！

只見衛勁秋手上是一支八寸來長白玉爲管，烏金爲頭的鐵筆，就在送到東海龍王面前之時，鐵筆忽然左右擺動，極快的變換位置。

東海龍王左手微作接取之狀，手指隨着鐵筆進退。

但兩個人的眼睛，都並沒朝對方手上看上一眼。

衛勁秋低着頭，臉上已有汗水，東海龍王却依然臉含微笑。

因爲雙方一送一接幅度不大，如非細心察看，誰也不知道這送迎之間，竟是一種神速無比的絕世手法！

南振岳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位衛兄果是奸細，說不定還是宮姨娘、申幹臣一黨！」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之事，南振岳瞧出有異，正待起身。

只聽東海龍王依然帶笑道：「這是金華衛家的千軍揮，不知老弟是衛尚文衛大俠的何人？」

他口氣溫和，但南振岳目光一瞥，不由看得怔住了，原來這瞬間，衛勁秋執筆右腕，不知何時，已被東海龍王左手扣住了。

衛勁秋滿臉都是汗水，一掙未脫，右手化拳，迅速朝東海龍王當胸擣去。

東海龍王忽然問，笑容一斂，低喝道：「衛老弟還不住手？」

左手微朝左一帶，衛勁秋身子不自禁隨着往旁一側，右手擊出的力道也頓告消失！

衛勁秋滿臉通紅，雙目快要冒出火來，厲聲道：「老賊，小爺既然失手被擒，殺剮聽便！」

南振岳不知自己該怎麼好？站起身來，目光望着東海龍王瞧去。

東海龍王微微搖頭道：「龍老弟只管請坐，此事與你無關。」

南振岳只好依言坐下，東海龍王左手一鬆，放開衛勁秋手腕，徐徐說道：「老夫久慕令尊之名，可惜緣慳一面，衛老弟想是受了何人指使……」

衛勁秋大喝道：「老賊，你不

用假仁假義，小爺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東海龍王身子一震，吃驚道：「甚麼，令尊過世了？老弟找老夫尋仇來的？」

衛勁秋冷笑一聲，道：「老賊，你今晚不殺我，父仇不共戴天，衛勁秋總有一天，仍要找你算賬！」

話聲一落，迅速轉身，朝門外走去！

東海龍王沉聲喝道：「站住！」

衛勁秋突然轉身道：「你可是後悔了？姓衛的今晚被你親手擒住，你要如何，衛某絕不逃走。」

東海龍王突然哈哈一笑，雙目精光陡射，接着臉色一正，道：「衛老弟，你把老夫看作何等樣人？數十年來，老夫縱橫江湖，敢作敢爲，做了的事，幾時賴過？聽老弟口氣，令尊好像是死在老夫手下的，此事實在使老夫聽得糊塗，老弟可否坐下來，和老夫說清楚了，去留悉聽尊便。」

南振岳眼看東海龍王神色不似有假，也自起身道：「衛兄，幫主說得不錯，衛兄爲父復仇，也該把話說清楚了，也許其中另有誤會。」

衛勁秋收起鐵筆，果然倖倖坐下，臉上肌肉微微痙攣了一下，目含淚水，但却強自忍耐，冷聲道：「先父五年之前，死在『青龍爪』下！」

「青龍爪？」東海龍王身軀一震，點頭道：「不錯，江湖上誰都知道，『青龍爪』是老夫的獨門武學……」

衛勁秋目光一聚，厲聲道：「你承認了？」

東海龍王撚鬚道：「青龍爪雖是老夫成名武功，但老夫從不輕使，令尊之死，果然另有別情，衛老弟可否說得清楚一點？」

衛勁秋道：「先父死後，在下檢查遺物，還發現了兩封柬帖，一封是龍門幫的聘函，另一封上，却只有八個字。」

東海龍王想了想，又點頭道：「不錯，老夫確曾數度派人敦請過令尊，聘函當是本幫之物。」

衛勁秋切齒道：「你承認就好，另一封柬帖上八個字，就是『不入龍門，便入鬼門』，這自然是先父不肯應聘，龍門幫遂有此卑鄙的警告！」

東海龍王徐徐說道：「不入龍門，便入鬼門，這口氣倒確像本幫下的警告！」

他臉色平靜，只是攢着修眉，好像在想着甚麼，過了半晌，才道：「衛老弟可曾瞧出這兩封柬帖，紙色是否一樣？」

衛勁秋道：「自然是一樣的。」

東海龍王哈哈一笑，道：「令尊死在五年之前，但老夫派人持函邀請，乃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令尊不肯屈就，老夫要對他不利，也該在二十年前，那會過了十五年，再舊事重提，殺害令尊？

「再說兩封柬帖，一封是二十年前的聘函，一封是五年前的警告，那麼紙張顏色也定然新舊不同，這分明有人利用本幫聘函意圖嫁禍……」

衛勁秋怔得一怔，道：「那麼幫主的『青龍爪』也有人假冒的嗎？」

東海龍王道：「就是這一點，使老夫頗難想得通……唉，江湖上波譎雲詭，往往出於常情之外，當年老夫一共發出四份聘函，如果有人利用聘函，嫁禍本幫，只不知其餘三位大俠，是否也會受人暗算，這委實太可怕了！」

南振岳聽得心頭一動，忍不住問道：「幫主當年四份聘函，除了衛兄令尊，不知其餘三個是何等人物？」

東海龍王有意無意的瞧了他一眼，道：「二十年前，本幫崛起江湖，雖已薄具規模，可說還在草創之中，那時江湖上九大門派，對本幫多少存有歧視，嚴禁門下弟子加入本幫。哈哈，是目前，少林武當兩派門下弟子雖然衆多，還沒有參加本幫的人……」

南振岳想起自己和龍兄弟誘稱武當門下，不禁臉上一熱！

只聽東海龍王續道：「因此本幫不得不邀約九大門派以外的人，但當時除了九大門派之外，江湖上可說只有黑道中人。

「老夫創立本幫是因爲九大門派名存實亡，大家都約束門人，不問江湖是非，江湖上沒有一個主持公道的人，遂糾合同道，以伸張江湖正義爲己任，本幫自然不能邀約黑道中人參加。」

南振岳不由肅然起敬道：「幫主這等襟懷，正是江湖武林之福！」

東海龍王喟然歎息道：「江湖上多少幫會，創立之始，那一個不是把宗旨說得冠冕堂皇的？除了別有用心之徒，想假借某幫某會，擴充自己勢力，潔身自愛的知名之士，誰肯輕易加盟？當時在九大門派之外，有四位名聞江湖的大俠，爲武林同道素所推重。這四人的武功，家學淵源，自成家數，稱爲武林四大家，當時江湖上有兩句話，叫做『岳家劍法崔家簫，衛十六筆薄一刀』……」

南振岳聽到這裏，不禁心頭狂跳，暗想：「他當年定然也發了聘函給自己父親，不知以後怎樣了？」

東海龍王接着說道：「這四位大俠，老夫心儀已久，只是從未謀面，當時由老夫備了聘函，着人分頭邀請，但四位大俠沒有一人肯加盟本幫，二十年來，這武林四大家竟爾默默無聞，老夫曾數度派人打聽，也不得要領。

「沒想到衛大俠會在五年前遭人毒手，而且還死在『青龍爪』下，還有『不入龍門，便入鬼門』的警告。」說到這裏，突然神色一正，朝衛勁秋道：「衛老弟，令尊之死，別說牽連到老夫頭上，就是和老夫無關，老夫也絕難坐視。

「依老夫相勸，還請老弟屈留本幫，老夫當盡全力，替令尊報仇雪恨……」

衛勁秋站起身子，冷冷的道：「這個不勞費心，父仇不共戴天，在下縱然無能，也不願假手於人，在下告辭。」

回身朝南振岳拱拱手道：「龍兄，後會有期，兄弟走了。」說完，轉身朝外就走。

南振岳還待再說，東海龍王搖手道：「龍老弟，他去志既決，斷不肯再留在幫中，不如讓他去吧！」

南振岳等衛勁秋走後，也自起身朝東海龍王躬身一揖說道：「屬下不敢欺瞞幫主，屬下身懷大仇，如今舍弟又遭賊人劫持，屬下也要向幫主告辭了……」

東海龍王聽得一怔，道：「龍老弟，你也要走了？哈哈，老弟對老夫也有誤會？」

南振岳道：「屬下不敢，只是……」

東海龍王不待他說完，笑道：「方才老夫看到你們進來之時，衛老弟對老夫一瞥之間，目光有異，那是一種自然流露的仇恨之色，老夫故意把你和衛老弟留下，就是想看看他有何舉動？才出言相試。其實老弟來歷，老夫從你那一劍震退侯香主之時，早已瞧出幾分端倪，老弟深藏不露，老夫也不好說穿。老夫要你擔任東壇副壇主，正因龍門幫三十年來，也和九大門派一樣，日趨老大，後繼無人，非有老弟這樣人才，只有逐漸沒落下去。

「老夫寄望於老弟的，不是爲龍門幫當一名副壇主，而是爲江湖正義出一份力量，老夫區區愚忱，老弟當能體會才好！」

南振岳凜然道：「幫主過獎，義之所在，屬下不才，願効棉薄。」

東海龍王呵呵大笑道：「這樣就好，老弟私人行動，老夫絕不過問，但近年來，江湖上已屢傳警告，九大門派存了潔身自好，不問江湖是非之心，眞正和邪惡勢力週旋的，已只有本幫了。因此，本幫就成了邪惡勢力眼中之釘，目前幫中發生之事，正是江湖變亂之始，據老夫推斷，江湖亂象已萌，不出一年，必有震撼武林的風波，隨之而來！」

南振岳瞿然道：「幫主高瞻遠矚，自然不會有錯，但不知幫主所說的亂象如何？」

東海龍王嘆了口氣道：「此事目前還無法逆料，總之，這是一場兇險殺孽……」說到這裏，口氣一轉，又道：「老夫方才要你留下，還有一件重要之事，非你老弟獨任艱鉅不可！」

南振岳道：「幫主如有差遣，但請吩咐。」

東海龍王笑道：「就是爲了令弟和尉遲壇主等人被擄之事。」

南振岳精神一振，道：「幫主可是已有眉目了？」

東海龍王捋鬚微笑道：「老夫雖然還想不出這些人的來歷爲何，但他們的蹤迹還不難推測。」

南振岳問道：「這些賊人不知是何路數？」

東海龍王笑道：「老夫只是推測罷了！」

說話之時目光注着南振岳，徐徐說道：「老夫所以要你獨任艱鉅，並不是要你深入虎穴，從井救人，老弟武功固然不弱，但對方也大有能人，千萬不可打草驚蛇，這一點，老弟必須記住。」

南振岳道：「屬下自當謹記。」

東海龍王道：「老夫要你辦這件事，倒並不是你武功可以勝任，當然武功也是主要條件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初入江湖，認識老弟的人不多。

「尤其老弟在龍門幫一直戴着面具，老弟此行，只要除去面具，自然更無人能識。」

南振岳急忙除下面具道：「屬下並無欺蒙幫主之意。」

東海龍王望了他一眼，點點頭含笑道：「龍老弟年少有爲，有老弟這等身手，自當有老弟這般相貌，所謂人中龍鳳是也，老弟仍請戴上面具。」

南振岳依言戴上，一面問道：「不知幫主要屬下如何着手？」

東海龍王微笑道：「就在湖南境內。」

「湖南境內？」南振岳聽得暗暗奇怪，龍門幫威震江湖，連長江流域，全在它勢力範圍之下，湖南境內是龍門幫總壇所在，水陸兩途，耳目衆多，賊人們怎會潛伏在此？

東海龍王似乎已看出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老弟一定認爲湖南境內，是本幫勢力範圍之內，哈哈，老弟想的，適得其反。要知他們陰謀篡奪本幫，就是要想利用

本幫勢力，成爲他們的勢力，穴巢自然就在鄰近，此次要不是老弟傳警，老夫有了準備，本幫已經落入他們手中了，此其一。

「甘嬷嬷假冒老夫，第一件事就是找上衡山派，這當然是一石二鳥之計，但他們急於消滅衡山派，就是要在湖南境內，不再有後顧之憂，此其二。有這兩點，就證明他們巢穴必然就在湖南境內無疑，龍老弟只須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老夫自會派人和你連繫。

「這是本幫分舵名册，和約定的暗號，你仔細收好；好，你現在就可以走了！」

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個小小密柬，遞了過來。

南振岳接過密柬，立即揣入懷裏，起身辭去。

* * *

夕陽快要下山了，蒼翠的樹木叢中，矗立着一座高樓！

這座高樓，風簷畫棟，樓高三層，中層四面環以明廊，可作遠眺！

在這裏可以欣賞洞庭煙波，隱約望見君山。

這就是名聞全國的岳陽樓了。

斜陽影裏，正有一位佩劍少年，凭欄遠眺，江風不時吹着他一襲青衫，和鵝黃劍穗，飄拂有致。

但他却只是手扶欄杆，極目瀟湘，一動也不動。

這佩劍少年在岳陽樓上，已經徘徊了一個下午了，遊人酒客已經逐漸離去，只有他還停在那裏，沒有去意，好像在等着甚麼人一般！

是的，他在等着師傅，他正是從衡山趕來的南振岳。

今天，正是他離開烏蒙龍峒峯的一月之後，師傅約定的日子。

但他從中午一直等到現在，還沒瞧到師傅的影子。

南振岳心中暗暗感到焦灼，可是不知師傅甚麼時候會來，又不敢離開。

天色漸漸昏黑下來，湖上夜色迷濛，君山已在煙水飄渺之間！

突然身後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笑着叫道：「喂，小子，你楞楞的只管站在那裏幹麼？還不進來，和老夫喝上一杯？」

南振岳聽得一驚，急忙回頭瞧去，只見右邊一個座頭上，不知何時，踞坐着一個滿頭銀髮，臉如嬰兒的綠衣老人，瞇着眼睛，引壺獨酌！

三眼老妖既然這時候才來，想來師傅也快來了。

南振岳連忙恭敬的拱拱手道：「老人家好！」

三眼老妖「咕」的呷了一大口酒，用衣袖抹抹嘴角，抬頭道：「我老人家不好還會來？」

南振岳碰了一個釘子，心想：這老妖自己見面問好，原是禮貌，這老妖眞個古怪，一時覺得無話可說。

三眼老妖忽然展顏一笑，道：「小子，你心裏是不是在駡我？說我老人家不懂禮貌？」

南振岳道：「晚輩不敢。」

三眼老妖哈哈笑道：「老夫平生不喜奉承，你駡我，倒是比奉承我好，來，來，快坐下來，咱們喝上幾杯。」

南振岳瞧他桌上已經擺着四五隻酒壺，但却沒有一盤下酒的菜，心中暗暗奇怪，自己凭欄遠眺的這一會工夫，原來他已經喝了不少酒下去。

一面依言過去，在他邊上坐下。

三眼老妖從懷中摸出一包蜜餞果乾，迅速取了一顆，塞入嘴中，用舌頭舔了舔兩隻指頭，拍着桌子，尖聲叫道：「喂，喂，老鄉，再來十斤酒，要快！」

他毫不經意的拍着，桌面上現出一個又一個手印，南振岳瞧得暗暗吃驚，這老妖內功之深，看來眞個已經到了舉手傷人之境！

三眼老妖把紙包朝南振岳面前一推，親切的道：「你也吃幾顆，這是梅乾，一點不酸，連核都沒有。」

順手取了一顆，塞入口中，吃得嘖嘖有聲，一邊說道：「我老人家就是喜歡吃蜜餞東西，用來下酒，眞是最妙不過！」

說話之時，續從懷中一連摸出六個紙包，都是些蜜餞糖漬的李子、杏子、楊梅等等，他一邊大口喝酒，一邊用手指拈着，一顆又一顆的朝口中送去。

過不多時，酒保送上兩大壺酒來，三眼老妖吩咐道：「喂，老鄉，取兩個大碗來。」

酒保應一聲，轉身取過兩隻大碗。

三眼老妖道：「滿滿的斟上兩碗。」

酒保依言斟了，三眼老妖朝他笑笑，道：「你也吃一顆吧！」

口中說着，手指已經拈了一顆蜜餞李子，迅速朝酒保口中塞去！

那酒保連話也沒聽清楚，口中已經多了一顆甜甜的東西，驚得啊出聲來！

這下，連南振岳都沒看得清楚，心中暗暗好笑，這位老人家年紀雖大，却是稚氣未脫，不禁對他起了幾分好感！

三眼老妖得意的笑了笑道：「來，小子，咱們先乾一碗！」

南振岳瞧着一大碗酒，差不多就是一斤，不由得皺皺眉頭。

三眼老妖道：「小子，老夫喜歡乾脆，別皺眉頭，說實在，老夫爲了今天作個小東，這些蜜餞，還特地從天津買來的，就是要和你小子痛飲幾杯。」

說着咕嘟乾了。

南振岳見他這般說法，只好端起酒來，大口喝了下去。

三眼老妖見他喝完，呵呵一笑，說道：「你這小子不錯，來，吃些甜的。」

又接着斟了兩大碗，道：「小子，你喝完這三碗，老夫就算交了你小子這個朋友，嘿嘿，天下有多少人想和老夫對飲上幾杯，交個朋友，老夫還不理他們呢！譬如令師吧，老夫找了他多年，如今我也懶得和他見面了！」

南振岳喝下一大碗酒，心中立時感到熱烘烘起來，瞧着面前第二碗酒，正在躊躇，聞言不由奇道：「老前輩不是和家師約在此地見面？」

三眼老妖笑了笑，拈起一顆楊梅，塞入口中，低聲說道：「這是一個秘密，你快喝了，我就告訴你！」

南振岳一口氣又將一碗酒喝乾。

三眼老妖也陪着喝了一碗，目光朝四下一瞥，才輕聲道：「你那師傅，不是托塔天王。」

南振岳聽得不由一愣，忙道：「老前輩何以見得？」

三眼老妖提起酒壺，又替自己和南振岳面前斟滿了酒，笑道：「小子，你可是不信？」

南振岳道：「晚輩願聞其詳。」

三眼老妖指指他面前酒碗，道：「盡此一碗，咱們便是朋友了，你小子不問，老夫也自然會告訴你的。」

南振岳要是換在平時，他定然會敬謝不敏，因爲他已經覺得全身燠熱，實在不勝酒力！

但此時聽說自己師傅不是托塔天王，心頭不禁也起了疑團，想要一聽究竟，暗想：自己兩碗酒已經喝下去了，何在乎這一碗？

當下毫不遲疑的端起碗來，仰着脖子咕嘟咕嘟喝了下去。

三眼老妖瞧得高興，很快拈起一顆梅子，一下塞到南振岳口中，豎起拇指，笑道：「要得，要得！」

就在這時，南振岳只聽耳邊響起師傅的聲音，敢情人在遠處，以千里傳音之術朝自己說話，是以聽來細如蚊蚋：「孩子，你和老妖一起喝酒，千萬不可違拗了他，爲師的暫時還不願和他見面，此人只要投其所好，自然有你的好處，你可在……」

南振岳聽到師傅的聲音，目光方自一抬。

三眼老妖也在此時，突然目射金光，朝遠處投去。

南振岳聽師傅底下的話，好像還沒說完，似因發現三眼老妖舉動有異，聲音就告寂然。

三眼老妖口中嘖嘖吃着蜜餞，孩兒臉上飛起一絲冷笑，側過臉來，問道：「你師傅方才和你說了些甚麼？」

這可聽得南振岳驀然吃一驚，這老妖當眞厲害，「千里傳音」之術，練音成絲，出彼之口，入己之耳，第三人絕難聽到，居然被他發覺！

一時只好囁嚅的道：「家師說暫時不願和你老人家見面。」

三眼老妖臉上露出喜色，看了南振岳一眼，點點頭道：「小子，你還算誠實，其實老夫早就聽到了！」

他搖頭晃腦的一陣大笑，又道：「哈哈，你師傅躲在城牆脚跟和你說話，還當老夫沒瞧到他，要是連這三十丈遠都瞧不到，還叫甚麼『三眼金童』？」

南振岳心中暗暗吃驚，心想：自己幸虧沒有說謊，原來這三眼老妖叫做「三眼金童」！

三眼老妖接着冷笑道：「你師傅忒也小氣，天底下就有許多人，想陪我喝酒，就是爲了想討些小便宜，老夫就討厭這種人。」

他取起李子，送入口中，「噗」的一聲，吐出一顆李核，那顆核一下鑽入地板，登時打穿了一個小孔，一邊說道：「有一次，老夫也在這裡喝酒，遇上伏牛雙兇，這兩個狗娘養的東西，明明認出老夫來了，却故做不識，裝出一副豪邁樣子，大碗賭酒，還要和老夫同喝一杯，老夫一生氣……哈哈，小子，你當老夫怎麼懲了他們一下？」

南振岳道：「這個晚輩猜不出來。」

三眼老妖「咕」的喝下一大碗酒，才道：「老夫就是每人賞了他們一顆李子核，端端正正嵌在他們鼻樑上，哈哈，除非他們不要鼻子，否則一輩子也休想取得下來。」

南振岳看他說得口沫橫飛，甚是得意，想起師傅方才囑咐的「投其所好」之言，連忙接口道：「老前輩快人快事，像伏牛雙兇，這等窮兇極惡的人，正該這般殺殺他們兇焰！」

三眼老妖「咕」的喝了口酒，咂咂舌頭，搖頭道：「老夫從來不計善惡，只要在老夫高興的時候，他就是好人，要是惹了老夫生氣，他就是惡人！」

南振岳聽得一怔，要想和他辯論幾句，但話到口邊，想起師傅的叮囑，又嚥了下去。

三眼老妖只顧一顆接一顆把李子、杏子往口中丟去，吃得津津有

味，不住嘖嘖咂着指頭，一邊道：「小子，咱們好像還沒有說完，唔，方才老夫說到那裡了？」

南振岳道：「你老人家方才說晚輩師傅……」

他原想說「老人家方才說晚輩師傅，不是托塔天王」，但說到一半，忽然想到師傅也就在附近，自己這麼一說，豈不是在背後談論師傅了？

三眼老妖笑罵道：「小子，你是怕給你師傅聽到了？哈哈，你師傅早已走了！

「不錯，老夫說的就是你那師傅，明明不是托塔天王，那天在龍峒峯，我早就看出來了，何以要冒充托塔天王，難道說武林中只有王公直的名頭大些？」

南振岳道：「老前輩，你那天在龍峒峯看到了家師？」

三眼老妖哂道：「老夫坐在龍峒峯絕頂，居高臨下，甚麼人能夠逃得過老夫眼底？你那師傅躲在暗處，還當別人都沒察覺，他是把別人都看成了瞎子！

「嘿！老夫不但瞧得清楚，而且也發現他並不是眞正的托塔天王，只是奇怪你這小子使出來的倒眞是托塔天王王公直的武功！」

南振岳心中暗想：師傅自號洪山道士，根本就從沒聽說過他老人家就是托塔天王，『托塔天王』這個名字，自己還是在到了九死谷之後，才聽舅父說起的。」

心念疾轉，一面說道：「家師本來就不是托塔天王。」

三眼老妖蹦的跳了起來，目射金光，急急問道：「那你師傅是誰？」

南振岳道：「晚輩恩師，道號洪山道士。」

三眼老妖一把抓着他頭上白髮，「啊」道：「是了，你小子沒說假話，難怪那天你連王公直的名字都不知道，看來你眞是洪山道士的徒弟！」

「洪山道士？」

三眼老妖好像細細嚼着這個名字，搖搖頭又道：「唉，早知如此，方才老夫該追上去問問清楚！」

他這句話，只是自言自語的說着，接着一抬頭，瞪着南振岳問道：「小子，咱們喝過這頓酒，總算是朋友了，你想不想甚麼好處？」

南振岳劍眉一揚，說道：「晚輩能陪老前輩痛飲三杯，已是深感榮幸，那想甚麼好處？」

三眼老妖臉有喜色，拍拍南振岳肩膀，大笑道：「小子，有意思，咱們這個朋友做定了，這叫忘年之交，老夫和你做朋友就是忘了自己的年齡，哈哈，記着，咱們以後見面，你就叫我老哥哥，我叫你小兄弟。咳，小兄弟，老哥哥一個月當中，總有這麼一天在這裡喝酒，你有事就到這裡來找我了。唔！這東西該還你了，你收起來吧！」

說着，從袖中取出那幅托塔天王的信符立軸放到桌上。

南振岳惶恐的道：「老前輩，這般說法，晚輩如何敢當？」

三眼老妖尖聲大笑道：「一言爲定，不敢當也要當，哈哈……」

笑聲激蕩，震得樓上「嗡嗡」作響，三眼老妖却隨着笑聲朝樓外飛去。

笑聲搖曳，去勢如電，餘音繚繞，歷久不絕，大有呂洞賓「朗吟飛過洞庭湖」之概！

南振岳驚愕艮久，他是被三眼老妖的絕世身手，瞧得呆了！不自禁地端起酒碗，「骨」的喝了一大口酒，抹抹嘴角，站起身子，招呼酒保結賬。

酒保連忙陪笑道：「老神仙已經走了？客官不再多坐一會？這位老神仙每個月都要光顧一次，他老人家聽說就在雪峯山，咱們櫃上存着不少銀子，客官不用付的。」

南振岳順手從懷中掏出碎銀，賞了酒保，便自走下樓來。

到得門外，陡然想起方才師傅不願和三眼老妖見面，最後只說了「你可在」三個字，就沒有下文。據自己推測，底下應該是「你可到甚麼地方來見我」，或者是「你可在某日到某處等我」。

敢情師傅也發覺三眼老妖發現了他，來不及說完，就匆匆走了。

不知師傅去了那裡？對自己可有甚麼吩咐，此刻自己想找他老人家，可眞是不容易！

他望望天色，差不多初更已過，時間不早，打算回到街上，找家客店落脚。

從明天起，他要展開偵查工作了，這是東海龍王特別交代自己，單獨進行的任務，其實縱然東海龍王沒有交代，龍兄弟落在賊人手裡，自己也義不容辭。

他心中有事，一路只是低頭疾走！

岳陽城中，除了幾條熱鬧大街還有燈光，大半座城廓已是一片漆黑，燈火稀落。

正行走之間，瞥見前面路上忽然多了一個女子，也正在低首疾走。

這個深宵出現的女子，看她背影，身材苗條，最多也不過二十左右，身穿紫紅衣裳，頭上挽着一個髻，看去甚是樸素。

但南振岳一眼瞧出這個紫衣女郎在低頭疾走之際，居然足不沾塵，輕快無比，分明輕功極高！

心中不禁一動，立即暗中跟了下去。

雙方相隔，少說也有十多丈遠，南振岳暗暗尾隨，自然不易被她發覺。

紫衣女郎一路行去，地勢漸漸冷僻，她脚下也逐漸加快，兩人一前一後，始終保持着十二三丈距離，不大工夫，便已奔近城下。

只見她毫不停頓，距城牆尚有兩丈來遠，蓮足輕輕一點，一條人影飄然飛起，在城頭上一閃而沒。

這下可把南振岳瞧得大是驚凜，先前雖已瞧出此女身手不弱，但沒想到她輕功之高，竟然已達登峯造極之境！

一時越發不肯放過，猛吸一口眞氣，身如離弦勁射之矢，一下掠近城牆，跟着一頓脚，身形倏起，縱上城頭。

略一停頓，舉目望去，城外一大片空地上，那紫衣女郎芳踪已杳！

不！大路左首，一片松林之下，停着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此刻蹄聲驟響，車身蠕動，沿着大道駛去，馬蹄車輪揚起一陣塵土，漸漸馳出老遠！

不消說，那紫衣女郎已經上了馬車，而這輛馬車停在這裡，正是等候紫衣女郎的了。

南振岳看到紫衣女郎極頂輕功之後，心中已經斷定她極可能和龍門幫之事有關，此刻瞧到馬車遠去，那還怠慢，立即一躍而下，飛落城外，洒開脚步，遠遠尾隨下去。

忽然身後有人嬌聲笑道：「你這人眞奇怪，從岳陽城裡一直跟隨着我，究竟安着甚麼心？」

南振岳聽得悚然一驚，急忙停步，很快轉過身去，黯淡的星月光下，一個女郎身影俏生生站着，離自己已經不到一丈！

她，赫然正是那個紫衣女郎，臉含嬌笑，雙目凝注着自己！

南振岳心頭又是一凜，這人好快的身法，連欺到身後一丈之內，自己居然會一無所覺！

四目交投，南振岳目能夜視，這一瞥之下，業已看清這張俏臉，自己竟然極熟！

是她！

眉眼盈盈，白裡透紅的臉上，似嗔似笑，發射着青春光輝，尤其那雙亮晶晶的鳳眼，冷峻之中，還隱藏着殺機！

不！她定睛注視着這個跟踪她的人，竟是一個劍眉星目的美少年之後，她眼中陰毒光芒，漸漸收斂。

這分明已從眼中顯示出，她先前本有殺害南振岳之意，但現在已經不由自主地打消了毒念！

只見她嫣然一笑，問道：「你怎的不說話呀？」

她，竟然會是宮姨娘！

南振岳瞧得大感意外，心頭也止不住狂跳，聽她出言相問，立即鎮定了一下波動的心情，拱拱手道：「宮姨娘好！」

宮姨娘臉色一變，嬌軀不自禁地後退了一步，張目道：「你是甚麼人？」

南振岳陡然想到自己爲了赴師傅之約，沒戴上臉罩，是以她見了自己，依然認不出來，那麼方才就不該一口叫出她「宮姨娘」來。

「打草驚蛇」，自己眞是江湖經驗太淺了！

他心念電旋，微微一怔，立即昂然笑道：「在下龍振南，宮姨娘不認識了吧？」

宮姨娘忍不住流露出驚詫之容，重新打量着他，輕「啊」一聲，嬌笑道：「原來是龍副壇主，嗯，這大概是你眞面目了，你突然年輕了十來歲，變成一個翩翩美少年啦，我怎麼會認識？」

南振岳出道江湖以來江湖經驗，固然不足，和女子打交道的經驗更加欠缺，除了九死谷的春花、秋月兩個使女之外，幾乎從沒和年輕女子說過話。

此刻宮姨娘美目流盼，巧笑倩兮，當面誇讚自己「美少年」，不禁臉上一熱，一張冠玉似的臉孔登時脹得通紅！

心中暗罵一聲：「無恥妖女！」臉上一沉，說道：「在下不慣說笑。」

宮姨娘冷冷一笑，道：「那你爲甚麼要跟踪我？」

南振岳一楞，接着正容道：「在下想請問宮姨娘一聲，你們把舍弟等人弄到那裡去了？」

宮姨娘詭秘的笑了笑，轉目望着南振岳，道：「他眞是你兄弟嗎？」

南振岳道：「自然是在下兄弟。」

宮姨娘忽然格格的笑出聲來，道：「瞧不出你還是個風流種子！」

南振岳不知她話中含意，怒聲道：「在下問妳把人擄到那裡去了？」

宮姨娘臉上笑容忽然消失，冰冷的道：「如果我不回答呢？」

南振岳道：「那麼只好請宮姨娘跟在下先回到君山去了。」

宮姨娘冷冷的道：「如果我不想去呢？」

南振岳道：「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宮姨娘訝道：「那是你不答應了？」

南振岳道：「不錯，妳如果不說出舍弟等人的下落，只有委屈妳回君山一行。」（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方小雲主動找沙成山，原來她爲父親求情，沙成山看見方寬厚之後嚇了一跳，他已變得皮包骨頭……沙成山用篷車載着方捕頭，帶着從關天水家中失去的寶物來見秦百年，因爲秦百年曾出十萬兩銀子……面對「死去」的方捕頭與所謂的寶物，秦年百的眞面目暴露出來了，不但不給銀子，反倒想要留下沙成山等四人，以掩飾他的罪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冰釋前嫌敬鏢客　始知捕頭上大當

他驚異的緩緩站起身來，重重的向沙成山抱拳，道：「沙大俠，謝你的寬宏大量，我清楚得很，斷喉一刀你移到了胸骨上，冉某感激！」

說完立刻往莊外走去，豈料秦百年連叫也未叫他，任他出莊而去！

秦紅已叫道：「爹，把銀子給他吧，至少他把爹身邊的害人精除掉，冷若冰也沒有機會再蠱惑爹了，娘就很感激他呀！」

重重的一哼，秦百年沉聲道：「妳知道甚麼？冷若冰是『苗疆百毒門』門主的女兒，這事我早就知道，原以爲百毒門冷泉想與我虎躍山莊結成一家親，豈知他們的目的是盜寶，我才設計由姓沙的出手除掉她，嘿……沒想到……」

沙成山冷笑沉聲道：「沒想到我祇收了你一兩銀子，更沒想到你在我離開百花谷的時候故意救醒其中的柳仙兒，不但說出寶物在項城關天水家中，也由柳仙兒的口說出冷若冰死於我沙成山之手，免除你與『百毒門』一場衝突，秦百年，我說得對嗎？」

國字臉上肌肉顫抖，秦百年道：「沙成山，江湖生涯已把你磨練得很不簡單，嘿……」

突然，方小雲走近沙成山，她緩緩的取出一包傷藥往沙成山的肩頭上敷去，細聲道：「這藥立可止血，沙大俠，你要珍重自己！」

沙成山未回頭，低聲的道：「謝謝！」

方小雲立刻把手按住沙成山的肩頭傷口，道：「此刻，你的安危就是我們一家的安危，我們能否生離此地，便全仰賴沙大俠了！」

二人說話的聲音細小，石台上面的人還以爲方小雲在關懷着沙成山，表現得那般的溫順與親切！

便在這時候，突然一聲尖吼，秦紅大吼，道：「沙成山，你可眞是多情種子，艷福不淺！先是女人陪你上床，又有女人爲你療傷，聽說你在方家集很風流是不是？」

一笑，沙成山道：「那是我的事，秦大小姐，與你何干？」

秦紅猛的側頭對她爹道：「爹，要我答應黑龍堡的親事，可以，但須有人能殺了沙成山！」

秦百年撫髯哈哈笑着對「長白老人」顏如玉與「鬼爪手」李長泰二人，道：「三位原是來替哈堡主兒子提親事的，如今遇上這檔子事，冉再生一怒而去，我有心答應這門親事，但我女兒却提出這個條件，不知二位的想法如何？」

顏如玉看了李長泰一眼，二人原是要跟冉再生一起走的，這裡發生之事，本與三人無關，又何必淌混水？

雖然秦百年提到誘人的十萬兩銀子，他三人也未動心，但如今秦紅提出這個條件，二人就不能不重新考慮了！

黑龍堡堡主，「鐵臂熊」哈克剛與「長白老人」顏如玉有八拜之交，哈克剛之子哈玉又拜顏如玉爲乾老子，單就這一層關係，顏如玉就值得一試！

秦紅冷冷的直視着沙成山，臉上的美全變得冰一般的僵冷，微微的尚可見她全身在顫抖！

方小雲低聲對沙成山，道：「沙大俠，想不到秦姑娘也喜歡你了！」

嘿嘿低笑，沙成山道：「方姑娘，妳在說笑，她那模樣像是要吃掉我，她會喜歡我嗎？」

方小雲嘆口氣，道：「你怎會知道女孩子的心？這就是愛之深恨之切的表現！」方小雲緩步離開沙成山！

沙成山的雙目一厲！

台子上面，「長白老人」顏如玉一頓鐵扁擔，不見挺腰，人已到了沙成山面前，後面，「鬼爪手」李長泰也撫髯跟着躍到沙成山左面！

李長泰出身山西八卦門，除了一路八卦刀法辛辣詭異之外，他平時對敵多半是一雙肉掌！

此刻，李長泰雙臂環胸，昂然卓立如山，灰髯微翹，重重的道：「沙老弟，李長泰見獵心喜，我們就以十招爲限，比劃比劃，如何？」

沙成山淡淡的道：「沙某素仰山西長都八卦門刀法高明，今日幸得一會，足慰平生了，李老，你拔刀吧！」

搖搖頭，李長泰道：「彼此無怨無仇又何以兵刃相向？老夫就以一雙肉掌會一會中原道上的『二閻王』！」

笑笑，沙成山道：「既如此，沙某也就不用刀了！」

含笑望向「鐵扁擔」顏如玉，李長泰道：「顏兄請稍退，這一仗由兄弟先接下了！」

台子上面，秦百年突然道：「二位，我女兒的意思是死人，而非在此切磋武學，此點還望弄清楚！」

「咯崩」一咬牙，「鐵扁擔」顏如玉沉聲道：「李兄弟，十招之內看你的，十招之後由我上！」

沙成山沉重的嘆口氣，道：「爲朋友兩肋插刀之事，有時候也很不容易，不知黑龍堡堡主得知此事之後，又是如何的想法了！」

「鬼爪手」李長泰沉喝一聲，道：「接招！」

沙成山雙肩晃閃在一片掌影中，影像宛如波濤成層，一波緊接一波！

便在這層層的波濤裡，那宛如尖刀似的十指，利刃般的挾着絲絲窒人之聲穿進閃出，幻化出怪異的形象，逼得沙成山出手就是金剛指相拒！

原是一場君子交手——至少沙成山是如此想！

然而，九招已過，李長泰突然彈起雙腿！

沙成山以爲敵人改爲下三路進攻，腰身剛彎，突然面前一暗，知道上當，金剛指一招「怒指南山」，絲一聲直戳過去。

同時身子狂旋，但聞「絲」的一聲，肩頭上剛剛敷上藥的傷處，生生又被五指撕裂開來！

「鬼爪手」李長泰的左掌舉起半尺高，正自雪雪呼痛！

沙成山站直身子望過去！

「鬼爪手」李長泰已重重的道：「能躲過老夫『金猴摘菓』絕技，沙成山，你是當今第一人！」

一邊，秦百年大叫道：「可惜！可惜！李兄的絕技第一次失手，沒有摘下姓沙的一對照子！」

冷冷的，沙成山道：「如果不是你左掌護頂，祇怕我雖失去雙目，而你也必被我一指穿頂，橫屍在地了！」

一頓手上鐵扁擔，「鐵扁擔」顏如玉怪叫道：「甚麼單切磋武學，都是狗屁，既然動上手，撂倒了才算數，沙成山，你接招吧！」

沙成山淡淡的道：「顏老很乾脆，說話也實在，不含虛，不帶假，倒令沙某佩服之至！」

鐵扁擔潑風也似的橫砸過來，口中尚且大吼道：「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擺平！」

一邊，「鬼爪手」李長泰抖着左手，右手反背拔出一把鋼刀，沉聲道：「姓沙的，爲了黑龍堡的親事，我們一切手段在所不顧，你可要多多包涵！」

閃躍在氣旋狂飆裡，沙成山冷冷的道：「二位的舉動原本就在沙某意料之中，不必客氣，放手爲朋友拚老命吧！」

他騰身在半空中又冷冷的道：「祇要對得住朋友，還顧甚麼人格與尊嚴？」

「山西長都八卦門」的這位耆老，刀法上果然紮實！

刀刀祇有九分，絕不遞老，中途回殺比出刀還快，正是八卦刀的特長，全叫他施展出來了！

另一面，人高馬大，老而彌堅的顏如玉，雙手緊握着鐵扁擔，潑風也似的揮舞撲打着。

他臉上肌肉抽緊，白髯飄飄中吼叫如雷：「你生受着吧，姓沙的王八羔子，若不將你擺平，我二人的一對老臉又往甚麼地方擱？」

「銀鍊彎月」倏而暴閃，「叮咚」

擋開了迎面鋼刀，沙成山順勢斜翻，七十九刀幻成一片光雨，生生逼得顏如玉暴退不迭！

沙成山嘿然一聲：「二位千萬不要保留，那將會遺恨終生了！」

鐵扁擔挾在鋼刀的幻影中舞成一道鐵鑄的刀牆！

顏如玉直着喉嚨咆哮：「黃口小子，不知死活的東西，死在眼前，猶在口吐風涼，且看老夫我怎麼個整治你！」

沙成山的臉容在變，變得宛如一張灰紙，冷酷的展現出冷硬與陰沉，如同銀鍊彎月，除了鋒利與狠辣，便毫無一絲七情六慾上的反應！

「鬼爪手」李長泰揮刀狂殺，足踏魁罡，口中冷沉的道：「沙成山，老夫倒要看你能咬牙撐到幾時！」

沙成山旋身閃展如電，他凜烈的道：「李老，這就很難下定論了，要想我認命，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目前還言之過早！」

鐵扁擔攔腰狂打，「鐵扁擔」顏如玉暴烈的道：「你死吧，沙成山！」

沙成山平身在半空中，鐵扁擔從他身下半尺掃過，他已沉聲道：「可以，但還須二位前面帶路！」

「鬼爪手」李長泰與「鐵扁擔」顏如玉二人竟不約而同的倏往上撲，鐵扁擔覷準在敵人的頭頂，鋼刀走式在敵人的雙足。

是的，沙成山明白，勝負之分，已到了分際，再也不容拖延下去了！

高手之間的比鬥，往往便是如此。

冗長的僵持，持久的纏鬥，乃是必然的過程，一旦到了關口，誰都能體會出那要命的一刻！

沙成山的「銀鍊彎月」立刻與他的身體形成一個螺旋形，他的身體上下移動，一片刃芒便形成一幅銀芒成束的傘狀捲裹着他的身體，濛濛的青氣滲透了冷焰似的芒彩，便往四下裡疾沖流掣。

他口中已狂吼：「寒江月刃！」

一聲長嗥，撲上的「鬼爪手」李長泰首先往外倒竄，鮮血與碎肉在拋灑着，他有着逃出刀海的感受。

他的人尚未站定，半空中的鋼刀已「噹」的一聲先扎入磚地裡，刀身尚發出「嗡」「嗡」聲！

便在同一時刻，刃層中一縷冷芒驟然穿出——那是指向另一敵人脖子上的一刀！

「鐵扁擔」顏如玉的鐵扁擔掄空，那點冷流已至右面耳下，他似是不相信的左掌斜着拍去，「噗嗤」一聲，冷芒穿過他的掌心又掃過他的脖子！

快速的寒芒閃擊中，沙成山的背上也挨了一記狠的，那是「鐵扁擔」顏如玉不放棄即將獲得的戰果，拚着挨刀也要把這斜劈的一扁擔送上敵人的頭上，却仍然在挨刀的刹那間失了準頭而擊在沙成山的背上！

沙成山的整個身體立刻倒翻在三丈外，他雙肩晃了晃沒有倒下去，猛吸一口氣穩住身子！

那面，「鐵扁擔」顏如玉已洞穿的左手捂着脖子不放手，鮮血像泉水一般的往外流！

台子上面，秦百年沉聲道：「余副總管，快扶二人廳上療傷！」

方小雲又匆匆的走向沙成山！

不料沙成山伸手一攔，道：「退下，我還不要緊！」

方小雲低聲道：「沙大俠，我們走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要走，必須帶着沙某應得的十萬兩銀子，否則，我將不惜大開殺戒！」

仰天一聲哈哈狂笑，秦百年道：「想在我虎躍山莊撒野？沙成山，你在玩火！」

祇見他一聲沉喝，道：「且叫你這狂徒見識見識！」

猛古丁莊院兩邊圓門分別走出五個彪形大漢，這些人甚麼時候藏在牆外，連沙成山也想不到！

秦百年指着十名彪形大漢，沉聲道：「沙成山，你的『銀鍊彎月』雖利，也將難以阻擋我十名武士的圍殺，你能嗎？」

沙成山見這十人都是六尺巨漢，雙腕套着牛皮護手，一樣的兵刃——大板斧四尺長，每人皆穿着狠皮短襖紮着寬腰帶，顯然都是凶悍嗜殺之士！

沙成山笑笑，道：「不必爲我擔心，秦百年，我會全力施爲，而且也會製造出令你想像不到的佳作，來吧！」

冷沉的一聲怪吼，秦百年道：「沙成山，我並非對你使詐或耍無賴，十萬兩銀子對我又算甚麼？祇因你來勢洶洶，我看你面目可憎，目無餘子，這才對你稍作教訓，更叫你知道，虎躍山莊並非治不了你沙成山！」

他頓了頓，又道：「來吧，我帶你去取你應得的十萬兩銀子！」

沙成山見秦百年忽冷忽熱的表現，心頭眞不是滋味，又見秦百年與秦紅二人併肩往大廳走去，一頓，便也跟了過去！

十名大漢分站兩邊，沒有一人稍動！

方小雲失聲道：「沙大俠，千萬別去……」

回頭一笑，沙成山道：「世上有多少人爲錢而死？我如果眞的被騙死在裡面，也不算甚麼稀奇之事！」

是的，沙成山說得不錯，人爲財死，這本就不算甚麼奇怪的事情了！

方小雲急急的又道：「沙大俠，那明明是個騙局，事實上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個坑人的騙局，你若上當，我們全都完了！」

回頭，沙成山乾澀的一笑，道：「方姑娘，妳擔心此事再也不會有人知道——知道秦百年原來是個欺世盜名之輩？」

方小雲立刻點着頭尖聲道：「而且不少武林人物將永無止境的在方家集混鬧下去了，沙大俠，你三思！」

方寬厚也重重的喘息道：「不錯……這正中……秦百年下懷……」

哈哈一聲笑，秦百年道：「沙成山不怕，你們怕甚麼？」

不料沙成山十分坦然的道：「放心，一定會有人知道的！」

一邊的秦百年臉皮一緊，道：「沙成山，你留了後退之路？」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需要留甚麼後退之路？」

秦百年立刻逼問，道：「你說，此事之後誰會知道？」

左手戟指秦百年，沙成山冷然沉聲道：「你！你知道，你的良心會知道，當然……」

他側臉望向秦紅，又道：「還有你的女兒，你令她知道有一個陰狠毒辣得可怕的父親！」

秦百年忽然哈哈大笑，道：「一個人若想成大事立萬世基業，寃殺些人在所難免，沙成山，你永遠不會瞭解個中三昧！」

說罷，立刻撫髯大步直往廳後面走去！

沙成山未再多言，跟着秦氏父女二人繞過七進大院而到了一處土丘前面，這裡附近盡是武士，沙成山約略估計，總不下五十人之多！

奇怪的是面前這座土丘上面覆着一層碧綠的小草，雖已冬季，草綠更甚，不用伸手去摸，就知道光滑柔軟！

土丘五丈高下，十丈方圓，一共有四個圓門，沙成山從頭上陽光的照射看，他們站在兩邊門口！

秦百年手一抬，祇見那門發出「噹」的一聲暴響，立刻被吊升不見——是鐵門，沙成山聽得出來！

沙成山從外面望過去，隱隱祇見一箱一箱用銅條紮緊，那何止百萬兩白銀，宛如星海一般閃着可愛的黃光！

秦百年立刻沉聲道：「一箱五萬兩，沙成山你祇能取兩箱，進去吧！」

沙成山笑笑，道：「到今天我更證明一件事情！」

秦百年道：「甚麼事情？」

沙成山冷冷的道：「銀子越多的人他更愛銀子，權勢越大的人他却更加熱衷權勢，秦百年，如果我猜得不差，這座土丘內必有十分厲害的機關。當然，這裡面也存放着不少價值連城的寶物，甚至……眞正的『百竅神功秘笈』也在此土丘中！」

秦百年臉皮一寒，道：「去！快拿走你的兩箱銀子去，別再多囉嗦！」

「二閻王」沙成山的臉色變得相當怕人，他那異於常人的青鬍楂子幾乎根根彎出皮外面。

便在他的臉色變化中，突然左手往秦百年的雙目點去，借着秦百年的出乎意料，他的右手已緊緊的扣住秦紅左腕！

秦百年一聲怒叱，左膝上撞，右手拍向沙成山左脅下。

就有那麼準，更是那般快，沙成山左掌力阻秦百年拍來右掌，借力彈身，連着秦紅二人已飛入門內！

秦紅左腕被抓，一時間全身無力，順勢便倒在沙成山的懷裡，口中尚且叫着：「沙成山，你輕一點好嗎？」

門裡門外相隔三丈，秦紅的話令秦百年心中一緊，吼道：「沙成山，你取銀子拖着紅兒幹甚麼？」

沙成山淡淡一笑，道：「說是擋箭牌也好，護身符也罷，如果你想把我坑在這裡面，有你女兒作陪，我沙成山也足慰平生，死而含笑了！」

秦百年怒吼道：「沙成山，你好可惡，也更卑鄙！」

沙成山毫不相讓的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一邊，秦紅仍倒在沙成山懷裡，她幽怨的道：「沙成山，你就不會對我爹表示一番誠心？也不替我想想，我怎麼辦？」

沙成山一怔，他實在不明白秦紅這時候說這話的含義！

外面，秦百年沉聲道：「沙成山，快放紅兒出來，十萬兩銀子任你拿！」

沙成山見那箱子皆用銅條把箱子細牢，想來必定放的銀錠，左手扣緊秦紅，右足抵住一個木箱子，暗中運功，口中大喝一聲：「走！」

緊接着，「呼轟」一聲暴響，一隻箱子已飛出門外面，「咚隆」之聲未已，箱子並未破裂！

秦百年見箱子飛出，急忙閃身橫移，心中恨得快要爆炸似的，大吼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

秦百年的罵聲猶在，又是一隻箱子飛出門來！

隨着箱子，沙成山與秦紅二人也緩緩走出門來，秦百年手一揮，祇見鐵門立刻又壓下來！

沙成山仍然未放開秦紅的手！

四週近五十名大漢俱都是長短刀，虎視眈眈，等着莊主下令搏殺！

沙成山淡然的道：「秦老爺子，東西我已搬出，可否煩你派人抬上車？」

秦百年突然臉色一緩，撫髯道：「沙成山，銀錢當面點清，你不怕這裡面是石頭？」

沙成山笑笑，道：「是嗎？你會把石頭守護得如此嚴密？」

秦百年又笑笑，道：「至少你也該看看裡面有沒有五萬兩吧？萬一祇是一萬兩……」

沙成山雙眉一緊，道：「嗯，我接納你的這一建議，我們當面打開來！」

秦百年立刻吼道：「放開紅兒，你這時候還握住她，是何用意？」

沙成山看看秦紅，又看看地上的箱子，坦然一笑，便放了秦紅！

秦百年立刻拉住秦紅退到三丈外！

沙成山彎腰伸手，右手握住那隻大銅鎖，咬牙嘿聲手腕力扭，「卡」的一聲銅鎖已開了！

秦百年已沉聲道：「沙成山，你可要認眞仔細的看啊！」

於是，箱子被沙成山掀開來了！

刹那之間，沙成山倒翻三個空心觔斗，直到他雙脚落地再撲近箱子，他哈哈的笑了……

秦百年的臉都氣灰了！

沙成山一脚把箱子踢開，箱蓋下面的一排十二支餵毒弩矢仍然整齊的排放在銀子上面，然而那根扣在箱蓋背面的牛筋機簧，却因沙成山的足踢箱子而被震脫！

沙成山幸運的沒上當，白花花的銀子已閃耀出誘人的光芒，它原來眞的那麼可愛，可愛得多少人寧爲它拚命！

沙成山伸手抓出那十二支毒矢！

秦百年已沉聲道：「給我殺！」

秦紅已尖聲道：「爹，放他走吧！」

秦百年重重的道：「虎躍山莊的盛名不能毀於一旦！」

四週的大漢刹時揮刀往沙成山圍上來！

冷笑連聲，沙成山旋身如電，十二支毒矢已被他打出，淒厲慘叫之聲中，十二個已圍上沙成山的大漢，十分整齊的倒臥在沙成山的足前，每個人都是脖子上插着一根三寸長的毒矢！

一招間便放倒十二名大漢，秦百年已開始挽起衣袖掖起衣襬！

沙成山却踏在另一木箱上露出一副病懨懨的樣子。

秦紅突然撲近沙成山，尖聲對她爹道：「不要殺了，放他走吧，我求你！」

秦百年重重的道：「孩子，妳怎的心向外人？難道……」

秦紅急出眼淚，道：「爹，我們交出十萬兩銀子，誰也不會再相信他詆譭我們的話了，我們怕甚麼？且等哥……」

秦紅未再說下去，她不能再說下去，因爲她要說的話才眞正是秦百年的秘密！

當然，沙成山是不會想到的！

望着地上死的十二名壯漢，秦百年對沙成山道：「沙成山，這是血債，早晚你必須以血來償還！」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這原是江湖例律，我絕不逃避！」

秦百年立刻高聲道：「來人，把銀子抬上車！」

就在他的喝聲裡，立刻走過來八個大漢，合力把兩隻大木箱子抬到了前面！

走到台子前面，沙成山才發現那十名持斧大漢仍然圍守在篷車四週，而虎躍山莊的重疊屋宇連進，並不比王公宅邸稍遜分毫！

一把將方寬厚奪得的「寶物」從地上拾起來再擲向秦百年，他十分珍重的對秦百年道：「陽城替你老辦事，在下祇取一兩銀子，心中半分也不恨你，而且視爲平生最光榮而又得意的一件事情，然而這一次便不同了，十萬兩銀子我非取不可，而且我覺得這些銀子滿是血腥味與卑賤之物！」

秦百年接住沙成山擲來的秘笈，並未翻閱，祇見他平伸右臂，那書冊便片片的碎落下地，宛如天降雪花。

兩箱銀子已上了篷車，秦百年重重的道：「沙成山，有件事情你一定不可忽視！」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從不忽視任何對我有關的事情，老爺子，你請說！」

秦百年毫不隱瞞的道：「當我找出破你那招『寒江月刃』與『寒江月落』兩招式之後，便是你的死期到了！」

一笑，沙成山道：「沙某十分清楚，老爺子所以未親自出手的原因，便是沒有把握破解這兩招絕活，如果有一天你老想到如何破解了，便派個人通知我，沙成山一定快馬趕來，我們痛快的搏殺一場！」

秦紅已尖聲道：「沙成山，你不會少說一句？銀子已上車，你們可以走了！」

重重的一抱拳，沙成山道：「秦姑娘，謝了！」

沙成山跳上車，雙手抖動韁繩，大叫一聲：「吁！」

兩匹健馬便飛一般的往莊外馳出去！

秦百年咬着牙，沉聲道：「幾曾見過虎躍山莊的銀子任人如此輕鬆搬走？沙成山呀，我的兒，你會死得十分淒慘！」

* * *

沙成山駕馭着篷車，飛一般的離開獅頭山，順着十分寬暢的官道奔馳着！

方小雲已坐到沙成山身邊，她在篷車的顛簸中替沙成山小心的把傷處敷藥包紮，柔順的低聲道：「沙大俠，你去取銀子，我眞擔心死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闖虎穴本來就是玩命的勾當！」

篷車內，方寬厚嘆着氣，道：「沙大俠，你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現，方寬厚五體投地，從心眼裡佩服，在此，我爲自己的愚昧莽撞向你賠罪！」

笑笑，沙成山道：「別對我說得那麼好，我不配擔當你說的，方捕頭，你可願意聽在下一句話？」

方寬厚立刻回道：「此時此刻，別說是一句話，沙大俠，你怎麼說，方寬厚便怎麼做，至死不回頭！」

沙成山望望身邊的方小雲，道：「方姑娘，我先送你們回方剛的莊子上，你們可願意前去？」

方小雲點點頭，道：「其實我二嬸是個老實人，她並不知道我一家是被二叔所害！」

沙成山點點頭，道：「好，我先把你們送到方剛家裡，我保證你們一家安全，如何呢？」

方寬厚立刻小心的問道：「沙大俠，你有甚麼打算？」

沙成山回頭笑笑，道：「我有打算，方捕頭，希望到時候你大膽的走出來，面對天下英雄的面，把事情說個清楚！」

方寬厚立刻應道：「當然，這原本就是應該由我來做的！」

突然，篷車中伸出一隻手，緊緊的握住沙成山的左臂。

方老太已啞着聲音，道：「沙大俠，我們拿甚麼報答你？除了……除了……唉……除了由我的小雲侍候你一輩子之外……」

方小雲一邊低下頭，她已滿臉羞怯！

沙成山怔了一下，道：「方老太，沙成山算甚麼？何況『龍騰虎躍』兩大世家有待我去揭發他們的陰毒，無數次拚殺尚在等着，我怎能把方姑娘帶在身邊？何況她爹的身子！」

方寬厚立刻接着道：「是我女兒不配，沙大俠，一切順其自然！」

於是，好一陣沉默……

然而，方小雲仍然緊緊的依偎着沙成山。

雙轡篷車繞上一道山坡，半坡上有座廟，沙成山把篷車往路邊停下來，對方小雲道：「方姑娘，我到廟裡提桶水，我們人吃些乾糧，兩匹馬也得拌些料餵一餵！」

方小雲點點頭，道：「沙大俠，還是我去提水！」

沙成山已躍在地上，道：「這廟也許住着和尚，妳是姑娘不方便！」

沙成山提着掛在車下方的小木桶，匆匆的往那座廟門口走去！

不料他剛剛走到廟門前，祇見一個大個子匆匆的走出來，沙成山一怔，迎面的大漢也吃一驚！

「怎麼是你？沙成山！」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眞想不到我們又遇上了！」

大漢已高聲道：「大家出來，姓沙的送上門來了！」

就在這大漢的吼叫聲裡，立刻從廟裡閃出十個大漢——九個是和尚，一個是沙成山的對頭——「黑天剛」熊霸天！

不錯，呼叫的人正是「一刀穿心」左長庚！

沙成山隔着廟門望向大殿，好大的四個金字「大雄寶殿」，巨匾下面的佛像也是金光閃閃！

笑笑，沙成山道：「各位原來並未住在方家集，却來到野廟！」

「一刀穿心」左長庚與「黑天剛」熊霸天原是住在方家集平安客棧，那夜左長庚受傷，熊霸天斷手，智上大師便把二人立刻帶到這座廟裡醫治！

原來此廟住持也是少林弟子，更是智上大師的師弟智化大師，此刻「一刀穿心」左長庚剛走出廟門，便遇上沙成山，也算是巧合，更是造化弄人！

「黑天剛」熊霸天見是沙成山，立刻回頭抓起他的板斧殺出來，口中狂吼，道：「沙成山，你個王八蛋，今日清算斷手之恨！」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尖叫聲：「二位叔叔切莫動手！」

衆人望過去，祇見是方小雲匆匆飛奔而來！

「一刀穿心」左長庚急迎上去問道：「小雲，妳怎麼來了？妳爹他們……」

智上大師急急走過去問道：「妳爹出事了？」

方小雲忙對智上大師施禮，道：「我爹娘都來了，他們現在車內！」方小雲走近沙成山又道：「這次若非沙大俠的幫助，我一家早已死絕了！」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智上大師臉皮一緊，「黑天剛」熊霸天高舉的板斧也緩緩的落下來，粗聲道

：「這……這是怎麼回事？」

不料，沙成山淡淡的道：「各位有話慢慢說，我得先提桶水拌料餵牲口了！」

一邊有個和尚立刻走上前，施禮道：「施主，容小僧代勞，如何？」

沙成山笑笑，道：「乾脆，我把車子趕來廟門口，有甚麼話廟裡再說！」

「黑天剛」熊霸天望着自己斷了的左手，咬着牙吼道：「老子這隻手斷得眞寃，王八蛋！」

猛回頭，沙成山雙目一瞪，沉聲道：「別火，留着力氣準備大幹一場吧，大個子！」

馬車趕在廟門口，掀開車簾的是方老太，她一見車前站的人，便立刻大哭起來……

方寬厚直不楞的望向外面，他啞着聲音未叫出口，智上大師已怔怔的問道：「你是寬厚？你……」

「黑天剛」熊霸天更是驚叫起來，道：「大師兄，這才幾日沒見，你怎麼變成個皮包骨，我都快認不出你了！」

方寬厚仍然沒有動，慘兮兮地直落淚。

沙成山淡淡的道：「把他抱下車吧，在這廟裡歇着也好！」

「一刀穿心」左長庚立刻跳上車，雙手抱起方寬厚便往廟內走去，方小雲對沙成山道：「沙大俠，我們進去吧！」

搖搖頭，沙成山道：「妳敢保證他們不對我動粗？」

哈哈一聲笑，智上大師走近沙成山，道：「沙大俠，過去一場誤會，請別放在心上，你請！」

笑笑，沙成山道：「沙某樂意彼此盡釋前嫌！」

說完便與方小雲等一齊走入廟內！

這廟祇有一座大雄寶殿，但兩邊禪房甚多，足有八間。

沙成山被引進東面中間大禪房內，祇見方寬厚已被平放在一張禪床上喘大氣，方小雲與方老太急忙上前侍候！

望望方寬厚的模樣，智上大師搖搖頭，道：「比之練功走火入魔還嚴重，這是怎麼回事？」

方寬厚拚命撐起上身，對沙成山道：「沙大俠，我求你……求你代我……把事情說給……大家聽……」

沙成山淡淡的道：「也包括井邊那一幕？」

點點頭，方寬厚道：「是的……你應該……一字不漏……」

智上大師重重的望着沙成山，道：「沙大俠，多少人在方家集找你，不少人四處打探，都說寶物被你得去了，如今這光景，倒令老衲十分迷惘，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沙成山先是咬咬牙，冷笑道：「我承認找到秦百年的東西，但不是『寶』！」

他頓了一下，又道：「由於找到秦百年的東西，所以我也不客氣的找上虎躍山莊，要回我的酬勞——十萬兩銀子。

「一刀穿心」左長庚與「黑天剛」熊霸天對望一眼！

智上大師臉上一寒，道：「若非兩件寶物，怎値十萬兩銀子酬勞？沙大俠，望你仔細說明白！」

於是，沙成山便從第一次替秦百年送寶到陽城，說到臥虎山上救方寬厚，直到虎躍山莊伍總管提出十萬兩銀子尋找失寶，方剛陰謀對兄長下手，更把井邊方寬厚對自己偷襲之事，仔細的說了一遍！

方寬厚突然叫道：「我……眞該死……」

半晌，「黑天剛」熊霸天與「一刀穿心」左長庚二人相對無語，二人爲大師兄拚命，大師兄竟然瞞着二人暗中練功，而方剛更是該死！

智上大師重重的道：「原來寬厚練的竟是傳言中的『挫陽縮筋』與『經脈滯流』兩種陰損人的毒功夫——秦百年怎會做出這種事？」

笑笑，沙成山道：「我並不再仇恨方捕頭了，每個人難免會有貪心，我輩武林中人，應該爲武林做點事情！如果沙某猜得不差，『龍騰』『虎躍』二莊必然另有圖謀！」

「黑天剛」熊霸天大步走近沙成山面前，道：「我眞狗熊，沙大俠，你才是眞英雄！」

沙成山摸着「黑天剛」熊霸天左小臂，黯然道：「爲此，我抱歉！」

「一刀穿心」左長庚也走近前，抱拳道：「左某爲我大師兄一家三口，向沙大俠致謝，往後沙大俠但有甚麼差遣，左某走在前面！」

沙成山向智上大師抱抱拳，道：「大師，甚麼客氣的話都是多餘的，讓我們携手爲武林做些有益大衆的事情才是眞的！」

重重的點着頭，智上大師與智化大師對望着，智化大師莊重的道：「阿彌陀佛，沙施主必有所發現，就請直說！」

沙成山臉色凝重的道：「這事我不說，各位當然不知道，這些年武林兩大世家——『龍騰』『虎躍』，他們欺世盜名，戕害不少武林人物，難道各位尚不知？」

衆人相顧愕然，誰也無法相信！

沙成山却一聲冷笑，道：「說出來你們一定會大吃一驚！」

智上大師立刻走近沙成山前面，道：「沙施主，你能提出具體實證嗎？要知『龍騰』『虎躍』皆武林

世家，他們所博得的淸譽並不容易，『飛龍』江厚生與『武林老爺』秦百年二人的武功造詣幾已達於高測莫深之境，難道他們還有甚麼野心不成？」

沙成山臉上出現一片慣有的冷酷，道：「各位可知秦百年的兒子秦楚失踪之事？」

智上大師點點頭，道：「似乎聽人說過！」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秦楚失踪之後，秦百年祇是虛張聲勢的四處尋找，實際上他是在告訴武林同道，他的兒子不見了！」

智化大師雙眉一緊，道：「目的何在？」

沙成山道：「如果沙某猜得不錯，秦楚必定隱藏在某一秘密之處苦練那套『百竅神功』！」

方寬厚突然大叫一聲，道：「天爺！我們都上當了！」

智化大師立刻搖頭，道：「臆測之事不一定可靠！」

冷冷笑起來，沙成山道：「那麼沙某親見之事，大師應該相信了吧？」

一怔，智化大師道：「沙施主，你提的這兩處武林世家，他們在武林中的地位與聲望，早已受到同道中的敬仰，若不能提出事實，沙施主，祇怕你會招致道上朋友羣起而攻之了！」

笑笑，沙成山道：「當然，若非親歷其境，沙成山自不能入人以罪！」

他環視室內各人，又道：「『鳳凰嶺』上的『龍騰山莊』，各位有誰去過？」

智上大師立刻應道：「老衲與師弟智空去過，最近聞得江老莊主二公子被殺，師弟智空特別繞道往『龍騰山莊』去了！」

沙成山嘿嘿一陣笑，道：「智空大師怕危險了！」

智上大師大驚，急問道：「沙施主，你快直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沙成山這才把「龍騰山莊」囚了許多武林高人，準備七七之日一過，便要與江厚生死去的兒子陪葬之事詳細的說了一遍，而且更把「易容老人」扁奇改扮伍大浪混入「龍騰山莊」之事，也說出來！

這等於人證物證俱全，事情自然不容置疑了！

如果要對付這武林兩大世家，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智上大師等雖然驚急，一時間也不敢貿然前往！

智化大師緩緩的道：「由此看來，江厚生與秦百年二人是想奪取武林霸業了，這件事必然又造成武林一次浩劫！」

智上大師急道：「轉回少林稟報掌門，怕已來不及了，爲救師弟脫險，沙施主，你有何良策？」

沙成山咬咬唇，道：「沙某與扁奇老人相約半個月在『龍騰山莊』相會，方捕頭也不必再回方家集，且在廟中養息，立刻派人上車去，先抬下那兩箱銀子暫時寄放在這裡，沙某立刻趕車轉回方家集！」

「黑天剛」熊霸天立刻吼道：「我與沙大俠一齊前往！」

沙成山搖搖頭，道：「你們還是緩緩往鳳凰嶺走，方家集那面，我自有辦法把各路人馬引上鳳凰嶺！」

思忖一陣，智上大師點着頭，道：「沙施主，事關緊要，你要多加小心了！」

於是，篷車上面兩箱白銀被抬入廟裡。

沙成山躍上篷車，方小雲已走上前去，道：「沙大俠，方小雲求神明保佑你平安！」

深邃的眼神直視着方小雲，沙成山道：「也許我能幫你們重把那座焚毀的莊子再蓋起來，方姑娘，以後的事妳就不必擔心了！」

方小雲突然雙目流淚，掩臉大哭而奔回廟裡！

「一刀穿心」左長庚沉沉的看了沙成山一眼！

「黑天剛」熊霸天狂吼一聲，道：「沙……沙成山，你如此作爲，叫我那姪女一家拿甚麼來報答你？你……太過份了吧！」

沙成山搖搖頭，一聲苦笑，道：「二位，沙成山也有一肚皮苦水，我體會苦難中人的滋味，二位就別再說了！」

沙成山抖動韁繩往官道上駛去，不料他突然又調回頭把篷車駛回廟門口，「黑天剛」熊霸天立刻問道：「沙大俠又回來了，甚麼事？」

沙成山走入禪房！

智上大師迎住他也問：「沙施主怎麼又回來了？」

沙成山指着地上兩箱銀子，道：「這兩箱銀子一共是十萬兩銀子，每一箱子五萬兩……」

「黑天剛」熊霸天立刻沉聲道：「沙大俠，銀子是你的，我們不會偷取分文，你儘管放心好了！」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各位，切莫誤會，我信得過各位，祇是……」

他指着地上一個上了鎖的箱子又道：「各位且退閃一邊，容我把這箱子內的毒矢除去！」

衆人聞言俱吃一驚，立刻往四下裡分散開來！

沙成山暗中運功，突然一聲大喝，踢得那隻箱子在地上連連翻滾，等到箱子停下來，沙成山伸手扭開大銅鎖，自己仍然小心的把箱子打開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申屠十方以爲余凝霜失踪了，用銀子向齊大妹子買消息……冷風香用陰風指控制齊大妹子，幸虧丘文山學了「七斗陰風指」，才爲她解去陰氣，剛解了陰風指，冷風香又來了，齊大妹子遵夫之意說出東方美的所在地，讓她們去鬥個……獨孤二郎如期應約鬥冷咪白等三人，他勝了……獨孤無名已變傻了，苗大公等懷疑他不是……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畫舫之上見美人　得償夙願代尋夫

包打聽丘文山坐在余凝霜的對面，香茶點心之外，他也熱烈的招待着呵護着。

丘文山的那個姘在一起而又爲他生了個娃兒的女子，聽說余凝霜是江湖第一大美人，她無論如何也要看一看。丘文山的姘頭乃三江俠女芸娘也。

芸娘此刻就坐在一邊，她的雙目盯緊了余凝霜，然後是忍不住的讚道：「眞是美，我以爲很少女子比過我的，可是見了妳，我承認妳才是女人中的美女人。」

余凝霜道：「美不代表幸福，丈夫、孩子、我十多年沒見了，人吶，誰能挺過這麼長時間不思念。」

丘文山道：「不急，十多年都熬過去了，也不在乎再等一段時間，早晚我會打聽出獨孤大俠的眞正去處。」

余凝霜道：「我等得快白了頭了。」

正在這時候，焦風流來了，焦風流也把獨孤二郎帶來了，後面，丁三也到了。

先是焦風流笑了。

「當家的，屬下以爲短時間風月宮的人是不會再來了，哈……那老太婆眞了得，金環砸中冷風香。」

丁三道：「當家的，獨孤二公子也把風月宮的三個丫頭打敗了，哈！」

丘文山祇是淡淡的點點頭，獨孤二郎吃一驚：「唷，你們怎麼知道了呀？」

笑笑，丘文山道：「幹咱們這一行，有甚麼可以瞞得了咱們的，祇有烏龜相面咱們看不見。」

烏龜見了人就把頭縮往肚子裡了，當然看不見龜面。

獨孤二郎道：「我要同我娘住在一起，甚麼地方也不去了，等着時間一到，我先去終南山醉仙岩，把我哥也找回來，我們一家人就等着合力找回我爹爹。」

余凝霜一聽之下，潸然又落下了眼淚。

就在這時候，有個漢子奔過來了。

「當家的，有聲音。」

丘文山對幾人點點頭，人已轉入一間暗房中去了。

這是他們相互之間聯絡的信號，一旦有了聲音，必是有事情向丘文山來請示。

這時候，果然有聲音傳入洞中，有風刮自洞中，聲音十分清楚。

「當家的呀，生意上門了。」

祇一聽便知道是齊大妹子的聲音。

「甚麼人找上門？」

「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與他的西門總管二人來了，就坐在小廂中。」

「妳這個笨女人，這種事還來煩我呀，去，同樣的方法一樣的價錢，還用我教妳呀！」

「好，我這就去索銀子了，哈！」

丘文山也笑了。

丘文山拉了芸娘就往他的眞正住的地方走去了。

丘文山才不會同齊大妹子再上床了，因家齊大妹子做了對不起他的事情。

當然，更重要的是齊大妹子沒有爲他丘家生上一男半女，這就火了他。

他擁着芸娘走，回頭對獨孤二郎道：「二公子呀，這兒的一切，我請你口風緊一些，不能叫你的大嬸子知道啊！」

獨孤二郎心中一沉。

他也木然的點點頭，看着丘文山走出門外不見了。

獨孤二郎心中有火，他爲齊大妹子抱不平了。

是的，齊大妹子在酒舖子裡忙裡忙外，忙進忙出還要挨罵冒險，可好，她的男人藏在暗中養女人，這是他娘的甚麼世界嘛！

這是個非常反常又滑稽的世界，因爲……

因爲齊大妹子哈哈笑得幾乎彎下了腰。

有銀子賺才是她眞正發笑的原因，但看在小廂中宰父長風與西門開二人的眼裡，總以爲那是在歡迎他們。

「哎呀呀，宰父當家的呀，這好像有幾年沒見面了吧，唔，五六年了吧！」

宰父長風道：「不提當年，提現在。」

齊大妹子笑笑，道：「眞乾脆嘛！」

西門開沉聲道：「大妹子，別閒扯淡了，咱們當家的前來是有事情的。」

齊大妹子道：「請說，請說，祇要我齊大妹子能攬下來的，拚了命也攬，絕不叫莊主失望。」

淡淡一笑，宰父長風道：「我問你，老君嶺老君洞中住的余美人，怎麼不見了，祇有一具屍體已快成皮包骨了，你知道嗎？」

「知道。」

「妳知道？」

「是呀，那屍體是毒王李歧旺的呀。」

宰父長風道：「我不是問毒王李歧旺，我要知道的是那余美人，她不見了。」

哈哈一笑，齊大妹子道：「莊主仍未忘情於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呀！」

「我的愛慕出於眞誠，她，怎麼不見了？」

「毒王已死，她失去了保障，當然走了。」

「去了那裡？」

齊大妹子又習慣的把一隻索銀子的手伸出來了。

齊大妹子把手伸，江湖上誰都知道她是要銀子。

西門開道：「又要銀子！」

齊大妹子道：「看你說的甚麼話，天底下沒銀子能辦得了事嗎？」

宰父長風道：「多少？」

齊大妹子道：「打聽那余美人的下落，需銀一千兩！」

宰父長風眉頭不皺的對西門開道：「給她！」

西門開不敢多言，自袋中數了十張百兩銀票塞在齊大妹子手中，道：「眞吃人吶，齊大妹子。」

笑笑，齊大妹子道：「你懂甚麼呀！」

西門開回叱：「你又懂得甚麼？」

齊大妹子收起銀票，笑道：「宰父莊主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身份的人也最愛面子，就憑那一句『宰父偶儻天下知』這麼一句話，有多少江湖人物佩服羡慕，多少女子想得到宰父莊主的青睞呀，那種聲譽，不是銀子所能衡量的，我這話對是不對呀？」

她看着滿臉得意的宰父長風，引得這位自以爲偶儻的莊主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齊大妹子也笑，她笑了兩聲又接道：「放心，咱們十日之內送消息！」

西門開道：「如果有了消息……」

齊大妹子道：「咱們設法叫余美人同大莊主找個地方見見面呀！」

宰父長風意氣風發的道：「若能與余美人同桌共飲，談談那思慕之情，此生何憾！」

齊大妹子打鐵趁熱的道：「有銀子就有這樣的機會。」

宰父長風道：「多少？」

齊大妹子道：「我祇是隨便一句，那還得等見到了余美人才能敲定！」

猛喝一口酒，宰父長風道：「果眞能與余美人共飲歡敍，本莊主必不會少給你銀子。」

齊大妹子道：「那呀，至少需五千兩銀子。」

西門開大怒：「五千兩呀！」

宰父長風立刻大笑：「不多不多，哈……」

齊大妹子也笑了，那宰父長風又道：「十日一到，我聽你們的消

息，千萬別叫本莊主失望。」

他起身往外走，西門開立刻跟上去，西門開的心中在咕噥，誰也聽不清他咕噥的甚麼話。

送走了宰父長風與西門開二人在門外上了馬，齊大妹子笑哈哈，她是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走進了後房中，照樣的她關上了門，上了床，口中直叫：「當家的！」

床裏面，忽然冒出個精壯漢，像個魚一樣的上了床，上了床就抱住了齊大妹子香起來。

丁三出現了！

齊大妹子叱道：「有事要找當家的，現在不行！」

「當家的有事出門了，我這才一溜溜進來，唉呀呀，你怎麼不太熱呼了！」

齊大妹子一聲笑，一個鯉魚打挺，反把丁三壓在下面了，這二人立刻有了動作，而且還哈哈笑。

毫無顧忌的笑，祇因爲丘文山出門去了！

丘文山去了甚麼地方？幹甚麼事？除了丘文山自己，誰也不知道他去了那裏！

齊大妹子才不會問丘文山去了那裏！

齊大妹子有丁三與焦風流二人經常侍候她，也就夠她樂不可支的了！

她現在就同丁三二人在製造快樂，而且是樂不可支的愉快極了！

* * *

丘文山回來的時候，第一個告訴的人就是齊大妹子，這已經是第三天過午的事情了！

有一頂軟轎，轎上當然是丘文山。

丘文山至今仍然出門乘軟轎，他被抬進了齊家酒館的大門內進入後院。

齊大妹子也守在房中未出來，這一對夫妻會弄銀子，而今天，他夫妻二人要招待飛馬幫的大掌旗申屠十方，那可是一筆大生意。

五千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

齊大妹子笑迎丘文山，當房門關上的時候，齊大妹子抱得緊，俏嘴送上一個吻。

眞的是煞風景，丘文山頭一偏：「辦正事吧，我親愛的大妹子！」

齊大妹子會錯了意，她一邊脫衣褲一邊笑嘻嘻：「好呀，我夫妻早該辦正事兒了！」

丘文山一見這光景，叱道：「那是正事呀！」

齊大妹子道：「夫妻之間辦這床上的事情，那可是神聖的，當然是正經事了！」

丘文山道：「穿上你的衣裳吧，我說的正事呀，是我已把事情安排妥當了，你也可以進行了！」

齊大妹子有些洩氣的道：「銀子啊，你要害死我了吔！」

「哦呸，哦呸呸呸！」丘文山叱道：「少說些喪氣不吉利的話，咱們這些銀子，表面上安全，其實充滿了殺機，妳我心中都明白，爲了明天，今天就得多弄銀子！」

齊大妹子嘆道：「說的也是，我怎麼一見了你呀，我好像就矮三級變成呆瓜了！」

「快去吧！」

「你是怎麼安排的，我也得知道呀！」

丘文山笑了。

「是這樣的，我去漢陽弄了一條十分漂亮的畫舫，停在西城外河邊上，我陪余美人住船上，而你，你先把那小二郎支開，走得越遠越好呀！」

齊大妹子一笑，道：「那好辦！」

丘文山道：「然後你快馬直奔興隆集，找到那自以爲風流的申屠十方，收了他的五千两銀子，叫他前來這河岸邊的畫舫上，哈哈哈，到時候叫他心癢癢，叫他像隔靴搔癢似過癮又不過癮的心甘情願把銀子雙手奉上，哈……」

「嘻嘻嘻，當家的，我去執行任務了，那小子他……」

丘文山道：「我已找人帶來酒舖了！」

齊大妹子道：「好，我去前面等着他。」

頓了一下，齊大妹子邊走邊道：「唉，這兩位少年人我是喜歡得不得了，他們也眞可憐吶！」

丘文山直是冷笑不已。

丘文山爲甚麼會冷笑，那當然是有陰謀的。

丘文山有甚麼陰謀？丘文山才是最大的陰謀家，祇是陰謀與手段仍然在爲他製造機會。

善於製造機會的人，這個人才可怕。

江湖這麼多年過去了，有誰去注意一個雙腿已殘廢的人物，江湖上仍然以爲風月宮最可怕。

* * *

齊大妹子笑哈哈，她伸出雙手迎接自門外進來的獨孤二郎！

獨孤二郎被齊大妹子拉到了二門口，他被齊大妹子的表情怔住了。

齊大妹子的表情是緊張的。

「甚麼事呀，大嬸？」

齊大妹子先看前門，再看後院，遂在獨孤二郎的耳邊道：「不得不啦，二公子呀！」

「甚麼事不得了？」

「風月宮宮主冷風香呀，她找上了大別山三仙岩，好像是去殺人的！」

「殺人，殺誰？」

齊大妹子道：「殺誰？普天之

下誰會住在那種兔子不拉屎的高山荒林中呀！」

「我乾爹已死了，她又怎麼樣！」

「可是那位老人家大酒簍子東方美呀，也就是咱們在老君嶺下遇上的那位送你一本秘笈的老太太！」

「糟！」獨孤二郎道：「老太太她是我哥的乾娘呀，她把她自己也囚在那個山洞中了！」

齊大妹子道：「二公子你想一想，如果冷風香找到了山洞，老太太就危險了！」

一呆，獨孤二郎道：「老太太會趕走了風月宮的女子，風月宮找上她，必有一場斷殺！」

齊大妹子道：「所以我才把你找來商量呀！」

獨孤二郎道：「我立刻趕去！」

他忽然又道：「我娘面前……」

齊大妹子道：「自有我們去交代！」

獨孤二郎立刻往門外走，祇不過他走了走了又回頭，齊大妹子道：「還有甚麼事你不放心的。」

獨孤二郎道：「大嬸呀，賣我二十斤二鍋頭！」

齊大妹子道：「不賣！」

「我有金子！」

「我送你二十斤二鍋頭，我不收你一紋錢，哈……你是有良心的少年人，你這酒是送那位大酒簍子東方美老人家吃的，對不對？」

「已經多日了，我想他老人家必定想吃些酒！」

齊大妹子把酒袋親自交在獨孤二郎手上，嘆口氣道：「時下喲，像你這麼爲別人作想的人，少呀！」

獨孤二郎背了酒袋出城往北行，心中那一份焦急呀，恨不得一下子飛到三仙岩！

齊大妹子笑着走回二門裏，把獨孤二郎支走，這件事對她而言，太容易了！

祇不過當她剛要走進她的房門，前面傳來一聲叫：「老闆娘，快馬備好了！這就上馬吧！」

齊大妹子心中不悅，當家的有些欺侮她，連叫她喘口氣的機會也沒有，這就要快馬趕往興隆集了！

無奈何，不能叫人等她上馬吧，齊大妹子扭呀扭的忍不住出口罵：「狗操的，老娘日子過得辛酸呀！」

出了門，上了馬，馬鞍上掛了一袋她吃的，馬鞍後還有一張大毛毯，有個伙計把一件藍色披風披在齊大妹子的身上，還哈哈笑道：「老闆娘，你這架勢眞漂亮！」

「漂亮你娘個頭！」她用力挾馬，直奔北門而去！

那伙計楞住了：「老闆娘今天吃炸藥了，火氣大呀！」

* * *

興隆集這地方對於齊大妹子而言不陌生，齊大妹子幾年前來過，興隆集有幾個馬場，但最大的馬場那可是飛馬幫的馬場！

上一回齊大妹子前來，臨回去還受到了「快刀」江上飛的糾纏。

那一回江上飛未得手，反而灰頭土臉的大失顏面，這一回，齊大妹子又來了。

馬場外面，江上飛正在馬欄門口拿着册子一匹一匹的把一大羣野馬點數往圈內趕，忽見來了齊大妹子，他哈哈的笑了。

江上飛把册子交在身邊一人手上，道：「有客人，你們點數記賬入號，選挑分級！」

江上飛笑迎上前，伸手攏住齊大妹子的坐騎，他哈哈笑，伸手拍拍齊大妹子騎的馬脖子，道：「這馬不錯，騎上一定舒服！」

「是很舒服！」

「再是舒服也比不過齊大妹子呀！」

齊大妹子道：「別逗了，四十女人是老梆子！」

「我就是喜歡你這股子刁勁，哈……」

「我不是來同你打情罵俏的，江護旗，很重要的事情向貴派大掌旗報告的！」

「你的報告就是索銀子！」

「而且是大把銀子！」

江上飛道：「下馬，跟我來。」

大廳廊上，祇見那位依舊意氣風發，身材英挺的申屠十方，正站在廊前以手上的紅皮鞭子抽打着兩丈遠處一張櫈子上的石頭！

每個石頭拳頭大，他下鞭不但準，而且鞭抽石碎，顯然以內功出手，十分霸道，這如果是抽在人的頭上，那比棍子厲害多了！

齊大妹子心中吃一驚，但她仍然拍手叫起來：「好吔！」

申屠十方抬頭看，迴廊一端來了齊大妹子。

申屠十方收鞭，他微點頭道：「有消息了？」

齊大妹子笑呵呵的道：「有，申屠幫主交代的事情，咱們的人跑斷了腿，也要去找的！」

「找到了？」

「不錯，找不到我是不敢來的。」

申屠十方道：「快把情況告訴我。」

齊大妹子道：「申屠幫主，五千兩銀子，之後，我帶申屠幫主前往，而且是雙方對坐在一起，你們好好的敍一敍衷曲！」

申屠十方雙目一亮，道：「這是眞的？」

「假的不收銀子！」

申屠十方大聲叫：「甘總管，甘總管人呢？」

江上飛忙應道：「在馬場。」

申屠十方道：「快叫他取五千兩銀子，備馬，與我一起走！」

江上飛道：「當家的，屬下以爲應三思而行呀！」

申屠十方道：「三思甚麼？」

江上飛道：「想那余凝霜，她可能是美，可是那是十多年前她美，如今祇怕三十五六了吧，這種年紀的女人已經美不起來了，當家的何必再花五千兩銀子去找一個生過娃兒的女人呀！」

申屠十方道：「女人成熟更美，美人永遠是美人！」

齊大妹子道：「我的人有報告，余美人比傳說中的還要美，那眞是天仙化身呀！」

江上飛叱道：「你……」

申屠十方道：「江護旗，你與甘總管陪我一齊前往，也叫你看一看甚麼是眞正的美人兒，哈……」

江上飛回身便往外走，他的心中不以爲然。

申屠十方道：「齊大妹子呀，你們弄了許多銀子，幾成暴發戶了，需小心吶！」

齊大妹子道：「幫主，小心甚麼呀！」

「常言道，暴戶銀子會散去，點滴銀子聚得多，你弄了那麼多銀子……難道……」

「散了，銀子到手就散了！」齊大妹子撫掌一笑，又道：「幫主的話一針見血呀！」

「怎麼立刻散了？」

「幫主呀，百人要生活呀，天天開門就得花銀子，再多銀子，不散也得散！」

「哈……」申屠十方笑了：「齊大妹子，你這話別人是會相信的！」

「幫主的意思是……」

「我不信，哈……很高招，哈……」

就在這時候，甘天龍與江上飛二人匆匆進來了！

甘天龍見了齊大妹子，冷笑道：「你又來了！」

「也是爲貴幫主辦事來了！」

申屠十方對甘天龍道：「把五千兩銀子給她，我們立刻跟她前往雲夢！」

「快刀」江上飛當先趕往馬廐備馬，他也要前往雲夢，逮個機會仔細的瞧一瞧這位武林中第一大美人余凝霜，她到底長得是個甚麼模樣！

當然，最高興的莫過於齊大妹子了！

齊大妹子哈哈笑，這趟收穫眞不少，她收下了申屠十方的五千兩銀子，便陪同這位飛馬幫大掌旗策馬奔向雲夢來了！

* * *

從漢陽駛來的那艘畫舫不算大，但很華麗，再由丘文山着意的裝飾一番，七彩大燈十二盞，雕花門窗朱丹漆，艙中一應桌椅不但是玉石面，而且還舖了錦墊龍鳳花面，那擺設的傢俱全是紫檀木，桌面上是銀杯銀壺銀盤子，有蒲團沿着艙梯口擺到了艙裡面，再加上六名侍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手脚俐落的在船上吃吃笑，這光景，帝王之家也不過如此。

天黑了，畫舫上面七彩大燈之外，沿着船邊還連掛小燈二十四盞，仔細看，每一盞燈代表一個節氣，造型上就不同，燈上彩繪就是一年二十四個節氣的圖案。

所以說，天黑已經更好看之外，畫舫中坐着大美人余凝霜，她的對面是丘文山！

現在，丘文山笑呵呵的手扶拐杖，道：「夫人，目前咱們爲了早日找出獨孤大俠的去向，我們必須多交朋友，目前以飛馬幫的活動範圍廣，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也算是人物，他交往面廣，咱們都可以利用……」

余凝霜道：「今天你丘當家的爲我着意打扮，細心的指點，我明白是爲了找到我丈夫的下落，我自會全力配合，絕不會令丘當家的失望！」

丘文山撫掌道：「就是我們幾年前在老君洞的手段，那是萬無一失的，哈……」

余凝霜道：「也是我心中所要說的，當然，到時候會叫對方同意的！」

丘文山道：「咱們更重要的一個手段，夫人吶，切莫忘記了！」

淺淺一笑，余凝霜道，「不會的，我不會忘記的！」

丘文山道：「事情順利，而我的那位笨蛋老婆能夠有所成績，她們應該在今夜趕到的！」

余凝霜忍不住的抿嘴一笑，道：「丘當家的，如果齊大妹子是笨蛋，天下就沒有聰明的女人了！」

丘文山道：「我的心中她就是個猪，她今晚如果不趕回來，她就是個大笨蛋！」

忽的，這處傳來急驟的馬蹄聲，丘文山笑了！

余凝霜也笑笑，道：「齊大妹子回來了，這表示她不是笨蛋！」

「這一回辦事，還算差强人意！」

怒馬一轟而到，一共是來了四騎！

是的，齊大妹子帶領着申屠十方、甘天龍、江上飛三人匆匆的趕回雲夢，他們不回城內齊家酒舖，這時候誰會去吃酒呀！

這時候申屠十方急於看到那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

四騎馬在岸邊一排的拴在柳林下，齊大妹子笑對申屠十方道：「申屠幫主，你看看，這條畫舫也只有武林第一大美人住在上面，請！」

她忽然對身後的甘天龍與江上飛二人，道：「二位，你們只有到船頭去吃杯酒了，貴幫主這是去會佳人的，二位在一旁不太好吧！」

江上飛叱道：「我們一邊侍候大掌旗，再美也是個人，看看有何不可？」

申屠十方道：「也是我叫他二人前來的，叫他們看一看甚麼才是大美人！」

「哈……」甘天龍與江上飛二人齊聲笑了！

申屠十方的意思，是叫甘天龍與江上飛二人明白，他花的銀子有多麼的值得！

這世上最高貴的也最有價值，人中之鳳只一人，就好像世上最大的金鋼鑽一樣，有它的高貴面，而非人人可得！

余美人就是武林中人看人羨的大美人，現在，申屠十方寧願花幾千兩銀子，只要能同余大美人相對一酌，他就快活了，至於若想一親芳澤，那得使手段，看機緣！

丘文山拄着拐杖站在船邊上，他哈哈笑的對走上來的申屠十方點點頭，道：「申屠當家的，眞是不容易呀，今天總算能與美人一會了！」

丘文山又對齊大妹子道：「你去辦事吧，就別來船上攪和了，三天之後我看你能把事情辦妥不……」

齊大妹子一怔，但她旋即又笑了！

「沒問題，當家的，咱們不就是助人嗎？助人爲快樂之本呀，哈哈哈……」

江上飛道：「你們更快樂，操！」

江上飛心中十分不舒服，不知齊大妹子又如何去助人，又爲誰服務，只不過，爲誰服務就得失去一大把銀子！

丘文山吃力的移開身子，他向着畫舫中的余凝霜道：「夫人，飛馬幫申屠當家的前來探望夫人，申屠當家的過去也曾去過老君洞探望過夫人，這次前來，夫人正應向申屠當家的吐出心聲，乞求相助，丘文山去船頭候教了！」

他又吃力的移到了船頭，面的江面，宛似觀看江上的夜景。

申屠十方怔住了！

燈光之下，玉桌之旁，坐着一位令他震驚的美人，眞美，正應了「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她那故意做作出來的嬌紅欲滴，煙視媚行模樣，正就是那句誰說的話：「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看得申屠十方張口結舌了！

「夫……人……」

申屠十方身後二人……

江上飛的雙目幾乎瞪得像牛蛋：「眞美呀，娘的，摟一夜第二天砍頭也幹了！」

他是喃喃的，說的話只有他自己聽得見。

那甘天龍全身一哆嗦：「天爺，美過了頭啦，所有女人的美，她全有了，值得！」

猛回頭，申屠十方半帶得意的道：「你們看到了吧，可以去船頭陪陪丘老板了！」

江上飛臨回身，還重重的又看了玉桌邊上的余凝霜一眼，用力的直嚥口水！

余凝霜站起身來了！

她盈盈的施了一禮，道：「申屠當家的，坐呀！」

「坐，坐，好，好！」

那麼自認風流倜儻的人物，如今口吃了！

一笑，余凝霜坐在申屠十方的對面。

於是幾位侍女動了，美酒是裝在銀壺中的，四色點心四種花色，不用吃，只聞到那股子香味就令人垂涎！

一個侍女爲申屠十方斟酒，也爲余美人斟上。

余凝霜拾起銀杯，道：「余凝霜一家人仍在落難之中，能受到申屠當家的如此抬愛，余凝霜以水酒一杯，衷心的向申屠當家致謝，請！」

申屠十方舉杯，他意氣風發的一飲而盡，放下了酒杯，自有一邊的侍女斟酒！

「夫人，事情已發生十多年了，人是不可能還活在這世上了，在下奉勸夫人，應珍惜自己的青春，早作未來的打算！」

他好像早已備好了說詞一般，又道：「如果夫人能點個頭，飛馬幫二十一分嶺，上萬匹馬匹，那就是我們二人共有的了，放心，我申屠十方把夫人當我的心上肉一般疼愛，望夫人成全！」

余凝霜只一聽，便微微笑了！

「申屠當家的，我在打聽丈夫的下落，如果一年內仍無消息……」

申屠十方雙目一亮，道：「怎麼樣？」

余凝霜道：「我會把申屠當家的話認眞攷慮！」

申屠十方道：「我申屠十方必全力爲夫人打聽獨孤大俠的下落，一年爲期！」

余凝霜道：「還有一件事情，還需申屠當家的多加思忖才是！」

「夫人請說！」

「風月宮！」

申屠十方一怔，道：「關風月宮何事？」

「風月宮是不會叫我余凝霜過好日子的，她們必千方百計再陷害我，到時候只怕會牽連到飛馬幫，我余凝霜於心何忍呀！」

申屠十方一聽之下，先是楞了一下，忽的他笑笑，道：「風月宮恨的是獨孤無名！」

「風月宮更恨我！」

「我率人前往洞庭，找冷宮主談判，叫她放過夫人，甚麼代價我全接受了！」

余凝霜道：「申屠當家的，你令我感動了！」

申屠十方在燈下仔細的瞧，小心的看，他是越看越以爲余凝霜美，美極了！

申屠風流冠江南呀，江南佳麗多，可是比不過余美人一半美，此女只應天上有，人間那有多見呀！

申屠十方不吃不喝了！

「夫人，你施恩，容我拉拉你的手吧！」

余凝霜一聽之下，只稍遲疑，便把一手隔桌伸過去了，她的面孔微含羞！

申屠十方把余凝霜的手握在他那大巴掌中，半晌才緩緩的鬆手。

立刻，他哈哈大笑，道：「對於神聖而又美麗的女人，申屠十方是尊重的，尤其夫人苦煞十多年，已非一般脂粉女子可以比擬，夠了，在下這就回去興隆集，再一次通令全幫數千人馬，搜遍各地，也要再找上一年！」

余凝霜道：「謝謝！」

申屠十方轉身走出艙房門：「甘總管，我們回去了，眞不虛此行啊，哈……」

丘文山在船頭正與甘天龍江上飛二人說着話，聽了申屠十方要走，立刻大叫：「申屠當家的呀，你們這就連夜回興隆集了？」

申屠十方道：「回去立刻發動我全幫之人，必在一年之內找到獨孤大俠的確切消息！」

江上飛道：「當家的，她不留當家的住呀！」

申屠十方道：「她若留我住，那就缺少高貴了！」

缺少高貴的女人，便是隨便之流，余凝霜不是一般，她的丈夫武林第一高級俠士！

申屠十方與甘天龍、江上飛三人快馬馳向了夜幕裡，但從夜幕中聽到了申屠十方的笑聲。

然後申屠十方說了幾句嚇人的話：「通令全幫兄弟，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打探有了獨孤無名的下落，千方百計也得把他弄死！」

「哈……」江上飛笑了！

甘天龍道：「爲了大美人，咱們應該這麼幹！」

江上飛道：「眞美，那眞不是蓋的，比之齊大妹子那副十分庸俗的美，這余大美人是天仙！」

甘天龍道：「再多的銀子也値得，哈……」

申屠十方沉聲道：「余大美人沒得到好處呀，銀子是被丘文山這個包打聽弄去了！」

言下之意，大是不甘心了！

* * *

江湖上如果有人笑口常開，這個人的日子必過得十分愜意自在，要不然是笑不出來的！

齊大妹子就笑開了懷，因爲她策馬來到了七虎山莊，而且這一回頗受歡迎！

宰父長風在山莊的水榭下招待齊大妹子吃茶！

「怎麼樣，大美人的消息如何？」

「就是爲此奔而來，也光彩莊主那句宰父倜儻下知的美名兒，我齊大妹子跑斷了馬腿趕來了！」

「怎麼說？」

「這就是來帶莊主前去會余美人呀！」

「眞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呀，莊主！」

「好，我們馬上走！」

齊大妹子笑笑，她手一伸，道：「莊主，這……」

「你要銀子？」

「也是上一回咱們敲定了的五千兩銀子嘛！」

宰父長風笑笑，道：「這也是應該的！」

他忽的對身邊站的西門開道：「給她五千兩銀子，我們去雲夢！」

附近走來了苗小鳳與水小小二女子，聽得莊主要去雲夢會余美人，二人心中不平衡！

苗小鳳道：「莊主，這一回我同水姐陪莊主前往，女人嘛，她美不美我們一看便知道！」

宰父長風道：「我去會美人，帶着你二人，這光景不太方便吧！」

水小小一笑，道：「怎麼會不方便呀，我們去了只有好處無壞處！」

「甚麼好處？」

「有許多話，我們女人對女人說了方便，你們男人就不太方便了！」

苗小鳳接道：「我們前去，幫莊主一邊敲邊鼓，說不定我們說動了美人心，她跟莊主一起回來呀！」

「哈……」宰父長風大笑。

那西門開已把銀票取來了，他把銀票交在齊大妹子手上，道：「咱們莊主可是花了大把銀子的，事情如果順利，咱們莊主不會少了你的！」

齊大妹子吃吃一笑，道：「君子有成人之美，我齊大妹子遠道連夜趕來，無他，爲成人之美也！」

「也是爲銀子！」

「那也是爲了生活嘛，嘻……」

馬匹早已備妥，這一回由七虎山莊的兩位女護莊武師陪着宰父長風，齊大妹子當然高興，就這麼幾天辛苦，一萬兩銀子賺到手了！

* * *

時辰早經算準了的！

包打聽甘天龍的安排，都是經過了再三的推敲，把事情的進行揑拿得恰到好處！

三天之間，齊大妹子帶着宰父長風與苗小鳳水小小三人到了雲夢的西關外河岸邊！

那也正是二更天尚差半個時辰的時候。

夜裡才能襯托出那條畫舫的華麗，夜色中的美人更顯出那一股子略帶神秘的美感！

又見丘文山拄杖守候在船艙門邊，當宰父長風自柳樹下拴了馬匹走來，丘文山笑哈哈。

「宰父莊主，夫人候駕多時了，聞聽莊主爲了幫助尋找獨孤大俠的下落，夫人心有感激，聽了莊主要見一面，夫人立刻守在船上候教了！」

宰父長風一聽之下，哈哈一笑道：「幫忙是應該的，候駕倒是不敢當了，哈……」

丘文山對齊大妹子道：「回去吧，你知道應該注意自己要辦的事。」

齊大妹子道：「知道，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自己應該注意的事呀，看你眞把我當豬呀！」

她扭着身子，向宰父長風，又道：「莊主，齊大妹子我還得去辦事吶，不陪你了，嘻……」

「老闆娘請便。」

齊大妹子走了，回城中去了。

齊大妹子心中明白，口中喃喃：「叫我注意那小子，別自山中回來了，到處亂找他的娘，哼，我當然知道，這要是叫獨孤二郎回來了，撞見了有人打他娘的主意，他非動手揍人不可。」

獨孤二郎是聽了齊大妹子說的，風月宮的冷宮主找去了三仙岩要殺人，他一急之下才奔去大別山區的，獨孤二郎不能叫人欺侮他乾爹的屍體，也欺侮東方前輩。

這事也有四五天了吧！

此刻，宰父長風心情愉快可又帶着那麼一點緊張，當他與他的兩名女殺手走入那間華麗的艙房之中，燈光之下，宰父長風抬頭看，他，猛的吸了一口氣，幾乎不能自己，丘文山已笑對余凝霜道：「夫人吶，七虎山莊的宰父莊主來了，特來看看夫人的近況。」

余凝霜依舊是含羞帶笑的站起來了。

「莊主，承蒙前來照顧，余凝霜心有感激，請坐！」

這時候，苗小鳳與水小小二人也呆住了。

看看這武林中第一美女呀，冰肌玉骨，花嬌柳禪，出水芙蓉，吐氣如蘭，女人看見也動心吶！

水小小吸了一口大氣，她與苗小鳳彼此看，二人的心中相同的反應，二人在心中大罵上天之不公平，爲甚麼把女人所有的美都集中在這余凝霜的身上了！

此刻，宰父長風半帶怯的坐在余凝霜的對面，侍女們匆匆的送上酒菜，又爲二人斟上酒。

宰父長風道：「夫人，事情已發生十多年了，也該爲自己打算一番了，這未來的日子還長吶！」

余凝霜道：「莊主，妾很難忘了過去！」

「在下以爲守身十年，仁至義盡，活着的人應爲自己稍作打算，夫人如果點頭，七虎山莊以八抬大轎前來抬人，保證體面！」

余凝霜淡淡一笑，她對於宰父長風這種單刀直入的話，並不放在心上。

「莊主，余凝霜定下一年之期，但願莊主能多派人馬，打聽出我丈夫的確切消息之後，再說了！」

「一年？」

「是的，莊主，一年應不算太久吧！」

「好，宰父長風必在這一年之內，遍找大江南北，必在期限中對夫人有所交代！」

余凝霜道：「另有一事，也得莊主知道，而且這件事十分重要！」

「是甚麼事？」

余凝霜道：「莊主是知道的，我曾被風月宮關入君山古洞多年，那是因爲風月宮的兩個女魔嫉妒，她們定要我受盡人間苦難方甘心，所以，一旦莊主眷顧，祇怕會惹上風月宮的人，那時候必將有一番殺戮發生了！」

先是一怔，不旋踵間，宰父長風哈哈一笑，道：「夫人吶，這件事聽起來嚴重，因爲江湖上至今沒有人敢去惹上風月宮的人，祇不過我宰父長風爲了夫人，便是一戰又怎樣？」

他頓了一下，又道：「眞要有那麼一天，我必聯合三江各門派，聯手對付風月宮！」

苗小鳳忍不住的道：「不惜一戰！」

水小小道：「誰怕誰呀！」

這兩個女殺手也為余凝霜的美而傾倒了，她二人支持莊主的決定！

丘文山心想：「好嘛，飛馬幫向風月宮去說情，而七虎山莊却不惜一戰，兩方面衡量，最好他們殺一場！」

丘文山當然不會說出心裏話，他在等時機，等到有一天，他再露出他的眞正企圖！

江湖上這種人物是最可怕的。

宰父長風對丘文山道：「老闆，你們避一避，我有幾句話要向夫人表白。」

丘文山道：「當然，當然，應該，應該！」

丘文山示意仍在全神貫注盯視余凝霜的苗小鳳與水小小二人，於是，三人與三名侍女均退出了艙門，走向船頭去了！

「夫人，我想把心中幾句話向夫人表一表！」

「你請說！」

「夫人，四處漂泊是很辛苦的，能否隨在下回我的七虎山莊，宰父長風必全力保護夫人。」

余凝霜道：「謝謝莊主的關愛，祇不過我的行動也是有目的的！」

「是甚麼目的？」

「我走到的地方，必會有人注意，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上天垂憐，也許會遇上我的丈夫！」

宰父長風道：「十年多了，太久了！」

余凝霜道：「死未見屍，我就有希望，我活着忍受各種殘酷的罪，就是還有這麼一線希望的支持，莊主，你多多的體諒！」

她有些黯然神傷的樣子，倒令宰父長風覺着不忍，二人對酌，相對默然。

半晌，宰父長風道：「夫人，在下斗膽，有個小小的乞求！」

「你請說吧！」

「本莊主慕名久矣，未獲美人恩，此生一大憾事，放眼天下，有誰能與本莊主更應得到美人的心吶！」

他有些傷感的又道：「夫人，我能握一握夫人的玉手嗎？」他當先把大手伸過去了！

余凝霜一聽，怎麼這些武林梟霸，都愛拉拉她的手，而她的多年苦難，雙手已不比往昔了！

但雖不比往昔的柔荑，可還是令宰父長風握在掌中久久不放鬆！

有一股十分醉人的香氣飄過來，那是余凝霜的體香。

女子如果身上發出怪味，男人會退避三舍的！

宰父長風就是聞到了余凝霜的身體蘭香，他陶醉了，那絕非是一般的粗脂劣粉香，而是眞正的體香！

女子如果有此體香，便是不漂亮的女人，也一樣會令男人陶醉！

余凝霜不但體香自然，而且人又美似天仙，這就令宰父快瘋狂了！

但宰父長風突覺自身有着卑微，那是令他不敢再繼續挨着臉色平淡的余凝霜，他釋然的放手了。

他終是一莊之主，有身份的人吶！

宰父長風帶着幾分歉然的對余凝霜道：「夫人，現在，敝人誠意的請問夫人，你這兒需要甚麼嗎？不論是銀子人員，祇要你開口，宰父長風頂力協助！」

笑笑，余凝霜道：「有這個心意便足以令我這落難之人感動了，目前無所求，但求早日能有我丈夫的消息，余凝霜便感激涕零了！」

宰父長風道：「放心，這一年之內，我七虎山莊必全力打探，務必要對夫人有所交代！」

酒已喝了大半壺，菜已換了兩次，宰父長風眞想留下來，但他的心中明白，不能壞了余美人的名節，那就有點趁人之危的小人動作了。

宰父長風站起身來，他自認風流人物，江湖上也稱他是風流倜儻人物，那麼，他就要風流而不淫邪，那才堪稱是高尚的風流人物。

宰父長風不想叫余凝霜認為他難免低俗，他心中也明白，中州一劍大俠人物，他雖非大俠，但自以為武功也不差，當然也要在美人面前表現自己高尚的品性了！

「夫人，既是如此，咱們後會有期，我七虎山莊大門永遠為夫人而開，歡迎前往了！」

「謝謝！」余凝霜美眸流閃，模樣美極了！

宰父長風便也站起身來，他重重一禮，轉身出艙門，丘文山已笑道：「宰父莊主要走了！」

宰父長風祇在丘文山面前低聲幾句，人便一笑下船而去，他對丘文山說了些甚麼？丘文山在發呆！

* * *

獨孤二郎飛一般的狂奔大別山荒山嶺的三仙岩，他祇一聽有風月宮的人前往找他乾爹與東方前輩的麻煩，心中就難捺氣憤！

是的，兩個一生之中過着那麼孤獨的日子老人家如今一個已死，另一個決心守着古洞，這又招誰惹誰了，還會引起風月宮的人前去打擾老人清靜，想想實在太過份了。

獨孤二郎連夜趕往大山中，他還為老太太背來了二十斤二鍋頭。

大酒簍子東方美早已嗜酒成癖

了，不知這些日子是否能挺得過沒酒喝的滋味！

獨孤二郎發足登上了高山上，他奔到了古洞口處，祇見洞口石封，不聞聲音。

獨孤二郎張口呼叫：「東方前輩，東方前輩！」

他至少叫了十幾聲，才聽得石洞中傳來微弱的聲音：「小子呀，你……來此做甚麼？」

獨孤二郎立刻回應，道：「老前輩，小子是不放心有風月宮的人來打擾你老人家，所以急急的趕來了。」

「沒事，沒事，唉呀！」

「你怎麼啦，老前輩呀！」

「沒事，沒事，唔唷！」

獨孤二郎道：「是不是老前輩病了，我去城裏為老前輩買藥去！」

「沒病，沒病，哎……」

「老前輩，我給你老帶二十斤二鍋頭，你老人家……」

獨孤二郎話一半，洞口忽通一聲響，幾塊大石紛紛拋飛，嚄，老太太東方美自洞中跳出來了！

「酒！」

瘦了，更加的瘦小了，東方美滿臉倦容，雙目失去了應有的光芒，再也不似從前那股子狠勁了！

「酒！」

獨孤二郎忙把一袋二鍋頭交到東方美的手上，那東方美打開袋口，一口氣就是一斤多喝下肚，她精神又來了。

原來她老人家的酒喝完了，洞中祇有泉水與香草，酒癮一犯，她甚麼胃口也沒有了。

現在，她過足了酒癮，便拉了獨孤二郎走入洞中，多天未來，獨孤二郎向司馬龍的屍體叩了三個頭！

東方美道：「將來有一天我也完蛋了，小子呀，你兄弟二人會像你現在這樣，為我老婆子叩頭嗎？」

獨孤二郎道：「那是當然的事，老前輩何出此言！」

東方美道：「人都會死的，老婆子不怕死，祇不過酒癮叫我眞難過！」

她想了一下，又道：「時辰差不多了，你可以馬上去終南山醉仙崖，叫你的哥出來吧，老婆子很想看看他，看他練的功夫是不是比你行！」

人越老越好强，她還要同司馬龍較勁，且看誰教出的繼承人最强。

獨孤二郎不知這些，一聽要叫他哥哥出世，且武功已練成功，當即對東方美道：「老前輩，小子這就去找我哥哥，那地方叫醉仙崖！」

他想了一下，又道：「前輩，二十斤二鍋頭你能用幾日呀！」

「從前，三四天就完了，可是現在……」

她嘆口氣，又道：「現在老婆子得省着喝，慢慢的喝上半個月！」

獨孤二郎道：「小子我擔心前輩如果沒酒，一旦敵人再來……」

東方美道：「沒酒我是病貓，有酒生龍活虎！」

獨孤二郎道：「我一定在半月之內同我哥一同來見前輩，我走了！」

東方美道：「你哥就沒你這般孝順！」

「怎麼說？」

「你哥常叫我戒酒，他有時候還吼我吶！」

「老前輩可以教訓我哥呀！」

「不，我還眞喜歡你哥對我大吼大叫，挺有趣的，也挺溫暖的，哈……」

獨孤二郎也怔住了！

是的，世上人人有毛病，如果這人沒毛病，必完蛋！

這話絕非危言聳聽，因為人人都以為自己沒毛病，其實不然，過份正常的人就是毛病，祇因為毛病有善良的，有邪惡的，孔聖人遊走六國傳禮教，教弟子，也是毛病，鄭板橋愛吃狗肉，也是毛病，挑起人們鬥爭是瘋子，瘋子就是毛病，一心要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的人也是這人的毛病，毛病多了，江湖的紛爭就出現了！

風月宮的人就是毛病的大本營，邪惡的毛病，見不得別人快活的。

獨孤二郎匆匆的走了，他不回雲夢，他奔向了終南山大山的醉仙崖找他自兩歲就失散的哥哥去了！

獨孤二郎走了一天半，這日就快走到太白山口了，忽聽得遠處喊殺聲，獨孤二郎聽得淸，不好了，這一定是孫二娘野店出事了！

祇因為獨孤二郎他明白，這兒住了孫二娘母女二人過的是苦日子！

上一回他來到此地，曾送了這母女二人一錠金子，他是暗自把那錠金子以掌力擠壓在桌子面下方的！

那手法很仔細，是他悄悄放的，可也瞞不過大酒簍子東方美這位老太太！

現在，孫二娘的野店有喊殺聲，獨孤二郎拔身飛，沿着山道衝過去，祇見孫二娘母女二人冒血掉肉的和十幾個漢子在拚命，雙方都有掛彩的，有兩個漢子躺在場邊直哎呀，頭上流血染紅半張臉！

忽聽有人大聲喊：「兄弟們，當家的來了呀！」（未完・廿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 譚起鳳與石綿綿突然出現在江歡的院落，江歡欲拉警鈴招手下，二人阻止，江蓀出現，有人通知江峯等人前來，燕雁急催魯純放火器，譚起鳳始能脫身，可惜白道高手遲一步到達，結果讓江歡圍困，燕雁急放火器，炸傷江歡手下多人，唐雲樓等人方走脫，路上遇到去而復返的譚起鳳二人……燕雁夢中被江蓀制住，將她交給魯純……



飲食男女糊塗賬　既有今日悔當初

燕雁不謂不快，但在半里內被追上，未出二十招被制住，她們的差距也沒有那麼大，主要是燕雁慌張，自亂陣腳。

回到原先的客棧中，江蓀把燕雁交給了魯純，道：「魯純，怎麼謝我？」

魯純一躬到地道：「永為姑娘拾鞭隨鐙！」

「記住，別把她的穴道全解開！」

「我知道該怎麼作。」

江蓀退出把門拉上，魯純樂壞了。江蓀本已回到她自己的屋中，忽然又悄悄折回來，貼在魯純後窗外窺伺。

這正是緊要關頭，江蓀還是黃花大閨女，第一次開此眼界，不由渾身滾熱，甚至顫抖。

燕雁祇想死，今夜心已碎，夢已破滅。

從此以後，她再也不會去「一瓢山莊」了。

事畢，魯純還在溫存，燕雁本不想活了，現在卻又改變了主意，這麼死了有多冤，豈不是樂透了江蓀？她要報復，甚至以相同的法子報復。

魯純見他表現得並不太激烈，以為她認了，願意和他廝守一輩子。

第二天燕雁還吃了早餐，看來沒有甚麼動靜。他道：「雁妹，我太喜歡妳，所以江少幫主把妳送給我，我祇好受用。反正今生我們再也不會分開了！」

燕雁不出聲。

「雁妹，嫁給我你必會終生幸福，以我『火神』獨此一家的招牌，不論到哪裏去，都會很吃香的！」

他說的也沒有甚麼不對，燕雁仍不出聲。

魯純的確以為她認了，女人嘛！祇要被人睡過一次，又能怎麼樣？

燕雁的個性何等跋扈？若是以前，即使已經生米變成了熟飯，也不會罷休的。

「雁妹，妳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待妳的！」

燕雁始終未說一句話，這天下午她就不見了。

她不會再去「一瓢山莊」，天涯海角，萍踪無定。

要不是江蓀和魯純二人去找燕雁，燕子飛可能也會變成他們的俘虜。

燕雁離開此鎮數十里外之後，才淚下如雨。

她本來滿懷希望，事實也是如此，唐大哥喪偶，即使他想不娶，唐伯父及伯母也不會准許。

燕雁以為，父親雖失去了「人間天上」，似乎和唐大年長輩們解

了凍，這未曾不是一件好事。現在一切都成泡影，從此失去了這個資格。

奔行一天沒有吃任何東西。只想喝水。

現在她正在山泉處飲水，忽然聽到一聲冷笑，而且還是個女人。急回身一看，竟是「恨天手」洪峯之女天嬌。

她知道，這女人是母親的情敵，恐怕也不會放過她。

「妳老娘呢？」

「不知道……」

「妳能逃出『人間天上』，可逃不出我的手掌。」

「也許！」

「妳能說出燕雨絲的行踪，我破例放妳一馬！」

燕雁道：「妳不必破例，不要說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妳！」

「好個死硬的丫頭！」

「我從小就是這樣子。」

「妳難道不怕死？」

「非但不怕，死亡對我還有吸引力！」

「噢！死丫頭，妳受了打擊是不是？」

「少管我的閑事！」

「嗆」地一聲，洪天嬌撤出長劍，燕雁怕江蓀，可不怕她，撤劍攻上。

十招以後，洪天嬌心頭一動，這丫頭的劍術非凡。這是由於譚起鳳在離幫前不久，又傳了些精粹之學給子女們。

譚起鳳對這個唯一的女兒格外疼愛，也就多傳了些。

洪天嬌不論怎麼加勁，看來要勝也不容易。

最後施出了她拿手的「天蠶紳」。燕雁當然不免，因為連她的母親也會吃過「天蠶紳」的虧。

那一次如果燕雨絲不輕敵大意，絕不會受制。

「丫頭，妳真的不知道妳娘在何處？」

「當然！我不是說過，知道也不會告訴妳嗎？」

「妳似乎真想死！」

「難道是假的？」

「是不是吃了男人的虧？」

「那是我的事，妳少管閑事！」

「死丫頭，妳不怕死也不怕我在妳臉上劃幾劍嗎？」

「妳劃也死，不劃也死！我為甚麼要怕？」

「妳以為我不敢？你娘害得我好慘，聽說辛南星又和她在一起了！」

「妳為甚麼不責備辛南星？」

「是妳娘勾引他的！」

「那妳和辛南星又是誰勾引誰？」

「小浪貨！妳真是找死！妳想死我就成全妳！」走近五指箕張，就要向燕雁臉上抓下。

這一爪抓下，和刀劍造成的後果幾乎完全一樣。

一聲大喝「住手！」洪天嬌知道來人不凡，疾退兩步。她竟然不識這個年輕人。

此人眉宇間有解不開，抹不掉的殺機。其實他就是龍三，到潛龍堡去吊祭亡父和師叔蕭笠，由此經過。

洪天嬌道：「你是甚麼人？」

龍三道：「妳又是甚麼人？」

洪天嬌以為，只要對方不是唐雲樓那邊的人，提起「人間天上」或「恨天手」洪峯的大名，總要賣帳。

「我是『恨天手』洪峯之女洪天嬌，來自『人間天上』。」

「很好！太好了！」

「甚麼意思？」

「妳很實在，相信妳是眞的不知道我是誰？」

「知不知道你是誰有甚麼了不起？」

一邊的燕雁道：「她有『天蠶紳』，像軟兵刃，但可當暗器使用，我就是被……」

洪天嬌想再點她一個穴道，龍三及時擋住。

龍三道：「洪峯是江歡的至友？」

「不錯，你想動我，也要酌量點！」

「到潛龍堡去屠堡的人有無你們父女？」

「莫非你是潛龍堡的餘孽？」

龍三很不喜歡這句話，一鐝點了過去。洪天嬌一試便知，左手鐝，凌厲無匹，防不勝防。

一切招式，皆以反五行進行，沒見過這種世面的人，一定會手忙脚亂。

洪天嬌所倚恃的就是「天蠶紳」，看來是一條絲帶，其實上面有很多活扣，套上敵人的手或脚，越拉越緊。

洪天嬌才二十招就連連敗退，她擋不住龍三那一股復仇的火焰和銳氣。

於是又施出了「天蠶紳」。由於燕雁先提醒了龍三，加之他和「左十八」劉挺在一起研究過暗器，而劉挺的暗器中就有軟索這一種，襲敵的原理相似。

這一次不靈了，甚至「天蠶紳」被龍三右手上的鈎子勾住，收不回去，動力氣她更不成，只有放棄「天蠶紳」走了。

龍三並沒有追，把「天蠶紳」丟在地上，道：「妳是誰？」

燕雁道：「不必問，我只能告訴你，我是你仇人的女兒！」

「妳是譚起鳳的女兒燕雁？」

「沒錯！」

龍三道：「我發過誓，譚家的人和『人間天上』的高層人物，任何一個落在我的手中，都不會留活口！」

燕雁道：「我如果是你，也會如此！」

龍三一鏃點去，自是指向死穴，只見燕雁閉目等死，一點驚凜和緊張之色都沒有，他忽然收回點穴鏃，道：「眞正能視死如歸？」

「當然！」

「少見！妳剛才提醒過我，要不，我可能會吃她『天蠶紳』的虧，基於這一點，我也放妳一馬！」隨手解了燕雁的穴道。

燕雁躍起，回頭就走。

龍三道：「怎麼？連個『謝』字也沒有？」

燕雁道：「不必！你救我一命，我也救了你一命，剛才我不提示你，你閃不過她的『天蠶紳』。」

燕雁走了，龍三搖搖頭，撿起地上的「天蠶紳」。

龍三也住在「一瓢山莊」，他迭次要求幾位長輩，要在潛龍堡廢墟中建一小屋爲亡父守靈，但長輩們不准。

他當然也能知道原因，長輩們以爲他是龍家一脈單傳，不能讓他發生危險。

在「一瓢山莊」外，遇上了巡邏的小唐和冷雪舫，龍三說了一切，小唐爲之動容。

冷雪舫道：「燕雁會不會到這兒來？」

「應該不會！」

「她現在是有家歸不得。」

「好像很衝，似乎是受了打擊，視死如歸！」

小唐道：「她有兄弟三人，怎麼只有她一個？」

龍三道：「我只看到她一個人，喏！這是洪天嬌的『天蠶紳』，聽燕雁說十分霸道。」

小唐和冷雪舫看了一陣子，又交還龍三。龍三進入「一瓢山莊」，冷雪舫道：「譚家兄妹的遭遇很可憐。」

唐耕心道：「可憐的只是燕子飛和燕雁，據我所知，燕子翔毫無手足情。」

冷雪舫道：「尤其是燕雁，可能落了單，最是危險！」

唐耕心喟然道：「冷兄，的確，燕雁的家庭破碎，眞是可憐，只不過我們目前自顧不暇，不能去找她。」

冷雪舫沒有說甚麼。上次爲了李芳菲(即江蓀)的事，若非小唐機警老練，八成危險，所以和小唐在一起，他不敢自作主張。

* * *

深夜，小唐和小唐遲親熱了好一陣子。把孩子交還菊嫂，回到他的院落中。

就在他似睡非睡時，忽然聽到「捉拿奸細」之聲。

這呼喊聲有龍三、冷雪舫甚至還有江豪的聲音。

唐耕心下床把衣衫整了一下，正要去抓劍，突然楞住。一件兵刃抵在他的身上。

以唐耕心的身手，怎麼會敵人進入室內而未覺察？

這是因爲外面人聲吵雜，其中還有小唐遲的哭鬧聲。骨肉連心，自會分神。

「是哪一位？」

「是我！江蓀。」

「妳？奸細就是妳？」

「大概是的，只不過我絕非來此刺探虛實的。」

「妳來此的目的是……」

「只是好奇，想來看看。」

「這只怕不是肺腑之言吧！」

「眞的！也可以說想看看你……」

「妳扯得遠了……」

「不遠，我一直以爲，年輕一輩中我能拔尖，可是那夜在『人間天上』和你動手，居然平手！」

唐耕心道：「妳不服？」

「當時有那麼一點意思。可是不久我服了！」

「妳這是幹甚麼？」

「我要你掩護我，也就是救我。」

「我爲甚麼要救妳？」

「因爲在『人間天上』我也救過你！」

「胡說！」

「老實說，當時我沒有全力以赴。」

「別吹了！」

「眞的！只不過我當時就是全力以赴，百招內也擊不敗你！」

外面有人聲，江蓀道：「救不救？」

「妳殺了我不是可以逃走？」

「我是說別人不會放過我！」

「妳怎知我會放過妳？」

「因爲，我此刻能殺你而不殺，你一定也能放我一馬。」

唐耕心道：「潛龍堡屠堡事件妳參加過嗎？」

「我剛到『人間天上』，那時我在別處。」

「妳知道潛龍堡一百七十餘口的血仇勢在必報？」

「我知道。」

「妳知道江歡是罪魁禍首？」

「當然！」

「既然知道，妳怎知我會放過妳？」

「因爲我未參加屠堡，再說，我能放你，你必能相信我的話。」

她果然收回了兵刃。那是一柄窄長的刀。

這工夫顯然有人落入院中。江蓀往床上一倒，順手一拉小唐，小唐也倒在床上。甚至於江蓀拉上棉被箍緊了他的身子。

這工夫江豪已探進頭來，道：「小子，你睡了沒有？」

「正要睡。江大叔，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有個奸細混了進來，迄未找到。」

「這奸細可眞不簡單，莫非已經逃出莊外了？」

「據估計還在莊內，好像是個女人。」

「江叔，我也幫忙去找！」

「算了，我只是進來看看，我們可以找到那奸細的，你還是繼續夢見周公吧……」

江豪走後，唐耕心道：「走了！」

江蓀並沒有馬上起來，甚至還緊緊地摟着他。

「妳這是幹甚麼？」

「唐耕心，男女授受不親，你不以爲咱們的接近已經必須彼此負責了？」

唐耕心下了床，冷冷地道：「請吧，我自信已經十分寬大了！」

「如果我不走呢？」

「我只有把妳交出。妳知不道把妳交給龍三會有甚麼結局？」

「他會剮了我？」

「妳知道就好！」

「我會走的！唐耕心，今夜我們不能不說是有緣吧？」

「我目前不談這個。」

「你是說未來可以談？」

「我沒有那麼說。」

江蓀畢竟有她的身份和自尊，道：「唐耕心，我今夜總算証明了一件事。」

「甚麼事？」

「你是個君子。」

「謬獎。我只是作了應作的事！」

「我要走了！唐耕心，我會記住你這個君子！」

唐耕心道：「別被發現妳是自我院中出去的，妳等於幫了我的忙，走吧！」

江蓀道：「唐耕心，你能不能再抱我一下？」

「我根本未抱過妳，怎可用一個『再』字？」

「剛才在床上……」

「剛才是妳主動抱我，我抱過你嗎？」

江蓀跺跺脚穿窗而出。唐耕心傾聽了一會，遠處傳來了「捉奸細」之聲，但不久就沉寂下來。

他相信江蓀已經逃出「一瓢山莊」了。想想剛才在床上江蓀緊摟他的情形，他幾乎能感到她劇烈的心跳。

她也許是故意地以胸部緊壓他的腰部，沒有幾個男人能抗拒這種誘惑。

只不過小唐絕不想入非非，因爲這是不可能的事。

江蓀出了「一瓢山莊」十餘里，見到了談天儀。

談天儀是譚起鳳的高足，也可以說是唯一的門下，特別鍾愛，也就傾囊相授。

加之談天儀人品也不錯，江歡也喜歡他。

財多無子和勢高無徒的情況差不多。也算是人生一大不幸。江歡希望談天儀能變成他的孫女婿。

江蓀的意下如何呢？

她並不排斥談天儀，只不過就缺乏那種非他不可的强烈意識。

「江姑娘怎麼一個人在『一瓢山莊』附近？」

「我想進去看看。」

「千萬別莽撞，去不得的。」

「談天儀，我說我剛才進去過，你信不信？」

「這……」談天儀道：「我不大相信！」

「不信算了！你追上了辛南星和洪天嬌沒有？」

「沒有，一個也未追上。」

「有沒有遇上譚起鳳和石綿綿？」

「也沒有。」

「如果你遇上燕氏兄妹，能不能大義滅親把他們生擒回幫？」

「能，幫規至上，個人的事要擺在一邊。」

「我們回去吧……」

一路上談天儀越是獻殷勤，江蓀就越是彆扭，結果她偷偷地和他分了手。

談天儀第二天一早醒來，就想爲她端洗臉水，侍候早餐，結果叫了半天門沒有動靜，由窗中進入，才發現她已經走了。

她隨身携帶的包袱不見了，自是不辭而別。

談天儀有一份自負，像他這條件的武林年輕人太少了。江蓀要找個對象，到那裡去找？所以他不信江蓀會不告而別。

他搜索這房間和床上枕下，就在枕下撿到一顆男人的琵琶扣子。女人的似乎沒有這麼大，而且女人的必是顏色鮮艷的，如紅色及紫紅色等等。

這顆琵琶扣子是古銅色的，甚至可以看出，這是內衣上的扣子。

「這到底是別的客人留下來的，抑是江蓀失落的？如果是江蓀的，哪來的男人扣子？」

就在這時，背後衣袂聲傳來。

談天儀急轉身，發現竟是江蓀，道

：「姑娘去而復返？」

「不錯。」

「姑娘為甚麼要不告而別？使我十分焦急。」

「多謝，拏來！」

「甚……甚麼拿來？」

「琶琵扣子。」

「這扣子是妳的？」

「不是我的難道是你的不成？」

「姑娘怎會有男人扣子？」

「女人就不用這種扣子？」

「女人用的是琵琶扣子是很小，也多是紅色的。」

「那可不一定，女人也穿藍色乃至於黑色的衣服。」

「姑娘是專程回來取這顆扣子的？」

「少囉嗦，拏來！」

談天儀不免懷疑，一氣之下，把扣子丟在床上，回到他自己屋中去了。

江蓀撿起扣子，看了一下，收藏起來，哼了一聲去找談天儀，而他已經走了，立刻追出鎭外。

原來這個扣子是唐耕心的，不久前二人在床上密接，她扯下他內衣上一個扣子，算是紀念。

這扣子既是這樣得來的，自然十分珍貴了。

在郊外她追上了談天儀，她道：「談天儀，你對我是甚麼態度？」

「甚麼態度？」

「你沒有禮貌。」

「妳是誰呀？」

「不要管我是誰，你對我要客氣一點。」

談天儀冷笑不答，扭身就走。

江蓀道：「你冷笑甚麼？」

談天儀不出聲，江蓀厲聲道：「說！你冷笑甚麼？」

「妳眞想知道？」

「當然！」

「古人說過『竊國者侯，竊鈎者誅』的話對不？」

「不錯！」

「不知竊幫者應該何罪？」

江蓀一字字地道：「談天儀，原來你有叛意。」

「這不是叛，這是明辨是非，妳爺爺代人托管『人間天上』，那也算是一份知遇之情，結果竟然食言自肥，霸佔而不讓出。妳說，是誰叛逆？是誰叛逆？」

江蓀撤刀攻了上去。

談天儀祇好接着，雖然江歡的武功了得，甚至連譚起鳳也學過他幾招武功，這並不代表譚的武功就遠不如他。

譚起鳳的武學如無特殊之處，那會在武林造成這等氣候？

江蓀以為絕對可以在五十招內擊敗他，自是輕估。

結果六十招也僅是走了點下風，直到第八十招，談天儀才顯示明確的不支。

「談天儀，你說，你是不是叛了本幫？」

「幫主是家師，我為甚麼要叛？」

「幫主是譚起鳳？」

「這是人所共知的事，難道是江歡？此話出口，妳也不臉紅。」

江蓀刀下加緊，招招殺着，談天儀即使有點左支右絀，仍然不會在十招八招內被挫敗或擊傷，祇不過已經不會太久了。

談天儀的內力比江蓀厚些，他此刻就是賴此維持。

祇不過以內力補招式之不足，時間久了還是不成。

談天儀一劍用老，長刀趁虛而入，「刷」地一聲，胸衣裂開三四寸的口子，且傷及皮肉。

於是兩三招就失招一次，雖非重傷，多了也支持不住。

江蓀道：「現在跪下懺悔還來得及。」

談天儀當然不會，他表面上服從江歡，內心却極為反感，也看出江歡似有不讓出的架勢。

祇可惜談天儀不在幫中，還不知道他的師父和石綿綿回去過一次，而且差點被留下，事後才聽人談過此事。

此刻談天儀已到了性命交關的時刻。

也許談天儀是五行有救，這時一條巨大人影迅速接近。到了近前，此人唸了一聲「無量壽佛」，道：「兩位小施主請住手！」

談天儀疾退三步，江蓀也未追擊，道：「老道，你是何人？」

這位老道長道：「貧道乃是武當派掌門人長春子。」

江蓀道：「原來是長春子道長，請別管我們的閒事。」

長春子道：「小施主何謂閒事？」

「我們都是『人間天上』的人，是不是閒事？」

「噢噢，原來如此！」

「老前輩，此事和她說的略有出入，晚輩談天儀，乃是該幫幫主譚起鳳之徒，家師委託她的祖父『十不全老人』江歡暫綜理幫務，結果他們祖孫霸佔而不交出，家師返幫收回幫權，差點被留下，前輩請評評理，家師這次回幫，本是想解散『人間天上』的。」

長春子為之動容，道：「小施主此言可眞？」

談天儀躬身道：「晚輩的話句句是實，家師自和石姑娘相好之後，就有洗手之意，反之，也絕不會把全部幫務委由江歡代理，這次返幫確為解散，但江歡的野心太大，他怎肯解散，因而家師差點入陷……」

長春子道：「姑娘，可有此事？」

「是不是都與你無關，聰明點，回你的武當去唸無量壽佛去吧！」

長春子道：「貧道奉勸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

江蓀道：「長春子，出家人以不管閒事為妙。」

「錯了！」長春子肅容道：「出家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天下人管天下事，誰曰不宜？」

「老道，你不怕屠山？」

「本派已有一次被屠山的經驗，有些事怕也沒有用。有所謂：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對待小人之法，唯有迎頭痛擊。」

江蓀掄刀攻了上去。

長春子絕對不輕敵，因為他剛才看到二人惡鬥，都非等閒之輩。

江蓀是頂尖人物之後，乃是武林新銳。長春子是一代掌門人，造詣和經驗都非等閒。

兩人激戰七八十招，江蓀已落下風，她被捧抬奉承慣了，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她一直以為數大門派不過是虛有其名，外强中乾。

現在她知道這想法錯了，長春子心地善良，他還留了點情，若以膂力攻其所短，祇怕已經失招了吧！

要不是江蓀輕敵，大概也不會這麼快就顯原形。

江蓀格開一劍，疾退三步，道：「長春子，這樑子結下了。」

「其實早就結下了，並非始自今日。」

「那次屠山的指揮者是譚起鳳而非家祖父。」

「都差不多。」

江蓀狠聲道：「長春子，你等着瞧吧！」悻悻離去。

談天儀深深一禮，道：「多謝前輩援手之恩。」

「不必多禮，貧道祇是阻止了一次屠殺，却不是專程救你的，上次冒充崆峒派到本派去殺人，小施主也是其中之一了？」

談天儀道：「實不相瞞，那一次正好晚輩下山辦事，並沒參與。」

長春子道：「念在你沒參與屠山且尊師重道，寧折不彎份上，貧道破例饒你一命，走吧！」

「晚輩告別！」

＊　＊　＊

燕雨絲和辛南星決定遠走歸隱，永不出世。

祇不過冥冥中眞有所謂定數，有人暗中盯上了他們，那就是洪天嬌。

暗中看到辛、燕二人卿卿我我那股子勁兒，恨得猛咬銀牙。

洪是在酒樓下發現辛、燕二人的，但二人並沒注意到洪天嬌。

正好燕、辛二人坐在靠窗附近，洪天嬌在窗外偷聽到他們的交談。有些話，似也曾對她說過。

她十分震怒，辛南星居然是個首鼠兩端的壞胚子。

最後，她看到他們住入福來客棧。

洪天嬌想了一下，找來小二，道：「伙計，麻煩你一件事。」

「姑娘有事自管吩咐！」

「剛才進去的一男一女是我的朋友，你把男的請出來一下。」把五兩銀子塞入小二手中。

「這……這可不好意思。」小二納銀入懷，道：「小的這就去請那位貴客。」

「慢着，那位客人姓辛，辛苦的『辛』，你就說有位男士找他，是老朋友。」

「成，客倌，小的記住了。」

不一會辛南星走了出來，道：「是哪一位朋友找我。」一脚踏出大門外，「刷」地一聲，「天蠶紳」這玩藝，用之施襲威力更大，辛南星根本未防這一手。

辛南星的頸部被套牢，自然已發現是洪天嬌，他知道這下子八成完了。

「天嬌，妳聽我說。」穴道被制，洪天嬌挾起疾奔而去，待小二追出，連個影子也不見了。

在七里外另一小鎭上一家客棧中，洪天嬌把他丟在地上，「嘩」地一聲，把一杯冷茶潑在他的臉上。和燕雨絲一樣，似要先摧毀他的自尊。

洪天嬌繞着他走了三匝，又把他的下衣扯下，使那話兒露出來，把一口濃痰吐在上面，表示她的厭惡與不屑。

「原來你是一匹狼。」

「天嬌，妳聽我說！」

「我再也不會聽你說了，辛南星，剛才我在那鎭上酒樓樓下窗外聽到你們交談，你說過，要她為你生個孩子。」

「這不過是說說而已，孑然一身慣了，要孩子幹甚麼？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是妳生的，男的女的都好。」

「蓬」地一脚，跺在他那東西上，辛南星齜牙咧咀地道：「天嬌，我是妳就不這麼做。」

「你是我會怎麼做？」

「聽我解釋。」

「呸！卑鄙，你是一個沒有骨頭的男人。」

「天嬌，妳要是毀了我的『本錢』，妳會後悔莫及的。」

「還要耍嘴皮子？」

「天嬌，我這種男人世上少見，我不証明一下，妳當然不

信。」陡然間，洪天嬌的目光被吸住了。

辛南星的下體起了變化，能伸能縮，伸時能暴長三四寸，縮時總長不逾四、五寸。

更絕的是，像一條眼鏡蛇，似可控制使左右搖擺，上下彈動。

然後一點點地萎縮，恢復了半冬眠似的原狀。

洪天嬌呆了，這的確是世上罕見的體能。

凡是過來的女人，大概不重視這箇的不多。

「辛南星，你有此特長，却從沒施展過。」

「天嬌，我以爲我們是總角之交，有眞實的情感，所以不以這種特殊感情和方式討好妳。」

「你和燕雨絲在一起呢？」

「也沒有用上這一手。」

「還不是一視同仁。」

「不，我對她祇是因爲不願投其所好，對妳却是爲了過正常夫妻的生活，因爲在經常用那一手的情況之下，對方的身體會受到傷害，除非擅長『房中術』。」

「這麼說，你會『房中術』了？」

「皮毛而已，正因爲我祇會一點，所以不忍對妳施展。」

「你是說還喜歡我？」

「嗨！總角之交，根深蒂固，這份情感絕對與衆不同啊！」

「你爲甚麼又和燕雨絲在一起，而且那麼熟絡。」

「妳明知我不是她的敵手，被俘之後，爲了保住一命才能見到妳，就不能不暫時低頭，一切還不都是爲了妳。」

洪天嬌的心軟了下來，解了他的穴道，而且迫不及待地，要試試辛南星的特殊體能。

一試之後，從此乖乖地聽他擺佈，小姐脾氣已消失無踪了。

＊　＊　＊

燕雨絲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她現在終於看穿了辛南星，她以爲辛南星不過是玩了個花樣把她甩了。

過去的海誓山盟，到此一無所有，全是虛假。

辛南星雖然不是以那方式甩了她，這牆頭草作風却也相差無幾。

她已心灰意冷，而且自以爲是咎由自取，她決定找個清淨地方出家遁世。

這大概就是多數出家人最初的動機吧，眞正爲出家而出家的少之又少。

她身心疲憊地在山道上緩行，沒有目標，也不知道要去何處，此刻暗中有人跟着她，她根本不知。

如果她知道這兩個人跟踪她，不知有何感想。

這工夫後面傳來了奔馬聲，燕雨絲頭也不回，祇是走到路邊去讓出路來。

這一騎本已過去，但又「噫」了一聲，緊急勒馬。

這匹蒙古馬人立而起打住，馬上之人道：「妳不是前幫主夫人燕雨絲嗎？」

燕雨絲不由一驚，原來此人是「恨天手」洪峯。

他不放心他的女兒，親自出來找尋，這可是巧合，洪峯喪偶五七年，未再續弦。自見了燕雨絲，不免心動。

祇不過那時燕雨絲在「人間天上」是副幫主，且和辛南星一起，他不便硬搶。

後來聽說辛南星和自己的女兒很近，詳情不知。

他以爲他女兒和辛南星的事是一回事，他和燕雨絲接近則另當別論。

燕雨絲悽然笑道：「過去的事一概不談！」

洪峯道：「對對！過去的事不必再去談它，人總要往前看。」

燕雨絲一看，八成洪峯對她有胃口，她道：「洪大俠，我還有事，後會有期……」

洪峯一攔，道：「燕女士，妳目前孑然一身，十分危險，有我保護妳就萬無一失了！」

燕雨絲道：「多謝！我不怕……」扭頭要走。

洪峯硬是阻攔，燕雨絲道：「洪大俠，請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的身份！」

洪峯道：「妳的丈夫已和石綿綿雙宿雙飛，妳的情人辛南星也和別人在一起，妳倚靠洪某是再好也沒有了！」

燕雨絲冷冷地道：「洪峯，不要欺人太甚！」

「這……這是甚麼話？我完全是一份好意！」

「心領，閃開……」往前一衝，洪峯再次擋住，燕雨絲拔劍揮去，自然不會得手，但洪峯也不致太大意，也亮劍動手。

暗中有二人在觀戰，正是燕子翔和以前燕雨絲的侍女黃珠。也會武功，但不高明。

這小子十分寒薄，他自己胡來，却十分輕視父母的行爲，到此地步，他仍無意出手幫助他的母親。

黃珠道：「子翔，你不該出手相助嗎？畢竟她是你的母親哪！」

「我的母親已經死了！」

「子翔，這是不對的，祇可惜我不行……」

這工夫二人已打了六十招左右，燕雨絲這一年來的私生活失常，飲食不調，心神不寧，武功大打折扣。

即使不打折扣，也祇能接下洪峯百招。

她越來越不支，眼看一二十招內就會受傷了。洪峯道：「燕女士，怎麼樣？我保證正式娶妳，算是續弦！」

「你作夢……」

「嗆」地一聲，燕雨絲的長劍被擊落，洪峯並未進逼，還劍入鞘，道：「相信我，不會和譚起鳳以及辛南星一樣，上馬吧，我爲妳拾鞭隨鐙！」

燕雨絲撿起長劍向前馳去。

洪峯再次一擋沒有擋住，再次一掠，這工夫一聲怒叱，一條身影自路邊巨岩後射來，攻向洪峯的左後腰。

洪峯必須自救，「嗆」地一聲格開來人的長劍，竟是燕雁，母女在此相見，眞是恍如隔世。

母女聯手，全力搶攻，洪峯還不具備這等功力。

六十招後，洪峯在敞笑聲中長身而起，道：「燕大妹子，遲早妳總是我的人……」

仍在暗中窺伺的燕子翔和黃珠却感到意外，想不到燕雁也在附近，黃珠冷冷地道：「燕子翔，你太冷酷！」

「我冷酷？」

「以前我祇以爲你好耍少爺脾氣，沒想到你會六親不認。剛才你如果出手，可能會生擒洪峯老賊！」

「我不甘心幫她！」

「你自己正派嗎？」

燕子翔不由一愕，黃珠忽然離開他向北而去，這方向正是洪峯所去的相反方向。

燕子翔本要阻止她，後來又攤攤手作罷，他和黃珠又膩了，他想換個新的。

「娘……」燕雁看了她的母親，半天才悲呼一聲撲上。母女緊緊相擁，泣不成聲。

本來燕雁以前曾發下重誓，不再理她的母親了。

她的母親使他們子女受到太大的傷害，使他們見不得光，看看別人，似乎沒有聽說發生過這種事。

母女連心，無論如何，這是把她養大的母親。

兩人相擁默默地流淚，很久燕雨絲才道：「雁兒，眞苦了你們，我不配爲人之母！」

「娘，事已過去，我祇希望我們一家能在一起，不要再各自流浪了！」

「有人並不想原諒娘，我也不會怪他……」

「娘，妳是說大哥？」

「算了！娘不會怪他。事實上他就在現場附近。」

「大哥也在附近？在哪裏？」燕雁四下張望，却找不到人，道：「娘，大哥和黃珠在一起，他不會……」

就在這時，燕子翔自溝中走了出來，冷漠地道：「我就是不現身，我又有甚麼錯？」

燕雁大聲道：「那你又何必現身？」

燕子翔道：「我本來不想現身，又改變主意，有幾句話不吐不快！」

燕雁揮手道：「你不會有甚麼好話，閉上你的嘴！」

燕子翔道：「我一定要說！」

「我們不要聽！再說，你也沒有資格責備誰。問問你自己，爹娘身邊的丫頭，哪一個你沒有……」

燕雨絲忽然搖手打斷了燕雁的話，道：「雁兒，不管別人有無錯誤，娘的過錯是無法抹煞的，但是有些話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可以從此不再叫我娘，把我的一切驅出你的腦海。我一點都不會怪你。我也不想解釋，當初是別人先破壞了我們這個家……」

燕子翔厲聲道：「這話也不能爲妳洗刷罪名，就算別人先作錯了甚麼事，妳也不能那麼作。」

「對對！其實我已經表示過，我沒有置辯的餘地。」

「妳本來就沒有！」

燕雁厲聲道：「你有甚麼資格責備娘，娘還有充份的理由，沒有人敢否認，是石綿綿造成的一切不幸，連爹也要承認，你胡來又有甚麼藉口？」

燕子翔道：「上樑不正下樑歪……」

燕雁道：「你滾吧！你沒有骨肉之情，你身爲大哥，從未照料過我和二哥。你的心目中祇有女人！」

「跟他們學的……」

燕雁忍無可忍撲了上去，因爲「他們」二字極盡輕視，對父母太過份了。

燕子翔身爲大哥，本來身手比弟、妹高些，但由於酒色過度，加上後來譚起鳳教給燕子飛兄妹二人的多些，尤其是燕雁，七八招下來，燕子翔居然被逼退了三步。

這更使燕子翔怨恨，以爲父母偏心偷傳了他們一些高招，祇不過他全力施爲也搶不回優勢。

燕雨絲道：「雁兒，我們走吧！」

燕雁收招退到燕雨絲身邊，道：「原來你祇有這點玩藝，眞寒傖！」

燕子翔道：「臭丫頭，在她身邊可要小心點，別被她帶壞了！」

燕雁又要攻上前去，燕雨絲拉住了她，道：「雁兒，聽娘幾句話，忘功不忘過，忘怨不忘仇。我

們走……」拉着燕雁疾掠而去。

燕子翔冷笑了一陣，但最後笑意僵在臉上。

這畢竟不值得笑，再說，他有甚麼資格笑別人？所以眼見母親和妹妹消失視野外，不免一陣悵惘。

在十里外母女緩了下來，燕雨絲道：「雁兒，妳可以嫁人了，有沒有中意的人？」

「娘，不要談這件事！」態度頗激烈。

燕雨絲不由一怔，道：「雁兒，妳怎麼哩？」

「沒有甚麼，娘，不談這箇！」

「雁兒，爲甚麼不能談？任何女人到了這年紀都要談的。」

「不談就不談，何必囉嗦？」更激烈甚至失禮了。

燕雨絲驚得一呆，吶吶道：「雁兒，我知道，我這個母親不……」

「不……不，娘，妳別多心！女兒祇是恨……」

「恨？恨甚麼？恨造物者賜給妳這樣的父母？」

「不，不，娘……」她再也無法矜持，投入燕雨絲懷中，泣不成聲，難得有個可以發洩胸中悲恨的對象，她要哭個夠。

燕雨絲是過來人，自然能猜個八九。八成是在無法抗拒下失去了童貞。

燕雨絲內心絞痛，這是不是父母的關切不夠所造的？母女兩人又流了一會淚，燕雨絲輕輕拍着女兒的背部，道：「雁兒，不管發生了甚麼事，妳都要告訴娘，除非妳已經否認我是妳娘了！」

燕雁一直在抽泣而不出聲。

「雁兒，如果是失身於一個妳所不喜歡的人，娘會爲妳復仇。我不會輕饒他！」

「娘，一切都完了……」

「雁兒，也不能這麼說，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却不是。這樣失去童貞值得原諒，眞正喜歡妳的男人，應該能諒解妳！」

「娘，不管怎麼說，反正甚麼都完了！」

「沒完！說，是誰？」

在燕雨絲再三逼問之下，燕雁終於說了一切。

燕雨絲道：「雁兒，娘一定會爲妳復仇。」

「娘，罪魁禍首應該是江蓀，她說女兒擋了她的路！」

「娘相信她也喜歡唐耕心了！」

「娘，她說我擋了她的路，是指這件事嗎？」

「八成。」

「他們怎麼可能呢？」

「在過去，我們和唐、龍、蕭、顏等大豪們敵對，勢不兩立，你們兄妹私底下不是早已和唐耕心有往來了？」

「是的，娘，祇不過女兒總以爲唐大哥不會和她有甚麼轇轕。」

「對，唐耕心絕對不是見一個愛一個的人，但由於他太優越，見過他的少女，不被他吸引的太少了！所以娘以爲她對唐耕心也有野心，這種事是不分敵我的。」

「娘，我們去甚麼地方？」

「雁兒，本來娘要遁入空門，但要爲妳復仇，這事祇好稍緩了！」

「娘，我也想作尼姑去！」

「丫頭，妳胡說甚麼？妳還年輕，不要稍受挫折就灰心！」

「娘，本來我下定決心，今生非唐大哥不可，如今自慚形垢，那還有資格，所以遲早總要出家，不如和娘一起。」

「不要這樣，一切都要待報了仇再說。」

「仇是要報的，娘，江歡的人霸佔了爹手創的『人間天上』，娘會不會有同仇敵愾之心？」

燕雨絲祇嘆了口氣，沒有出聲。

「娘，爹固然先對不起娘，但作子女的以爲，你們雙方也都有錯。這件事就不能妥協嗎？」

「丫頭，妳不懂。」

「娘，妳和辛南星有了情感，這也是事實所迫……」

「不要提那賊子了！」

燕雁一驚，道：「娘和辛南星也鬧翻了？」

「大人的事，小孩子別管！」

「娘，辛南星應該是個靠得住的男人吧？」

燕雁對洪天嬌的介入還不大清楚，當然，對人性的弱點也看不透徹，她以爲某些人都是一成不變的，好人永遠是好人，壞人永遠也好不了。

至於誰是眞正的好人？誰又是眞正的壞人，她是弄不清楚的。

「記住！不要提這個世上最會作僞的色狠！」

「辛南星是色狠？」

燕雨絲又不出聲了，燕雁道：「娘，妳也有一肚子委屈，對女兒說了不是可以一舒胸中悶氣？女兒絕不會笑妳的！」

燕雨絲連連嘆氣，而且恨得咬牙，最後終於說了她爲他復容，兩條大腿內側的皮都獻給他了，也不知救過他多少次，但一遇上洪天嬌，馬上就變了的事。

燕雁狠聲道：「原來是個色情騙子，血賊！」

「雁兒，本來娘嚥下了這口氣，準備出家，如今改變主意，絕對不讓他們逍遙自在，走，我們去找辛南星、江蓀和魯純這三個人……」

（未完・卅六）


THE ROYAL GOLD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